

飞龙引（中）

第三十三章 夜蹑行人叩石阎

赵南珩心中暗想：这大概就是罗髻山了，此山深处群山万壑之中，自己幸亏有两人带路，否则就是向人讯问，只怕也说不清楚。

当下一提真气，轻蹬巧纵，跟在两人身后，朝峰上跃去。这座山峰，一路都是危岩乱石，除杂草高可及人，只有矮小灌木，月黑山深，草木迷离，虽然不虑被人发现，但赵南珩还是不敢过份逼近。

一会工夫，便已到达峰顶，藉着小树掩蔽，悄悄跃上。就在这一瞬间，但见两人身形闪动，倏然往峰后落去！赵南珩略一迟疑，瞧清四下并无动静，才长身掠出，直向两人落处奔去，身临切近，顿时把他瞧得一怔！

原来这峰后竟是一处幽深绝壑，危崖壁立，黑黝黝不见底，少说也在百丈以上，不知两人何以一闪不见？

赵南珩踌躇了一下，暗想：这两人的轻功，分明不如自己，照说他们可以下去，自己该无问题。但事实上，上下无一落脚之处，自己实在无法下去，莫非他们另有秘径不成！一念及此，不禁凝目向四下一阵打量，寻思着方才两人如何闪动身法？该由何处落向崖下？

他这一细心观察，果然发现崖下左侧五六丈处，岩壁上有一株横生老松，古干拿云，斜出崖外。

赵南珩心中不由大喜，前面两人很可能借这株松树落脚，自己何不下去瞧瞧，再作计较？

一时哪还怠慢，微提真气，身子凌空直落，等到双脚踏实，方看出此处乃是一块凸出的崖石，松根处还有许多粗细不等的山藤，向壑底垂去。

赵南珩微微一笑，正待援藤而下。

忽然想到此处已是西妖巢穴，自己虽有她的紫金符令，但脸上还涂着易容药丸，自己既假冒他们辛香主而来，该把药物洗去才对。

当下忙从怀中取出小木盒，依照游老乞所说用法，把白药丸在掌心抹了少许，然后两掌搓匀，像洗脸般在脸颊上拭擦了一阵，收起盒子，援藤往下落去。

到得壑底，举目朝四周瞧一瞧，又把赵南珩给怔住了！在他想像之中，这绝壑下面，必然也和东华山庄似的，盖有一座广大庄院，因为这是西妖罗髻夫人的老巢，规模自然比东华山庄要庞大。

哪知到得壑底，竟是一条荒芜狭谷，除了草长及膝，乱石成堆，细流涓涓，虫声唧唧，什么也没有。

连方才两人也早已不知去向？他近来经历了不少事故，见识渐广，深知对方巢穴，必在近处，只是自己不得其门而已。好在自己目能夜视，壑底虽然幽暗，还可瞧得清楚，这就暗提真气，凝神戒备，一面搜索前进，缓缓走去。这壑底地方不大，他来回走了两遍，依然找不到他们巢穴所在，不禁暗暗焦灼，目光只是朝四周石壁打量。忽然给他发现自己援藤下落之处的右首石壁上，离地七八丈光景，隐隐有一个黑影，极似一个石窟。

因地势较高，看不真切，心中不由一动！

暗想：这如果真是一个石窟，那么由上面援藤而下的人，只要稍微向右荡去，即可落到洞口。

难道这黝黑山洞，就是他们的入口了？

方才自己因垂直而下，直落壑底，是以忽略了过去。他虽未能完全确

定上面石窟，准是西妖的巢穴，但既经发现，哪肯轻易放过。

双臂一划，身子平空拔起，一手抓住山藤，疾援而上。同时脚尖在右壁上轻轻点动，山藤往右荡去，临近洞口，双手一松，翩然落在石窟前面。

凝目瞧去，只见这座山洞，深邃黑暗，不见丝毫光亮，心中不禁感到一阵犹豫。但继而一想，壑底只有这座山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自己好歹也得进去瞧瞧。

心念一决，立即举步向洞中走进。初入尚觉宽敞，走了一段路，洞径渐渐狭窄，转折极多，壁上又到处凝结着钟乳，锋利如刀，稍一不慎，极易撞伤。

若非赵南珩经鬼手仙翁打通奇经八脉，使他身上原有的数十年功力，化为己用，目力特强，几乎是寸步难行。饶是如此，他在这条黝黑曲折，深邃狭窄的山洞隧道中，足足走了顿饭光景，前面才隐约可见微光。知道已近出口之处，心头不禁微感紧张。

自己此行，独闯魔窟，深入腹地，不仅武功和对方悬殊，就是凭这段艰险的石窟隧道，要想全身而退，只怕也难如登天。同时他心头也泛起一个始终想不通的道理，峨嵋一派，掌门师尊和四大长老，都是练剑数十年，功力精湛的高僧，加之全派上下，武功极高的同门，也不在少数。为什么不和罗髻夫人一较短长？自甘退出江湖，封山二十年？难道罗髻夫人真有这般厉害不成？

心中想着，人已跨出洞口。举目一瞧，原来这是一处天然的狭谷，地势不大，两旁山峰夹峙，上丰下削，到了最高之处，已只有一线天光，隐隐闪着星辰。

是以进出之人，只有这条幽壑隧道是他们唯一的出口。迎面一座削壁下面，开凿了一座高大门楼，居然像阔阅人家一般，用人工凿成檐牙画栋之状。

左右两边蹲着一对高大石狮子，石阶上面，两扇漆了朱漆的大门，紧紧闭着，只有门额上四盏琉璃灯，照得闪闪发光。赵南珩暗暗哼了一声，任你地势隐秘，也终于给自己找到了地头。

同时忽然想起自己把包裹留在客店之中，以致那件代表辛香主身份的白氅，也忘了带在身边。但继而一想，自己原是找罗髻夫人评理来的，冒充他们香主，只不过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既已到了地头，迟早也得表明自己身份。

当下就一挺腰干，昂然朝大门走去，跨上石阶，伸手叩了两下铜环。

大门上发出两声“ ”“ ”轻响，过不一会，大门开处，从里面走出一个劲装大汉，他一眼瞧到赵南珩，脸上登时流露出惊诧之色，上下一阵打量，沉声喝道：“你是什么人？”赵南珩知道此刻不宜露出形迹，这就端起姿态，从怀中掏出紫金符令，扬了一扬，冷冷的道：“我是西宁山辛舒平，奉夫人之命前来，你还不快去向夫人禀报？”

那大汉眼看赵南珩一派倨傲神气，瞧瞧他手中金牌，又瞧瞧他人，似乎大感意外，但对方说出奉夫人之命前来，一时倒也不敢怠慢，疑惑的道：“你是西宁山辛……辛……”赵南珩也不禁瞧得暗暗奇怪，这司閻之人，怎会连西宁山辛香主的名字都没听过？

这就接口道：“我叫辛舒平，你禀报夫人，自然知道。”那大汉确不定赵南珩来历，连忙应道：“是……是，辛爷请稍候，容小的进去禀报。”

说到这里，依然关上大门？敢情进去通报了。

又过了一会，大门再度开启，那大汉身后，跟着走出一个宫装少女。

大汉往边上一站，宫装少女瞄了赵南珩一眼，轻启樱唇，抬目问道：“辛爷要见夫人，不知有何贵干？”

赵南珩听得又一怔，心想：自己来此，虽是假冒辛舒平之名，但辛舒平乃是奉罗髻夫人紫金符令之召而来。

这宫装少女想必是西妖的贴身侍婢，照理不该不知，心中想着，又从怀中掏出金牌，答道：“辛某奉夫人之召而来，夫人有何吩咐，辛某也不得而知。”

宫装少女眼光落到金牌之上，忽然伸出纤手，娇声道：“辛爷既是奉夫人之命来的，我就去禀报夫人。”

赵南珩只当她要验看金牌，便自递了过去。

宫装少女接过金牌，又瞄了他一眼，才道：“辛爷请稍待。”说完，转过身子，俏生生往里走去。

这会，劲装汉子并没再关上大门，只是挺胸凸肚的站在门边，好像自己会趁机逃走一般！

大门里面，是一座镶花屏风，挡住视线，瞧不到里面情形，赵南珩只好静静的站着等候。

又过了一会功夫，只听屏后响起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宫装少女才姗姗走出，轻笑道：“夫人有请，辛爷请随我来。”赵南珩跟她进入大门，转过屏风，是一块略呈方形的空地，和普通人家的院落相似。迎面石阶数级，两旁围以雕栏，中间是一座圆形洞门，湘帘低垂。

宫装少女当先跨上石阶，打起帘子，侧身道：“辛爷请进。”赵南珩不再迟疑，跨上石阶，举步朝里走去，目光掠过，只见里面一间陈设精致的客厅。灯光柔和，地下还铺了一层厚厚的地毯。

上首一张绣披交椅上，端坐着一个满头珠翠的贵妇，看去大约四十出头，五十不到，生得眉目如画，皮肤白皙，丝毫不见皱纹。

赵南珩心头暗自嘀咕，这贵妇当然是西妖罗髻夫人，但自己好像在哪里见过一般，觉得眼熟？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西妖罗髻夫人，自己今晚好不容易找到这里，哪会在什么地方见过？

他缓缓走入厅中，贵妇人也已自椅上站起，脸含微笑，点头说道：“少侠远莅寒山，能够找到一线谷，大非易事，请恕老身失迎。”

赵南珩听得微微一惊，暗想自己持她紫金符令，乃是以西宁山辛香主的身份求见。不想自己没说明来意，听她口气，似乎已经知道了。

这就傲然一笑，拱手道：“在下冒昧求见，夫人是否感到惊奇？”

贵妇人淡淡一笑，两道清澈目光，有意无意的瞥了赵南珩佩在腰间的倚天剑一眼，抬手让坐道：“少侠远来是客，快请坐了好说。”

赵南珩大大方方的在她下首一把椅子上落坐，早有宫装使女端上一盅香茗，放到几上。

贵妇人转过脸去，吩咐道：“你去叫张人龙，史杰两人进来。”宫装使女领命退下，一会工夫，她领着一个四旬左右矮小精干的汉子，和一个劲装大汉走入。那精干汉子自己并没见过，但劲装大汉却是跟踪而来的两人之一。

他们走入厅中，神色极为恭敬，几乎连头都没敢向上抬一下，只在进门处站定，躬下身去。

由那精干汉子说道：“夫人呼唤属下，不知有何吩咐？”他这一开口说话，赵南珩顿时听出他原来就是那个粗衣青年。

心中暗“哦”一声，自己在灵光殿果然听他说过，目前江湖上情形极为复杂，老爷子一再交待，在路上不准稍露形迹，他是化装来的！

贵妇人微“哼”一声，连正眼也没瞧他们一下，只是冷冷的道：“这位少侠是跟着你们进来的咯，你们当真一点也不知道？”两人一闻此言，登时骇得面无人色，扑的跪在地上。精干汉子却抬头瞧着赵南珩，迟疑的道：“属下该死！属下好像在雅州府酒楼，和宁远府客店，见过这位相公，只是……面貌并不像……”

贵妇人微笑道：“这就是了，你懂得易容之术，人家当然也懂，老爷子因你平日为人精细，这一趟才派上了你，你到底是为什么来的？也不瞧瞧这位少侠腰间挂着的是什么剑吗？”精干汉子目光转到赵南珩腰间，突然颤声道：“是倚……倚天剑……”

赵南珩再也忍耐不住，剑眉微扬，朗笑道：“峨嵋门下佩带师门宝剑，夫人何须惊奇？”

贵妇人并没理会，只是继续说道：“我们这里从不许外人进来，你们泄漏一线谷秘密，该当何罪？”

她虽然缓缓说来，但地上两人，已自心底起了一阵颤栗，连连叩头道：“属下一时不察，望夫人开恩。”贵妇人挥挥手道：“好了，你们下去吧！一线谷难得有贵客光临，老身瞧在这位少侠份上，姑且免去你们死罪，春兰你替我关照卜总管，按律轻一等发落就是！”

宫装少女躬身应“是”，两人好像得到皇恩大赦一般，在地上叩了几个头，才起身跟着使女身后，一齐退出屋去。贵妇人盈盈一笑，抬目道：“少侠原来还是峨嵋高弟？”赵南珩傲然道：“不错，在下赵南珩，正是峨嵋门下。”贵妇人点点头道：“原来是赵少侠，老身方才好像听他们说少侠姓辛？”

赵南珩俊目放光，朗朗说道：“夫人难道还把在下当作你手下香主不成？”

贵妇人心中暗暗一怔，这少年人轻轻年纪，内功居然会有这般精湛？她脸上同时飞过一丝奇异之色，徐徐笑道：“老手下哪有什么香主？哦！赵少侠找上寒山，不知有何贵干？”赵南珩大笑道：“夫人何用明知故问？在下来意，只怕夫人比在下还要清楚得多！”

贵妇人凝视着赵南珩，微笑道：“这个老身倒是不大清楚。”赵南珩心头暗暗冷笑一声，道：“那么夫人可知峨嵋派已经封山了么？”

贵妇人道：“老身听他们说过，贵派封山已是一年前的事了。”

第三十四章 觉来春梦了无痕

赵南珩冷冷的道：“夫人知道就好，在下找上宝山，就是要向夫人请教来的。”

贵妇人和蔼的道：“少侠请说！”

赵南珩道：“江湖上有两句话，叫做‘罗髻开，峨眉闭’，夫人想必也听人说过？”

贵妇人淡淡一笑道：“这两句话，乃是川西俗语，流传已久，老身自然听人说过，不知和少侠远来寒山，有何关连？”赵南珩听得暗暗恼火，心想：你倒装得真像，忍不住大声道：“夫人认为这两句话和在下无关，但在下却认为关系重大。”贵妇人点点头道：“少侠既然认为关连重大，也许是的！”赵南珩怒声道：“在下偏要说峨眉开，罗髻闭，不知夫人以为如何？”

贵妇人依然心平气和的道：“川西俗语，也有人这么说的，少侠要这么说，自无不可。”

赵南珩霍然起立，道：“那么夫人就应该立即宣布封山，退出江湖。”

贵妇人目泛奇彩，含笑道：“少侠请坐，老身隐居一线谷，已有数十年没在江湖走动，也从没开派立宗，何须宣布封山？”赵南珩听得气往上冲，冷笑道：“夫人推得好不干净？你自己隐居不出，却在幕后主使，要石老令公统辖四山，设立分堂。这且不说，峨眉派和你们何怨何仇，你宣布开派，峨眉就必须封山，在下此来，就是要向夫人讨个公道……”

贵妇人莞尔一笑，说道：“少侠要找的原来是罗髻夫人！”赵南珩听得不期一怔，张目道：“难道你不是罗髻夫人？”贵妇人双目隐泛奇彩，柔和地道：“你把我当作西妖，少侠这可错了。”

赵南珩只觉心头一阵迷惘，讷讷问道：“那么夫人……”贵妇人依然端坐如故，两道清澈如水含蕴着奇彩的目光，只是盯在赵南珩脸上，笑容未泯。过了一会，她才缓缓转过头去，喊道：“春兰，春梅……”

“唷”！厅后娇声答应，同时走出两个宫装使女，趋近贵妇人身边。

贵妇人抬手吩咐道：“你们过去搜搜他身上！”赵南珩还是好端端地坐在她下首，双目微阖，生似睡熟了一般！

两人应了声“是”，转身走到赵南珩跟前。

春兰掬起袖管，伸出春葱般纤手，从他怀中掏出画册，木盒、竹筒等物，一件一件的放到几上，心中觉得好笑，一面回头道：“夫人，他身上的东西可真不少呢！”

贵妇人点点头和声道：“春梅你拿过来，给我瞧瞧！”春梅陆续从几上取起东西，送到夫人面前。

贵妇人只是随手瞧着，又一件件的放到身边几上，口中说道：“这是梅花画谱，这是易容药丸，这两页倒是指法……”她随看随放，突然目光落在两个小小竹管之上，迅疾取过，从竹筒中倒出纸卷。

打开一瞧，接着脸色一缓，点点头道：“他说的倒是不假，老身先前还疑心是罗髻夫人故意派他探听咱们虚实来的……唉！这妖妇只一年功夫，就设了这许多分堂，可见她野心真还不小，什么东华山、西宁山的，这些名称，想来都是为了掩蔽江湖上人的耳目而已……”

她好像在和两个使女说话，但又好像是在和自己说话。春兰疑惑的道：

“夫人，他到底是什么人？”

贵妇人道：“也许真是峨嵋门下。”

春兰抬起头来，问道：“那么夫人如何打发他呢？”贵妇人冷冷的道：“一线谷擅入者死，这也只能怪他走错了地方！”

春兰偷偷的瞧了赵南珩一眼，心头一凉，她敢情替这位俊美如玉的少年，暗暗感到惋惜！但当着夫人面前，却又不敢露出丝毫心事，赶紧低下头去。

贵妇人抬目问道：“春兰，他身上还有什么东西？”春兰道：“没……没有了。”

说话之际，伸手摸到赵南珩壮硕的胸脯，心脉跳动，虽然轻微而安详，但她伸入怀中的纤手却有如触了电似的。正待抽回，忽然手指碰在他贴肉之处，依稀摸到一块小小布条，取出一瞧，那是一块摺成小方形的红布，口中忙道：“啊！夫人，还有这个……”

贵妇人伸手接过，缓缓打开，只见上面歪歪扭扭的写着一行小字：“那天一回来，爹管得我很严，不准走出后院一步，真闷死了，今天爹带我走了，我会找你去的，小玫儿。”贵妇人瞧得脸色一变，一声不作的把红布条收入怀中，但她目光之中，却流露出一丝犹豫之色，不期而然又落到赵南珩脸上，徐徐说道：“你再摸摸他身上，还有什么？”春兰不敢违拗，只好再伸过手去，在赵南珩怀中摸下一阵，怀中所有的东西，都被她取出来了，哪里还有什么？正待开口，手指在他腰腹间又碰到了一件东西，那是系在裤带头上的一枚铜钱。

那时候的人，从小给孩子身上佩个大铜钱，认为是可以趋吉避凶的，大铜钱上还铸了十二生肖和八卦之类。是以春兰摸到一枚又厚又大的铜钱，并不感到惊奇，但觉得有些好笑，这大一个男人，又不是小孩，身上还佩着辟邪铜钱，一面回头道：“夫人，他身上没什么了，只有一枚辟邪铜钱，不用看了吧？”

贵妇人道：“你取下来，给我瞧瞧！”

春兰粉脸发赧，低低的道：“他……他挂在裤带上呢……”她瞧到夫人目光盯着自己，不敢多说，低着头颈，从赵南珩裤带上解下铜钱，送到夫人面前。

贵妇人身子蓦地一震，目射奇光，反覆瞧着那枚铜钱，口中低沉的道：“乾坤金钱！已有几十年没在江湖上出现的乾坤金钱，会在他身上……”

春兰眼看着夫人拿着这枚大铜钱，怔怔出神，忍不住问道：“夫人，这乾坤金钱，可是一件宝贝？”

贵妇人只微微摇头，她好像遇上了一件极大难题，一时拿不定主意。

春兰、春梅站在边上也不敢多问。

过了一会，贵妇人白皙的脸上，忽然飞起一丝微笑，抬头和声道：“春兰，你去吩咐卜总管，着张人龙，史杰两人送他回去吧！”

春兰心头不期“咚”地一跳，眼看这俊美少年，已被主人判了死刑，她口中答应着，脚下却是蜘躇不前。一面问道：“夫人之意，可是要张人龙、史杰两人把他带到山外去处决？”贵妇人摇摇手道：“不，老身是要张人龙和史杰把他护送出山去，咱们一线谷，深处万山之中，地势隐秘。他方才只不过是跟着两人身后进来的，黑暗中，谅他也弄不清途径，不如仍叫他们送他出去。”

春兰心中止不住一阵惊喜，一线谷擅入者死，她弄不懂夫人居然会轻易放过他？但她还没开口，春梅已接着问道：“夫人，那么可是要把他的倚天剑留下来？”

贵妇人摇摇头道：“不用了，你们老爷子就是这个脾气，一时想到了，就得把它弄到手，其实，以你们老爷子武功，又何须用剑，何况……唉，就是老爷子非倚天剑不可，凭人家这枚乾坤金钱，只怕武林中也没人惹得起它……”

赵南珩一觉醒转，红日业已照上窗棂，睁开眼睛，发觉自己居然四平八稳的睡在床上。

这是什么地方？他立即翻身坐起，向四外一瞧，原来身在客店之中，心中不禁大奇！他想起昨夜入开元寺，后来又追踪两人，进入一线谷。

自己明明在一间客厅上，跟那个称做“夫人”的贵妇人谈话，自己责问她，何以罗髻开派，峨嵋非封山不可？

她却否认她是罗髻夫人，说自己找错了地方……

此情此景，历历在目，根本就没有回转客店，怎会睡在床上？

难道这会是一场梦境？

他跨下床铺，才发觉自己只是和身而睡，连腰间长剑都没解下。

倚天剑好好的佩在身边，这就证明并不是梦！

他迅速向怀中掏去，祖师亲笔画的梅花册页，千佛指法，易容药物等等，一件也没有短少。

连西妖罗髻夫人的那面紫金符令，也仍在怀中，这明明是那个叫春兰的使女，进去通报之时接过去的，后来并没有还给自己，怎会仍在身上？

他推测自己可能是着了那贵妇人的道儿？但奇就奇在这里，自己听说过江湖上有一种擅使蒙汗药的人，也必须在茶饭酒菜之中，下了迷药才会使人昏迷不醒，任人摆布。昨晚，自己根本就没喝他们的茶水，怎……

不错！那贵妇人在和自己说话之时，两道眼光神彩有异，仿佛使人有困倦之感，自己准是被邪法所迷！

心中想着，立即开出房去，找来店伙，道：“伙计，昨晚我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店伙眯着眼睛笑道：“相公怎么不多睡一会？你老昨晚喝醉了酒，回到小店，差不多已是四更天了。”

赵南珩听他说自己喝醉了酒，心中不禁一动，故意打了个呵欠，点点头道：“昨晚我多喝了几杯，连什么人送我回来的都不知道。”

店伙道：“是啊，听送相公回来的两个酒馆伙计说，连你老的朋友，也喝醉了。”

赵南珩心中明白，果然是一线谷的人送自己回来的，一面又道：“昨晚我喝醉之后，失了一件东西，你还记得那两人的模样么？”

店伙想了想，陪笑道：“送相公回来的人，小的自然知道，一个是穿竹布长衫的瘦小个子，脸形瘦削，略带苍白，另一个是又高又大的黑衣汉子……”

赵南珩听他说出形状，正是张人龙和史杰两人，证明自己所料不错。这就取出一锭碎银，递到店伙手上，道：“我知道了，你去替我打脸水吧！”

店伙接过银子，连声称谢，退了出去。

赵南珩既已证实自己确是被贵妇人迷失神志，然后由张人龙、史杰两

人，送回客店来的。

那么如今只剩下一个问题了，就是那贵妇人究竟是不是西妖罗髻夫人？这又可分作两点解释：

第一、如果她就是罗髻夫人的话，自己以前曾听南玖云说过，罗髻派和峨嵋派有着极深的夙怨，自己又假冒他们姓辛的香主，深入腹地，她决不会轻易放过自己。

不然的话，何以在自己下山之时，老师傅大觉大师和监寺大行大师要一再叮嘱自己不准再提峨嵋两字，也不准再使用峨嵋派的武功？

而且那日半路上劫镖的蒙面老人也曾说过：“罗髻开，峨嵋闭，大觉和尚尚且不敢出头，你小娃儿倒是憨不畏死”之言。由此证明，罗髻、峨嵋两派，其中似有不共江湖之意存在，自己真要遇上西妖，极不可能只把自己迷昏了，送回客店，就算了事之理。

那么只有第二点，还有可能，那就是贵妇人当真不是西妖。她曾说：“隐居一线谷，已有数十年没在江湖走动。”又说：“一线谷不许外人进去。”她之迷失自己神志，使人送回客店，只是不让自己知道这一线谷的秘密而已……想到这里，恰好店伙端着一盆脸水进来，赵南珩心念一转，抬目问道：“伙计，我有件事儿，要向你打听，不知你知不知道？”那店伙方才赵南珩赏了他一锭银子，甚是巴结，闻言连忙伺候着道：“相公有什么吩咐”

赵南珩道：“其实也没什么事，我是游历来的，久闻这里有座罗髻山，想去逛逛。”

店伙听得脸色一变，急忙摇手道：“相公，你老千万去不得！”赵南珩道：“那是为了什么？”

店伙道：“小的听人说过，罗髻山比峨嵋还要高出千丈以上……”

赵南珩听他也把罗髻山和峨嵋相比，不由皱了皱眉头。只听伙计继续说道：“别说山顶上终年积雪，就是夏天也白皑皑的从没消融过，山上树木，都有几千年以上，到处都是毒蛇猛兽，亘古没有人迹，而且……而且……”

说到这里，神色显得紧张，目光向四下瞧了瞧，忽然压低声音说道：“而且上面还有成了精的妖怪！”

赵南珩想到罗髻山住着的正是西妖，不由朝他微微一笑。店伙只当赵南珩不信，认真的道：“相公莫要不信，这是千真万确之事，从前咱们这里有一位姓陆的知府大人，他就是不肯相信人言，要去寻幽采胜，当时还特别选了三十几名精壮兵丁，进山开道，裹粮入山，不到三天门，就得了妖气，回家之后，生了一场重病，医治了一年多才好，这还是陆大人官大福大，妖精不敢碰他，才没送命。”

赵南珩点点头道：“原来如此，我也只是听人说过罗髻山之名，想趁便一游罢了，哦，罗髻山离这里还有多远？”店伙笑道：“那还远着呢，少说也有百多里路，相公只要从咱们这里朝南望去，云雾里面，隐隐可以看到罗髻似的山峰，就是罗髻山了。”

赵南珩听说罗髻山相距还有百里之遥，那么昨晚自己果然找错了地方，同时也证明那个贵妇人并不是西妖罗髻夫人。而且自己从店伙口中，听到罗髻山还在宁远府之南，既然可以从远处望得到罗髻似的山峰，只要朝着方向走去，不难寻到地头，这就挥手令去。

盥洗之后，吃过早餐，付帐出门，就策马南行，奔出城门，在马上纵目望去，果见远方天际，隐约有一座山峰，髻影似螺，缥缈云端。

真有“认烟中之宝髻，尚觉模糊；分雨际之青螺，偏多秀娟”之概！

赵南珩心中暗喜，罗髻山既已在望，自己这回总不至于再走错方向了，当下一抖缰绳，循着大路朝南驰去。

绕出泸山东麓，已只是一条盘曲山径，沿路遇到的也只是些面貌漆黑，赤裸着上身的夷人，他们远远瞧到赵南珩，似乎十分恭敬，纷纷低头让道。

赵南珩先前也并不在意，但走了一段路，眼看遇到的夷人，竟然全都如此，心中不由感到奇怪，自己一路上听人传说，山中夷人生性剽悍，掳掠汉人财物之事，时有所闻，何以他们见到自己，远远的就避道让路，低着头连正眼都不敢瞧一下？这一疑问，他迅速得到了答案，西妖罗髻夫人在罗髻山开派，自然威震蛮荒，这些夷人敢情是把自己当作了她手下之人。他想到这里，不禁灵机一动，暗想自己身边有罗髻夫人的紫金符令，不如仍以西宁山辛香主身份前去，说不定可以减少沿路许多麻烦。

一念及此，不自觉的挺了挺腰，端起架子，策马疾行。中午时分，赶到一处地名叫做西溪的小村子，这里不过数十户人家，依山傍水，聚落而居。

第三十五章 振衣直上青螺顶

赵南珩举目一瞧，只见路边不远，有两间草屋，屋外搭着松棚，棚下放了三两张桌椅，柱上挑出招子，正是兜揽路人息足，卖茶兼卖酒菜的山村小店，当下一带马头，朝棚边落马。他这阵马蹄铃声，早已把店中的人惊动，慌慌张张的迎出一个五十来岁的老人，瞧到赵南珩，立即满脸堆笑，弯腰道：“相公快请里面坐。”

赵南珩点点头，在棚下一张板桌上坐定，问道：“老丈可有什么面食，在下吃了还须赶路。”

那老者笑道：“现成，现成，相公先请喝盅茶水，小老儿马上替你下面。”

说着，替赵南珩倒了盅茶，便自往屋中走去。

赵南珩因西妖巢穴已在不远，处处都留上了心。此刻眼看那老者虽然弯着腰肢，一付龙钟老态，但步履之间，却显得甚是轻快，心里不禁一动。

他原想讯问上山路径，但话到口边，却咽了下去，暗想：莫看他人老，说不定还是西妖手下布置在山下的眼线？不，自己索性装个糊涂，就向他问问路径，看他如何作答？一会工夫，那老者端出一盘卤蛋，一盘牛肉，一盘馒头和一大碗面，陪笑道：“山村地方，没什么吃的，相公将就点吧！”赵南珩笑了笑：“老丈不必客气，这样已经很好。”说到这里，故意轻声道：“在下还有一事请教，从这里到山上去，不知如何走法？”

那老者微微一怔，脸上迅速闪过一丝惊奇，连忙“噢”道：“相公是到哪里去的？”

赵南珩道：“罗髻山。”

老者又接连噢了两声，才道：“相公由此朝东，沿路上虽有不少歧路，但都是小径，可通马匹的，却只有一条，约摸到十来里光景，再折向西南，走上三十来里，地名叫做黑桃村，是夷人的部落，相公到了那里，差不多已快天黑，就得在黑桃村过夜，明天从黑桃村上山，就不便骑马了。相公的马匹，可以寄在投宿人家，那里都是白夷，倒是很守规矩。”

赵南珩说了声“多谢”，便自顾自吃了起来，那老者也自回进屋去。

等赵南珩吃完之后，站起身子，眼看老者还没出来，心中暗暗生疑，这就高声叫道：“老丈……”

老者应声走出，赵南珩叫他替自己切了一斤牛肉和十个馒头，用纸包好，放入包裹，随手取出一锭碎银，放到桌上，老者连连称谢。

赵南珩和他点点头，翻身上马，照着他所说路径，朝山径上走去。

刚一转过山脚，忽听身后树上一阵“扑”“扑”轻响，一只灰白健鸽，由身后飞起，掠顶而过。

赵南珩蓦地心中一动，登时想起游老乞射下两只白鸽之事，哪还怠慢，身形一歪，闪电从马背飞落，随手从地上捡起一块小碎石，屈指朝鸽子弹去。

他这一动作，当真快得无以复加，从瞧到健鸽，以至翻身落马，捡石弹指，总共也只是眨眼间事。

那鸽子还没飞出多远，便在半空翻了个身，往下跌落。赵南珩纵身赶去，从地上捡起鸽子，果然在脚上发现缚着一个小小竹管，随手摘下，把死鸽丢落山涧，倒转竹管，取出一卷纸条，只见上面写着：“午刻有一蓝

衫少年，身带长剑，在西溪打尖时，讯问入山途径，今晚可能投宿黑桃村。”

赵南珩瞧得暗暗冷笑，果然不出自己所料那老者正是西妖手下眼线，差幸上次和游老乞同行，有过一次经验，不然还没进入西妖巢穴，就先露了马脚。

自己虽然不怕，但在没见到罗髻夫人之前，还是不宜露出形迹的好。

因为这条路上，难保不遇上她手下爪牙，自己如果以他们辛香主身份前去，一路上自可通行无阻，否则可能会惹出许多不必要的阻碍。

但辛香主哪会不识上山路径，要在山下讯问之理？他感到方才不该多此一问，可是不问清楚上山路径，自己又怎知如何走法？

入山渐深，路径越来越见盘纤，一路所看到的，都是莽莽森林，不时听到怪鸟啼声猿兽杂啸，入耳凄清，愈显得山险林恶，使人有恐怖之感。

赵南珩也只好耐着性子，策马徐行，一面在马上打开包裹，取出那件白氅，搭在手上，一面默默地记着路径。天色已快接近傍晚，前面山坳中，果然隐约露出村落，那敢情就是老者所说的黑桃村了。

山路迂迥，等赶到山坳，果然已是夕阳衔山的黄昏时候。林边许多夷人男女，见到赵南珩，纷纷躬身为礼。赵南珩心知他们全把自己当作西妖手下，因自己不懂夷语，只好朝他们点点头。

跳下马背，目光转动，正想找一家夷人，寄放马匹。只见一个年老夷人越众而出，趋近赵南珩身前，神色恭敬的道：“尊客想是上慈圣宫去的，不知可有什么吩咐？”赵南珩曾在张八岭听两个黄衣人自称是“庆云宫属下”，如今又听老夷人口中说什么“慈圣宫”来。

心中略一沉思，就有些明白。

张八岭两个黄衣人可能是石老令公的手下，他们所称的“庆云宫”，敢情和东华山、西宁山一样，是石老令公住的地方。东华山和西宁山，只是西妖手下一处分堂，石老令公统辖四山，总管天下，地位自然比分堂要高得多，他发号施令之处，称之为“庆云宫”，自无不可。以此类推，这“慈圣宫”当然是西妖老巢无疑。

心念疾转，立即朝老夷人还礼道：“老丈好说，在下奉夫人之命，兼程赶来，因系初次上山，不明山中路径，想请老丈指点，同时马匹也想暂时寄存贵村。”

说话之间，从怀中掏出紫金符令，在手掌上扬了一扬。那老夷人先前似乎有些怀疑，骤睹金牌，慌忙两手叉天，跪拜下去，他身后许多夷人，也同样两手叉天，一起跪倒地上。赵南珩想不到罗髻夫人在夷人眼中，居然会视同神明，如此恭敬，连忙收起金牌，一面说道：“老丈请起。”老夷人恭恭敬敬的站起身子，道：“小老儿不知尊客带有夫人金令，多多失礼，尊客要上慈圣宫去，这条山路，曲折迂迥，不易辨认，还是由小老儿派人替尊客带路的好。”赵南珩心中暗想：自己原是找西妖有事，如果由他派人引路，极可能引起罗髻夫人迁怒，这就摇手道：“老丈好意，在下心领，老丈只要把山上大概情形见告就好。”

老夷人想了想道：“从这里上山，其实已经没有山径可循，朝东南方向走去，约摸有四五十里光景，叫做小凤岭，尊客从峰后下山，过了清水河，再登大凤岭，九折而上，是一天门，经过三天门，就是慈圣宫了。”

赵南珩一一记住，然后拱拱手道：“多谢老丈指点，在下马匹，就烦老丈照料了。”

说完，就别过村人，洒开大步，向山径上走去。由黑桃村登山，果然一路上乱石纵横，荆榛塞路。走了盏茶光景，天色逐渐昏黑，山径也愈来愈险，但阴岩错峙，复岭横斜，当真不辨路径。赵南珩认定方向，施展轻功，纵掠而上，几十里路，不消多时，便已登上峰顶，回望来路，尽出足下。

再由后山下山，哪里还有路径，深崖巨壑，壁立千仞，人就沿着崖壑边缘，攀援而下。

月黑岭陡，积雪成冰，更觉艰险难行。

下岭之后，又走了十几里路，涉过清水河，前面果然有一座高峰，在群峰遥列中，矗然独峙，敢情就是大凤岭了！赵南珩振衣直上，山径陡峭，石崖愈险，坚冰积雪，滑不留足，遍山除了灌木，无复参天大树，刚到山腰，只见石壁对峙，宛然双阙！

方一住足，瞥见人影闪动，七八个黑衣大汉疾如隼泻，倏然在自己四周飞落。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赵南珩目光一瞥，瞧清这七八个大汉，全都面目黧黑，生相剽悍，乃是山中保罗一族。

从他们跃出时的身法看来，武功大是不弱。

就在此时，那八个大汉敢情也已瞧清赵南珩面貌，忽然后退一步，同时躬下身去，口中操着生硬汉语，说道：“小人不知来的是辛香主，小人们该死！”

赵南珩打鼻孔里哼了一声，连正眼也没瞧他们一眼，一手搭着白氅，大模大样的朝石门中走去。

由一天门而上，山势更陡，沿路都是嶙峋巨石，飞跃之中，随手披上白氅，脸上也覆好白纱，黑夜中，宛如一朵白云，冉冉上升！

快近山顶，只见两道玉屏似的巨石，东西相向，有如门户一般，两边同样站着八个黑衣夷人，他们老远瞧到赵南珩，就向两边让开，手抱兵刃，躬身为礼。

赵南珩瞧得暗暗好笑，自己这一着，果然有效，他脚下丝毫没停，只在经过他们身边之时，略为缓慢，摆了摆手，算是答礼。经过二天门，月色渐朗，山顶上斜斜有一条小径，迤迤向东。只见山势中陷，一座万丈石崖，壁立如削。

赵南珩循着小径，翻过一座山岭，眼前又有一道石门，石壁如玉，镌着三个大字——“三天门”。

中间一条甬道，笔直朝里通去。

赵南珩不禁向天舒了口气，心知已到地头，正待朝前走去。只听顶上有人喝道：“来人止步。”

赵南珩闻声一怔，四顾又并无人迹，想是守关之人，这就一抱双拳，朗声说道：“在下西宁山辛舒平；奉夫人之命……”那人打断他说话，沉声喝道：“老夫不管你什么东宁山，西宁山，如无西妖的紫金符令，休想过去！”

赵南珩随着话声，抬头瞧去，见左侧一处石峰上，正有一点火星，一闪一闪的发着亮光。

原来那是一个身穿黑衣的驼背老头，蹲在上面，吸着旱烟！他这几句话，听得赵南珩又是一怔，这位老人在这里把守三天门，当然是罗髻夫人

手下，既然是罗髻夫人手下，何以又口出不逊，直呼“西妖”？

疑念在心头闪过，但一时也无暇深究，连忙从怀中取出紫金符令，抬头道：“老人家请验看符令。”

“拿来！”

声音入耳，只觉疾风飒然，眼前人影一闪，驼背老头业已站在自己面前，伸过手来！

赵南珩大吃一惊，身不由己的后退了一步。暗想，光凭他这份轻功，简直已臻登峰造极之境，居然还只是西妖罗髻夫人看守三天门的手下。

心中想着，正待把金牌递过，让他验看。

驼背老人如炬双目，掠过赵南珩掌心，伸出的左手，忽缩了回去，口中浓哼一声，喝道：“去！”

身形闪动，当真来去如风，又自回到崖上去了。赵南珩收起金牌，不禁朝他多瞧了一眼。

驼背老人厉声喝道：“有什么好看的？老夫不过是输给你们老妖师傅，二十五年时光，也快到了。”

赵南珩听得虽然有些莫名其妙，但已可从他口气中听出，这位老人并不是西妖手下，他只是输给罗髻夫人，替她守关二十五年。

同时也听出西宁山辛舒平等四个香主，原来都是罗髻夫人的弟子。

他不再停留，默默跨入石门，这是一条双峰夹峙的甬道，两边石壁光滑如玉。

不过盏茶光景，步出甬道，只觉眼前豁然开朗，大放光明！原来前面不远，正是罗髻山的天池，宽广明净，一碧千顷，此刻月光当头，照着潋滟轻波，云影天光，交映成辉！不！这一泓池水，居然晶光闪耀，宛如一个水晶池塘！（罗髻山天池，池中多水晶石土人指为放光石）池边奇花异草，恍如锦绣堆成，中间一条晶石砌成的道路，直达一座山峰之下。

山上遍植古木奇树，因山势上下，建着楼台亭阁，玉槛瑶阶，隐现在苍松翠柏之间。

赵南珩几乎瞧得呆了，他没想到僻处蛮荒，人迹罕至的罗髻山上，会有如此胜景，如果不知道这是西妖罗髻夫人的巢穴，任何人都可能把它认作蓬莱仙境！

赵南珩哪有心情赏览景色，目光向四周略一打量，立刻举步向小山走去。

山脚下矗立一座水晶牌坊，横镌四个金字：

“瑶池晶阙”

行过牌坊，便是一列随着山势向上的晶莹石阶。

赵南珩堪堪走近，瞥见牌坊下面，垂手站着两个白衣小鬟，瞧到赵南珩立即躬身说道：“夫人知道辛香主今晚到，特命小婢在此等候，辛香主请随小婢来！”

赵南珩一路行来，月光底下，到处都是亮晶晶的，两个小鬟又穿着一身白衣，不到临近，几乎没有发觉牌坊底下有人。闻言不由暗暗一惊，罗髻夫人原来早已知道自己今晚到！啊，听他们仍以“辛香主”相称，可能罗髻夫人还不知道自己是冒名而来，想到这里，不由胆气一壮，立即一抬手腕，意思要她们只管先行。

两个白衣小鬟不再多说，转过身子，缓缓朝石级上走去，不多一会，

石阶尽头，已达山顶。地方不大，却建着一幢瑰丽华屋，瑶阶玉柱，晶莹生辉，使人如入广寒仙府，水晶宫里。赵南珩由两个小鬟引路，穿过一重院落，前面现出一排雕花迴廊，檐马叮咚，花香扑鼻。

两个小鬟跨上台阶，立即站停身子，替他打起珠帘，轻声道：“夫人就在里面，辛香主请进。”

赵南珩到得门口，只觉心头一阵跳动，想起自己此行，关系着峨眉一派的荣辱，但自己却仅凭一股血气之勇，赶上罗髻山来。

如今西妖——罗髻夫人，就在里面了，自己竟连罗髻派和峨眉派到底是仇是怨，有些什么过节，都一无所知。事到临头，他不禁感到胆怯起来，脚下略一踌躇，终于硬着头皮，跨进屋去，花厅四角，挂着四盏玻璃宫灯，照得通室晶莹，如同白昼。

正中椅上坐着一个头挽云髻，一身白衣的美艳少妇，她身前一张青玉案上，放着一张古琴，炉篆袅袅，敢情方才还在焚香调琴？

身后两边，侍立两名宫装使女，一个手上抱了一只纯白如雪的狸猫，另一个手里，端着一个白玉盘，盘中放着一只白磁茶盅。赵南珩这一阵打量，说来话长，其实也只是目光一瞥间事，他心中暗暗惊奇，以前曾听南玖云说过，罗髻派每六十年下山一次。

在自己想像之中，罗髻夫人总该是上了年纪的人，原来她还恁地年青！

唔，自己初入一线谷，觉得那位夫人，已是十分气派，但和她相比，却又逊色不少！

正当此时，只听那个手抱着狸猫的使女，娇声喝道：“辛香主见了夫人，还不脱去礼鞞，跪下叩见？”

赵南珩蓦然一怔，暗忖：自己如果是她手下香主，当然要跪下叩见，但是自己乃是峨眉弟子，岂能向西妖下跪行礼？此刻既已到了地头，何须再掩身份？想到这里，不由腰杆一挺，伸手摘下面纱，脱去白鞞，朗朗一笑，抱拳道：“在下赵南珩，实非贵宫属下辛香主，冒昧求见，夫人多多原谅。”他这几句话，早已在路上想好了，说来不徐不疾，也不卑不亢。

站在罗髻夫人身后两名使女，听得大感意外。

他们没想到来人会有这般大胆，居然敢假冒辛香主，混上罗髻山慈圣宫，四道目光不期同时向赵南珩瞧来。

第三十六章 恩怨与君细讨论

罗髻夫人却端坐如故，晶莹如玉的脸上，不见丝毫诧异之色，好像对赵南珩的突然出现，并不感到意外。只有两道清澈如水的目光，轻轻瞥了赵南珩腰间长剑一眼，笑靥依然，颌首道：“你是峨嵋门下？”

声音娇柔，听来和婉已极，当真使人不敢相信，她会名震江湖的一代魔女！

赵南珩点头道：“不错，在下正是峨嵋门下。”罗髻夫人目光微抬，缓缓问道：“我们下的辛舒平，想来落在峨嵋派手里了？”

赵南珩和她目光一接，只觉对方两道清澈眼神，精光内蕴，寒若冷电，心头不期一惊，暗想：这妖妇好精湛的内功，一面朗笑道：“峨嵋名门正派，岂会劫持你手下香主，何况在下原先也并无冒充姓辛的打算，只是在滁县附近，被你手下之人认错了人，在下正要找你，才将错就错，根本不知姓辛是何等样人？”说到这里，探手入怀取出紫金符令，向罗髻夫人递去，一面又道：“这面金牌，是石老令公交给在下的，请夫人收了。”金牌由一名使女收过。

罗髻夫人见他侃侃而言，不像有假，秀眉微微皱了一下，点头道：“峨嵋派宣布封山了，你是奉大觉和尚之命来的？”赵南珩听到“封山”两字，不禁气往上冲，剑眉一轩，大声道：“峨嵋封山，就是因为你罗髻派，在下此来，就是要向你评个道理，江湖乃天下人之江湖，为什么为了你罗髻开派，峨嵋派就非退出江湖不可？”

方才赵南珩的突然由辛香主变成峨嵋门人，罗髻夫人并没丝毫流露惊讶，但这会她听到赵南珩的话，脸上忽然闪过一丝诧异之色，奇道：“你不是奉尊师之命来的？”赵南珩俊脸一热，冷笑道：“在下身为峨嵋弟子，为了本门荣辱，有权向夫人讨个公道，是不是奉命来的，似乎无关重要。”罗髻夫人微微一笑，抬手道：“自然有关，少侠先请坐了好说。”

赵南珩傲然在椅上坐下，说道：“愿闻其详！”罗髻夫人笑道：“我先前瞧你身佩倚天剑，只当是大觉和尚叫你来的，因为倚天剑是当年开谛大师随身之物，也算得你们峨嵋派传了两代的宝剑，不是嫡传弟子，不是奉大觉和尚之命，何况又在贵派已经封山之后，不会在江湖出现，也决不会佩在少侠身上，但……”

赵南珩听她又提到“封山”，这“封山”两字，在赵南珩听来，最为刺耳，不禁截着她话头，愤然作色道：“夫人何用尽说些不相干的话？”

罗髻夫人丝毫不以为忤，继续说道：“但我听了你方才一番话，才知你并不是大觉和尚叫你来的……”

赵南珩敞笑道：“在下方才说的，难道有什么不对？在下已经说过，只要是峨嵋门人，为了本门荣辱，谁都有权向夫人讨公道。”

罗髻夫人点头道：“少侠说的自是有理，但身为弟子的人，总该恪遵掌门师尊，甚至上代师祖的遗训，尊师宣布封山，少侠却擅自寻上罗髻山来，已经有背峨嵋门规。少侠怎不先向师尊问问清楚？却口口声声要为峨嵋争荣辱，来责问老身，岂非不明事理？”

赵南珩被她说得一怔，想起自己离开峨嵋之日，老师傅和监寺大师，当真一再叮嘱，不准自己再提峨嵋两字，严禁再使峨嵋武功，而且还不承认自己是峨嵋门下。

难道自己这样做，真是有违师训？有背门规？他脸上一热，手心也微微沁出冷汗！

峨嵋派为什么要封山呢？难道这封山二十年，和罗髻开派无关？江湖上何以又有“罗髻开，峨嵋闭”之言。他面对着罗髻夫人，当真感到无限困惑，一面却倔强的冷笑一声道：“在下就算有违峨嵋门规，那是峨嵋派的事，在下宁愿回山领罪，也要向夫人问个究竟。”

“有志气！”

罗髻夫人缓缓点头，说道：“少侠方才不是说过，江湖乃天下人之江湖，为什么罗髻开派，峨嵋就非封山不可吗？我们罗髻一派，每六十年下山一次，到如今共历十二个甲子了，但你们峨嵋派，因罗髻下山，而宣布封山，还只有两次……”赵南珩暗哦一声，峨嵋封山，果然和罗髻派有关，那么自己找来，就没有错了，心中想着，不禁嗔目道：“两次还不够吗？”罗髻夫人平静的道：“老身此话，就证明罗髻派以前十次开派，并没逼迫峨嵋非封山不可。”

赵南珩怒声道：“罗髻开，峨嵋闭，至少峨嵋派已经受了你们两次胁迫。”

罗髻夫人淡淡一笑，道：“罗髻开，峨嵋闭，只不过是使两派弟子，如参与商，不再在江湖上狭路相逢而已。其实六十年中，罗髻派闭关四十年，峨嵋派封山却只有二十年，也谈不上胁迫，至于这两句话，少侠可弄清楚究竟是谁规定的吗？”赵南珩觉得她说的，也果然不错，人家六十年当中，闭关四十年，峨嵋派只有二十年。但继而一想，又觉不对，罗髻派六十年下山一次，乃是她们自己之事，为什么其他门派不封山，独有峨嵋派要在她们下山之日起，宣布封山？

想到这里，不禁冷笑道：“难道会出于峨嵋派规定的？”罗髻夫人微笑道：“少侠猜对了，‘罗髻开、峨嵋闭’，正是当年令师祖开谛大师亲口承诺的誓言，还在庐山开元寺立下石碑，以昭后世，要峨嵋后人，恪遵毋违。”

“会是师祖？”

赵南珩心头猛一震，他想起开元寺见到的石碑，原来那就是师祖笔迹！

这就无怪掌门老师傅明知封山之后，峨嵋派声誉，就会在江湖上一落千丈也，只好忍着悲痛，毅然宣布退出江湖。啊，不对！师祖当年既然立下石碑，昭示后人，为什么要在石碑之中，暗藏机关，并且还倚天剑封在里面。这明明就是暗示后代门人，如果眼看峨嵋派濒临覆亡，立志要为本门奋斗，把“罗髻开、峨嵋闭”改为“罗髻闭、峨嵋开”，才能得到他老人家封存的倚天剑，峨嵋派才有生存兴复之一日。一念及此，顿觉豪情勃发，剑眉一剔，朗朗笑道：“照夫人说来，峨嵋派的门人，就永远不能找上罗髻山来了？”罗髻夫人和声道：“那也不尽然，如果少侠是奉了峨嵋掌教大觉和尚之命，代表峨嵋一派而来，那就不同了，但你并不是奉命来的。”

赵南珩听了好生奇怪，奉命而来，和不奉命而来，又有什么分别？抬头问道：

“夫人能否说得明白一点？”

罗髻夫人笑了笑道：“当年令师祖曾在慈圣宫前，立下誓言，峨嵋封山期中，门下弟子，如有人再在江湖走动，任凭罗髻派处置。”

但有一天峨嵋派如果自信能破去罗髻派三招剑法，峨嵋封山之约，就可废止，那自然须有峨嵋掌教之命，代表峨嵋派而来，老身也不和你后辈计较，你就下山去吧！”

赵南珩恍然大悟，原来这中间还有如此曲折，不由俊目放光，朗声道：“在下不自量力，颇想瞻仰贵派三招剑法。”罗髻夫人摇手道：“少侠没有尊师之命，不足代表峨嵋。”赵南珩霍然起立，一手按着剑柄，大声道：“在下既然来了，夫人就是不屑指教？也得指教了。”

罗髻夫人端坐如故，微笑道：“老身不是这个意思，少侠如系代表峨嵋派来的，老身立时陪你前去，但这一点，只限峨嵋派代表，才能享受优待，少侠没有身份，只能按本宫一般规定办理。”赵南珩道：“你们一般规定，又是如何？”

罗髻夫人道：“闯宫之人，接住老身三招，允他全身而退，否则就留在宫中，终身为奴；但少侠既是峨嵋门人，老身可破例优容。”

“你只要接得住老身三招，老身就承认你有代表峨嵋派的资格，接不住老身三招，也按峨嵋代表之例，允你下山。”赵南珩暗想自己武功纵然不是罗髻夫人对手，但料想在全力施为之下，要捱过她三招，谅来还可勉强办到，这就点头道：“咱们一言为定，拳掌兵刃，在下无不奉陪。”罗髻夫人摆手道：“哪里真的须要动手？”

赵南珩愕然道：“夫人不是说要在下接……”罗髻夫人不待他说完，笑道：“你年纪还小，真要动手，只怕连老身一招也接不下来……”

赵南珩也同样截住她话头，大声道：“只怕未必！”罗髻夫人不悦地道：“好狂的孩子，别说是你，就是大觉和尚亲来，也未必接得住老身三招，我的意思，只要你听我三声琴音，这一关就算通过了。”

赵南珩听她说连老师傅都接不住她三招，心中更觉有气，脸上也露出愤然之色。横目瞧了她案上的古琴一眼，冷冷的道：“夫人要在下听三声琴音，可惜在下不是雅人，没有听琴的兴趣。”

罗髻夫人脆笑道：“少侠弄错了，老身此琴，一发动天地，再发惊鬼神，老身只是想试试少侠的内功火候，够不够代表峨嵋派？并非要你听我弹琴。”

赵南珩听得大奇，弹三声琴音，就能测出一个人的内功火候，自己真是闻所未闻，这就抬目道：“那么夫人请吧！”罗髻夫人瞧着他笑道：“少侠请坐下来，澄神凝气，先作个准备，老身就要弹了！”

赵南珩真有点不相信区区一张古琴，会有她说的那么厉害，但想到自己此刻接受她的测验，能不能代表峨嵋，就在此举，一时倒也不敢过份大意，依言回到椅上坐下。

罗髻夫人不再说话，右臂轻抬，从袖管中伸出一只白嫩如玉的纤手，修长指甲，轻轻在琴弦上勾了一下！赵南珩两道目光，一直注视着对方动作，罗髻夫人小指这么一挑，琴弦发出铮的一声。

入耳震心，陡觉四周空气好像遭受到极大波动一般，全身血脉，随着一紧，心头不禁大凛。对方这声琴音，果然会有如此威力，差非自己近来功力大进，几乎无法忍受得住。就在这一瞬间，他已领悟到罗髻夫人虽然只是轻轻挑动了一下琴弦，但这声琴音，却以她本身精纯内功所发，看之无形，其实无异硬接了她一招。心念转动，立即暗运真气，功凝百穴，气贯全身，脸上却神态安详，端坐不动。

罗髻夫人没想到区区一个峨嵋门人，听了自己一发琴声，居然会若无其事的承受下来，心头也微感诧异。暗想：自己这张震天琴，乃琴中至杀之音，方才虽然只是一声警告，感受较轻，但普通江湖上人，只怕早已承当不起，这少年人内功倒是不弱。

她目光掠过，不禁升起一丝怜才之念！

不！是想到了自己派中当年曾和峨嵋开谛大师立下两项规定，脸上不觉绽起一丝喜容，手指轻按，震天琴上，响起第二声琴音！

“咚……”

琴声清越悠长，袅袅余音，绕梁不绝。

但这声音，听到赵南珩耳中，不啻黄钟大吕，震心动魄，凝聚的真气，大有立被震散之势，心头这分惊骇，当真非同小可！慌忙强纳真气，导元返虚，竭力镇摄心神，差幸琴音一发之后，就渐渐低了下去，终于随风而逝。

同时也体会到对方琴声的威力，似乎一声比一声厉害，自己勉强挨过了两下，目前只剩下最后一声了。

这一声，比前面两声更要厉害，自在意中，自己能不能代表峨嵋，全在此举了，因此不敢再有丝毫大意，索性闭上眼睛，全心一志，运功抗拒，静静的等候第三发琴音。

罗髻夫人瞧他脸上一片肃穆，仍能丝毫不动，微微一笑道：“少侠年事虽轻，内功深厚，实为难得！”

赵南珩大敌当前，哪敢分神，只是瞑目端坐，没有作声。罗髻夫人笑了笑，又道：

“这是最后一声了，少侠注意！”

“叮咚……”

琴弦起了滚转之声。

赵南珩心头随着“咚”地一跳，只觉胸腹之间，突然有烦满之感，随着琴声滚转，涌上喉咙。似有一团东西，浮动欲呕，一口真气，再也压制不住……

这一声琴音，虽然带着滚转，但声音极为短促，似乎一发即收，戛然而住！

赵南珩身子摇晃了一下，突然大叫一声，往地上倒去！罗髻夫人凤目乍睁，似乎大感意外，口中惊噫了声，端坐着的身子，不由站将起来。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赵南珩骤然昏倒的人，已从地上一跃而起，他连额上汗水，都来不及揩拭，拱手含愤说道：“在下学艺不精，徒自取辱，三年之后，在下重上罗髻，再向夫人讨教。”

话声一落，转身欲走。

罗髻夫人满脸惊奇，低声喝道：“少侠请住！”

赵南珩回身道：“在下既已认输，夫人还有何说？”

罗髻夫人两道清澈眼神，盯在赵南珩脸上，精光炯炯，注视有顷，才摇了摇手，缓缓说道：“少侠并没有输。”

赵南珩仰天大笑道：“士可杀，不可辱，夫人总算是一派宗主……”

罗髻夫人没待他说完，正容道：“老身言出如山，岂有戏言？

少侠是真的没有输。”

赵南珩盛气道：

“在下不输，难道是夫人输了？”

罗髻夫人淡淡一笑，道：“少侠如果认为输了，那就未免输得太冤，你不远千里而来，就此认输而去，岂不有负初心？”

第三十七章 独窥剑壁影成三

赵南珩听得一怔，暗想瞧她神色，似乎不假，但自己明明受不住她第三发琴音，何以会说自己没输？心念转动，不由问道：“夫人说在下输得太冤，在下愿闻高论。”

罗髻夫人道：“老身三声琴音，虽非一般武林中人，所能承受，但少侠内功，似极深厚，既能承当得起一二两声，第三声琴音，不过是前面两声的复音。你就是抵抗不住，也只是气血翻腾，受些内伤，决不可能突然昏倒，据老身观察，其中只恐怕另有缘故！”

“另有缘故……”

赵南珩回想方才情形，确实也感到有异，不禁沉吟道：“夫人说的另有缘故，在下实在想不出来。”

“唔！”罗髻夫人鼻子轻唔一声，抬目问道：“少侠在未来罗髻之前，可曾到过什么地方？”

她说到这里，又补充道：“我是说在这附近百里之间，可曾遇上过什么事情？”

赵南珩心头“咚”的一跳，忽然想起自己误闯一线谷之事，但口中并不承认，摇摇头道：“在下由宁远府赶来此地，并没遇上什么。”

罗髻夫人沉思道：“这就奇了，你明明是中了红丝蛊。”“红丝蛊？”

赵南珩疑信参半的道：“在下何以并无丝毫感觉？”罗髻夫人笑道：“少侠人品俊逸，可能路过某地时，被夷女看上了，才暗施手脚，在你身上下了红丝蛊。红丝蛊之名，乃是红丝系足之意，照说中蛊之人，不能走出百里之外，因此有人叫它百里蛊，只要不出百里，不会发作。”

少侠想必中蛊之后，又奔出百里之外，只是秉赋过人，蛊毒为内功所制，发作较迟，方才经老身琴音催动，你只顾运功抗琴，致蛊毒乘隙蠢动，突然发作，但琴声一歇，本身真气，因无外来侵扰，又把蛊毒压制下去。少侠双颧色如胭脂，眉心隐现红纹，正是中了红丝蛊的徵候，要是不信，但须运功一试，胸腹之间，如觉隐隐有异，驱之不散，似有若无，那就是蛊毒潜伏之处了。”赵南珩见她如此说法，也有些相信，暗自运功一试，果觉胸腹之间，似有一团东西，似聚似散若有若无，如非罗髻夫人指出，自己决难发现，心头不禁一凛！暗想：莫非真是一线谷那个贵妇人，在自己昏迷之际，做了手脚？

罗髻夫人瞧他神色有异，微微一笑道：“少侠是在上我罗髻山来，中途被人下了蛊毒，老身自难袖手。”说到这里，回头吩咐道：“你们替赵少侠取一粒‘雪苓消蛊丹’来！”

那手托玉盘的使女，应了声是，返身朝里间走去，不多一会，手托玉盘，俏生生走到赵南珩面前，低声道：“赵少侠，这是夫人精制的‘雪苓消蛊丸’，专解各种蛊毒。”

赵南珩抬目一瞧，只见盘中放着一粒梧桐子大小的白色药丸，和一盅开水，心下不由微现踌躇。

峨嵋、罗髻，势如冰炭，这粒药丸，究竟是不是蛊解之药？抑或另有居心？他因近来亲身经历了许多事故，江湖经验，也增进了不少，对罗髻夫人，自然深具戒心。

罗髻夫人目光如电，哪会瞧不出来？蔼然笑道：“少侠但请放心，江

湖上虽把罗髻一派，目为西妖，但老身还不至于对一个后辈，心怀叵测，暗施手脚。这是采取本山雪苓，配以解蛊药物炼制而成，不仅善解蛊毒，且能明目清心，服了有益无害。”赵南珩被她说得脸上一红，朗笑道：“夫人一派之主，在下自然相信得过。”

说到这里，伸手取过药丸，纳入口中，然后又喝了一口开水，把药丸送下，只觉一缕清香，直沁心脾，精神果然为之一爽！罗髻夫人点点头，站起身子，说道：“现在少侠可以随我去瞧瞧剑壁了！”

赵南珩听她承认自己取得代表峨嵋派的资格，不由心中一喜，自己千里迢迢，远上罗髻，总算不负此行。

同时深觉江湖上虽把罗髻夫人称为西妖，但看她处事，倒也公平合理，不失为一派之主。心头敌意不由大减，连忙抱拳道：“在下蒙夫人允许，能得瞻仰贵派三招剑法，至感荣幸，夫人请先。”

罗髻夫人没有作声，起身离座，缓缓走出花厅，赵南珩跟在她身后，拾级而下，穿过月洞门，进入后园。但见树影参差，亭台隐隐，地方不大，却也布置得宜，许多不知名的花卉，散发着袭人的幽香。

花园尽头处，恰好是一座高耸的山峰，峭峙天半，月光之下，玲珑峰影，罗髻天然，有如假山一般！

峰下盖着一座六角亭子，此刻已有使女们点上琉璃灯，灯光柔和，景色如画，亭子中间一张圆形石桌上已放着两盅茗茶，和几式精美细点。

罗髻夫人引着赵南珩缓步走入，抬手道：“少侠请坐。”赵南珩道：“不用了，夫人带领在下前来，原是为瞻仰贵派三招剑法，在下亟欲先睹为快。”

罗髻夫人用手朝着前面石壁指了一指，道：“剑壁就在前面，只是少侠在未到剑壁之前，老身还有两件规定，必须和少侠交代清楚……”

她微微一顿，又道：“本来这些话，毋须老身交代，因为峨嵋派如果有人前来，贵掌门人自然都会交代清楚，但少侠却并不是奉命来的，所以得由老身向你说明。”

赵南珩暗想，这话不错，自己直到此刻，依然不知道峨嵋、罗髻两派，究竟有什么梁子？这就抬头问道：“在下只知道罗髻开派，峨嵋就要封山，究是为了什么，夫人能否明白见示？”罗髻夫人朝他淡淡一笑，道：“这一点，少侠最好还是回去问问尊师，老身为了遵守规定，无可奉告，老身要向少侠交代的，只是百十年来，你我两派留下来的规定事项。”赵南珩见她不肯说出原因，只好拱手道：“那么夫人就宣布规定事项吧！”

罗髻夫人在石凳上坐下，说道：“老身前面已经说过，当年令师祖曾立下誓言，罗髻开、峨嵋闭，但如果峨嵋后人，自信能够破去罗髻三招剑法，峨嵋封山之约，就可废止，因为令祖当年就是败在这三招剑法之下……”

“师祖就败在这三招剑法之下？”

赵南珩听得悚然一惊，但也恍然大悟！

敢情师祖当年败在前代罗髻夫人剑下，于是有罗髻开派，峨嵋封山之约，所以只要后人破了他们三招剑法，此约才能废止。一念及此，顿时又感到嗒然若丧，试想凭师祖的成就，尚且败在罗髻派下，老师傅（大觉大师）数十年苦练，功力何等精湛？终于在去年忍痛宣布封山，当然也是为了无法破解这三招剑法，自己——一个初出茅庐的人，哪有破解罗髻三剑

之能……罗髻夫人并没回答赵南珩的话，继续说道：“但本宫另外还有一种规定，除了破解罗髻三剑之外，一样可以废止‘罗髻开，峨嵋闭’之约……”

说到这里，忽然住口。

赵南珩问道：“那是什么规定？”

罗髻夫人两道盈盈目光，露出蔼然慈笑，她这笑容中，似乎包含着一种神秘色彩，徐徐的道：“这件事，老身也只能作得一半主张，少侠今年几岁了？”

赵南珩道：“十七”。

罗髻夫人口中嗯了一声，又道“少侠家中还有什么人？”赵南珩被她问得一怔，摇摇头道：“没有，在下从小就在峨嵋长大。”

罗髻夫人脸上微有喜色，点点头道：“这样也好，老身替少侠准备了几式茶点，你不妨先吃些东西，再去瞧瞧剑壁。这也有一项规定，峨嵋派来人，以三日为限，过了三日，如果还想不出破解之道，这二十年当中，就不能再上罗髻来了，除非等到六十年后，罗髻下次开派之日。”

赵南珩听到这项规定，心头不由大为作难，对方此话，等于说六十年之中，峨嵋派只有一次机会，失去这一机会，必须再等六十年。

那么自己如果不能破解他们三招剑法，在这十九年当中，峨嵋就再也不能有人来了。

老师傅和四位长老，虽然已封山，可能正在潜心研讨破解三招剑法，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派人前来，自己这么一来，峨嵋派岂非又要等到六十年之后去了？

他这么一想，深觉自己既然丝毫没有破解三剑的把握，不如及早退出，免得误了峨嵋派大事。

心中想着，只听罗髻夫人笑道：“少侠可是感到为难？不过少侠并不是正式奉大觉和尚之命而来，少侠即使无法破解三招剑法，老身也不把你记在峨嵋帐上就是。在老身主持慈圣宫的二十年之中，准许峨嵋派后代，再上罗髻一次，少侠总可放心了吧！”

赵南珩感激的道：“夫人大度优容，在下感激之至。”罗髻夫人缓缓起身，道：“三日之后，少侠如果无法破解剑招，好在本宫仍有另外一项规定可行，到时再说不迟，这三日之中，少侠需要什么，只管吩咐她们好了，老身暂且失陪。”赵南珩见她始终没有说出另一项规定，究竟是什么？她既说到时再说，自己也不便多问，拱手道：“多谢夫人指引。”罗髻夫人走后，赵南珩哪有心情去吃些什么细点？仰天吁了口气，跨出亭子，举步走近石壁，抬头向上望去。这座石壁，原是山峰绝顶，高达数十丈，陡峻如削，光滑似玉。

他原先认为罗髻夫人把它叫作“剑壁”，壁上定然刻有罗髻派三招绝学。

自己纵然无法破解，好在罗髻夫人曾答应自己，这一次不算在峨嵋派帐上，在这二十年当中，峨嵋派的人，仍可上山一次。自己如能把这三招剑法，牢牢记住，立即赶上峨嵋，至少也可以供老师傅他们针对剑招，研究破解之道。

哪知这一瞧之下，只觉石壁一片平整，哪里有什么剑法？赵南珩心头不禁大感奇怪，罗髻夫人言之凿凿，决不会有假，那么这三招剑法，又刻

在什么地方呢？

这方石壁，广约二十丈，凝目四顾，实在找不到三招剑法，心想也许这是黑夜之中，瞧不真切，反正有三天时光，索性等天亮了再说。

这就回到亭中，席地而坐，运起功来。

一宵无话，次日醒来，只觉晨曦满眼，两名宫装使女，一个捧着银盆，一个端着玉盘，正由小径上飘然行来。前面一个放下银盆，嫣然笑道：“赵少侠请洗脸。”另一个也把玉盘放到石桌之上，那是一份丰盛的早餐，她瞧了桌上昨晚替赵南珩准备的几式点心，并没有动过，也轻启樱唇，说道：“赵少侠昨晚怎的没吃点心？”

赵南珩向两人点点头道：“有劳两位姑娘。”

两位使女说了声“不敢当”，收过点心，一个又道：“小婢奉夫人之命伺候来的，少侠有什么需要？只管吩咐。”赵南珩道：“没有什么，两位姑娘请便。”

两个使女相视一笑，便自退去。

赵南珩洗了把脸，确实觉得腹中饥饿，就在亭中用过了早点，然后又朝石壁上走去。

这座石壁，正好朝着东方，此刻是晨曦初上，整座石壁，全在朝阳照射之中，他抬起头来，又往壁上瞧去。石壁上依然找不到什么剑法？他却发现了许许多多细如发丝的纹理。这些纹理，如无阳光照射，如非石面光滑，当真还不易瞧清。

赵南珩凝定目力，仔细瞧去，才看清这些细纹，似由十来丈处开始，最上面还只有疏朗朗几缕，垂直而下。中途似逐渐增加，也渐渐扩散，到了离地一丈光景，已扩及三丈，不下百十来条，长短参差，高低不一。赵南珩不期一怔。

“剑壁”！难道这些细得有如针尖刻划的纹理，就是剑法？他一念及此，不由仔细朝壁上搜索，石壁左首，又发现了一团细纹。

那是划成圆形的一团，只有一条纹，由左而右，由外而内，有如一盘线香似的，逐渐往里圈去，外面足有一丈方圆，但到了中心，却只有一枚铜钱大小。

第三十八章 掌外玄机不可参

这难道会是剑法？赵南珩不禁疑信参半，再转过头，往右瞧去，他因有了这两处发现，是以特别注意。

果然石壁右首，也有了发现，那可并不是细纹了，石壁上，只有一簇细小的斑点，因为石壁光滑如镜，这些细碎点子，虽然小的只有芝麻大小，抬头望去，还可清晰看见。三招剑法，果然自己发现了！

他怔怔站在壁前，出一会神，心中实在想不通这些垂直细线，盘香似的圆圈，和芝麻大的碎点，会是罗髻三剑？但除了这些，壁上什么也没有了。

就算这是剑法，它又如何发招？一柄长剑，如何会刻下如许细纹？

他玄思冥想，就以峨嵋派的“乱披风剑法”而言，使到最快的速度，虽然也可以幻出许多剑影。

但剑影只是幻化而已，使敌人无法辨认虚招实招，真正的剑尖，还只有一支，哪会像石壁上一样，一招之中留下这许多道剑痕？

真要如此，那么这一招万一抵挡不住，身上岂不是就被砍了百十来剑？

这种剑术，自己从小在伏虎寺长大，峨嵋派也算是江湖上一大门派，莫说没有见过，就是连听也没听人说过！自己从前听伏虎寺的师傅们，时常说起，当年师祖在四大门派的四位掌门人中，剑术之精，首屈一指。

但罗髻夫人却说师祖就是败在罗髻三招剑法之下，这三招剑法，自然非同小可，罗髻派真要有这种神乎其技的剑术，只怕普天之下，谁也想不出破解之道了！

哼，谁说没有破解之法？罗髻派既能创出三招剑法，别人自然也能创出破解它的剑法来。

他想到这里，顿觉信心大增，凝定目力，仔细瞧个清楚。不，他索性照着壁上芝麻小点，一粒一粒数去，共计七十二点。

再数左边，那一团圆圈，却只有一十三道。

再数石壁中间垂直而下的线条，最上面仅是三条，由三而六，而十二，而二十四，到了下面，参差不齐的细线，已共有九十六条之多。

其中只有三条，却笔直到底，几乎接近地面。

赵南珩突然心中一动，暗想：如果以极快手法，洒出一蓬剑雨，七十二支剑尖，先后点出，剑术高明的人，也许不难做到。但要在一招之间，由上而下，划下九十六条剑纹，实在使人难以想像，但它最后只有三条垂直而下，直贯到底。那么其余的九十三条，莫非全是幻影？只因这留下剑痕之人，功力已达化境，故尔虽是幻影，同样会留下痕迹？他人本聪明，这么一想，果然给他想通了。

再看九十六条直线之中，当真只有三条刻得较其他剑纹为深，同样在七十二粒小点之中，也发现了三粒较深的小点，甚至连那一盘旋转的圆圈中心，也依稀有三点针尖似的细孔。由此看来，罗髻三剑，每一招剑法，一经出手，可以幻出许多剑影，而真正足以制敌为死命的，却只有三支实剑。但三支实剑，也已经够了，试想武林中有多少使剑的高手，尽管剑法如何高深，出手如何快疾，除了先后连续发剑，一柄长剑总共只有一个剑尖，能够克敌制胜的，自然也只有一剑。而罗髻派的剑法，却能在许多幻影之中，有三支实剑同时发出，岂不是已足够使人震惊？

赵南珩花了半天时间，总算给他瞧出一点端倪，这点道理，在赵南珩来说，已算难能可贵。其实剑术精深之人，只要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了，赵南珩的剑术造诣，当然没到这种程度。看出许多幻影中有三支实剑，并不足奇，要想化解一招之中的三支实剑，就难如登天。

但赵南珩可不是这么想法，他认为自己既能从每一招剑法的许多痕迹之中，找出三招实剑，目前只要研究三剑同发的化解之道，虽非易事，也许有望。

他满怀信心，缓缓对着石壁坐下，两眼盯在壁上，双手不住地向空摹拟比划，时间悄悄过去，他只是聚精会神的想着想着……

“赵少侠，饭菜快凉了昵！”

身后响起一个使女娇柔的声音。

敢情已是午时了，使女们替他送来午餐，他连理也没理，依旧两手划空，不住玄思冥想，闻如不闻。

太阳渐渐偏西，他头脑也逐渐感到沉重！

剑，剑，剑，一片剑影，一片紊乱！

要知剑术一道，精微玄妙，非数十年不为功，岂是他仅仅懂得一套峨嵋“乱披风剑法”就能想得出破解之道？但他在思索之中，却依稀似有破解罗髻三剑的影子。

这不过是思想中的一点影子罢了，几乎飘渺得不可捉摸！突然，他发现这点影子，是从自己双手划出的招式得来的。自己随手划出的招式，却正是瘦小老人瞿天成传给自己的“千佛指法”！

等到他瞿然惊觉，再想仔细探讨，连这点影子，也已悄然逝去！

他完全陷入苦思之中，越是苦思，越难捉摸，越难找回失去的灵感。

天色已快昏黑了，赵南珩身后，又响起一个娇柔的声音，轻噫道：“赵少侠，天快黑了，你没用午餐，别把身子饿坏了，快起来吃晚餐了呢！”

赵南珩霍然自沉思中惊醒，只觉头脑昏沉沉的，睁目一瞧，亭中业已点上了灯，自己不知不觉已整整思索了一天。身边不远，站着一个人，正在瞧着自己，抿嘴而笑，不由脸上一红，站起身子，拱手道：“多谢姑娘。”宫装使女瞟了他一眼，笑道：“夫人说的，少侠瞧了壁上剑痕，想得出解化之法，自然最好不过，就是想不出来，也不要紧咯！”

赵南珩道：“夫人有三天限期，在下既然来了，就是无法破解，也总得想上一想。”

宫装使女道：“小婢听夫人说，一百多年来，峨嵋派找上慈圣宫来的，少侠还是第一个人呢！”

赵南珩见她年纪不大，说话伶俐，不禁心中一动，试探着问道：“你们这里叫做慈圣宫，那么庆云宫呢？是不是也在这里？”宫装使女摇摇头道：“庆云宫不在这里，我也不知道。”赵南珩又道：“你们西宁山辛香主，不知可有下落了？”宫装使女嗤的笑道：“你不是冒充辛香主来的？夫人为了……”

她话到一半，忽然住口，眼珠一转，啊道：“赵少侠，你一天没进食了，快去用晚餐咯，菜饭都快凉了！”

赵南珩知她不愿多说，才故意拿话岔开，这就笑了笑，走入亭子，只见石桌上已摆满了四五盘菜肴，俱都十分精致。宫装使女跟在他身后，走入亭中，等赵南珩坐下，就替他装了碗饭，送到面前。

他道谢了一声，也不再客气，举筷吃喝起来，只觉几盘菜肴，俱都十分可口，一连吃了三大碗饭。

宫装使女收过盘碗，又替他倒了盅茶，才行退去。赵南珩倚栏而坐，看了一会夜景，心中始终萦绕着方才那点似有似无的灵感，却总觉得十八式“千佛指法”之中，好像蕴藏着有破解罗髻三式的法门，但在细心推敲之下，又觉得并无似处。蓦地，他想起瞿天成曾对自己说过，这套指法，是他自幼抄录的，中间有许多地方，原已残缺不全，后来以他数十年苦研心得，增补了不少。

难道这残缺不全之处，就是破解罗髻剑法之处？瞿天成因为没瞧到罗髻三剑，是以没法想像得到，虽然增补了不少，难免仍有遗漏之处，而自己因为面对罗髻三剑，随手比划，偶然触发的灵机。

想到这里，越发觉得自己推想不错，只苦于自己武功和经验都还不够，无法凭这套指法，触类旁通，参详得出来。但他既然有此发现，“千佛指法”之中，极可能含有破解罗髻三剑的手法，一时哪肯放过？只是把十八式指法，反覆推敲，连瞿天成的细字注解，也一遍又一遍的反覆默诵。正在沉思之际，忽听一阵细碎的脚步，由远而近，朝亭中走来。

赵南珩只当来的又是那个宫装使女，是以并没回头，仍然凭栏而坐，仰脸望着远处。

过了一会，只听身后那人，忽然冷漠的哼道：“好大的架子！”赵南珩听得一怔，只觉这人口音极冷，不像是宫装使女，立即回头瞧去。

只见一个身穿红短袄，身材娇小的女郎，站在八九尺外，两道目光，怔怔的凝望着自己。

四目交投，赵南珩不觉瞧得一呆，那红衣少女不仅生得很美，而且神色冷漠，横目相视，大有不屑之意！一时之间，想不出该说些什么？两人互相注视了一会，彼此谁都没有开口。

红衣女郎好像是在生谁的气一般，仰头向天，冷冷问道：“你就是峨嵋派那个姓赵的？”

她口中虽在问话，目光却瞧着天上浮云，好似故意装出大不刺刺的冷傲模样。

赵南珩怔了一怔，暗想：这倒奇了，自己并没得罪于她，她好像在生自己的气，一面说道：“不错，在下正是峨嵋门下赵南珩，姑娘……”

红衣女郎突然转过头来，哼道：“峨嵋门下有什么了不起？”赵南珩不期又是一怔，因她这一句话，不但瞧不起自己，而且也瞧不起峨嵋派，不由激起心头怒火，剑眉一剔，正待发作，但还是忍了下去，勉强笑道：“姑娘想是罗髻夫人门下了？”红衣女郎道：“是又怎么样？”

赵南珩被她问得不知如何回答，还没说话。

红衣女郎又道：“听说你接下我师傅三记震天琴音，此话当真？”

赵南珩道：“在下也只是侥幸蒙夫人通过……”红衣女郎冷哼道：“看来你内功还有些火候！”赵南珩瞧她年龄，只怕比自己还小，但说出话来，却是老气横秋的，心中不觉好笑。

红衣女郎见他没有作声，忽然微微一笑，一步一步的朝亭中走来，直到和赵南珩相距三四尺处，才停下身子，抬目问道：“你可知道我是作什么来的？”

赵南珩道：“姑娘想是到园中赏览夜色来的？”红衣女郎不屑的道：

“夜色有什么好看的？”

赵南珩道：“那么在下就知道了。”

红衣女郎脸上微微一红，笑道：“我就是瞧瞧你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说到这里，笑容忽敛，冷冷的道：“其实接得下三记震天琴音，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赵南珩暗想：我又没说过了不起来，这都是你自己在说！红衣女郎接着又道：“一个人要能大成，必须博通诸家之说，取其所长，去其所短，所谓取精用宏，融会贯通，才能卓然自成家数，光学了一门一派的功夫，就沾沾自喜，自命不凡，有何足取？”赵南珩见她口气越说越大，滔滔而言，好像对自己说教一般，一时深觉无言可以反驳，这就点点头道：“姑娘说得极是！”红衣女郎一双妙目，瞧着赵南珩，“噗哧”笑道：“我是在说你！”

赵南珩被她笑的一呆，因为红衣女郎这一笑，宛如百合乍放，美到不能再美！

古人有一笑倾城，再笑倾国，形容虽属过份；但在美丽的女孩子脸上，眉眼轻舒，弧犀微露，嫣然一笑，而且既没有娇揉作态，也没羞怯之情，不存丝毫机诈，不带半点放荡，笑得纯出自然，正如二月春光中的花朵，确实令人陶醉！红衣女郎似有所觉，笑容一敛，披披嘴道：“我就是因为你自命不凡，所以要伸量伸量你峨嵋门下，究竟有些什么武功，敢上慈圣宫来？”

赵南珩经过这一阵工夫，听出红衣女郎原来是个生性骄纵，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这也难怪，因为她们自以为罗髻派天下无敌，从没把江湖各大门派放在眼里，因此也并不动气，深深一笑，接道：“武功一道，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在下只是向夫人评理来的，没有自命不凡，本来就没有什么了不起。”

红衣女郎道：“我不管你什么，我也懒得和你多说，你有多少本领，咱们手底下较量较量，才是正经。”

赵南珩摇头道：“在下已和夫人相约，能否破解剑壁上三招剑法，只有三日期限，在下无暇奉陪。”

红衣女郎哼道：“你想破解剑壁上的剑法，别说三天，就三十天，三百天，三千三万天，你也莫想想得出来。哼！你们峨嵋派要是想得出来，开谛和尚在一百年前，早就想出来了。”赵南珩听她辱及师祖，不由剑眉一扬，怒声道：“姑娘说话，最好留神一点！”

红衣女郎怔了一怔，横目道：“难道我说错了？你们峨嵋派要是想得破解之法，何用等到一百二十年之后？何用宣布封山，退出江湖？”

赵南珩最听不入耳的就是“封山”两字，突然俊目放光，挥手道：“在下既敢找上罗髻山来，自然也并没把罗髻派放在眼里，只是在下已和尊师有约，三日之内，破解不了壁上三招剑法，在下立即就走。姑娘一再辱及师门，瞧不起在下，实在叫人难以忍受，我堂堂男子不愿和女孩儿家呕气，你还是回去吧！”红衣女郎被他豪气凌人的一顿斥责，挥手令去，深感意外，皆因她此等被人责骂之言，生平之中，从未听过。就是她师傅，也从没有过疾言厉色，不觉呆在当地，娇躯起了一阵微微颤动，眼圈一红，大声道：“什么，你要我走？你……骂我……”

她脚下一顿，哼道：“你不愿和我呕气，我偏要和你呕气，你有什么了不起？”

赵南珩心头极感恼怒，暗想此女这等狂妄，自己如非有事，真恨不得教训她一顿。

红衣女郎见他没理睬自己，更是气愤，柳腰一搦，突然欺近两步，娇声喝道：“我瞧不起峨嵋，又怎么样？你有本领，就给姑娘站起来！”

赵南珩原是凭栏而坐，闻言再也忍受不住，霍地站了起来，道：“姑娘也欺人太甚了，我不是瞧在夫人面上……”红衣女郎脸罩寒霜，冷冷的道：“你待怎的，姑娘早就叫你动手的呀！”

说到这里，素手转动，探指朝他胸前推出。

赵南珩一吸小腹，后退三尺，注目讶道：“姑娘这手‘白虎探爪’，乃是峨嵋‘伏虎掌’手法！”

红衣女郎借势欺近，冷嘿道：“峨嵋掌法有什么稀罕？哼，江湖上各大门派的武功，还不是都从我们罗髻派偷学去的？”赵南珩听得又好气又好笑，身形一偏，朗笑道：“姑娘口气倒是不小！”

红衣女郎道：

“你可是信？”

口中说着，双掌连环劈出，但见掌影飘忽，眨眼之间，拍出一十三掌。

这十三掌之中，果然复杂玄妙，包括了少林、武当、峨嵋、华山各派的手法，而且绵绵相连，一气呵成，当真是把各派武功，融会贯通，兼得其长。

第三十九章 玉帛干戈凭取舍

赵南珩被迫得向后连退了七八步，心头不禁大为震惊。他虽然不识得其他各派的掌法，但从她口气之中，已可听得出她这一轮掌法，包含着各派武功。因为其中有三招就是峨嵋的“伏虎掌”，在她参杂使来，愈觉正中蕴奇，变化比原来更为精奥。暗想：敢情这套掌法，果然是撷各家之长而成，难怪她口气那么大法。

哼，这是你们剽窃了人家的武功，还敢说江湖上各大门派，从你们罗髻派偷学去的？

心念电旋，直等红衣女郎一十三掌攻完，才站稳身子，冷笑道：“原来罗髻派的武功，是从各门各派学来的。”红衣女郎柳眉挑动，怒喝道：“胡说，你再试试姑娘这招！”纤掌一立，掌心扬处，随手拍出一股阴柔掌风，朝赵南珩胸口涌到。

赵南珩不禁一怔，他没想到对方一个年轻姑娘，居然练成内家劈空掌一类功夫，急忙举掌当胸，迎着击出。红衣女郎冷笑一声，拍来右掌，忽然向后一引，把赵南珩强劲掌风，引向一旁，身躯一偏，左手乘势攻出，皓腕疾翻，一招“赤手搏龙”，使的竟是大擒拿手法！

赵南珩一掌出手，陡觉对方阴柔掌风，忽尔消失，变成一股极大吸力，把自己击出的力道引开，心中大吃一惊。暗想：此女子武功好杂，这一手分明是洪泽湖孙大娘的“云里神抓”！心念一动，立即潜存内力，着地如桩，猛吸一口真气，右手一招，硬把那击出的力道，收了回来。左手掌势翻动，施展孙大娘的“拂脉截经手法”，同时朝红衣女郎左腕脉门拂去。红衣女郎出手如电，纤纤玉指，舒展如兰，堪堪触及赵南珩手肘之时，赵南珩的手法，以同样速度，拂上红衣女郎。她惊呼一声，手腕一缩，以极快身法，向后跃退，气道：“这也是你们峨嵋派的武功？”

赵南珩朗笑道：“总不至于偷学了你们罗髻派的吧？”红衣女郎哼了一声，又以极快身法，一闪而至，双手连扬，欺身攻来。

赵南珩深知对方武功，路数博杂，极难对付，一时也不敢稍存轻视，双掌开阖，以守代攻。

刹那之间，人影飘动，四掌交错，快若风轮，彼此互争机先，越打越快，十几个回合之后，已是难分难解。

赵南珩的内力雄浑，但吃亏在对敌经验不足。

应该可以攻进的，平白失去机会，以致红衣女郎反而占了上风，红影飘忽，玉臂挥舞，出手愈快，招式也愈来愈奇。明明是一招峨嵋派的掌法，等到赵南珩出手化解之时，倏而变成武当，或少林家数，所取部位，就有了截然不同。而且袭击之处，又都是人身所必救的要害部位，此种诡异变化，几乎使赵南珩上了大当。

但他却仗着内力雄厚，“伏虎掌”大开大阖，使来有如巨斧开山，劲风呼啸，红衣女郎倒也不敢和他硬拼。

片刻功夫，已过五十回合，红衣女郎生性好强，眼看久战不下，无法胜过对方，早已气得粉脸通红，娇哼一声，身形倏地后退半步，双手当胸一合，朝前推来。

这一招正是峨嵋“伏虎掌法”中的“当门拒虎”，发招之人，必须有过人臂力，强劲内功，方足克敌。

赵南珩见她如此托大，不禁激起怒火。足踏丁字步，双掌并胸，运功相待，直等红衣女郎双掌击到，两手倏然从胸前翻起，同样以一招“当门拒虎”，出掌迎击。

这一招，双方招法，完全相同，该是优胜劣败，立分上下！四掌相接，发出“啪”“啪”两声响，两人掌心，竟然黏在一起！赵南珩只觉对方掌心，透出一股甚大吸力，如磁吸铁，把自己掌心牢牢吸住，心中方自一惊！

红衣女郎忽然双掌向左右一分，硬把赵南珩双掌引开，娇躯一侧，以极快身法，像乳燕投怀般钻进赵南珩怀中，口中娇声喝道：“姑娘还有这一掌！”

左手一挥，拍的一声，手背业已拂上赵南珩胸口。这原是电光石火，一瞬间事，赵南珩双掌被她引开，心知上当，再待后跃，已是不及。百忙之中，上身往后一仰，双臂抖动，一时再也顾不得男女之嫌，错落指影，朝她胸前洒出！双方近在咫尺，出手奇快。

红衣女郎反手一掌，拍到赵南珩右胸之时，赵南珩十指劲风，也同时在她鼓腾腾的双峰之间洒落。

红衣女郎口中嚶吟一声，娇躯一颤，立时往后便倒。赵南珩方觉这一掌，来的毫无劲道，哪知拍上右胸，阴柔劲力，突然转盛，变成强劲震力，闷哼一声，接连后退了五步，眼前一黑，同样跟着往后倒去。不知过了多少时候。

赵南珩渐渐醒转，只觉自己好像躺在一张柔软的床上，睡得甚是舒服，身子才一转动。

忽听耳边有人柔声说道：“赵少侠，你醒过来了，觉得怎样？”这是一个女子的声音，说得轻极，好像就在自己耳边。赵南珩不期一惊异，急忙睁开眼来。只见自己果然躺在一张绣榻之上，室中布置华丽，温煦日光，正由窗榻中透入，照得分外明敞。

床前，站着—个宫装使女，两道清澈眼神，关切地望着自己，笑靥未敛！

心中—阵惊异，脱口问道：“咦，我怎么会睡到这里来？”宫装使女浅浅—笑，温柔的道：“昨晚少侠和小公主都受了重伤，幸亏夫人及时赶到，把少侠抬到这里，运功治疗，走了还不多—会，吩咐小婢在此伺候。少侠现在觉得怎样了？小婢扶你坐起，试着运运气看，还有什么痛楚没有？”说着，娇躯—俯，果然伸手来扶。

赵南珩经她—提，顿时想起昨晚自己被红衣女郎逼着动手之事，听她口气，称红衣女郎为小公主，她是罗髻夫人座下最小的弟子。

哦！自己原来还是罗髻夫人运功治疗才医好的，自己打伤了她门人，还替自己疗伤？

从昨日赠药解蛊，以及承认自己代表峨嵋等事情看来，罗髻夫人为人好像甚是正派，真还不像江湖上传说的“西妖”。心中想着，身子已由宫装使女扶着坐起，鼻孔中隐约闻到了一股脂粉幽香，心头不禁—荡。赶忙在床上坐定，连看都不敢再看她—眼，口中说了声：“多谢姑娘。”

立即闭上眼睛，运功调息。

过了一阵，那宫装使女又道：“少侠可觉得好些吗？”赵南珩点点头道：“还好，没什么了。”

宫装使女跨上—步，双手扶着他，轻声道：“夫人说的，少侠如果血

脉已经畅通无碍，只要再以自己内力相辅，缓缓运转，不要过份劳动，三两天就可复元了，让婢子扶你下床，慢慢走动走动。”

赵南珩本待要说：“在下自己走好了，不敢劳动姑娘。”但话到嘴边，发觉自己气机虽已通顺无碍，四肢却呈软弱乏力，只好由她扶着下床，在室中缓缓走动。

约摸过了顿饭光景，赵南珩渐渐觉得好转了些，但已是走出一身大汗。

宫装使女回头道：“少侠可是出汗了，夫人曾说，等少侠出了一身大汗，就服药了。”

说着，依然扶他上床，取过一粒药丸，倒了一盅温水，侍候赵南珩服下，才道：“少侠快请睡上一会。”

赵南珩感激的道：“有劳姑娘侍候，在下心实不安，还望向夫人代致谢意才好。”

宫装使女嫣然笑道：“少侠只管安心养伤，夫人再三吩咐婢子，务必小心侍候，少侠毋须客气。”

一面说话，一面笑吟吟地替他拉好棉被。

赵南珩缓缓阖上眼皮，终于睡去。

一连两天，赵南珩在宫装使女的悉心照料之下，伤势业已全好。

这两天之中，他除了静坐运功之外，也思索着剑壁上三招罗髻剑法的破解之道，但竭尽心力，依然一点眉目也没有，心知凭自己的武功，就是再思索上二年，也不可能会有奇迹出现。因此，打定主意，等自己伤势复原，就向罗髻夫人告辞，赶上伏虎寺去，老师傅和四位长老练剑数十年，只要知道这罗髻三剑的情形，也许能够研究出道理来。

这天早晨，赵南珩起床之后，觉得自己伤势，已经复原，这就从壁上取下挂着的倚天剑，在身边佩好，然后又把随身包裹，放到床上。

正好宫装使女端着早餐进来，见状忙道：“赵少侠，你要到哪里去？”

赵南珩不慌不忙，向她作了个长揖道：“这两日来，多蒙姑娘照顾，在下感激不尽。在下蒙夫人允许，以峨嵋代表身份，得观剑壁上三招剑法，自惭学艺不精，难以参详透澈，自然更谈不上破解之法，只好告辞，还望姑娘替我通报一声，向夫人面致谢意。”

宫装使女身子一偏，不肯接受他的长揖，一面睁着一双妙目，盯在赵南珩脸上，直等他把话说完，才嫣然笑道：“少侠伤势初愈，怎不多休息几天？就是要走，也不用这么性急，夫人为了替少侠和小公主疗伤，连续施展极耗真元的‘一阴指’，要到今晚子夜才能启关。”

赵南珩作难道：“这个……在下实在无法久留，因为我身上还有许多重要之事待办……”

宫装使女眨眨眼睛，笑道：“婢子听夫人说过，少侠就是无法破解剑招，也没多大关系，因为本宫还有一项规定可行，好像……”

赵南珩点点头道：“不错，在下也曾听夫人道及，只是语也不详，不知这项规定，又是如何？”

宫装使女神秘一笑，螭首微摇，道：“婢子也不大清楚。”赵南珩想了想道：“不用了，在下既不能破解剑招，还是下山去的好，等夫人启关之后，姑娘替我多多拜上就是。”宫装使女吃惊道：“那怎么成？少侠不辞而别，婢子如何担当得起？”

她说到这里，故意咬着下唇，作出沉吟之状，才抬眼笑道：“这样吧！

龙姑婆前天回来，听夫人说起少侠之事，正要瞧瞧少侠呢？待婢子替你去禀报一声，有龙姑婆作主，也是一样。”赵南珩问道：“龙姑婆又是什么人？”宫装使女轻笑道：“少侠待会就知道咯，哦，少侠请用早餐，婢子这就替你通报去。”

话声一落，翩然朝门外走去。

赵南珩吃过早餐，宫装使女也掀帘走进，娇声道：“赵少侠，龙姑婆请你过去一谈。”

赵南珩一手提起包裹，道：“姑娘请先。”宫装使女道：“少侠把包裹留在这里咯，就是急着要走，等见过龙姑婆，婢子也会给你送去的呀！”

赵南珩摇摇头道：“我只是向龙姑婆告辞一声，就要下山，不敢再劳姑娘。”

宫装使女见他不肯，也只得罢了，转身掀起门帘，等赵南珩跨出房门，才俏生生在前引路。

走了几步，忽然停住身子，回头朝四下瞧了瞧，悄声说道：“龙姑婆是个性子急躁的人，我们这里，连夫人都要容让她三分，待会言语上如有冲撞之处，少侠最好忍受些儿。”赵南珩点点头道：“多谢姑娘关照，在下自当谨记。”宫装使女迅疾朝前走去，一会工夫，把赵南珩领到一间精舍前面，方一停步。

只听里面有人大声喝道：“琼仙，可是姓赵的小娃儿来了？”宫装使女慌忙躬身应“是”。

赵南珩这才知道伺候自己的使女，叫做琼仙。

只听里面又道：“叫他进来好了。”

宫装使女身子一侧，凝目瞧了赵南珩一眼，轻声道：“赵少侠请进。”

赵南珩心知那说话的就是龙姑婆了，这就朝她点点头，昂然往屋中走去。左脚才一跨入，便见一个满头白发，腰身伛偻的老婆婆，一手握着龙头拐，已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咧着一张瘪嘴，桀桀怪笑道：“你就是峨嵋门下姓赵的娃儿？”

赵南珩慌忙走前几步，双手一拱，作揖道：“在下赵南珩，正是峨嵋门下，叩谒来迟，还望老前辈恕罪。”

龙姑婆一双水泡眼，在赵南珩身上一阵打量，不住的点头，唔了一声，笑道：“不用客气，老太婆前晚回来，已经听大师姐说过……唔，人品倒还不错！我老太婆当真错有错着，哈哈……”

赵南珩不知她说些什么？但听她口气大师姐似乎是指罗髻夫人，心中不禁暗暗纳罕，瞧她一副尤钟老态，少说也有八九十岁，罗髻夫人看去只是三十许人，怎会反是大师姐？龙姑婆一阵大笑之后，接着又道：“咱们罗髻、峨嵋两派，将近一百五十年来的夙怨，能否和解？看来全在你娃儿身上了！”赵南珩虽然不知两派夙怨，当年是如何构成？但听对方似有嘉许之意，不禁赧然拱手道：“老前辈过奖，在下愧不敢当。”龙姑婆怫然道：“这有什么不敢当的？两派夙怨，能够在你们下一代身上，化干戈为玉帛，正是天大好事！”说到这里，自己颤巍巍在椅上坐下，然后抬手道：“小娃儿，你也坐下来，咱们谈谈。”

赵南珩在下首落坐，抬头道：“在下三日之前，蒙夫人允以峨嵋代表身份，瞻仰贵宫剑壁上三招剑法，在下自惭学识浅劣，未能……”

龙姑婆没待他说完，两腮鼓动，咧嘴笑道：“你娃儿这点年纪，哪想

破解得了罗髻三剑？年轻人有这份志气就好。当年先祖师在日，亲口和万倬云订下两个条件，破解不破解罗髻三剑，其实也并不重要……” 唔，老太婆说的万倬云，就是你师祖当年的俗家姓名，你知道不？”

赵南珩还是第一次听到师祖俗家姓名，这就摇了摇头，一面却因龙姑婆说出破解不破解罗髻三剑，并不重要之言，心中不禁感到奇怪。

三日之前，自己也曾从罗髻夫人口中，知道峨嵋封山，就是为了当年师祖败在罗髻三剑之下，峨嵋派一日不能破解罗髻三剑，就得永远遵守“罗髻开，峨嵋闭”的誓言。这对峨嵋派来说，该是何等重大之事，但龙姑婆却把它说得无关重要轻描淡写，好像不重要？

不错，罗髻夫人也曾一再提到两派之间，订有两个规定，那天她只说了一个，就是破解了剑壁上三招剑法，才能废止峨嵋派所受的约束。

另外还有项规定，她当时并没说出，好像要到实在无法破解之时，才能适用，而且也同样可以废止约束。不知道这项规定，又是如何？

第四十章 风华挺挺一奇男

不过据自己想来，既然不能破解她们的剑招，就还不能够废止约束，想必这项规定，一定又是一件对峨嵋派十分苛刻的条件，或者根本无法办到之事。

否则师祖何用在六十年前毅然宣布封山于前，老师傅又在一年前，忍痛宣布封山于后？

难道师祖和老师傅都不会按照第二项规定去做？想到这里，不由暗自警惕，江湖上尔虞我诈，自己经验不够，别让她们在自己头上，按上了峨嵋派代表的名称，糊里糊涂做下有辱峨嵋声誉之事，那时候就追悔莫及了。

一念及此，顿觉惊出一身冷汗，暗想自己不如早些离开这里，赶上伏虎寺去，才是正经！这就拱拱手道：“在下前晚出手不慎，误伤了小公主，幸蒙夫人不究，反而亲赐疗治，感铭之余，实深愧疚，在下本拟亲向夫人……”

龙姑婆没等他再往下说，便摇手制止，呷呷笑道：“慧店头平日里眼高于顶，逞强好胜惯了，大概听她师傅说起你接下三记震天琴音，心存不服，才惹出事来。这件事，老太婆听大师姐说过，江湖上说得好，不打不成相识，事情已经过去，你也毋须放在心里。”

赵南珩原本要说出告辞的话来，被龙姑婆中途一拦，却变成了只是道歉的话，但他听了龙姑婆这一番话，心中不禁暗暗好奇。

方才宫装使女还在半路上叮咛自己，说龙姑婆是个性子急躁的人，连罗髻夫人都要让她三分，言语如有冲撞，要自己忍受些儿。

如今听她说话，却是深明大义，不像江湖上许多门派，包庇门下，护短成性，看来她们罗髻一派，敢情僻处蛮荒，又是六十年下山一次，以致中原武林，对她们缺乏了解，才以“西妖”目之。心中想着，正待开口，龙姑婆眯着眼睛，问道：“小娃儿，你今年几岁了？”

赵南珩道：“在下虚度十七。”

龙姑婆点点头，面上泛起笑容，道：“唔，十七岁，属龙的，倒和咱们慧丫头同庚，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赵南珩觉得她问得奇怪，但只好答道：“在下从小就在伏虎寺长大，没有家。”

龙姑婆瞧着他不住的点头，水泡眼挤成两条细缝，咧开大嘴，上下都没了牙齿，露出两块光板牙床，口中“呷呷”笑出声来，说道：“这就是了，原来大觉和尚早就存下了心，真有意思，大师姐聪明一世，懵懂一时，这会居然落在人家算中了。”赵南珩听不懂她在说些什么，拱了拱手道：“老前辈……”龙姑婆哪容他开口，摇手笑道：“老太婆知道这是咱们两派一件喜事，你师傅虽没和你说明，其实早就安排好了，哈哈，这还瞒得过我老太婆。”

赵南珩越听越奇，心知其中定有文章，慌忙说道：“老前辈只怕误会了，在下此来，并非奉老师傅之命，老师傅根本就不知道在下找上罗髻山来。”

龙姑婆瘪嘴一咧，呷的笑出声来，道：“你师傅哪会不知道？峨嵋派封山之后，门下弟子早就不准在江湖上走动了，他不加约束，让你找上慈圣宫来，就是含有默许之意。傻孩子，你师傅虽然不好意思开口，其实这

也算得上是履行你师祖当年承诺，并没什么。”

赵南珩被她说得心头大疑，一面正容道：“在下离开峨嵋，已经一年，此次远上宝山，恩师确实并不知道，而且老前辈究竟所指何事？在下也一无所知。”

龙姑婆点头道：“你师傅不知道也没关系，只要你答应了，大觉和尚面前，自有我老太婆担当，何况这是你师祖亲口承诺之事，你师傅也不会反对的。”

赵南珩心中冷哼一声，暗想：来了，果然不出自己所料！一面冷冷的道：“在下三日之前，曾蒙夫人亲口承诺，在下即使无法破解三招剑法，就可按峨嵋代表之例，允我下山，而且也不把在下此行，记在峨嵋帐上，准予峨嵋在这二十年之中，再上罗髻一次。在下自惭学艺不精，无法破解罗髻三剑，听说夫人尚未启关，才向老前辈辞行来的，不知老前辈要在下答应什么？”龙姑婆这会眯着水泡眼，听他侃侃而言，一口气把话说完，才点头笑道：“小娃儿，你不用着急，我老太婆又不是推翻大师姐的承诺，当年你师祖万倬云败在师祖剑下，曾亲口答应过两个条件……”

她说到这里，略微一顿，又道：“第一个条件，你已经知道，就是峨嵋派必须破解了罗髻三剑，才能废止六十年一次罗髻开派，峨嵋封山之约……”

赵南珩忍不住道：“第二个条件呢？”

龙姑婆瞧了他一眼，咧着瘪嘴，笑道：“第二个条件，只要峨嵋掌门嫡传首徒，入赘慈圣宫为婿，两派结成姻亲，峨嵋封山之约，也就取消了。”

这个条件，真是匪夷所思，绝透绝透！

试想峨嵋乃是堂堂四大门派之一，掌门人嫡传首徒，哪会入赘与西妖为婿？这是一种莫大的侮辱。难怪师祖和老师傅在一百二十年之中两次宣布封山，明知封山的后果，峨嵋声誉会是一落千丈，一蹶不振，也在所不惜，毅然退出江湖。赵南珩在离开峨嵋之日，已以峨嵋荣辱为己任，此刻听到龙姑婆说出第二个条件，心头大为愤慨，冷傲的道：“可惜在下不是嫡传首徒。”

龙姑婆道：“小娃儿，这个没有多大关系，你虽非峨嵋首徒，总是大觉和尚嫡传弟子，不然，你师傅也不会把倚天剑给你了，这档事，包在我老太婆身上。”

赵南珩听得又好气又好笑。

自己虽然一直以峨嵋弟子自居，但天晓得，峨嵋派根本没有把自己列入门墙之内，这柄倚天剑不过是机缘凑巧，偶然得到的罢了。

此中情形，不足为外人道，他不愿说，也不屑说，只是微微一哼，傲然道：“婚姻之事，自然要双方愿意才行。”龙姑婆呷呷怪笑道：“我不是早已说过，一切包在我老太婆身上？其实大师姐早就默许了，不然，哪会容你闯上罗髻山撒野？至于你师傅那里，我老太婆只要去一趟伏虎寺，当面说明白了，这是你师祖遗训，没有不答应的。”

她好像越说越起劲，接着又道：“再说，咱们夷人也不比汉人，哪有这些臭规矩？只要男女双方情投意合就行，咱们慧丫头人比花娇，模样儿不用说啦，就是武功也有她师傅两三成火候。咳，你又不是没见过，你们又是同年的，古人说得好，不打不成相识，嘻嘻，你们真是天生一对，地成一对！”赵南珩瞧她说得口沫横飞，一厢情愿，心中更觉可鄙，冷冷问

道：“老前辈以为在下同意了吗？”

龙姑婆笑容一敛，目射奇光，诧异的道：“小娃儿，难道你还不同意？”

赵南珩神色一正，点头道：“不错，在下找上宝山，原是评理来的，后来蒙夫人见告，峨嵋来人，只要能够破解剑壁上三招剑法，即可取消封山之约……”

龙姑婆气呼呼的道：“小子，你破解了罗髻三剑没有？”赵南珩朗声道：“在下早已说过，自惭学艺不精，无法破解三剑，是以前来向夫人辞行，峨嵋派总有破解罗髻三剑的一天，在下对第二项规定，并不考虑。”

龙姑婆鸠脸一沉，厉声道：“小子，你说，咱们慧丫头哪一点配不上你？”

赵南珩道：“也可以说在下高攀不上。”

龙姑婆龙头拐蓦地一顿，怒喝道：“小子，你真是不识好歹！”赵南珩正容道：“在下身为峨嵋弟子，只知为本门荣辱奋斗，决不受人胁迫，何况缔结婚姻，必须双方情愿，老前辈似乎用不着生这么大的气。”

龙姑婆喝道：“胡说，这项规定，也是你师祖万倬云亲口承诺，岂非老太婆胁迫了你？”

赵南珩朗朗一笑，起身拱拱手道：“老前辈既然无胁迫之想，夫人早已有言在先，在下即使无法破解罗髻三剑，也允按峨嵋来人拜山之例，可以自由下山，在下就此告辞。”话声一落，立即转身欲走。

龙姑婆一时倒被赵南珩塞住了嘴，作声不得，满头白发，无风自动，龙头拐朝地下一顿，颤巍巍自椅上站起，大声喝道：“好小子，你给我站住！”

赵南珩凛然道：“老前辈还有什么吩咐？”

龙姑婆呷呷怪笑道：“大师姐允许你破解不了罗髻三剑，可以自由下山，但没允许你欺负了慧丫头，一走了之？”赵南珩明知她只是以此藉口，但一时却也无话可对，停身道：“那么老前辈意欲如何？”

龙姑婆水泡眼中，射出两道森森寒光，脸露狞笑，举足往前跨出一步，厉声道：“野小子，你敢在老太婆面前发横？要走不难，接我一拐再走！”

话声出口，龙头拐朝赵南珩当头就打。

赵南珩原已对她留上了意，但没想到龙姑婆说打就打，出手会有恁地快法，话声入耳，杖风呼啸，一股无比暗劲，已如泰山压顶而来。一时无暇多想，右臂抬处，倚天剑呛然出匣，迎着朝上架去。

这虽是出于自卫的动作，但他没有顾虑到长剑只是轻兵器，如何能向来势沉猛的龙头拐挑架？何况龙姑婆这下泰山压顶，是在盛怒之下发出来的，势道何止千钧？

拐剑乍接，发出“ ”的一声金铁大震。赵南珩只觉右腕一麻，剑向下沉，几乎招架不住……

但就在龙姑婆龙头杖堪堪击出之际，忽然从屏后面闪出一条红影，一下托住龙姑婆胳膊，娇声叫道：“姥姥……”这原是电光石火般事，赵南珩长剑骤沉，心头猛吃一惊，拼运全身之力，往上硬架。

正好有人托住龙姑婆胳膊，龙头杖立被倚天剑抬起尺许来高。

龙姑婆怔得一怔，收回龙头拐。

赵南珩后退一步，才看清那个从屏后抢出，托住龙姑婆胳膊之人，正是前晚和自己动手，拼得两败俱伤的红衣女郎！她粉脸上满含不屑之色，

连瞧也不瞧自己一眼，双手一敛，负气的道：“姥姥，随他下山去咯，别让人家说师傅答应过的话，说了不算，哼，凭这点能耐，也想上罗髻山来。”赵南珩没想到红衣女郎会在危急之时，出手相救，但听到最后一句，不由俊脸一热，心头一阵激动，正待开口！龙姑婆一双水泡眼中，精光激射，厉声喝道：“野小子，你滚吧！记着，以后再碰到我老太婆手里，可没有今天这般便宜了。”赵南珩气得再也忍耐不住，剑眉剔动朗笑道：“在下技艺如有寸进，三年之后，当再上罗髻山来。”

说罢掉头朝门外就走。

只听龙姑婆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冷冷的道：“好狂的野小子，凭你峨嵋门下，再练三十年也不管用……”赵南珩暗暗切齿，三年之内，自己要不练好武功，重上罗髻，就誓不为人！

他怒匆匆的走出，转过迴廊，瞥见那个叫琼仙的宫装使女，低着头，站在那里，一眼瞧到自己，躬身道：“婢女送少侠出宫。”说完，立即转身朝前走去。

赵南珩也没再多说，随着她身后走去，出了慈圣宫走下山坡。

宫装少女在牌楼底下，停住脚步，躬身道：“少侠保重，恕小婢不送了。”

赵南珩拱拱手道：“三日来多蒙姑娘照应，在下就此别过。”说话之时，目光和宫装使女一对，只觉她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盯着自己，好像含有无限情意，心头不期一怔。宫装使女在他话声一落，樱唇轻启，压低声音，轻轻说道：“少侠行走江湖，遇上石老令公，千万小心！”说完，低着头转身自去。

赵南珩望了她背影一眼，也自迈开大步，往山外奔去。这一路，顺利通过三天门，没人加以阻拦，中午时分赶到黑桃村，取过寄放的马匹，就跃上马背，沿着山径，盘曲而下。天色初黑，便已赶回宁远府，依然回到自己住过的那家老招商客店下马。

店伙瞧到赵南珩，巴结着迎了上来，接过马缰绳，一面谄笑道：“相公快上房休息，你前几天住的房间，正好还空着”。边说边把赵南珩让进大门，哈着腰在前领路，一面又道：“那天相公刚走不久，就有一位大小姐找到小店来，打听你老，小的只当你老已经回去了，所以……所以……小的就照实说了，不想你老还没回去。”

赵南珩奇道：“什么？有一位姑娘家找我？你不要弄错了人？”

店伙耸耸肩，笑道：“小的在店里伺候客官，有十多年了，这点事儿，哪会弄错？那位大小姐真是富贵人家出来的，出手大方，一下子就赏了小的五两银子，小的告诉她相公已经走了，她还不相信，后来小的领她到你老住房里来看，她才走的。”赵南珩听得将信将疑，问道：“她可曾说姓什么的？”店伙摇摇头道：“没有……哦，那小姐临走之时，还在墙上留着字呢，相公瞧瞧字迹，就会认得出来。”

他就抢前几步，打开房门，用手朝墙上指了一指。赵南珩抬抬头瞧去，果见墙壁上有几个小字，那是用黛笔写的。

“你到哪里去了？”

字迹歪斜，一眼就可看出是女孩子写的。

“这会是谁？”

他瞧着墙上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心中甚是纳罕。细数自己认识的姑娘，

只有小玫儿、琪儿、和南玖云三人，但她们都在数千里外，不可能找到这里来的。

这就回头问道：“伙计，你还记得这位姑娘有多大年纪了，身上穿着什么衣服？”

店伙想了想道：“这位大小姐人可长得真美，嗯，约摸有十六七岁，身上穿……穿什么衣服，小的倒没有注意，怎么，你老也想不起来？”

第四十一章 尊前偏爱打油诗

赵南珩摇摇头，笑道：“也许这位姑娘找错了人，你替我沏壶茶来，我懒得出去了，你把晚餐送到房里来就是。”店伙连声应是，哈腰退出，一会工夫，送来茶水，接着又端来饭菜。

赵南珩因自己这柄倚天剑，比普通宝剑长出寻尺，极易引人注目，于是又叫店伙找人替自己缝制了一个布囊。一宵易过，第二天一清早，赵南珩便已起身，他因急于赶上伏虎寺去，付帐出门，就翻身上马，急着赶程。两天之后的中午时分，便已赶到峨嵋。

山坳中殿脊重重，林木蔽天的伏虎寺，巍然在望。他想到一年前离寺下山的情形，恍如昨日，但自己却在这一年的岁月之中，浪迹江湖，经历了许多事故，也尝尽了人间冷暖。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成就？不过感到差可告慰的，自己一直在为峨嵋奋斗而努力，并没折辱了峨嵋声誉。快到山门了，赵南珩的脚步，逐渐沉重！

这条从小走熟了的山路，一草一石，虽没丝毫异样，但在气氛上却感觉到有了显著不同。

往日一到半山，就可听到寺中的饶钹钟磬，和庄严梵唱，如今只是一片静寂，偌大寺院，听不到这种声音，就使人有空山寂寂，荒凉萧条之感！

封山，伏虎寺封了门，这是谁的罪恶？只是为了三招“罗髻剑法！”

赵南珩心头说不出是愤怒，还是兴奋，因为自己毕竟从罗髻派带来了三招“罗髻剑法”的奥秘。

也许老师傅和四位长老都没有亲眼见到过，也许老师傅和四位长老听了自己的述说，可以针对剑招，研创出破解之道……”

跨登石阶，越过山门前一片空地，在右首一扇边门上，举手敲去！他可想得到“封山”之后，寺中可能没有人应门，是以没等里面答应，又连续敲着。

山门上响起“蓬”“蓬”之声，但只敲了几下，里面已经有人拔门的声音，山门只开了一条缝，一个灰衲老僧从里面探出头来。当他一眼瞧到赵南珩，口中不禁咦一声，惊诧的道：“是你，赵兄弟，你不是去了少林寺么？怎么又上山来了？”赵南珩自然认识，开门的是知宾堂下面的弟子了尘，连忙行礼道：“师兄，我有急事，要见老师傅。”

了尘压低声音道：“本门业已封山，方丈和四位长老正在闭关静修，本门弟子一律严禁出入，赵兄弟，你远道赶来，我不但无法给你通报，就是留你喝碗水都办不到。”

言下流露出一脸歉然之色！

赵南珩急道：“师兄，这个小弟知道，只是小弟此来，关系本门十分重大，老师傅纵然闭关，我也非见不可，你无论如何替小弟转禀知宾堂大师傅……”

说到这里，立即从肩头解下剑囊，双手递过，又道：“这是师祖的倚天剑，师兄请把此剑送给大师傅验看，就说小弟有极重要的机密之事，必须面禀老师傅，求他代为转禀，小弟就在这里等候。”

了尘见他说得如此郑重，双手接过倚天剑，点点头道：“赵兄弟，你既然这般说法，容我禀过大师傅再行定夺，你在这里等候一会吧！”

说着，回身掩上山门，往里面走去。

赵南珩在门外足足等了顿饭光景。

山门开处，了尘捧着剑囊，递还给赵南珩手上，一面说道：“赵兄弟，大师傅验看过宝剑，确是师祖当年之物，因你既然说有十分重大之事，要叩见方丈，而且还有师祖宝剑为凭，大师傅一个人也作不了主，就带了宝剑，找两位值年师傅商量……”赵南珩在寺之日，并没值年师傅的名称，闻言问道：“两位师傅是谁？”

了尘道：“方丈和四位长老封关之日，命本寺‘悟’字辈十位师傅，轮流主持，今年值年师傅，是开元寺回来的悟性大师傅，藏经阁的悟善大师傅，和本堂（知宾堂）大师傅三人。”赵南珩听说值年师傅是由大师兄悟性为首，不由喜道：“不知三位值年师傅，可曾向老师傅禀报了没有？”了尘摇摇头道：“没有，悟性大师傅说，倚天剑虽是师祖之物，但已失落多年，既为赵兄弟所得，就暂时由你保管，赵兄弟如不忘根本，可于十九年后，本门启关之日，再行送上峨嵋……”赵南珩急道：“我不是为送剑来的，我有要紧之事，必须面禀老师傅！”

了尘接着道：“悟性大师傅还说：本门业已宣布封山，就是本门弟子，都一律严禁出入，赵兄弟以前虽在本寺长大，但并非峨嵋门下，何况方丈又在闭关之中，不论何等重大之事，也难以叩关惊动，赵兄弟还是下山去吧！”

“不是峨嵋门下！”

这一句话，听得赵南珩俊脸一红。

他明知大师兄悟性这番话说得义正词严，就是换了自己，既然担当起本门值年之责，也会这般说法，但他怎会知道自己此来，对峨嵋派来说，该是何等重要？

这就急着说道：“我……我实在有非常重要之事，刻不容缓，必须见到老师傅才行，我……”

了尘瞧他急得满脸通红，只当是赵南珩的私事，心中不期升起无限同情，但也爱莫能助，宽慰道：“赵兄弟，我知道你心中很急，但本门规矩，你是知道的，方丈法谕，谁敢违拗？何况又经三位值年师傅商讨之后决定的，赵兄弟，你还是早些下山，另想办法吧！”

说着，瞧了赵南珩一眼，无可奈何的缓缓掩上山门。赵南珩眼睁睁见他关上大门，听到里面落门。他木然站在寺外，耳中索绕着了尘的声音“另想办法”。这是关系峨嵋派荣辱存亡之事，但峨嵋派的人却紧紧关起了大门，难道这份责任，要整个落到“不是峨嵋门下”的自己身上。

不，自己是峨嵋门下，自己在去年下山之时，早已立下决心，要做峨嵋派门人。

何况自己也在开元寺师祖佛骨之前，立下重誓，谁说自己不是峨嵋弟子？

老师傅和四位长老，既已闭关，大师兄他们又只知墨守成规，这份重任，除了自己，有谁来承担？

古人说得好，大丈夫应以天下为己任，自己就是承担起责任，也是一门一派之事，和以天下为己任，还是小焉者。一念及此，顿觉精神一壮，不再犹豫，缚好剑囊，对着山门拜了几拜，转身朝山下走去，口中坚决的道：“我赵南珩再来峨嵋之日，便是罗髻派封山的那一天了！”

由伏虎寺下来，他深深感到自己已经单独负起为峨嵋争生存的重责。这是一项孤军奋斗，无依无援的艰巨任务，但自己心头，却有如一张白纸，没有丝毫把握。

唯一凭藉的只是自己一颗热爱峨嵋的心，和一腔积压在心头的郁愤，自己要以无比的勇气和毅力，去和罗髻派周旋到底。走近山脚，忽然想起游老乞临行时留下的那封信上，曾要自己务必去终南山一行。

他虽然并没说出要自己到终南山做什么？但游老乞脾气古怪，他要自己去，必然有事，这也可以说是受他之托，自己目前并没一定去所，不如就走一趟终南山也好。

心中想着，一面从怀中掏出那只贮藏易容药丸的小木盒，挑了黄色的一颗，涂到脸上，于是他一张冠玉似的俊脸，登时色呈枯黄，变成中年人模样。他对着溪水照了照，觉得并无破绽，满意地一笑，跃上马背，朝大路驰去。

一路上，赵南珩感到这一年来，自己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去年离开峨嵋之日，自己还是一个一无所知的雏儿，远去少林，只是为了投奔寄养。

仅仅一年时光，自己这次出川，却成了仗剑江湖，不但有奋斗目标，而且还居然负起峨嵋一派的兴亡之责。这是值得自慰，也是值得自傲之处！

他由峨嵋动身，经嘉定、江津、南川、而至黔江，已是湖北境界，再由施南直奔巴东，走的都是旱路。

巴东临长江南岸，在巫峡之东，号称巴峡，是出入川省的水陆孔道，尤以西首的黄牛滩，为三峡出名险滩。赵南珩赶抵巴东，还不到午牌时刻，他在一家叫春风得意楼的酒楼门前下马，徐步登楼。

此刻时光还早，食客不多，选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一个人点了两样酒菜，也叫了一小壶酒，独自吃喝。

忽听邻座有一个苍老声音，哈哈大笑道：“高论，高论，老弟文采风流，放荡不羁，真是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今时一尊酒，相与细论文，哈哈，有酒有肴，不可无诗，老弟可否即席赋诗，让老朽拜读佳作，幸何如之？”

赵南珩暗暗忖道：“原来自己邻座，是两个风雅之士，正在把盏谈诗！”这就偏脸望去。

那说话的是一个柳髯老者，身穿古铜色长袍，捋髯大笑，貌相清瘦。

他对面坐着的却是一个唇红齿白，神采俊美，身穿青罗长衫的少年书生。

赵南珩不觉微微一怔，暗想：“这人丰姿秀逸，潇洒不群，几乎和南玖云穿着男装，难分轩轻，自己上楼之时，怎么没注意到他？”

他怀疑这少年书生，不要又是女扮男装，否则哪有这么俊美？心中想着，不免多瞧了对方几眼。

只见青衫书生听了老者之言，朗朗笑道：“诗以言志，虽然我手写我口，但我口之所欲言，岂是一般人所言？在下最讨厌时下有些人读了几本三字经、千家诗，就自命渊博，在人前动辄谈诗，拾人唾余，还沾沾自喜，实在浅薄得令人作呕。俗语说得好，‘诗从放屁起’，大雅君子其不掩鼻而过者几希。老丈雅人，在下岂敢以屁诗有污尊目？春风楼头，风萍相聚，在下之意，不如各自说上几则前人的打油诗侑酒，共博一粲，老丈以为如何？”

那老者呵呵笑道：“老弟妙人妙论，说得痛快之至，老朽也时常在茶楼酒肆，听到此类俗子谈诗，确有令人掩鼻之感，真不如说几则打油诗，隽永有趣，还可以消食化气，老朽当浮一大白，听老弟的了。”

说着，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青衫书生也干了一杯，缓缓说道：“相传金陵有一个和尚，专做打油诗，他一共写了四十首，集名‘牛山四十屁’，其中有一首道：‘春叫猫儿猫叫春，听他越叫越精神；老僧也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

老者一拍桌子，呵呵大笑道：“妙极妙极，这首打油诗，当真把老和尚们挖苦透了。”

青衫书生举杯呷了一口道：“现在该老丈说了！”老丈手捋柳髯，略微思索，抬头道：“老朽虽也想到这一则，但和老弟方才说的，似乎还嫌逊色。”

青衫书生道：“咱们说明是侑酒助兴，老丈何用客气？”老者笑了笑，道：“扬州有一个姓王的盐商，家财百万，胸无点墨，但他却喜欢附庸风雅，有一天，盐商请客，同时也请了城中一位著名的才子，好在宾客面前，夸耀他平日结交的都是文人。酒到半酣，主人一时高兴，提议即席联句，风雅一番，大家都表赞成，并请主人先吟。盐商大喜，当下高声吟道：‘正是桃红柳绿二月天’那才子听了，立即抢着联了下去说：‘太夫人移步出堂前’。说完，掉头就走。”

赵南珩坐在邻座，听老者说到盐商附庸风雅，不会吟诗，却偏爱做出这种弹词调的诗句，忍不住笑出声来！那青衫书生闻声回头，拱拱手笑道：“这位兄台，停盏听诗，自非俗人，何妨也说上一则？”

他微笑之时，露出一口贝齿，俊美之中，另有一种潇逸英挺之气。

赵南珩被他说得脸上一红，连忙抱拳还礼，呐呐说道：“兄台好说，在下对吟诗一道，是十足的门外汉，别叫兄台见笑。”老者转头打量了赵南珩一眼，敢情瞧他脸色枯黄，身上又穿了一件半新不旧的灰色长衫，一股落魄文人模样，瞧不起眼，是以没注意。

青衫书生也并不勉强，淡淡一笑道：“兄台不说，就由兄弟代说一则好了。”

说到这里，目光有意无意向另外一张桌子瞥过一眼，接着说：“从前有一个尼姑，六根不净，耐不住青灯红鱼，向县官请求还俗，这位县太爷，正是做打油诗的能手，提起笔来，批道：“准，准，准，准尔嫁夫君，弃清规，入红尘，脱袈裟，着罗裙，免得僧敲月下门……”

他刚刚念到这里！

“啪”，另一桌上有人重重放下筷子，听声音，好像是在愤怒之下放下去的。

赵南珩愕然回头，只见一个头戴毡帽，身穿黑袍的伟岸老人，站起身子，朝楼梯下走去，只因他身躯高大，脚步沉重，走得楼板登登作响。

赵南珩虽没瞧清他的面貌，但觉此人背影极熟，只是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只听邻桌老人大笑道：“老弟博学强记，颇堪解颐，来来，咱们喝酒。”

说着，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皆因他方才仅仅瞥了赵南珩一眼，并没十分注意，是以只把赵南珩看作普通食客，没再向他招呼。

赵南珩也因这一老一少乃是风雅之士，他们谈诗论文，自己一句都搭

不上去，喝了几杯酒，便自低头吃饭。此刻已是正午，楼上食客，渐渐增多，有人上楼，也有人吃完了下楼，客人上上下下，川流不息。

邻桌一老一少，也在此时结帐下楼，那青衫书生临下楼梯之时，有意无意的回过头来，瞧了赵南珩一眼，才飘然走去。

第四十二章 一片疑云已暗滋

赵南珩正在低头吃喝，自然并没留意，匆匆吃毕，付过酒帐，向柜上问明去渡口的方向，走出店门，就纵身上马，往江边赶去。此刻午牌稍偏，许多赶去归州的商贾行旅，湊集江边，等候渡船。

赵南珩赶到渡口，但见码头上帆樯如林，两边还有不少茶棚饭摊，兜揽着生意，人声嘈杂。

正待下马，瞥见前面不远之处，围着一大堆人，还有许多瞧热闹的，纷纷赶去，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赵南珩跳下马背，随手把缰绳圈在马颈之上，自己却朝人群走去。

耳中听到围观的人，七舌八嘴地说着！

“这人是个还俗的和尚，你瞧清了没有？他头上不是还留着戒疤？”

“咳，真是个好和尚，还上下年纪哩，他方才好好的，怎会倒地就死？”

“准是急病……”

赵南珩挤进人群，举目一瞧，心头不期一怔，原来直挺挺倒在地下之人，正是方才酒楼上，只瞧到背影的那个黑袍老人！这时侧面仆卧地上，一动不动，一顶毡帽，业已滚落，露出一个光头，额上果然有着显明的戒疤。

心想从这一点看来，他并不是还了俗的和尚，而是由和尚所乔装的俗家人，如果已经还俗，早就该蓄长头发了。心念转动之际，目光落到和尚侧面脸上，这一瞧，顿把赵南珩瞧得心头大凜！

原来这俗家装束的和尚，你道是谁？他，竟然是少林寺膳堂住持十方大师！

赵南珩几乎怀疑自己看错了人，试想十方大师住持少林寺膳堂，哪会轻易离寺外出？更哪会换了俗家装束？但僵卧地上的和尚，无论身材面貌，都极像十方大师，难怪方才酒楼上，自己瞧到他背影，就觉得十分眼熟。他满腹狐疑的排众而出，走到和尚身边，俯身一摸，只觉触手冰冷，敢情已经气绝多时。扳过身子，仔细一瞧，丝毫没错，这人不是十方大师，还有谁来？

这真是离奇之事，凭十方大师在少林寺的地位，居然会改扮成俗家人，在巴东出现，居然会在渡口暴卒？

目前的赵南珩，可不是几月前的赵南珩了，江湖经验虽然不丰，但此时一经推想，顿觉此中必有缘故！

“啊”！他目光突然盯在十方大师眉心之间，口中同时低啊了声！忖道：“眉心低陷，脑骨已碎，这不是和瞎鬼婆的死状，如出一辙？”

“归元指”，难道这也是“归元指”所伤……

正想之间，只听有人在身后问道：“相公可是认识这个老师傅吗？”

赵南珩直起身子，回头瞧去，那是一个地保模样的人，这就反问道：“尊驾是什么人？”

那人瞧着赵南珩一身文士打扮，倒也不敢怠慢，哈着腰，陪笑道：“小的何老五，是这里的里正，小地方出了人命，又因相公好像认识这位老师傅，才敢动问一声。”

赵南珩心头暗自盘算：十方大师是住持膳堂之人，连他都要改扮装束，到江湖上走动，可见少林寺“十”字辈几位大师，可能已全体出动了。

果然如此，那么其中想必有着一件极为重要之事，不然，凭他们十字辈大师的身份，决不会掩饰身份到化装成俗家人模样。何况十方大师又是死在“归元指”之下，此时此地，自己似乎不宜泄漏他的身份才是！

一面故意瞧了何老五一眼，慢吞吞的摇了摇头，道：“这位老人家我只是方才在春风得意楼见过一面，并非素识，因我略擅医道，想瞧瞧他究竟得了什么重病？哪知……唉，他已经气绝多时！”

他总究在江湖上走了一段时间，老练了许多，虽是临时编造之言，说来不疾不徐，颇合他目前中年文士的口吻，倒也使人无可置疑。

何老五两眼望着赵南珩问道：“相公看他是什么疾病死的？”赵南珩没想他会有此问，一时几乎给他问住了，微微一愣，忽然想起南玫云当日曾说瞎鬼婆是中风死的，这就唔了一声，伸手摸摸下巴，沉吟道：“像是中风。”

他此言出口，只听人群中有人插嘴道：“这位相公说得不错，这和尚好好的人，突然倒地死去，准是中风！”何老五拱拱手道：“多谢相公指教。”

赵南珩暗暗叫了声惭愧，转身挤出人群，牵过马匹，缓步朝渡口走去。

一路只是思索着十方大师被害之事，同时也想起酒楼上一老一少两人，心中不禁一动。

方才那个青衫书生所说的两则打油诗，前面一则，是挖苦和尚，后来代自己说的一则，又是什么尼姑还俗，莫非他已识破十方大师的行藏？否则哪有这般巧合？

不错，十方大师原是性子粗暴的人，听到对方辱及出家人，才愤然放下筷子，离坐下楼。

由此推想，十方大师之死，极可能和青衫书生有关？如果他使的确是“归元指”，那么瞎鬼婆也是他害死的了！赵南珩渐渐感到问题愈来愈复杂了。

本来，这些事，他可以不管，而且自己就是因为十方大师瞧不起峨嵋派，言语发生了冲突，才愤然离开少林寺的。

但他想到少林方丈百愚上人总究对自己有授经之恩，十方大师改装离寺，决不会是私事，他死于“归元指”下，也决不会是私仇，那么都可能和少林寺有关。

少林寺的事，自己该是义不容辞，何况杀害十方大师的线索，那一老一少两人，除了自己，可说再也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说不定会从这两人身上，牵引出一桩惊人的大秘密来！

不是吗？瞎鬼婆苏如珍，是死在“归元指”下的，“归元指”是北鬼的独门绝技，而鬼手仙翁却并不是杀害他胞姊的凶手，如今“归元指”又出现了。

同样佟家庄前面那些人，都是死在“血影掌”手下的，“血影掌”乃东怪不传之秘，但凶手也并不是东怪，你能说这两件事，没有连贯吗？

想到这里，就急于找寻老少两人。

他记得在酒楼上曾听他们说起，好像也是渡江来的，但自己到这里的时候，并没有瞧到两人踪影，可能他们已经渡江过去。

了。

当下不再犹豫，牵着马匹，步上码头。

正好有一条直放归州的货船，就要启碇，赵南珩让他们把牲口装到底舱，自己也随着登船。

从巴江到归州，原只一江之隔，但因水势湍急，沿江有不少险滩，虽是顺水行舟，速度反而极缓，抵达归州，差不多已是上灯时分。

赵南珩舍舟登陆，随着大家入城，但觉城中市容极盛，街道也相当宽阔，行人往来如织。

自己不知那老少两人，是否就在城中落脚？而且偌大一座归州城，又到哪里去找？一时牵着马匹，由北城走到东城，只是在街上浏览。

正走之间，忽见一个身材瘦小的汉子，夜色之中，站在一条横街口上，形迹使人不无可疑。不由暗暗留上了意，故意将脚步放慢，一手牵着马匹，缓缓走去。

那瘦小个子约摸有三十来岁，脸色焦黄，身穿青色短靠，两手抱胸，倚在一处墙角，状极悠闲，但他目光却不时朝斜对面一家客栈投去。

这情形，如何瞒得过赵南珩眼睛？而且看出这青衣汉子分明是个会武的人，身手似乎不弱。他站在这里，是等人？还是另有企图？但不管如何，此人总究行迹可疑。

心中想着，正好横街对面，有一家酒楼，如果坐在靠近窗口之处，不但可以看到青衣汉子，就是客栈中进出的人，也可一目了然。

这就举步朝酒楼门前走去，早有小厮接过马匹。赵南珩跨上楼梯。举目一瞧，楼上食客不多，靠窗几个座头，全都空着，当下找了一个角落坐下，要过酒菜。

漫不经心的用眼角朝楼下瞧去，自己坐位和青衣汉子站立之处，及客栈前门，恰好成三角形，两边动静，都可清晰入目。青衣汉子依然站在那里，并没走开，客栈里虽然不时有人出入，但只是些商贾行旅看去并不惹眼。

赵南珩暗暗好笑，自己坐在这里，以逸待劳，倒要看看你站到几时？

一会工夫，堂倌送上酒菜，独自斟了杯酒，慢慢吃喝，一面留心对面动静。

果然那青衣汉子站了一会，敢情渐渐感到不耐，但又无法走开，目光盯着客栈，脸上也有了焦灼之色。

这情形分明是在等人，那么他何以不进去找呢？当然形迹可疑之处，也就在于此！

正当此时，只见从客栈里面，走出一个店伙模样的人，探头探脑的向四周一瞧，忽然向青衣汉子迎面走去。赵南珩先前因出来的只是一个店伙，并没在意，此刻瞧他朝青衣汉子走去，登时引起注目。

那青衣汉子对店伙的朝他走来也似乎感到一愣，身子虽然仍旧倚在墙上，但赵南珩可以看得出来，他左手微微上抬，正是暗中蓄劲，大有猝然出手之意。

从店伙走路的样子看去，根本是个不会武功的人，他自然懵无所知，还是笔直迎着过去！

赵南珩不禁替他担心，估计距离，即使自己立即打开窗口飞身出去，也已不及抢救，方自暗叫一声：“要糟……”哪知店伙奔近青衣汉子面前，忽然右手一伸，竖起食指，向天一指。

青衣汉子看到他的手势，面上神色一松，也同样伸出右手，食指向天

一指。

店伙立即探手入怀，取出一个纸团似的东西，递了过去，青衣汉子伸手接过，回身朝横街走去。

店伙似乎交待完了任务，也转过身子，三脚两步向酒楼这边跑了过来。

赵南珩眼看两人只是打了个手式，并没说话，便自走开。这一情形，就从店伙的不会武功，可以推想得到，只是受住在他们客栈中客人的差遣传递东西，而见面时的记号，就是互相用手指向天一指。

只不知店伙递过去的是什么东西？何以如此神秘？住在客栈中的人，又不知是什么路数？

他喝了口酒，方觉疑困难释，只见店伙已从楼下走出，手上托着一盘酒菜，回转客栈。

不，就在店伙刚一走进大门，从客栈中走出一个书僮模样的人，迎着他说了几句话，因相隔过远，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但光看两人说话的神情，那书僮敢情嫌店伙酒菜叫的慢了，出来催促的。店伙不住点头，匆匆朝里走去。书僮并没有立即跟着店伙入内，独自在客栈门口逡巡了一下，忽然向左右一瞧，四顾无人，身形一闪，迅速奔进大门左侧，蹲下身子，在墙脚下摸索了一会，才起身朝里走去。

赵南珩看得大是狐疑，这书僮看去只有十五六岁光景，一身武功，倒真还不弱，不知他蹲在墙脚底下，做些什么？但也可以猜想得到，这些形迹可疑的举动，可能是江湖上某一帮会的秘密活动。

啊，不对，方才那个青衣汉子和书僮不像是一路人！那么这家客栈之中，看来正有两帮人物，在暗中勾心斗角，也可能有某一件事，在暗中酝酿？

赵南珩人本聪明，这几个月来，又遇到了不少事故，略为有了些江湖经验，加之他心中正积压着许多难解的谜，既遇上了这些可疑之人，可疑之事，岂肯轻易放过？

暗想：自己正要落店何不就到对面客栈中打尖，顺便看看这两拨江湖人物，是不是和巴东酒楼上的一老一少有关？

主意打定，赶紧喝完了酒，正待吃饭，瞥见街上又有两个彪形大汉，并肩走来。

这两人一身黑色短打，肩头背着一根肩担，一头挂着绳索，粗看倒真像是两个靠劳力吃饭的挑夫。

但看在行家眼里，这两人分明是江湖上人所乔装，别的不说，光是步履沉稳一点，就可看出他们的一身武功。

赵南珩瞧得暗自诧异，自己仅仅吃一餐饭的时间，就有这许多江湖上人，打这里经过，归州城里，莫非有什么事故？啊！莫非他们也是到这家客栈去的？

心念转动，但见两个黑衣大汉并没有投店，好像只是走得累了，在客栈左侧阶前坐下来歇脚，一面把肩头扁担，放到地上。这情形在客栈中人而言，原是常见之事，并不出奇，但却引起赵南珩的特别注意。

那是因为他们无巧不巧的就坐在方才那个书僮蹲下身去的墙脚边上。

果然，过不一会，左边一个大汉在没人注意之时，伸手在墙根上划了几划，然后两人互视一眼，取过扁担，起身扬长而去。赵南珩凝足目力，也只看到那大汉用木炭画着记号，因相距较远，瞧不清他画了什么？

当下匆匆吃毕，付帐下楼，从小厮手中接过马匹，缓缓朝对面客栈走去。

目光掠过，原来先前那书僮在墙脚下用木炭画了一支笔，后来那黑衣大汉却在笔旁加画了一个小方框，里面写着一个“𠄎”字。

一时弄不懂这两个记号，是代表什么？

这时客栈里的伙计业已迎着出来，一手接过疆绳，连连哈腰道：“相公请到里面去，小店房间宽敞，高雅清洁……”赵南珩从马上取下剑囊包裹，才一跨进客栈，另一个店伙慌忙接过行囊，陪笑问道：“相公要什么房间？”赵南珩一眼认出此人正是方才替青衣汉子传递东西的店伙，心中一动，随口道：“我要一间清净上房。”那店伙喜道：“相公真是巧极，小店后院，一共只有三间高雅上房，今晚只剩一间，你老随小的来！”

说着一手拿了剑囊，一手提着包裹，直往后院领去。赵南珩因自己改扮成中年文士，是以双手负背，脚下踱着方步，缓步朝后院走来。

其实他在缓步徐行之间，两道目光暗暗留神着四周情形。客店后一排三间，自成院落，环境果然相当幽静。此刻，小天井中，正有一个人一手负背，一手捋须，悠闲地仰头看着月色。

当他一眼瞧到店伙手上提了剑囊行李，领着一个客人进来，他目光不期而然注视到剑囊之上。

同时迅速地朝店伙身后投来，好像他对店伙手上这个四尺多长的剑囊，感到惊讶，想要瞧瞧它主人是谁？赵南珩因倚天剑容易引人注意，才特别缝制了一个蓝布长囊，其实江湖行家一眼就看出这布囊之中盛着的是随身兵刃，但普通长剑，最多也只有三尺几寸，这倚天剑长到四尺有奇，自然还是会引起明眼人的注目。

赵南珩一脚踏入后院，早已瞧清站在小天井中的正是巴东酒楼上遇到的柳髯老者！心中方自一喜，暗想：“这倒真是凑巧，老的既然在这里了，那青衫书生想必也在这里无疑。”柳髯老者瞧到赵南珩似乎微微一愣，他敢情因在巴东酒楼上，只把赵南珩当作一个普通落拓文士，没加注意，此刻却为了店伙手上的剑囊，有异于普通长剑，才对赵南珩有刮目相看之意！

只见他一愕之后，立即呵呵笑道：“原来老弟渡江来了，哈哈，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赵南珩心目中要我的就是这一老一少两人，即使对方不打招呼，自己也要藉故兜搭上去。他这一开口，当然正中下怀，连忙抱拳道：“老丈原来已先来了，不知还有一位兄台，是否也在这里……”

语声未落，只听左边房中，朗朗一笑，青衫书生已飘然从房门中走出，接着说道：“兄弟早就料到兄台不是俗人，可能也会赶来！”

柳髯老者意味深长的捋须微笑。

赵南珩却听得心头一怔，暗想：“难道自己行藏，已被他看出来？”

一面朝青衫书生拱手道：“兄台好说，在下能和两位同住一店，真是荣幸之至，客途寂寞，正好多多讨教。”店伙走进右首一间，打开房门，回头笑道：“原来相公和两位客官都是熟人！其实凡是过往的达官贵人，到了归州城，都会在小店落脚。”

接着又道：

“相公瞧瞧这间上房，可还满意？”

赵南珩道：

“不用了，你把东西放在里面就行。”

店伙应了声是，把包裹剑囊，放到房中，然后又匆匆的搬来三把椅子，一个茶几，放到庭中，一面谄笑道：“客官们请坐，这是小店特备上房，普通客人，不到这里来的，三位正好坐着谈天，小的替你们沏壶茶来。”

第四十三章 教在四方朱雀起

柳髯老者首先在椅上坐下，点点头道：“不错，今晚月色大佳，坐在院子里，比房中要凉快得多，和两位老弟品茗赏月，也是破解旅途岑寂之道，唔，伙计，你只要准备开水就好，茶叶老夫有自备的上好龙井。”

店伙应声退下，赵南珩和青衫书生也各自在椅上落坐。一会工夫，店伙提着一壶开水和三个盖碗进来。柳髯老者回头吩咐道：“丁全，你把老夫从杭州带来的茶叶拿来。”

中间房中有人应声走出，那是方才在大门口墙脚下画画的书僮，他手上捧着一个小锡罐，取出三撮茶叶，放入碗中。店伙冲好开水，盖上碗盖，才行退去，赵南珩瞧到书僮，心中不由暗暗一愕，同时也有些纳罕。

因为这书僮，自己方才看到他身法俐落，就是此刻从房中走出，也步履轻捷，一望而知武功不弱。

但这一阵工夫，自己留神细看柳髯老者的举动神态，却不像是个会武的人，连眼神也和普通人一样，不像练过功夫。就是青衫书生除了眼睛明亮，也是一派斯文，难道自己错疑了人，在渡口杀害十戒大师的，不是他们？

那么老者的书僮，何以又有一身武功？他何以要在客店门口，画笔留记？

柳髯老者有意无意的瞧了赵南珩一眼，才道：“这是老朽从杭州带来的真正贡品龙井，两位老弟请品尝品尝！”赵南珩乘机拱手道：“在下还没请教老丈和这位兄台高姓大名如何称呼？”

青衫书生微微一笑，抬手道：“这位诸老丈是姓诸子百家的诸，尊衔文齐，文章的文，见贤思齐的齐，兄弟木宇真，树木的木，宇宙的字，真假的真。”

赵南珩腹中暗暗告诉自己，他们说的，只怕全是假名，自己何不也捏造一个名字？

不，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赵南珩就是赵南珩，何用化名掩饰？心念转动，慌忙抱拳道：“久仰久仰，在下赵南珩，落拓江湖之士。”

诸文齐手捋柳髯，偏头微笑道：“落拓江湖载酒行，江湖自古多奇士，赵老弟以落拓江湖自侃，自然是多才多艺之士！”赵南珩谦谢道：“在下屡试不第，江湖浪迹，老丈如此说法，在下惭愧得很。”

诸文齐目光望着他，摇手道：“老弟毋庸太谦，方才老朽瞧到店伙替老弟提着行囊剑铗进来，由此推想，老弟必精于剑道……”

赵南珩暗哼了一声，心想：这倒好，我正想探听你们来历，你倒先探起我的口气来了。

一面淡淡笑道：“在下学文不成，学剑又不成，一身之外，别无长物，这柄剑只是寒门传家之物，不敢弃去，才带在身边。老丈神目如电，一眼就瞧出在下身带宝剑，定是此中能手，在下正好讨教。”

他总算在江湖上多走了几天，说话也老练了许多。诸文齐呷了口茶，呵呵笑道：“老朽性喜游历，年轻之时，窃慕朱家郭解为人，也着实结交过一些江湖朋友，听到见到的倒是不少，但对武功一道，却只是门外汉而已，老弟讨教之说，老朽愧不敢当。”

青衫书生木宇真双手捧着盖碗静静听着两人说话，此时忽然放下茶

碗，朗朗笑道：“良夜苦短，品茗对月，老丈何妨说些听到见到的江湖掌故，也好使咱们增长见闻。”

说到这里，眼角斜斜瞥了赵南珩一下。

赵南珩不明他的意思，但也附和道：“在下也正有此意！”诸文齐微笑道：“老朽年轻之时，虽结交过一些江湖游侠，但也不算不得什么奇行异能之士，听到的也只是人云亦云的传说。江湖上除了四大门派，就是五奇世家；但四大门派已不如从前那样声威鼎盛，五奇世家中人，也有多年不在江湖走动，没有什么好说的……”

他顿了一顿，又道：“只是最近却有两件骇人听闻之事，轰动江湖，咳，其实老朽也不过听人谣传而已！”

赵南珩心头一动，忙道：“老丈说的，不知是什么骇人听闻之事？”

诸文齐徐徐说道：“这是老朽在江南听到的传闻，四大门派失落多年的绿玉金莲千手如来，最近已在江湖出现。为了这尊千手如来，武当门下两个俗家弟子开设的八方镖局，一行人都在山东地面上遇害。

后来又有少林十戒大师，洪泽湖神爪孙杰、和形意门燕南双杰等人，也一夜之间，在徂徕山下遭人杀害。而这些人据说全是死在‘血影掌’下的……”

木宇真偏头道：“血影掌不是鼠狼湖山东怪的独门功夫吗？”诸文齐望了他一眼，脸上飞过一丝笑意，好像是说：你木老弟只是一个文弱书生，怎会知道“血影掌”是鼠狼湖山东怪的独门功夫？老弟这会可露出马脚来了！

赵南珩心中也有同样的感觉。

木宇真呢？话一说出，也自觉失言，是以说到一半，便忽尔住口。

诸文齐接道：“木老弟说的不错，只是八方镖局和少林十戒大师、空中飞鱼等人，虽丧在‘血影掌’下，却非东怪商绶所为，不仅如此。

据说接着有人在扬州附近瞧到华山派摩云剑客和师弟费希仁两人尸体，身中‘搜魂针’，却也不是南世侯所杀，同时又传出瞎鬼婆苏如珍也死在‘归元指’下，为她胞弟鬼手仙翁所发现……”

木宇真道：“这些人既然都是死在独门手法之下，老丈如何知道不是东怪，不是南魔，不是北鬼下的毒手？”他这次说得较技巧，装出一脸不信之色，但语气之中却不无愤意。

诸文齐笑了笑：“老朽也只是听人传说罢了，到底如何，老朽也不得而知。”

赵南珩因他说的几件事，自己差不多都曾亲眼目睹，是以急于想听第二件，这就抬头问道：“老丈方才说有两件骇人听闻之事，那么还有一件呢？”

诸文齐道：“还有一件，更是离奇，哈哈、少林、武当、峨眉、华山，这四大门派，虽然渐趋式微，总究是江湖上声势浩大的门派，但最近却传出四派掌门人突告失踪的消息，而且……”他目光徐徐从两人脸上掠过，低声道：“而且据说还是被人家在人不知鬼不觉的劫掳去的！”

“哦，有这等事。”

赵南珩情不自禁惊哦出声。

四大门派的掌门人会被人掳去，当真是骇人听闻之事！乍听之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证之十方大师以少林寺膳堂住持的身份，居然化装离

寺，踏上江湖。然则少林寺发生了重大事故，甚至真是方丈失踪，才会使十字辈高僧，出来查访，也确有可信了。

那么十方大师的遭人杀害，莫非是他查访到什么线索所致？不过他说的四大门派掌门，最多是三派掌门才对，因为自己刚从峨嵋伏虎寺下来，峨嵋派业已封山，老师傅正在闭关之中，当然不会被人劫掠！

也许人们口中叫惯了四大门派，即使只有三派出了乱子，也会连峨嵋一起说上。只不知掳三派掌门人的，又是什么人物？居然会有这等手段，心念转动，正待开口。

木宇真已忍不住问道：“老丈可曾听说这劫持四大派掌门的人究竟是什么人？”

他虽在问话，脸上并没惊奇之色，似乎这类江湖上事，和他并不相干；但也可以使人联想到他对四大门派掌门人的被掳，或许早已有了耳闻。

赵南珩见他提出的问题，正是自己想问的话，才不再开口，两只眼睛不期盯着诸文齐，静静的等他回答。诸文齐举起茶碗，喝了口茶，润润喉咙，才道：“老朽也是前几日，在茶楼酒肆中听人说起，目前江湖上兴起一个神秘帮会，好像叫做四方教。”

因为该教行动诡秘，还没有人说得出他们的内情，但组织严密，实力雄厚，则是事实。正好四大门派掌门人就在这时候离奇失踪，于是大家怀疑可能是该教所为。

“四方教？……”

赵南珩最近也遇到不少事故，但从没听说江湖上还有这么一个组织，口中不禁低低沉吟着。

木宇真忽然“哦”了一声，抬头道：“经老丈一说，倒叫兄弟也想起一件事来，不久以前，兄弟因事路过岳西，无意之中，听几个江湖上人，说起长江一带，也出现了一个秘密帮会叫做朱雀旗，专门掳人勒索，无恶不作。据说主持这朱雀旗的是几个凶名久著，久已不在江湖走动的厉害人物，四大门派掌门人不要就是被朱雀旗掳去的也未可知。”

赵南珩越听越觉惊奇，从诸文齐口中说出四方教，如今木宇真又说长江上下流又出现了一个朱雀旗，而且还是几个凶名久著的人物在幕后主持。

自己只当江湖上除了四大门派，就是五奇世家，原来还有这许多名堂！他总究江湖经验，还嫌不够，听不出老少两人针锋相对的话中之意。

诸文齐听完木宇真的话，只是淡淡一笑，捋须叹道：“江湖上的事儿，谰云诡波，永无宁日，老朽和两位老弟，既非武林中人，茶余酒后，说的只是道听途说之言，哪想弄得清个中是非？哈哈，两位老弟请喝些茶水，润润喉咙，老朽这龙井茶叶，乃是真正贡尖，不同凡品呢！”

他虽然借饮茶为由，故意岔开话题，但赵南珩已从他口中，听出这位老人对江湖上的事情，好像知道得极多，一时哪肯放过机会？

随手取过茶碗，略一沾唇，作出品尝模样，然后抬目笑道：“老丈熟悉江湖掌故，在下有一疑问，要想请教。”诸文齐目光一转，含笑道：“老弟把我当作了老江湖，其实老朽知道的并不多，大半也都是辗转传闻而来，老弟有何疑问，不妨说出来听听。”

赵南珩道：“在下近从成都出川，路上听人说起四大门派的峨嵋派，已在一年之前宣布封山，据说封山的原因，是为了两句流行四川的俗语，

叫做‘罗髻开，峨眉闭’，在下实在想不通堂堂正派的峨嵋派，为什么为了两句俗话，就会退出江湖？老丈能不能赐予指教？”

诸文齐呵呵一笑，点头道：“好，赵老弟这一问题，算是问对了人，老实说，老朽年轻之时，生性好奇，当年也因听人说起峨嵋封山之事，觉得奇怪，曾打听不少江湖朋友，但谁也说不所以然来，后来无意之中，才听到一些原委……”赵南珩不觉精神一振，喜道：“老丈果然知道！”诸文齐捋须道：“老朽纵然知道一点，却也不敢说完全正确……这件事不但说来话长，而且还关连着百数十年来武林中三家兴衰……唔，此事如要说的详细，该从一柄古代神兵倚天剑说起！”

赵南珩见他目光瞧着自己，忽然提起倚天剑来，心中不期“咚”地一跳。

只听诸文齐接着说：“倚天剑原是几柄古代留传下来的神兵之一，不但斩金截玉，吹毛立断，锋利无匹，而且全长四尺一寸，比普通宝剑，几乎长出一尺，如果非剑术精湛之人，还不易施展得开。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柄倚天剑剑柄之上，多了一块玉坠，镌着的是一位前代武林奇人的一套奇奥剑法叫做‘飞尤剑诀’。倚天剑辗转流传，落在四川万县一家姓万的家里，已有数代，因为这万姓人家是世代书香门弟，家传古剑，也始终不为外人所知。

直到一百多年以前，万家一位裔孙，屡试不第，动了学文不成学剑之念，竟被他发现倚天剑玉坠上刻着的正是一种高深剑术，但可惜玉坠右角，生似被利剑切去了一小半，恰巧正是‘飞龙剑诀’最重要的心法部分……”

赵南珩脱口问道：“老丈说的此人，可就是峨嵋开谛大师！”诸文齐瞧了他一眼，摇摇头道：“不是，他是开谛大师的父亲。”

接着继续说道：“他自从发现这块玉坠上的武功之后，就潜心苦研，花了几十年工夫，虽给他参悟不少奥秘，总因失去心法口诀，难期大成。但就在他五十大庆之日，忽然有人持了半片古玉，登门求售，开口就索一万两银子……”

木宇真听得入神，不禁插口道：“那是玉坠上切去的半片了！”

诸文齐点点头道：“不错，他发现这半片古玉，正是梦寐以求的另外半块玉坠，自然欣喜若狂，毫不考虑的买了下来。”赵南珩喜道：“这真是天缘凑巧，多年夙愿，终于得偿！”诸文齐道：“老弟说得恰好相反，在他买下半块玉坠的当晚，就遭人杀害，连那柄倚天剑，也同时失去。”

木宇真拍了一掌，哦道：“不错，普天之下，只有持有倚天剑的人，才会知道那半片古玉的价值，这就无异告诉了人家，他是另半块玉坠的主人！”

赵南珩听他一说，恍然大悟，不由暗暗钦佩这位木兄心思缜密。

诸文齐续道：“那时万倬云，就是后来的峨嵋高僧开谛大师，他还只有十三岁，因自幼得到乃父的熏陶，从小练武，此时身遭巨变，他久闻江湖四大门派之名，就只身寻上伏虎寺，拜在灵山大师门下，灵山大师说他孽缘未净，只允收录，不肯给他剃渡。万倬云在伏虎寺一待十年，尽得峨嵋真传，他心切父仇，别师下山之日，在佛前立下重誓，只要大仇得报，就身入佛门，终身戒杀。”

赵南珩皱皱眉道：“他当日连仇人姓名都不知道，茫茫江湖，又到哪里去找？”

诸文齐道：“就是咯，他仗剑江湖，一晃三年，足迹踏遍大江南北，连仇家一点影子也没有找到。”

赵南珩“唉”了一声，心头大是替他师祖着急。

只听诸文齐接着说道：“有一次，他经过大凉山，恰巧天色昏黑，向山下一家夷人投宿，那大凉山的夷人，平日里经常出山打冤家，打冤家就是掳掠汉人去做他们的‘娃子’，万倬云不知就里，自己送上门去，当晚就给夷人拿迷药蒙翻”。“啊”赵南珩情不自禁，惊啊出声。

诸文齐续道：“等万倬云醒转，身上已被牛筋绳捆了个结实，只见眼前男男女女的围了一大堆人，举灯在他脸上照了又照，好像众口交誉，称赞着他人品英俊，于是有人提议，把他送到夫人那里去……”

“夫人？”赵南珩双目乍睁，截着诸文齐话头，大声问道：“他们口中的夫人，想来就是西妖罗髻夫人了？”

木宇真原是听得出神，给赵南珩大声一嚷，脸上神色不禁微微一变。

诸文齐没有理会两人，只是继续说道：“于是万倬云被人蒙上眼睛，连夜送上山去，不知经过多少路程，才到地头，等到有人替他松去绳索，揭下蒙面黑布，已置身一所华丽大厅之上，眼前坐着一位宫装老妇，看去面目慈祥，向他亲切招呼。不多一会，又从屏后走出一个二八年华的绝色少女，那老妇人自称罗髻夫人，绝色少女小名瑶姬，是她待字闺中的长女……”

赵南珩哼道：“果然是罗髻夫人，哦，后来呢？”诸文齐道：“那是第十代罗髻夫人，她详细问了万倬云出身来历之后，就直截了当的提出有意招他为婿，问万倬云愿不愿意？”

赵南珩想起龙姑婆向自己提亲的一幕，心中暗暗哼了一声，道：“他没有答应？”

第四十四章 亦缘亦孽话峨眉

诸文齐笑道：“答应了就没事啦，唉，这也难怪，万倬云身为峨眉高弟，正当英年有为之时，岂肯入赘罗髻和夷人成亲……”坐在一旁谛听的木宇真，脸色又为之一变！

诸文齐只作不见，接着说道：“何况万倬云仗剑江湖，血仇未复，但他因罗髻夫人以礼相待，于是委婉陈说自己投师学艺，原是为了寻访仇人，父仇未复，不作家室之想。

他说的原是实情，也是难题，哪知罗髻夫人听了之后，微微一笑：‘父仇不共戴天，少侠说的，正是人子之道，你仇人身边带着倚天剑，寻访虽然不易，却也不是什么难事，少侠且在宫中暂住，期以一月，老身必有以报！’

万倬云一时给她说得瞠目不知所对，只好在宫中留了下来，那罗髻夫人倒真把他当作娇客看待，招待得无微不至。”赵南珩道：“这准是罗髻夫人安排的美人计，否则光凭一柄倚天剑，何异大海捞针，哪有如此把握？”

诸文齐笑了笑道：“老弟也太以小觑罗髻派了，她们虽然六十年下山一次，但据说罗髻派有不少分宫，散布各地，耳目灵通。在别人认为难以办到之事，在罗髻夫人来说，只要向各处分宫，下一道命令，就有人四处搜索，当然并非难事。”赵南珩想起自己误打误撞闯上东华山庄之事，诸文齐说的也自然不假，这就急急问道：“后来呢？”

诸文齐道：“果然不出一月，宫中赶来了一名黑衣老姬，同时也带来了倚天剑，她惶恐的向罗髻夫人请罪。据说她在秦岭山中，找到万倬云的杀父仇人，因为他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还佩着倚天剑，盘问之下，对方直认不讳，两人于是在山中激战了整整一天，终于被她用‘玄阴掌’击伤，夺下倚天剑。”对方身负重伤，长剑虽被老姬夺下，但剑柄上的玉坠，还是被他抢了。负伤遁走，她追赶不及，只好带着此剑，赶来宫中领罪。”

赵南珩爽然若失的道：“如此说来，倚天剑玉坠上的剑法，也不是罗髻派武功的对手了？”

诸文齐似有意，又似无意的瞧着他，捋须笑道：“那也不然，有许多武功，博奥精深，远超出人体机能的极限，如非天资特异之人，就是练上一辈子，也难有成就。”譬如少林寺的达摩易筋真经，就是一例，试问多少年来少林寺有没有人练成功的？‘飞龙剑诀’如果只是普通武学，江湖上也不会有‘中飞龙’了！”赵南珩听得一怔，暗想：听他口气，原来五奇世家中的“中飞龙”，学的就是“飞龙剑法”！

心念方动，只听诸文齐接着笑：“老弟别打岔了，听我说下去咯，万倬云听那黑衣老姬报告完毕，当真作梦也没有想到罗髻夫人果然会在短短一月之内，找到仇人，而且还从仇人手上把倚天剑夺来。

他想起身为人子，不能手刃亲仇，不禁痛哭流涕，朝罗髻夫人作了个长揖道：‘在下多蒙夫人成全，但在下身为入子，誓必手刃亲仇，这恶贼既在秦岭现身，想必也不会走得太远，在下必须马上赶去。’

罗髻夫人怜悯的点点头道；孩子，你仇人身中本门‘玄阴掌’，最多也撑不过七七四十九天，你既然急于要走，老身也不便强留，倚天剑是你家传宝剑，你带了去，咱们就以一年为期，你禀明尊师之后，再上罗髻山

来好了。”

木宇真道：“罗髻夫人这般相待，可说恩尽义至，不知后来又如何呢？”

诸文齐道：“万倬云下山之后，赶到秦岭山中，哪想找得到仇人踪影，就是连尸首也没发现一具……”

赵南珩忍不住道：“那只怕是罗髻夫人故意支使出一个老嫗来捏造此事。”

诸文齐道：“假倒不是假的，据江湖传说，那人确实身中‘玄阴掌’，当时虽被逃脱，不久就伤发身死，两片玉坠却落到另一个人手上。

三十年后，江湖上出现了一个剑法神奇莫测的青年侠士，大家因他身法矫若神龙，能在空中迴翔，极似传说中倚天剑玉坠上的武功‘龙飞九渊’，才知玉佩为他所得，这人就是名满天下的‘中飞龙’赵士元。”

赵南珩虽然因此也知道了“中飞龙”的来历，但他却急于想知道下文，这就催促着道：“老丈，这会你自己说到题外去了！”诸文齐笑哦道：“老朽这是另外奉赠的一段故事。”接着又道：“一年之后，万倬云仍然并没找到仇人下落，当然没上罗髻山去赴约，但那位多情公主，却在此时寻下山来，江湖追踪，苦苦纠缠着万倬云，终于逼得万倬云只好在开元寺落发为僧，法号开谛。……”

木宇真愤然道：“这就是万倬云不对了，罗髻夫人对他恩重如山，他不该背约负心，这种忘恩负义之人，也配当峨嵋派掌门之人？”

赵南珩接口道：“木兄有所不知，峨嵋派的规定，门下首徒本来就是继承道统的衣钵传人。”

诸文齐瞧了两人一眼，含笑点头道：“赵老弟说得极是，万倬云原是灵山大师座下首徒，他所以没有落发的原因，就是因为父仇未复，尘事未了，峨嵋派门规素严，他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木宇真道：“那他为什么不早向罗髻夫人坦诚说明？”

诸文齐捋须道：“这也可以说是他不是之处，唉，万倬云剃渡不久，瑶姬姑娘听到他出家为僧的消息，痛哭了一场，气愤之下，她就削发为尼，但她还不死心，找到开元寺要求再见万倬云一面。

开谛大师既已出家，哪肯和她见面？只着人传出四句偈语：‘是孽亦是幻，非缘亦非烟，但求证灭渡，同登极乐天。’瑶姬姑娘满腹委曲，连要见他一面都不可得，在开元寺一株古松之下，不言不动，痴痴的坐了一天，终于投环殉情……”

“啊”！赵南珩听到这里，不觉对这位痴情夷女，油然起了同情之心，他不知究竟是谁的不对？

师祖没有错，因为他是峨嵋首徒，应该继承本门道统；瑶姬姑娘也没有错，为爱牺牲，以身殉情，更值得人同情。那么只能怪上苍安排错了？是孽是幻？非缘非烟。“啪！”在赵南珩惊啊之际，木宇真以拳击掌，重重拍了一下，愤怒的道：“这开谛贼秃，真是全无心肝！”

诸文齐道：“两位老弟，真是替古人担忧，你们让老朽把话说完了！要知这一下，可把事情闹大了，罗髻夫人心痛爱女之丧，岂肯罢休？她扬言与峨嵋派誓不两立。但恰在此时，峨嵋灵山大师也圆寂西归，遗命由开谛大师继承掌门，开谛大师回转峨嵋，料理师尊后事之后，就独上罗髻，和罗髻夫人订了六十年中，每逢罗髻开派之期，峨嵋就封山二十年的约定。”赵南珩这才知道罗髻、峨嵋两派之间，原来有这么一段曲折恩怨，

无怪罗髻派第二个条件，只要峨嵋首徒入赘慈圣宫，双方结成姻亲，峨嵋封山之约，也可取消。

果然不出自己所料，这一条件，表面上虽是化干戈为玉帛，但实际上，却等于峨嵋派对罗髻派屈服。

听诸文齐口气，好像师祖败在“罗髻三剑”之下的事，外面始终没有知道的人？

这当然不是罗髻派替峨嵋派保守颜面，敢情是他们怕“罗髻三剑”，让江湖上人知道，才守口如瓶。心中想着，一面问道：“罗髻派为什么六十年中，只开派二十年呢？”

诸文齐道：“罗髻派代代相传，到目前已有十二个甲子，据说必须是罗髻夫人亲生女儿，才能继承，尤其她们练的‘玄阴真气’，有天生的缺陷，就是孤阴不生，练到某一个阶段，必须有元阳为辅，才能大成。

四十年封关，正是孤阴化育，进而修炼太阴元气的时，直到功成开关之日，才是真正继承‘罗髻夫人’道统的日子。因此每一代的罗髻夫人，武功成就，迥非各门各派的掌门人所能望其项背。”

木宇真冷冷的道：“老丈知道的还真不少！”

诸文齐哈哈一笑道：“老朽说的，也只是昔年道听途说来的故事，茶余酒后，搬出来解颐之语，两位老弟姑妄听之可也。”说到这里，抬头一望天色，忽然“咦”了一声，道：“咱们只顾闲聊，天上彤云四起，看来快要下雨了呢！”

两人抬头望去，果然当空皓月，已为一片乌云所掩，电光闪动，隐闻雷声，转瞬工夫，像黄豆大的雨点，已疏朗朗的飘洒下来！

诸文齐捧着茗碗，起身笑道：“这场雨只怕来势不小，两位老弟旅途劳顿，还是早些休息吧！”

雨点越来越大了，雷电交作，大雨倾盆，大家各自回转房去。赵南珩剔亮油灯，关上窗户，独自在窗前一木椅上坐下，风雨潇潇，一灯如豆，他心中只是想着适才的闲谈。在心头足足闷了一年多的疑团，峨嵋、罗髻两派结怨的因由，今晚总算得到了答案。

同时也从两人口中，听出江湖上新近出现了一个四方教，和一个什么朱雀旗的秘密帮会，而且四大门派，至少有三派的掌门人，离奇失踪，居然还和这两个秘密组织有关！他不相信像少林寺方丈百愚上人，身为一派之主的人，会被人家劫掠？但十方大师化装出寺，在巴东遇害，少林寺分明发生了重大事故。

他突然想起有人假冒东怪的“血影掌”，又有人假冒南魔的“搜魂针”，瞎鬼婆苏如珍和十方大师的同样死在假冒北鬼的“归元指”之下。心中不期闪过一丝灵光，憬然而悟。四方教，这准是四方教捣的鬼无疑。

从八方镖局一行，到佟家庄前许多人，以至华山摩云剑客甘人豪师兄弟、瞎鬼婆、十方大师，都是四方教的人假冒别人武功杀害的。

甚至谣传中四大门派掌门人的失踪，如果确有其事，那么也准是四方教干的了！这可从十方大师的死于“归元指”，而得到证明。

底下的问题，就剩下四方教的凶徒们制造这一连串的暴行，其目的究竟何在？

先前，大家还可以解释凶徒假冒“血影掌”，是移祸江东，想引起江湖各大门派和东怪的冲突；但在凶徒们连续假冒“搜魂针”和“归元指”

之后，已使大家明白这不是东怪、南魔等人杀害的了，移祸之计，当然已不成立。

假如同时再劫掠三派掌门，不是更引起人家注目，引起武林公愤吗？这样做，该说是不智之举。除非他们对四大门派、五奇世家中人，都视若无物，自信足够胜他们而有余。那么四方教幕后之人又该是什么样的人物了？他想引起江湖上什么样的后果呢？

赵南珩深深吐出一口闷气，他想：这一问题，在目前该是任何人都无法想得通的谜，远的不说，就是近的，客店前面那青衣汉子和店伙互打手式，传递的是什么消息？

诸文齐的书僮在墙根画了一支笔，和两个挑夫打扮的大汉在笔旁画的方框，又是些什么记号？一时也无法解答。再说诸文齐和木宇真吧，这两人不像是同路人，而又做了一路，看去不像会武，而对武林秘辛，各派武功，了如指掌，如数家珍。这两人身份来历，自然也大有问题。

赵南珩不承认自己的智慧不够，而是感觉到自己遇上之事，实在太复杂了。江湖上好像包着一个大谜，许多零星小谜，参杂其间，使人永远无法弄得清楚。

他不愿再想下去，一切听其自然发展，终有解开谜底的一日，于是他索性摒除一切杂念，上床运功。

淅沥雨声，一夜没停，但客店中却是平静的，没有发生事故。第二天，还在下着大雨。除了有急事赶程者外，大半旅客，都在客店中继续留了下来。

这是天留客！

赵南珩起身之后，发现隔壁房中的诸文齐还在高卧，并无动身迹象，自己打算探伺这一老一少的行动来历，自然也得留了下来。

开出房门，天空仍然大雨如注，小天井中，早已积水成渠。对屋的木宇真也已起身了，他正负手站在窗下，仰头向天，一张俊脸之上，双眉紧蹙，好像有着极大心事一般，只是望着天空出神！

这时，正好店伙送脸水进来，朝赵南珩伺候着道：“相公早，下了一夜雨，仍然有这么大，外面道路泥泞难行，相公们想是不走了？”

赵南珩方自点了点头，木宇真已隔窗吩咐道：“伙计，你得好好照料咱们的牲口！”

伙计连忙应道：“相公只管放心，这个哪里还用吩咐，小的早就上了料啦！”

说着，把脸水送到两人房中。

赵南珩盥洗之后，吃过早点，眼看诸文齐还在房中高卧，没有起身，木宇真也没有走出房来。一个人觉得无聊，就从包裹中取出师祖所绘的梅花画册，坐在窗下慢慢欣赏。翻阅了几帧，只觉师祖画的梅花，每一笔无不迥迤苍古，泼墨淋漓，而不失潇洒之致，越看越觉引人入胜，右手不知不觉照了画上枝干花萼，临摩划着！

这是一种心领神会，意与画通的表现，他自己也许浑然无觉！

这本画册，也正好是由浅入深，由简入繁，第一二页上，只是一两笔疏枝，梅萼也只是一朵半朵，含苞待放，翻过几页之后，枝干加多了，花萼也五六、七八朵的多了起来。

赵南珩一面翻着，一面学着临摩，渐渐，他发觉自己对这本画册，居

然发生了浓厚兴趣，而且也依稀感觉到自己从前好像学过似的，对这些挥洒笔意，甚是熟悉一般！

这当然是没有之事，自己从小哪会学过画梅？这只是一种无可解释的灵感罢了，换句话说，自己敢情天生成有学画的天才。

正当他瞧得入神，手指随着依样葫芦的比划之际，只听窗外有人轻声笑道：“赵兄看的是什么书？这般入神！”赵南珩方自一惊，抬头瞧去，只见木宇真脸含微笑，业已翩然走进房来！

这一下，他心头不期又是一怔，暗想：凭自己的听觉，即使看画看得入神，但有人走近窗下，不可能丝毫不觉，何况对方明明在窗前说话，话声入耳，人就走进房来，普通人也决无如此快法。

心念闪电一转，顿觉木宇真似乎也在留心觑探自己行动。当下缓缓放下画册，他不好立即掩上画册，这样更会使对方引起疑心，是以看到哪里，就随手一卷，放到几上，起身笑道：“原来是木兄，兄弟闲着无聊，随手翻翻画册，木兄请坐。”木宇真的目光，直落在那本画册上，敢情他方才瞧到赵南珩右手临空绘画，引起好奇，一面笑道：“赵兄原来还精于绘事，兄弟多多失敬，这本册页，想是赵兄的墨宝了？”

第四十五章 风雨连宵客梦孤

说着，从几上取起画册，随手翻了几页，不由肃然起敬，抬目赞道：“画得真好，金枝铁骨，横斜淋漓，笔法苍劲，大有匹马单刀之壮，赵兄几时有暇，兄弟颇想奉乞一幅呢！”

赵南珩被他说得脸上一红，拱手道：“木兄谬赞，兄弟如何敢当？这本画册，是在一家旧书肆中无意购得的，画上未落款识，不知出于何人手笔，兄弟爱它苍劲古朴，别饶清趣，才带在身边，时常翻阅，木兄把兄弟当作精于绘事，真是汗颜万分。”

木宇真又翻了几帧，才放回几上，口中还是啧啧叹赏，笑道：

“真是好画，几乎没一页不是精心之作，哈哈，赵兄既能收藏如此精本，自然也是画中行家，何须太谦？”

赵南珩道：“木兄好说，兄弟自从月前购得这本画册之后，倒确实动了学画之念。”

木宇真大笑道：“好，好，那么等赵兄学成之后，再为兄弟画上一幅好了。”

说话之间，已洒脱地在赵南珩对面一把椅上坐了下来。

赵南珩怎肯放过机会，试探着道：“木兄和诸老丈想是旧识？”

不知连袂何往？”

木宇真微微摇头道：“兄弟和诸老只是在出川途中逅邂认识，谈得投机，又是同路，遂结了忘年之交，其实也不到几天工夫……”他略为一顿，接着又道：“兄弟倒觉得赵兄性情爽朗，一见如故。”

赵南珩暗哦一声，心想他们果然不是一路的，一面慌忙抱拳道：“木兄好说，兄弟也有同感！”

木宇真忽然轻哼一声，站起身子，说道：“如果兄弟猜想不错，赵兄当是武林中人，说不定还是四大门派的高弟，此行可能也是有为而来！”

赵南珩听得悚然一惊，张口道：“木兄此话……”木宇真笑了笑，露出一口洁白细齿，轻声道：“据兄弟猜想，赵兄可能还易了容，因为一个人面部和颈部的肤色，不可能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异！”

赵南珩被他单刀直入的一说，一时大感惊异，不自禁地后退了半步，举手朝颈上摸去。

当然，经对方说穿了，这个破绽，当真露得极大，自己只把易容药丸涂在脸上，没涂到颈上去。

木宇真微笑不动，一双明亮的眼神盯着他，续道：“赵兄毋须惊诧，其实兄弟在巴东酒楼上，早已瞧出来了，我想连我都瞧得出来，当然更瞒不过老走江湖的人……”

他虽然没指出是谁？但赵南珩自然听得出来，他口中“老走江湖的人”，是指诸文齐而言。

真没想到自己原是想探伺人家身份来历来的，但人家的底细，还没丝毫头绪，自己却先露了形迹。由此看来，自己江湖经验，总究还嫌不够。

此刻木宇真既已当面指出来了，要想不承认也不成，这就拱拱手，故作为难之色，抬头道：“多蒙木兄指点，兄弟感激不尽，只是兄弟实有不得已的……”

木宇真摇手道：“赵兄不必多说了，兄弟并非对赵兄有所怀疑，而且

兄弟也只为告诉你这句话来的，其实别人也许并没注意及此，赵兄自己多多留神就是！”

说完之后，不待赵南珩回答，闪身出房，朝他自己屋中走去。赵南珩望着他后形，不禁怔怔出神，木宇真这一举动，不是等于承认身怀武功吗？果然不出自己所料，这一老一少都是武林中人。

听他口气，他们在途中逅避相遇，以至结伴同行，似乎各自怀有目的。由此推想，昨晚自己看到店伙和青衣汉子互打手式，传递消息，以及书僮丁全和那两个挑夫模样的大汉，在客店门口留下记号，也定然和这一老一少有关。

他们之间，可能是为了某一件事。

是了，木宇真定然认为自己“有为而来”和他目的相同，才肯指出自己易容上的破绽，他的来意，已十分明显是为了联络自己，但他哪里知道自己是为他来的？

因为从十方大师的死于“归元指”之下，进而回溯到巴东酒楼上一再以打油诗讽刺十方大师，他的嫌疑，远较诸文齐为多。再进一步说，甚至瞎鬼婆、华山摩云剑客甘人豪师兄弟、以及佟家庄那些人和八方镖局一行，即使不是他下的毒手，也当和他有关……

不过，这样也好，他既有拉拢自己之意，自己也正好藉此和他接近，好歹也要探听出他们连续杀害多人的动机，究竟有些什么阴谋？

至于诸文齐，木宇真可能知道来历，更不难从他口中探出。总之，这么一来，多日来的疑团，全可轻而易举的揭开了！赵南珩想到这里，不由自主发自内心的微微一笑，取出易容之药丸，在耳根项颈之间，轻轻抹好，然后又举着镜子，仔细察看了一会，觉得已无破绽，才开门出去。

这一阵工夫，诸文齐也已起身，负手站在檐前，瞧到赵南珩，呵呵笑道：“落雨天留客，咱们在这里得多盘桓上一天，老朽已吩咐丁全，要对面酒楼里，送一席酒菜来，和两位老弟痛饮几杯。”木宇真闻声从房中走出，接口道：“又要诸老破费，如何使得？”

诸文齐持须笑道：“老弟也俗套起来了，区区小东，算得什么？如不嫌弃的话，老朽还想奉邀两位，到寒舍去小住几日呢！”赵南珩拱拱手道：“兄弟尚有俗务待办，天晴了就想动身，只怕有负老丈宠邀。”

木宇真有意无意的瞧了赵南珩一眼，才道：“咱们萍水相逢，难得一见如故，赵兄如无急事，诸老这番雅意，却是辜负不得！”赵南珩听他一说，不由忖道：自己原是为了刺探两人秘密来的，怎好一口把话回得这般快法？

诸文齐却已呵呵笑道：“木老弟跌宕风流，快人快语，赵老弟也毋须推托，寒舍离此已不到两日路程，就此一言为定，等天色放晴，咱们就可上道，到寒舍盘桓几日，让老朽也略尽地主之谊。”

说话之间，酒楼业已送来酒菜，诸文齐就邀两人到房中共酌。

赵南珩留神看他房中，好像并没随带兵刃之类的东西。席间，三人边吃边谈，说的都是些不相干的话，没人再提到江湖上的事儿，好像昨晚说的那些，只是偶然闲聊起的而已！这一席酒，大家吃得甚是尽兴，但赵南珩却发现木宇真虽在饮酒谈笑，有时他眉宇间隐现焦灼之色，似有极大心事一般。心中暗自奇怪，瞧他这般焦急，敢情为了诸文齐是个厉害不过的人物，他到此刻，还想不出如何对付之道。饭后，木宇真好像已是不胜酒

力，诸文齐上了年纪的人，也有昼寝的习惯，闭户高卧。

雨还没停，赵南珩独自回到自己房中，依然枯坐窗下，静静的看他师祖手绘的画梅册页。

傍晚时分，雨势稍止，赵南珩闷得无聊，双手负背，踱出院子，走到客店门首，站了一会。

他想起昨晚丁全等人留着的记号，不禁低头瞧去，墙脚根两个记号，都已不见，不知是有人拭去的，还是被雨水冲洗了？这时因大雨初霁，店中进出的人较多，正待回转，哪知目光一瞥，忽见店门右侧墙上，赫然印着一个泥巴掌印！粗看之下，好像那人无意在墙上扶了一把，留下的手印，只有半个手掌，和四个手指。

本来在大雨之后，满街都是泥泞，投店的人弄了一手泥巴，在墙上扶一把，也是常有之事，但赵南珩因昨晚目睹有人在墙脚根留记号的经验，对泥巴掌印，不由多看了一眼。这一留神，登时被看出蹊跷！

原来这一个掌印，虽是糊着许多泥巴，看去好像手指粗大，但只要稍微辨认，泥巴中的中指纹，却显得甚是纤细，不类男人手掌！

“会是女的？”

他心口相商暗暗说着，这些人要在客店门口，一再留下记号，究竟为了什么？

就在他目注掌印，微微一愣之间，只听身后有人朗笑一声，说道：“哈哈，赵兄原来在门口散步，倒叫兄弟好找！”赵南珩急忙回过头去，只见木宇真青衫飘忽，潇洒地从大门出来。

这就转身迎向一步，笑道：“兄弟闷了一天，出来走走，木兄寻找兄弟，可有什么见教？”

木宇真神情爽朗，一双明亮眼睛，有意无意的瞥了泥巴掌印一眼，含笑说道：“没什么，今晚兄弟想作小东，请诸老和赵兄小酌一番。”

他眉宇之间，先前那种焦灼不安之色，生似业已一扫而空，满脸都是笑容！

赵南珩见他兴匆匆找寻自己，只是为了说晚上要作东的话，心中暗暗奇怪，从他早晨透露的口气，分明有意拉拢自己，但一个下午，他只躲在房中，没和自己说过一句有关诸文齐的事，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心念急转，不由怀疑的道：“木兄……”木宇真朝他霎霎眼睛，露齿一笑，低声道：“咱们身处危境，处处受人监视，赵兄切记明日一早，和兄弟同行，先离开这里，再作计较。”

“身处危境，受人监视？”

赵南珩当真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感，自己处的是什么危境？受什么人的监视？他正待问问清楚！

木宇真低笑道：“赵兄不用多问，到时自会知道。”到时，是什么时候？

自会知道，知道些什么？

赵南珩愈听愈觉惊奇，但眼角瞥处，瞧到诸文齐宽袍大袖，大踏步从店堂中走出，要问的话，一时只好隐忍下去。诸文齐目光一转，瞧着两人，洪声笑道：“有劳两位老弟久候，哈哈，木老弟坚要作东，岂不太以见外了？”木宇真朗笑道：“诸老这般说法，倒显得兄弟小气了”。三人穿过街道，走进对面酒楼，木宇真向伙计交待了几句。一会工夫，酒菜齐上，

当真海陆俱陈，珍馐佳肴，陆续上来，丁全伺候着替三人斟满了酒。

木宇真身为主人，向两人举杯敬酒，大家互敬了一阵，就边谈边吃，畅饮起来。

诸文齐谈吐风趣，木宇真隽雅爽朗，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他们是他乡遇故知，谈得何等投契，又焉知三人心中，各有各的心机？

赵南珩从早上见到木宇真的时候发觉他不时紧蹙眉心，好像怀着极大心事，但这会工夫，忽然谈笑生风，酒到杯干，表现得甚是豪爽，他冷眼旁观，越觉其中定有文章。自己和他们打上交道，已经整整一晚一天，除了证实两人都是武林中人之外，对他们的来历行动，可说依然一无所得。此刻当着两人面前，自己自然不能稍露行迹，只好撇开心事，开怀畅饮。

这一顿酒，直吃到初更时分，大家都有了几分酒意，才由木宇真付过酒账，重赏酒保，相偕下楼。哪知到得楼下，门外竟然风雨交加，又在下着倾盆大雨，丁全向柜上借了三把雨伞，送三人回店。

旅客们在这风雨之夜，都已提前入睡，三人回转客店，也各自回房休息。

二更过后，后院三间上房，东西两间，也已熄了灯火，只有中间房中还隐约透出灯光。

诸文齐敢情上了年纪，晚上睡不着觉，此时还在灯下一手捋须，一手执卷，看得入神！

不，看情形，他好像在等候着什么人！

时间已快要接近三更，忽然房门启处，飞洒进一阵雨丝，灯焰摇曳之中，一条人影悄无声息的跨了进来。

诸文齐缓缓放下书本，神色安祥地抬起头来，含笑道：“老朽算定老弟会来，门外正风雨，老弟快掩上门，坐了好谈！”木宇真依言掩上房门，拱手道：“打扰，打扰，兄弟适才多喝了几杯，一时无法入睡，正好诸老房中还有灯火，才想和诸老聊聊！”

诸文齐打了个哈哈，抬手道：“请坐，老弟只怕言不由衷吧！”木宇真含笑道：“那么诸老认为兄弟有什么事来的了？”说话声中，举步在诸文齐对面坐下。

诸文齐一手仍然捋着柳髯，双目之中，隐射异彩，嘿然道：“老弟来历，老朽已略知概梗，明人面前似乎毋须假话，老弟以为是吗？”

木宇真微笑道：“诸老神目如电，兄弟敬佩得很，诸老重出江湖，还化了姓名，错非尊价在墙上留下你老当年威镇湖广的文判大笔，几使兄弟失之交臂！”

诸文齐脸色微微一变，但瞬即平复，点点头，勉强笑道：“老弟知道就好，咱们河水井水，各不相犯，似乎没有值得老弟一路跟踪的理由？”

木宇真笑了笑道：“兄弟冒昧得很，追随骥尾，只是想问诸老借用一件东西，不知能蒙诸老俯允否？”

诸文齐道：“老弟不知要向老朽借用什么东西？”木宇真抬头道：“朱雀旗令。”

诸文齐神色又是一变，皱皱眉道：“老弟这是在开玩笑？”

第四十六章 肯将朱雀换明珠

木宇真冷冷的道：“借与不借，权在主人，不过……如蒙赐借，兄弟必有以报……”

他说到这里，口气微微一顿，又道“兄弟说的这个‘报’字，诸老可别误会兄弟有什么酬劳，而是咱们两不吃亏而已！”诸文齐目光深沉，捋须道：“老朽倒想听听两不吃亏的解释。”

木宇真轻笑一声，摇摇头道：“这个不能说，只能看，不能言传，只能意会，兄弟的意思，就是让诸老借令之后有个交代。”诸文齐听得微微动容，笑道：“老弟真是越说越使老朽糊涂了？老弟要老朽看的什么？如何意会法子？”

木宇真含笑起身，说道：“一点也不糊涂，诸老看了这个，自然明白！”

他伸出白润如玉的左手，掌心舒处，摊着两颗黄豆大小晶莹生辉的明珠，轻笑道：“诸老看清了吧？这叫做掌珠在握，你老赐借旗令，不是有所交代了吗？”

诸文齐脸露惊诧，憬然若有所悟，口中噢了一声，张目沉声问道：“老弟是说……”

木宇真收起明珠，傲然道：“诸老猜得不错，敝师弟容有得罪贵帮帮主之处，兄弟是请诸老卖个交情。”

诸文齐干笑道：“好，好，老朽答应你了，只是如何……”木宇真不待他说完，接口道：“兄弟信得过诸老，自然先奉明珠，后借旗令，明日一早，诸老以为何如？”

诸文齐嘿然道：“一言为定！”

木宇真满意的笑了笑，拱拱手道：“那兄弟告辞么，诸老也好休息了。”身形一闪，飘然朝门外走去了。

邻房的赵南珩，又何尝睡着了？他只道昨晚没有事故，今晚当然也不会有事，是以就在床上瞑目运功。

小天井中雷电交加，风雨打窗，使他对隔壁一老一少的谈判，丝毫没有察觉。

连宵大雨，但到了翌晨，却是个晴朗的好天气。

旭日东升，阳光普照。

赵南珩刚一起身，就听有人剥落叩着房门，接着木宇真的声音在门外问道：“赵兄起来了么？”

赵南珩连忙应道：“是木兄？”

开门出去，只见木宇真满脸春风站在门口，向自己使了个眼色，一面朗笑道：“天气已晴，兄弟想起一件急事，立刻就要起程，赵兄昨天曾约兄弟结伴同行，不知赵兄走是不走？”说到这里，忽然低声道：“赵兄快收拾行囊，此地不宜久留。”赵南珩对这一老一少，自己盘算的结果，一直认为木宇真嫌疑较重，他既邀约自己结伴同行，自是正中下怀。这就朝他点点头，表示同意，一面故意高声说道：“兄弟原因尚有俗务待办，天晴就想动身，木兄既然也急于要走，结伴同行，自是最好不过。”木宇真笑了笑，就返身回房。店伙送来脸水，赵南珩匆匆盥洗，仍由店伙提着行囊剑铗，跨出房门。

诸文齐敢情听说两人要走，也从房中踱了出来，脸露惜别之容，捋须

道：“老朽原想邀两位老弟去寒舍住上几日，略尽地主之谊，不想老弟们走得如此匆促，既然两位有事待办，老朽也未便勉强。”

木宇真一身之外，并无行装，此刻已在檐前等着赵南珩，闻言拱手道：“诸老盛意，兄弟只好心领，有暇当专程奉谒。”赵南珩朝诸文齐拱手辞行。

诸文齐两道目光，只是打量着店伙手上的倚天剑，一面呵呵笑道：“两位老弟慢走，老朽送你们一程。”赵南珩还待谦辞，却被木宇真一把拉着，朝前走去，口中爽朗笑道：“赵兄，你不用客气了，诸老的脾气，说过要送，哪肯待在那里，这样吧，就让他送到门口，咱们再告别不迟！”诸文齐跟在两人身后，大笑道：“木老弟真是深知诸某者也！”

跨出店堂，赵南珩抢在前面，到柜上结算店账。木宇真只是笑了笑，并没和他客气，一面很快转过身去，朝诸文齐低笑道：“诸老可以验收明珠了，点的只是黑甜穴，大概用不着兄弟代劳了吧？”

诸文齐哼了一声，从大袖中取出一个三寸来长朱漆圆筒，递到木宇真手上，冷冷的道：“老弟果然言而有信。”木宇真迅速把朱漆圆筒收入怀中，低笑道：“多谢诸老。”赵南珩付过店账，诸文齐和木宇真也缓步走了过来，跨出门口，小厮已替两人牵着马匹，在门前伺候。

大门右侧，另外停着一辆马车，竹帘低垂，敢情刚从远处驰来的。

此时晨曦照耀，虽然隔着一层竹帘，还可隐约瞧到车上的人。

赵南珩无意之中，目光一瞥，发现坐在车中的人，竟是小玫儿，她敢情赶了一夜路程，显得有点困倦，阖着眼皮，斜倚在车座之上。

赵南珩几乎想开口叫她，但立刻想到自己身上有事，还是不招呼的好，何况自己又易了容，她也认不出来。

他心头微微感到怅惘，终于随着店伙，走近马前。木宇真回过身子，拱手道：“诸老请留步，兄弟就此告别。”诸文齐站在阶上，手捋柳髯，洪声笑道：“后会有期，两位老弟请上马吧！”

两人从小厮手中，接过缰绳，跨上马背。

赵南珩只听诸文齐的声音，在耳边细声说道：“赵老弟路上留神些才好。”

赵南珩听得一怔，急忙抬目瞧去。

诸文齐一手负背，正在含笑瞧着自己，他连嘴唇都没有动一下，只是两道眼神，在这一瞬间之间，竟然深邃得宛如两点寒星，在晨曦之中，闪烁着异彩。他是“传音入密”的功夫，向自己说的，那么他的意思，当然是要自己防范木宇真了！木宇真坐在马上，神彩飞扬，轻轻一带缰绳，朝诸文齐拱拱手道：“诸老再见了！”

赵南珩也朝诸文齐拱拱手，和木宇真并辔离开客店，朝大路上驰去。

出了归州城，赵南珩再也忍耐不住，偏头问道：“木兄，这位老丈到底是什么人？”

木宇真朝他露齿一笑，道：“兄弟就料到赵兄有此一问，哼！他化了姓名，瞒得旁人，可瞒不过兄弟，他就是南天七宿中的文判诸葛忌，昔年江湖上出名的一笔勾魂……”

赵南珩想起他书僮曾在店门口画笔之事，口中不禁哦了一声。

木宇真又道：“兄弟因为发现他们南天七宿中的老四翻天印单光斗也已赶来归州，说不定有什么阴谋。而且诸葛忌又已对赵兄和兄弟起了怀疑，

兄弟走后，可能会对赵兄不利，所以才劝赵兄结伴同行。”

赵南珩听他说得极为自负，心中不觉大是不服，暗想自己若非想在你身上，查究几件公案，哪会和你结伴同行。一面却故意笑道：“这么说来，兄弟多蒙木兄照顾！”

木宇真人本聪明，自然听得出赵南珩口气，连忙解释道：“赵兄不可误会，若论南天七宿，二三十年以前，就纵横江湖，威震湖广，没一个不是绝顶高手，区区兄弟即使十个人也难是文判诸葛忌的对手，何况翻天印单光斗也在归州出现？”赵南珩奇道：“他对咱们既然起了疑心，又怎肯轻易放过？”木宇真笑道：“不瞒赵兄说，诸葛忌自诩成名多年，从不对后生小辈动手，后来他又投鼠忌器……”

话声未落，只见前面大路上，铃鸾齐鸣，三匹快马，蹄声急骤，像风驰电卷，迎着奔来。

眨眼工夫，业已由远而近，一匹毛色全黑和两匹黄骠健马，泼刺刺直冲到赵南珩与木宇真身前两丈来远！

赵南珩眼看对方纵马疾驰，来势极速，好像没把自己两人放在眼里，脸色方自一变！

就在三匹健马快要冲到面前的刹那之间，陡听一阵希聿聿长鸣，当前黑马，忽令人立而起，一下刹住前冲之势。稍后的两匹黄骠，也同时骤然停了下来。

骑在黑马上的是是一名身穿墨绿长衫的瘦小个子，他勒住马缰之后，立即朝木宇真抱拳道：“大哥可是已经得手了？”木宇真早已停马等候，闻言点头，朗笑道：“诸葛忌自视甚高，怎肯食言，四弟何用急着赶来？”

身穿墨绿长衫的瘦小个子瞥了赵南珩一眼，才道：“小弟遵大哥吩咐，早晨把人送出之后，又怕不妥，才赶来的。”赵南珩听两人口气，才知道这三匹马是接应木宇真来的。细看那人年约二十五六，紫膛脸，浓眉细眼，但个子瘦小，和他长相极不相称，只是人却极精干，光瞧他适才那一手骑术矫捷俐落，身手之高，已可想见。他身后两匹马上，是两个黑汉子，也只是中等身材，武功似也不弱。

正在打量之际，木宇真已含笑道：“赵兄，这是我四弟任宗秀！”一面又朝穿墨绿长衫的瘦小个子说道：“这位是愚兄新交的赵兄……”

赵南珩连忙抱拳道：“原来是任兄，兄弟久仰得很！”任宗秀神态倨傲，横了赵南珩一眼，勉强点点头道：“久仰……噢，大哥，东西既然到手，救人如救火，迟了只怕有变，咱们他拖长语气，眼珠一滚，瞧瞧赵南珩，便自停顿下来。木宇真会意地颌首道：“这位赵兄，是愚兄约他一起从归州出来的。”

说到这里，稍微沉吟了一下，忽然转过身子，朝赵南珩拱拱手道：“不瞒赵兄说，兄弟此行，实因师门有人落在南天七宿手中，目前虽已探出眉目，但人还在对方之手，为恐夜长梦多，兄弟急于去营救，此地离归州已远，兄弟就此和赵兄别过。”赵南珩眼看任宗秀神色倨傲，说话又吞吞吐吐的，好像碍着自己一般，心里已感不快。

此刻再听木宇真的口气，说什么“此地离归州已远”，好像自己没有他保护，就出不了归州城似的。一时不由激起傲性，不加思索，脱口说道：“木兄既有急事，只管请便。”木宇真歉然的拱手道：“赵兄后会有期，请恕兄弟先走一步。”

话声一落，立即一抖缰绳，率同任宗秀等三人，纵马绝尘而去。

赵南珩目送四骑去远，心中陡然想起自己此来，原是为了想从木宇真身上，查探一连串冒用东怪“血影掌”，北怪“归元指”的杀人凶手。

据自己从种种迹象判断，觉得木宇真的嫌疑，远较文判诸葛忌为重，才和他结伴而行，藉机接近，岂可因一时气愤轻易放过？想到这里，心头一急，哪还怠慢，两腿一夹马腹，匆匆朝前追了。但前面四骑总究先走一步，而且人家也在一路急驰，就算双方马匹，跑得同样快速，也已落后一大段路。

赵南珩衔尾急追，奔了将近顿饭光景，依然没有追赶得上。一过雾渡河，大路有了岔叉，一条朝南去的，较为宽阔，另一条朝东去的，看去不像大路。

赵南珩先前没有注意，仍想顺着大路追去，但临到路口，忽然发觉朝南去的路上已只有两匹马的足迹。

心下一动，立即勒住马头，回身瞧去，果然另外两骑，是抄东首小路去的，皆因连宵大雨，路上还是相当泥泞，马匹经过之处，足迹极深。

这下可把赵南珩看得犹豫不决起来。

暗想，对方四骑忽然分成两拨，当系为了分散追踪者的注意，他们是故意规避自己？还是为了文判诸葛忌？从木宇真和任宗秀两人的口气听来，他们好像弄到一件什么东西，才能救人，那么他们可能是迴避诸葛忌成份较多。何况救人如救火，抄小路总比走官道大路要近，由此推想，两个黑衣汉子走的准是大路，木宇真和任宗秀可能朝东首小路去的，自己当然也以抄小路为是。

心念电转，立即拨转马头，朝东首小路奔去。这一带已接近荆山脉，远山起伏，村落稀少。赵南珩只是跟着两匹马的蹄迹，一路紧追。

不多一会，前面又有了岔路，一条是朝荆山方向，迤迤往北，另一条却是继续向东。再一注意，两行马蹄，到了叉路，果然又分道扬镳，各奔一路。

赵南珩略一打量，暗想这条往北去的，似是深入山区，莫非他们要救的人，就在山中不成？他不再多想，跟着朝北奔去，哪知走没多远，马蹄印突然中断。

这里既然无树林，又不靠山，一行马蹄，甚是清晰，当然也没有回转，就是忽然没了影子。

这一人一骑，生似走到这里，突然平空飞上天去了！赵南珩在马上瞧得暗暗奇怪，这一路既然追丢了，再追下去，也是徒然，他迅速循原路退回岔口，再朝东首小路上寻去。约摸走了里把小路光景，路上蹄迹，也突告中断。赵南珩越瞧越奇，这两匹马既没回转，怎会平空失踪？他跳下马背，凝目瞧着地上蹄印，怔怔出神，虽在片刻之间，他已经想过许多种假设，但怎么也想不出一条理由，能把两人两骑的神秘失踪，得到满意的解释。

他一手牵着马匹，缓缓朝前走去，目光只是注视泥泞而有碎石的路面。忽然，他在路边草丛中，发现一行断断续续的足尖迹印。

因为这足尖印杂在草丛之间，如非低头细看，决难看到，即使看到了，路上当然会有行人。行人怕路中间泥泞，靠着草丛走去，也是寻常之事，谁会去注意它呢？

赵南珩也是心中疑团难释，默默的踏着这行足尖，朝前走去，又走了差不多一里来路，前面已有一道大河，挡住去路，当然这行足迹，也是及河而止！

不，河边上突然有了一堆零乱的马蹄迹印！

“是了！”

赵南珩蓦然若有所悟，双袖一掬，功运两臂，蹲下身去，两手轻轻托起马腹，点着足尖，施展轻功，走了几步。然后放下马匹，把自己在地上留下的足迹，和对方比较，显然自己的足尖印，还比对方浅了许多，可见木宇真和任秀就是这般过来的。

他们如此做法，自是为了混乱追踪者的眼目，好让别人疑神疑鬼，猜不到他们下落。

而且这大河边上，敢情早已预备好了船只，看来他们这一行，当真行动诡秘，一路都有人接应！

哼！木宇真……任宗秀……这两个名字，可能都是假的啊！赵南珩突然想起月前误闯东华山庄之事，他们的香主，不就是姓木？难道木珩真就是东华山庄的香主不成？自己先前怎会一直没有想到？

东华山……

西宁山……

第四十七章 同行道士归何处

难不成四方教就是西妖在江湖上另一秘密活动的机构？对了，那石老令公号称“统辖四山，总管天下”，他是秉承西妖之命，主持四方教的人！

赵南珩想到这里，顿觉豁然开朗。

难怪江湖上发生一连串的凶杀，只有假冒东怪“血影掌”，南魔的“搜魂针”和北鬼的“归元指”，而没有西妖的“玄阴掌”，可见全是他们的杰作无疑。

那么诸葛忌说的四大门派掌门人被掳之事，谅非虚言，而且也是他们所为的了。西妖这样作法，其目的当是想引起武林各门各派互相猜忌，互相残杀，她才能收渔人之利。想到这里，不觉愤怒地重哼一声。

西妖可能连作梦也没想到她的阴谋，会被自己在无意中发现，自己好歹也得把此事公诸武林！

就在他“哼”声出口，一手扶着马鞍，正待跨上马去，瞥见身后不远，似有一条人影，掩掩藏藏的朝树林中闪入！赵南珩心中一动，暗想：此人行动鬼祟，如果不是木宇真一党，便是诸葛忌手下，既给自己撞见，岂容你轻易溜走？右手在马鞍上微一着力，身子借势腾空跃起，疾如流矢，朝林前飞落，口中喝道：“什么人，还不给站住？”

双方相距，少说也有七八丈远近，那人似乎没料到赵南珩的身法，会有如此快速，不禁微微一怔。他本已躲入林中的身子，忽然迎着跨出一步，沉声道：“就是在下，尊驾何人，这般大声呼喝？”

赵南珩抬目瞧去，只见此人一身黑衣，头上覆着一顶黑色毡帽，低与眉齐，脸上隐含怒意，两道眼神，炯炯有光的盯着自己！乍看之下，对方极似任宗秀手下的黑衣汉子，但目光乍接，赵南珩便已认出这黑衣汉子竟是武当门下蓝袍八剑之首的玄修道人所乔装，一时不禁微咦一声，双手一拱，说道：“尊驾可是武当玄修道长？”

那黑衣人脸上神色一变，倏然斜退半步，右腕抬处，长剑呛然出匣，厉笑道：“朋友果然有些眼光，哈哈，你既然认出贫道，看来此时此地，咱们两人当中，只容一个人活着回去了。”话声出口，右脚蓦地欺前一步，剑尖圈动，大有立即动手之意！

赵南珩听他一口承认果然是玄修道人，但语气凶狠，哪里还像出之于名门正派武当高弟之口？心中不期微感惊愕，但他在一瞬间，想起在巴东遇害的十方大师，不是也改扮成俗家装束？

当时自己就推想到少林寺可能发生了重大事故，如今武当首徒玄修道人，也居然易道为俗，在这里出现，那么诸葛忌说的四派掌门（他心目中认为只有三派）被人家掳去之言，可能不假了！心念电转，慌忙摇手道：“道长不可误会，在下是峨嵋门下赵南珩。”

玄修道人长剑蓄势，目光盯着赵南珩一阵打量，冷冷的道：“朋友自称峨嵋门下，如何才能证明？”

他趁着说话之际，剑尖疾振，一招“掷米成珠”，洒出一点寒星，直向赵南珩右肩袭到！

赵南珩吃了一惊，急忙身形一侧，避开剑势，骇然道：“道长……”

玄修道人一剑出手，哪容赵南珩避让，口中阴嘿一声，剑势迴卷，随手画出两圈银虹，疾如掣电，连环扫出。一面冷声道：“朋友可惜报错了

字号，峨嵋赵小施主，恰好是贫道熟人！”赵南珩见他连出杀手，心头不禁有火，但听到后来，不由恍然大悟，自己脸上涂了易容药物，难怪他认不出来。身形闪动，连使了两种身法，才从对方缭绕剑影中闪出。只觉森森剑光，掠身而过，心中也不由暗暗点头，玄修道人果然不愧八剑之首，剑上造诣，火候极深。

差非自己近来功力大进，像这般猝然发难，还真不易躲闪。他闪出对方剑圈之外，立即大声喝道：“道长快请住手！”玄修道人没想到这个面色枯黄的中年文士，身手会有如此高强，居然赤手空拳从自己第二招连环剑式中闪出。要知这招连环剑式，招中套招，乃是武当“两仪剑法”中最难破解的八招之一，他脸上不期掠过一丝惊诧，还没开口。赵南珩已低笑道：“道长改换装束，想是为了不便暴露身份，在下也经过易容，难怪道长认不得了！”

玄修道人听得疑信参半，目注赵南珩问道：“你真是赵小施主？”

赵南珩不再答话，迅速从怀中掏出木盒，取出一颗白色药丸，在掌心抹了少许，两手搓匀，像洗脸般一阵拭抹，顿时回复了他本来面目。含笑拱手道：“道长这会总该相信了吧？”玄修道人面露惊诧，慌忙收起长剑，稽首道：“小施主易容术高明之至，贫道方才多多失礼，小施主不介意才好？”赵南珩还礼道：“在下变易容貌，如何怪得道长？只是道长改了俗家装束，行走江湖，想来必有事故？”他虽听文判诸葛忌说过，四大门派掌门人离奇失踪，可能是四方教掳去的，但不知是否确实？此种关系一派声誉之事，自然不便直接讯问，是以说得甚是含蓄。

玄修道人闻言一怔，奇道：“难道小施主不是奉命行事来的？”

赵南珩也听得深感意外，峨嵋派封山已有一年，除了自己，已无人在江湖走动，他怎会明知故问，说什么奉命行事？一面摇摇头道：“没有，在下刚从四川出来，在巴东发现少林寺十方大师也扮成俗家装束，被人杀害……”

玄修道人身躯猛然一震，没等他说完，急急问道：“小施主你说什么，十方大师在巴东遭人杀害？”

赵南珩点点头道：“他是死在‘归元指’下的，在下就是为了追踪凶嫌，才一直跟了下来，不想追到这里，被他们中途脱去！”“他们？”

玄修道人沉吟说着，忽然目光向四下一瞥，低声道：“此处不是谈话之所，好在贵派长老，这两日想来也可赶到了，小施主请随贫道来！”

赵南珩听说本门长老这两天也可赶来之言，心中更觉惊奇，自己才从伏虎寺下来，了尘明明说老师傅和四位长老，正在闭关静修。

而且去年老师傅宣布封山之日，当众说过本门皈依三宝弟子，从那天起，不准擅出寺门一步，俗家弟子，也一律不准再在江湖走动，要封山二十年。

但玄修道人却说本门长老居然会在日内赶到？不错，由此看来，准是江湖上出了极大乱子，其他三大门派才会把已经宣布封山的峨嵋派硬拖出来。

除非没有峨嵋派参加，这大乱子无法收拾，老师傅才会答应业已宣布退出江湖的峨嵋派，重入江湖！

心中想着，还待问话。

玄修道人似乎不愿多说，是的，他方才已经说过，“此处不是谈话之

所”，是以没等赵南珩开口，转身就朝北奔去。赵南珩牵着马匹，跟在他身后，两人脚下极快，片刻工夫，已奔到远安。

玄修道人领着赵南珩由南门入城，穿越大街，绕到城北一所巨宅前面，脚步才慢了下来。

这座巨宅，屋宇极广，大门前矗立着两支旗杆，一对石狮子，比人还高，正中一块横匾，写着“进士及第”四个金字。玄修道人向赵南珩招手，迳自从右侧巷子进去，走进一扇黑漆边门，伸手连叩了九下。

只听里面有一个粗大声音问道：“是什么人？”

玄修道人忙道：“兄弟王某，从京里来”。

里面又道：“钦赐几品顶戴？”

（作者按：清代官服，帽顶珠形，以珊瑚、蓝宝石、青金顶、水晶及金，为官品之别，谓之顶戴）。

玄修道人答道：“金顶。”

黑门启处，一个身穿皂衣的大汉朝玄修道人点点头，忽然，他目光瞧到玄修道人身后的赵南珩，又道：“这位呢？”玄修道人代答道：“他是蓝宝石顶。”

皂衣大汉不再作声，让赵南珩牵着马匹入内，随手关上木门。

赵南珩听两人一答一问，问的离奇，答的古怪，他近来增长了不少见闻，心知这是他们的联络暗号。

进入边门，迎面是一个宽敞院落。

玄修道人要他把马匹拴在石桩上，然后领着他跨进厅堂，回身道：“小施主且请宽坐，贫道去去就来。”他不待赵南珩回答，就大步跨上石级，朝一处圆洞门中走去。

赵南珩被他引到这里，竟连问上一句话的时间都没有，就匆匆走去，自己不知这里已是什么地方？这所巨宅，究竟是什么人的府第？

正想之间，只听身后响起一阵细碎步声，一个身穿紫衣的垂髻使女，手托茶盘，俏生生从后边走出，把茶碗放到几上，展齿一笑，低低说道：“蓝相公请用茶。”

赵南珩觉得好笑，自己几时改姓了蓝？但他立时想起方才玄修道人曾说自己是“蓝宝石顶”，敢情他们就把自己当作姓蓝？姓蓝就姓蓝吧，反正这种场合之下，自己也无法加以更正，这就欠身道：“多谢姑娘。”

紫衣使女刚一退去，屏后又有两名年龄相仿的紫衣垂髻使女，手托银盘，袅袅行来。

她们盘中托着的竟是热腾腾的菜肴米饭，一直走到中间一张太湖石桌子上摆好，左边一个才凤目轻抬，启嘴说道：“王爷还有些事情待办，他说蓝相公尚未用饭，请只管先用。”赵南珩方才曾听玄修道人自称王某，这使女口中王爷，当是指他无疑，只是他把自己撇在这里，又不明说，不知他办的什么事情？心中想着，一面却连忙“哦”了两声。两个紫衣使女瞧着他掩口一笑，便自退去。

赵南珩腹中虽觉饥饿，但在不明底细之前，哪肯胡乱进食，只是枯坐着等候玄修道人。

这一等，差不多足有顿饭时光，才见玄修道人匆匆进来，他一眼瞧到赵南珩仍然坐着，桌上菜饭，尚未动过，不由歉然道：“有劳小施主久等，贫道因料想小施主尚未进食，才要他们送来的，此刻未牌已过，小施主快

请用饭，咱们还得上路。”赵南珩讶道：“道长不是说敝派长老，日内也可赶到，不知来了没有？”

玄修道人道：“大概已经到了，所以咱们得赶快赶去了！”赵南珩起身道：“在下还不太饿，我们这就走吧！”玄修道人摇摇头，笑道：“这可远着呢，小施主还是先用过了饭，才好上路。”

说着，已在桌旁横头坐下，意思是等候赵南珩进食。赵南珩不好推辞，匆匆吃了两碗饭，才推碗而起，抹抹嘴道：“道长，我们这就走吧，哦！这里的主人，到底是谁？”玄修道人跟着站起，淡淡一笑道：“这里是进士府嘛！”他好像不愿多说，人已领先跨出屋去。

赵南珩跟在他身后，跨下石阶，心中没好气的暗哼了声，心想，你这话不是等于没说？进士府，我还要你说？走近马匹，一面迟疑的道：“道长、这马匹……”玄修道人摇手道：“这牲口就留在这里好了。”赵南珩从马上取下剑囊，背在背上，然后一手提起包裹，抬头一瞧，玄修道人早已领先走去。

他并没朝门外出去，相反的已在圆洞门前面等候，好像要领自己到里去似的，心中不禁微感不快。暗想：这道士当真矫情的很，方才还说“路还远着”，这一会又把自己领到里面去，这明明就是把自己当作外人看待。

你既不肯实说，又何用把自己领来？心中想着，但脚下还是跟他朝圆洞门进去，因为本门长老也赶来了，自己自然要进去参拜。

何况自己从罗髻回来，正有许多事情，要回禀长老，再由长老转报老师傅，这是关系峨嵋一派的大事。

只不知四位长老中，来的是哪一位？

玄修道人对这所巨宅，似乎甚是熟悉，他们从月洞门进去，里面是一条极长的通道。走到一半，就折入腰门，绕过两重院落，又从另一道腰门穿出，又是一条长弄，等走完长弄，跨出院门，已是到了巨宅后园。

玄修道人还是丝毫不停，左弯右弯一直走到拱形桥下，才回身含笑道：“小施主请上船吧！”

赵南珩道：“上船……到哪里去？”

话到一半，目光一瞥，业已瞧到桥下停了一条小船，船尾坐一个身穿灰色短靠的汉子，似在等人模样。

玄修道人当先跨落船去，在中舱坐定。赵南珩不禁满腹狐疑，但也不愿再向他多问，依言跨下小船，在玄修道人对面坐下。玄修道人没有说话，灰衣汉子也没有说话，只是拿起木浆，向桥墩上轻轻一点，小船立即横了开去，缓缓朝桥下驶出。赵南珩举目打量，这是园中人工开凿的一条小河，两岸垂柳成荫，河流曲折，边上还有许多亭台楼阁，隐在青郁树林之间。一会工夫，小船已驶到闸口，那是花园尽头，和外面河流相通之处，高大的围墙底下，有一道可以开闭的铁栅。小船刚一驶近，便见岸上一幢石屋中，摇摇摆摆走出一个皂衣汉子。驾船的灰衣汉子，浆势一住，左手抖处，从手中飞出一块圆形铜牌，直向皂衣汉子面前缓缓落去。

皂衣汉子接到手中，低头看了一眼，就回身拉着铁练，栅门徐徐上升，小船通过墙下，驶出河流。

赵南珩看在眼里，心知那面铜牌，敢情就是进士府准许小船出府的令牌，但心中止不住暗暗惊诧。

驾船的灰衣汉子，方才送出铜牌那一手，竟是极高明的暗器手法，“刘

海洒金钱”，别看铜牌去势缓慢，这缓慢就是贯注了内力之故。

第四十八章 月出灵山各自呼

那皂衣汉子使的也是接暗器的上乘功夫“捕光捉影”，这两人只不过是进士府中下人身份，身手已大非寻常，那么他们主人的武功，自然更高不可测。

可恨这武当道士故意卖弄关子，不肯和自己说明，真是岂有此理！心中想着，目光不期朝玄修道人瞧去！玄修道人只望着赵南珩微微一笑，他好像在说：“小施主忍耐点儿，到了地头，自会知道”。

灰衣汉子对操舟技术十分熟练，驶出铁栅之后，运浆如飞，在小河中舟行甚速。

大约经过顿饭光景，小船已驶入一条大江之中，只见水域辽阔，一望不见边际，（此处为远安与当阳之间的沮水）但船头却一路往东，冲浪前进。

这样又驶了将近半个时辰，小船横渡大江，直向一条港湾中驶去。这港湾岔道纷歧，小船随着曲折水道，又驶进一条叉港。只见前面正有两条渔舟，在江心作业，不知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竟然一左一右，拦住去路。此处已是小港，水面不宽，两条渔舟横在江心，就阻拦了小船去路。

灰衣汉子右手把浆，左手一抖，从他手中飞出一支一尺来长的旗杆，“夺”的一声，射落船头，钉在木板之上！原来旗杆上还卷着一面三角小旗，就在钉落船头之际，立即迎风展开，那面三角小旗是白纺制成，边上饰以旒苏，中间绣着一个黑色“钟”字。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灰衣汉子小旗出手，依然若无其事的双手把浆，朝前驶去，两条渔舟等小船接近之时，船头斜斜横开，让出水道。

双方虽没说上一句话，但赵南珩已看出这两条渔舟，分明是四大门派中的门下弟子所乔装。

看来这一聚会，当真严密无比。

正行之间，只见右首一条岔港中，忽然又有一条梭形快艇，疾驶而来，船头站着一个人身穿青色劲装的青年汉子遥遥抱拳，问道：“钟府来船上，两位朋友，如何称呼？”玄修道人赶忙站起，答：“在下金顶王某，这是蓝宝石顶赵兄弟。”

两句话的时间，快艇业已驶到小船五尺左右，那劲装青年目光瞟过两人，含笑拱手：“原来两位是武当、峨嵋道兄，小弟侯剑英失敬之至，前面一路，均由敝派担任警戒，还望两位多多担待。”

话声一落，快艇在水面上一个转折，斜斜驶去。赵南珩因人家出声招呼，也自抱拳答礼，目送快艇去远。只觉这位劲装青年，眉宇轩昂，年约二十一二，站在船头上，英风飒飒，一时不禁起了惺惺相惜之感，急忙回头朝玄修道人问道：“道长，这位侯兄，不知是哪一派门下？”玄修道人回身坐下，说道：“目下各派中人，赶来慈悲渡的，为数已是不少，其中还有许多改容易装，掩去本来面目，贫道也不大清楚，只是从这位侯施主身边不带武器一点看来，还是以拳术闻名的形意门高弟无疑。”

小船沿着港湾转折前行，在一处山脚下停了下来。玄修道人起身道：“小施主，咱们到了，上岸去吧！”说完，回身向灰衣汉子稽首道谢，才纵身跃上岸去。赵南珩跟在他身后，相继跃上，举目一瞧，只见这一带峰峦起伏，山势虽不太高，但林深草长，甚是荒僻。此时又当接近黄昏，猿

啼鸟鸣，景色苍凉！

玄修道人低声说道：“小施主请随在贫道身后，遇上什么，一切由贫道应对好了。”

赵南珩道：“在下理会得。”

玄修道人不再多说，转身就朝山脚树林中走去。赵南珩亦步亦趋，同时跨入林中。

密林如织，一条小径，曲折往里通去，两人走了不到一箭来路。只听有人猛喝一声：“站住！”

玄修道人走在前面，立即依声停步。

这时左侧一棵大树后面，有人朗朗说道：“十二时辰合天道。”

玄修道人暗哦一声，原来在这里轮值的，果然是形意门的人。

（按形意门以意行拳，按十二时辰之生肖，分为十二形，这句口号，正是表明他们来历之意）

当下打了个稽首，应声道：“帝遣玄武驱神奸。”他这句口号，乃是出于程矩夫“大天一真庆万寿宫碑”碑辞，正切合他们武当派的身份。

敢情各大门派此次集会，乃是极端秘密之事，为了防范敌人混入，遂订下暗号，藉作联系。

玄修道人话声出口，那人微微一顿，又道：“后面那位呢？”玄修道人接着说道：“月出灵山照沧海。”

这句话，赵南珩听懂了，对方问的是自己来历，玄修道人答的，正是从前峨嵋门下行走江湖，遇上同门时互相联络的暗号。这句诗出于李白，原是“月出峨嵋照沧海”，如今把“峨嵋”两字改成了灵山，听来就隐晦得多了。

林中那人高声道：“两位请！”

玄修道人又打了个稽首，就继续朝前走去。

此时虽然只是黄昏时分，但林中树枝茂密，透不进天光，入林渐深，愈觉幽暗，差堪辨路。

尤其这条小径，敢情还是新僻不久，曲折穿行，最多也只容两人并肩可行，玄修道人尽管熟悉路径，但也走得并不太快。赵南珩跟在他身后，细看两侧林中，人影幢幢，各依有利形势，暗中严密监视，这般布置，别说是人，只怕连飞鸟也无法飞得进去。

林中小径，好像是盘着山脚而行，走了里许光景，此刻已逐渐向上。又走了一刻工夫，玄修道人领先闪出林去。赵南珩相继走出，眼看已到了一处山腰之上。这是一片足有数亩方广的石砌平台，中间依山而起，建着一座巍峨寺院，平台下面，约有数百级宽阔石级，直达山脚，山脚底下，面临大江，但见江水滚滚，波澜壮阔。

自己两人，是从山后抄小径来的，心中不禁深感奇怪，那小船何以不从正面登陆？却要绕上这大一个圈子？心念转动，目光向平台掠近，发觉这片平台，虽然静闷如恒。但稍微留意，就可看到四周树林边上，各按方位，静静地站着十八名怀抱禅杖，腰佩戒刀的灰衣僧人，胸挂一串精钢念珠，像木偶般凝然而立！

少林寺十八护法罗汉！

赵南珩瞧得微微一怔，他在少林寺住过一年，深知十八护法罗汉，乃是千百僧侣中精选的武功特强之人，再经严格训练而成，平日足不出寺，

只有方丈离寺外出，才由他们随从护驾。十八罗汉既在此地，想必少林方丈百愚上人也赶来了！那么文判诸葛忌说的江湖上谣传着四大门派掌门人离奇失踪，遭人劫掠之事，当属空穴来风，不足徵信。他随着玄修道人，越过平台，迎面又有三十来级石砌，直达寺门。两人拾级而登，山门横额上，题着“观音寺”三个剥落金字。

寺门前面矗立一座高大石香炉，炉前盘膝坐着一位灰衲老僧，闭目垂帘，状似入定，身前地上，横放一支精钢禅杖！这灰衲老僧，赵南珩自然认识，他、正是少林寺“十”字辈的高僧之一——十志大师！

心中不禁又是一怔，底下平台，已有十八护法罗汉布下“罗汉阵”，这里竟然还由十志大师亲自居高监视。看来观音寺这一场集会，定然关系重大，不然，哪有如此郑重？

玄修道人早已趋前一步，稽首道：“武当门下玄修，峨嵋门下赵南珩，有重要消息，入内禀报。”

赵南珩也连忙作了个长揖，叫：“大师傅好！”十志大师合十还礼，徐声道：“两位请吧！”玄修道人不再多说，领着赵南珩由左侧一道边门入内。一路上每逢转角，必有三两个手杖兵刃的人，凝立戒备，这些人有僧道装束，也有俗家打扮，当真如临大敌。两人由偏殿折入一条石砌甬道，两边花木扶疏，景物清幽，前面敢情已是本寺的方丈室了。

赵南珩跟着玄修道人刚跨进后院，只见一幢精舍前面，两边站着四个身佩长剑的灰衣僧人，和四个背负长剑的蓝袍道人！心头不由猛然一怔，这八人之中，四个身穿蓝袍的人，当然是武当蓝袍八剑，但四个身佩长剑的灰僧人，竟是峨嵋伏虎寺“悟”字辈果、法、真、昙四师兄！（峨嵋派以剑术闻名，和尚而身佩长剑的，只有峨嵋门人）

蓝袍道人瞧到玄修，立即恭敬地躬下身去，口中同声叫道：“大师兄！”

赵南珩也迎前几步，拱手道：“小弟赵南珩拜见四位师兄。”四个灰衣僧人瞧到赵南珩，似乎也深感意外，全部脸露惊喜，纷纷答礼。

悟果和尚压低声音说道：“赵兄弟，你也来了，监寺大师就在里面！”

玄修道人走进阶前，回身朝赵南珩招招手，一面取下头上覆着的毡帽，放轻脚步跨入玄关，肃然躬身道：“弟子玄修，暨峨嵋门下赵南珩，有事禀报。”

只听里面一个清朗的声音，说道：“你们进来！”赵南珩听出这说话的正是武当一苇子。

但他因监寺大师也在里面，玄修道人在通报之时，把自己说成“峨嵋门下”，心头不由“咚”的一跳，脸上也登时火辣辣的烧了起来。

记得自己离开伏虎寺的那一天，监寺大师曾经严肃的告诫自己，离山之后，不准向人再提峨嵋两字，也不准再使峨嵋武功。如今自己竟敢违背他老人家的吩咐，以“峨嵋门下”的身份，在江湖招摇，岂非胆大妄为？他越想越觉得忐忑不安，只是既已到了这里，不进去也不成了，丑媳妇也免不得要见翁姑。眼看玄修道人已经一步跨了进去，自己也只好低着头跟着他往里走去！

这是三间打通的敞轩，窗明几净，纤尘不染，中间八把绣披椅子上，这时共有六个人相对而坐，好像在计议着重大事情！上首客位上，坐着三人，第一个是身穿蓝布大褂，年约六旬，貌相清瘦的老人，手上执一支二尺来长竹节旱烟管，太阳穴鼓得老高，双目炯炯有神，看来是一位内外兼

修的高手。第二个灰衲老僧，正是峨嵋伏虎寺监寺大行大师，再次是武当派的一苇子。

下首是三个灰衣僧人，赵南珩全都认识，那是少林寺罗汉堂住持十住大师，伽蓝殿的十善大师，文武殿的十信大师。赵南珩目光一瞥，心头暗暗奇怪。

少林寺随驾护法的十八罗汉，既已全数出动，照说方丈也该在这里了，何以厅上不见百愚上人？

玄修道人跨进敞厅，立即趋前几步，向一苇子恭敬的躬身道：“弟子参见师叔。”

一苇子摆了摆手，问道：“你这一路上，可是有什么发现？”玄修道人垂手道：“弟子听江湖传说，三十年前一度出现江湖，但后来又突告匿迹的四方教，近日据说已在江湖出现，而且行动十分秘密，外人无从探知他们的活动情形。另外又有一个叫朱雀旗的新兴帮会，势力遍布长江上下游，弟子已着人前去密查，目前尚无消息。弟子在远安附近，途遇峨嵋赵小施主，据称他有重要报告，因此弟子特地陪他前来。”一苇子点点头，玄修道人退到一旁。

赵南珩等他退下，慌忙放下包裹，走上前去，在大行大师前面跪下，叩头道：“弟子拜见大师……”

他自幼由大行大师传授武功，已有一年多没见到大师了，此时相见，当真像遇见亲人一般。

尤其这一年来，在江湖上受到许多人的歧视，这一跪倒地上，所有委屈，一齐涌上心头，心底的话，还没说出，忍不住声音哽咽，满眶泪水，几乎夺眶而出。

大行大师慈祥的脸上，也微微一黯，点点头道：“孩子，难为你也赶来了！”

他抬手向蓝褂老者一指，又道：“这是形意门的孟老前辈，武当一苇道长和少林三位大师，你都已见过，还不快去见礼？”赵南珩见监寺大师不但没有责怪自己，似乎还隐含嘉许之意，心头不由放宽了许多，赶紧应是，站起身子，朝蓝褂老者行下礼去，口中说道：“晚辈拜见孟老前辈。”

他在江湖上，早已听人说过，形意门掌门人孟守乾，精擅打穴之术，大家因他手中那支旱烟管，长有一尺八寸，这就以“尺八指”相称。

赵南珩口中说着，目光不期偷偷的朝他旱烟管瞧去。孟守乾微微一笑，还礼道：“小兄弟不可多礼！”赵南珩接着又向一苇子、和十住大师等人行过了礼。大行大师注目问道：“孩子，你不是有重要报告吗？不妨说出来给大家听听。”

赵南珩就把巴东酒楼无意遇到一老一少，如何饮酒谈诗，十方大师如何愤然离座……

十住大师皱皱眉道：“十方师弟怎的如此没有耐性，他离寺之日，贫僧一再叮咛，要他遇事忍耐，这样不就自泄行藏了吗？”赵南珩等他说完，接着说出十方大师在渡口遇害之事。十住大师身躯猛然一震，闭目合十，低诵了句佛号，才睁目问道：“小施主当时可曾留意那一老一少是否在场？”赵南珩摇摇头，又把自己当时也怀疑凶手就是一老一少，才蹊踪渡江，在归州城一家客店前面，发现有人互留记号……一瓢子手捋长髯，吃惊的道：“小施主说的，极像当年南天七宿一笔勾魂诸葛忌和翻天印单光

斗两人的暗号，南天七宿已有多年不在江湖走动，怎么也在归州出现？”

赵南珩接着说出自己如何投宿和两人巧遇，以及木宇真劝自己同行，途遇任宗秀，因他们急于救人，中途分手，自己又继续追踪，一直说到与玄修道人相遇为止。

中间又把自己怀疑木宇真就是西妖手下东华山庄的木香主，参以石老令公有“统辖四山，总管天下”之说，木宇真又可能就是四方教的人。

再从江湖上一连串有人假冒东怪“血影掌”，南魔“搜魂针”，和北鬼的“归元指”推想，这些人可能都是四方教杀害的。他这一番话，听得在座诸人，无不耸然动容！

大家沉默有顷，形意门掌门人孟守乾猛地一拍巴掌，洪声道：“小兄弟分析得不错，四方教准是西妖布置在江湖上的爪牙无疑，她自己有种种顾虑，才以四方教名义出现，用以蒙蔽天下人的耳目。如此说来，不仅四大门派掌教，全是西妖劫去的，甚至敝师兄当年的离奇失踪，也与西妖有关……”

第四十九章 堂堂门派失掌门

赵南珩虽然不知孟守乾的师兄为何失踪之事，但听到四大门派掌门人果然全已失踪，不期心头猛一震！自己本来还一直以为本门业已宣布封山，老师傅正在闭关静修，失踪的也许只是其他三派掌门，因为大家口头上叫惯了四大门派，才把峨嵋派带上，这就难怪监寺大师会在封山其中，赶来此地！

一苇子沉吟道：“孟大侠说得极是，这六十年来，罗髻一派，虽没公开在江湖走动，但三十年前，接连找上少林、武当寻事，精擅咱们四派武功的那人，不正是自称姓石吗？当年若非中飞龙赵大侠以无上神功，把他吓退，只怕咱们四大门派早就蒙受其害了！”

大行大师点点头道：“不错，老衲当年差点吃了他的大亏，说来惭愧，敝派‘乱披风剑法’，老衲幼得先师传授，那时少说也练了三十来年，虽不能说尽得个中神髓，但剑法变化自认为差不多全已了然于胸。哪知对方出手使的，居然就是敝派‘乱披风剑法’，而且在他手上使出，比原来更为精奥，诡谲离奇得多，简直出人意表，如非掌门师兄即时喝阻，贫衲自问只怕难以在他手下走得三十招，当时他掷剑在地，狂笑着道：‘你们现在总该相信这套剑法，只不过是石某师门中剽窃来的了？’赵南珩听到这里，陡然想起自己在罗髻山和红衣女郎动手之时，她也说过峨嵋掌法，是从罗髻派偷学去的，心中方自一动。十善大师接口道：“贫僧那年还只二十岁记得刚学会敝派‘达摩杖法’，那姓石的在敝寺连续表现‘达摩杖’‘光明拳’，贫僧虽然瞧不出他精微之处，但从掌门师尊脸色凝重，和他的得意神色上观察，此人武功，当已超越家师之上。如今想来，此人可能就是赵小施主说的石老令公无疑，阿弥陀佛，他‘统辖四山，总管天下’，难怪先要向咱们四大门派下手！”

大行大师口诵佛号，转脸朝赵南珩问道：“孩子，你从哪里听来的消息，石老令公是西妖手下？”

赵南珩眼圈一红，扑的跪了下去，抬头道：“这完全是弟子亲身经历之事，弟子从小在峨嵋长大，立誓要做峨嵋门人，弟子在少林寺待了一年，就……就……”

大行大师点点头道：“掌门师兄当年把你带上峨嵋，而没把你列入门墙，实在另有因果，就是你投奔少林寺，也含有深意，你不该轻易离寺外出。关于你离寺后的情形，老僧昨晚已听一苇道友和十住大师说过，你起来，慢慢的说。”

赵南珩依言站起，继道：“弟子在江湖上听人传说，本门封山，是为了罗髻开派，弟子为了本门荣辱，所以决心要找西妖评理……”

大行大师脸色微微一变，勉强笑道：“真是任性的孩子，不知天高地厚，如果事情有这么简单，掌门人哪会毅然宣布退出江湖？唔，你只管说下去，你说你见到过石老令公其人？”赵南珩垂手应了声是，接着就把自己伤在南魔手下，如何由鬼手仙翁打通奇经八脉，瞎鬼婆如何死在“归元指”下。自己如何被人误认为西妖手下的西宁山辛香主，在张八岭遇到石老令公，传下夫人紫金符令，要自己回山，如何闯上他们东华山庄……”

孟守乾听到这里，突然摆手：“且慢，你可记得东华山庄是在什么地方？”

赵南珩想了想道：“晚辈当日只是由马匹自行认路，不知那是什么地方，据和晚辈同行的老乞说，那里好像快到天柱山了。”孟守乾瞧了大行大师一眼，点点头，没再说话。赵南珩又把自己和游老乞一路西行，说到雅州府，游老乞留书作别。

大行大师似乎对游老乞十分注意，抬目问道：“孩子，你说那姓游的老人，送你一枚铜钱，你可带在身上？”赵南珩连忙从裤带头上，解了下来，双手递过。这枚铜锈斑剥的铜钱，才一取出，孟守乾、一瓢子等人的目光，几乎全盯在这枚大钱之上，脸上也各自露出惊诧之色！大行大师接过铜钱，口中低诵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方才听你说出姓游的老人用朱漆小弓射下信鸽，老僧就怀疑是他老人家，哈哈，果然是这位游戏风尘的前辈怪杰，孩子，你能得此老垂青，福缘真是不浅！”

说着，随手把铜钱朝孟守乾递去。

孟守乾接过金钱，看了一眼，点点头奇道：“果然是乾坤金钱，此老已有数十年没在江湖出现，大家只当他早已仙逝，但从小兄弟所说情形看来，自然是此老无疑，如论年龄，只怕已在百岁之上了！”

赵南珩正因不知游老乞的来历，此时眼看监寺大师和孟守乾等人口气之中，对他极是尊敬，心知定是前辈高人，不由好奇的道：“弟子愚鲁，不知这位老前辈究是何人？”这时大家已把乾坤金钱传阅了一遍，仍然送到大行大师手上，大行大师郑重的递还给赵南珩，一面说道：“你遇上的这位老人，辈份比老僧还要高出一辈，掌门师兄昔年曾在衡山见过他一面，那时候已是你见到的这副模样，游戏风尘。江湖上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他的来历，他自称游一乾，自然也无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但他却有一个特征，就是终年提着一个包裹，包裹里缚着一张朱漆小弓和三支白翎小箭，而且身边佩一枚大铜钱，就是这乾坤金钱，大家遂以乾坤一丐相称。”说到这里，忽然“唔”道：“他赐你这枚金钱，要你替他前往终南办一件事，你千万疏忽不得。”

赵南珩依然把乾坤金钱系到裤带头上，躬身应是，一面又把自己赶到宁远府之后，如何夜入开元寺，巧遇师祖遗物，如何找上罗髻山。

自己因罗髻三剑，关系本门盛衰，是以兼程赶回峨嵋，终因老师傅在闭关之中，无法见到，只好回下山来。想起游老乞临行曾嘱咐自己出川之后，替他前往终南办事，才行出川，详细说了一遍。

一面从包裹中取出师祖遗留的柬帖，和梅花画册、念珠、倚天剑一并呈到大行大师面前。

大行大师肃然起立，只从赵南珩手上，取过开谛大师遗书，略为过目，依然交还给赵南珩，一面蔼然笑道：“先师遗训，既然写着留赠有缘，这些东西，自然都是你应得之物，你还是收起来吧！难为你小小年纪，不忘根本，为了峨嵋封山，历尽艰险……”赵南珩慌忙跪倒地上，流泪道：“弟子立誓要做峨嵋门人，为了本门荣辱，弟子就是粉身碎骨，万死不辞……”大行大师只是点头，沉吟半晌，才缓缓说道：“孩子，老僧当年奉掌门人令谕，把你抚养长大，自然知道你的为人，掌门人因你另有遇合，未便列入峨嵋门墙，后来老僧曾建议大师兄，把你收为记名弟子，也未蒙采纳，如今你机缘巧合，得到先师遗留的倚天剑，先师在天之灵，把你视为有缘之人，自然不能说你和峨嵋没有香火渊源，老僧权以峨嵋临寺身份，代掌门人收你为记名弟子，你愿意吗？”

赵南珩听得大喜过望，连忙叩头道：“弟子蒙大师成全，感恩不尽。”

大行大师立即把他扶起，惋惜的道：“孩子，这是老僧擅作主张，尚待掌门人核定，不过，孩子，你记注，峨眉派也只能收你做记名弟子。”

赵南珩抬头道：“大师，那是为了什么？”

大行大师道：“你不用多问，日后自知。”

孟守乾大笑道：“赵兄弟连获奇遇，可喜可贺，尤其小兄弟由峨眉下山，本该取道成都由昭化出川，才是去终南捷径，但小兄弟却反而舍近就远，由巴东出川，才会误打误撞的遇上玄修道人，引来此地，可谓巧合！”

赵南珩红着脸道：“晚辈上次出川，是按老师傅所开路程走的，晚辈不知终南山究在哪里，原想等出川之后，再行打听。”孟守乾笑道：“若非小兄弟亲身经历，咱们真还被西妖蒙在鼓里，说来惭愧，老朽连四方教这个名称，也是今天第一次听到！”

大行大师持重的道：“照此子所说，西妖另创四方教，企图以伪乱真，假冒五奇四家其他几家的独门武功，杀害多人，其用心无非想挑起江湖是非，这一点，当然也无可置疑，至于四位掌门人的突告失踪，究竟是否为人劫持，尚难遽下断语。”因为咱们派出去的人，也不在少数，论地域，只要咱们这几派门人，互相传递消息，四位掌门人无论在何处出现，都不难立被发现。只是至今仍然没有丝毫音信，遭人劫持，自然也有可能，但是否就是西妖支使的四方教所为，也同样难以肯定。即如长江一带出现的朱雀旗，到目前为止，咱们还没弄得清它的幕后人物。就是南天七宿，已有多多年不在江湖走动，此次文判诸葛忌，翻天印单光斗两人，突然在归州出现，也决非无因。老僧之意，咱们立即传令所有门人，迅速调查木宇真，任宗秀两人走向，和四方教总坛设于何处？朱雀旗这帮人究竟是些什么人物？有何行动？至于文判诸葛忌和翻天印单光斗两人在归州出现一节，老僧相信定然瞒不过钟老施主，只要等他来了，就不难知道，诸位以为如何？”

一苇子手捋长髯，连连点头道：“大师说得极是，四位掌门人突告失踪，和罗髻夫人另创四方教，石老令公‘统辖四山，总管天下’，固然大有嫌疑，但贫道始终认为以四位掌门人的武功修为，纵非西妖和那姓石的之敌，也不可能束手就缚。四派之中，除了华山派情形不详之外，咱们三派的情形，几乎完全相同，掌门人的离奇失踪，不但丝毫没有痕迹，甚至连久已不用的兵刃，都同时不见，因此，贫道总觉得其中必有缘故，也许……”

他话声未落，只见门口走进一名蓝袍道人，躬身道：“少林十槃大师偕同华山门下虞平到。”

一苇子回头道：“请！”

门口昂然走进一个面目黎黑，两鬓长满钢针般短髭的老人，正是十槃大师，他也是一身俗家装束，黑袍戴笠，手上还提着一支藤杖，敢情是权代禅杖的随身兵器。

身后跟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劲装青年，脸型瘦削，生相英俊，此人赵南珩曾在佟家庄见过，是华山三英中的小师弟虞平。十槃大师目光一转，立即合十道：“阿弥陀佛，大行老师傅和孟老施主也都赶来了。”

孟守乾，大行大师连忙还礼道：“大师傅辛苦了。”十住大师抬目道：“师弟此行，可曾遇到孙大娘吗？”十槃大师忙道：“小弟奉命赶到老子

山，孙大娘茅屋深锁，可能她还未曾回去过，小弟怕大师兄也许另有差遣，才兼程赶来。在云梦附近，遇上虞施主，总算四位掌门人，已经有了下落……”

他此话出口，厅上诸人，全部眼睛一亮。

十住大师急急问道：“你说四位掌门人有了下落，现在哪里？”

十槃大师道：“这消息是虞施主无意中听来的，他本待上少林寺报讯，不想正好和小弟相遇，才相偕同来。”大家的目光，同时立即转注到虞平脸上，急于听他说出经过。

虞平慌忙走上几步，扑的跪倒地上，叩头道：“诸位老前辈救救家师。”

一苇子道：“这是大家之事，小施主快快请起好说。”虞平叩了几个头，才行站起，泪流满脸的道：“一月之前，晚辈师兄弟三人，在横梁店附近，遭人偷袭，大师兄、二师兄当场殒命，晚辈重伤踣地，经一位过路武师，以磁石在左肩吸出针心中空，断针数截，才知贼人使的竟是用脆钢仿制，中人立断，循血攻心的‘搜魂针’……”

他顿了一顿，眼看大家都没有作声，才继续说道：“晚辈当时针虽起出，但伤及筋骨，左臂若废，在附近农家，疗养经月，始告痊愈，数日前江湖上纷纷传说，家师和三派掌门，突告失踪之事，晚辈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因两位师兄惨死在‘搜魂针’下，家师尚未知道，原拟赶回华山禀报，哪知在汉阳落店之后，发现晚辈隔壁房中，住着一个书生打扮的青年，甚是眼熟，后来想起原来此人正是晚辈在佟家庄院见过，自称峨嵋门下的赵南珩……”

他敢情进来之时，并没注意到边上站着的人，是以说出峨嵋门下赵南珩的话来。

在座诸人，听得一奇，目光不期而然齐向赵南珩瞧去。赵南珩却是心中一动，暗想：是了，他遇上的人，极可能就是西妖门下那个西宁山香主辛舒平了。心念转动，立即含笑拱手道：“虞兄说的此人，敢情和在下生得极象？”虞平转头一瞧，目光不禁一直，口中惊咦了声。孟守乾点点头道：“不错，那人大概就是西妖门下了。”虞平打量了赵南珩一眼冷冷的道：“兄弟说的，确是事实，赵兄幸勿见怪。”

大行大师道：“小施主只管请说！”

虞平续道：“晚辈因大师兄对佟家庄之事，始终怀疑与这位赵兄有关，此时既在客店相遇，不由暗中留上了心。过不多久，果然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的闪进邻房，同时掩上屋门，好像在窃窃私语，晚辈越发料定必有缘故，这就凑近板壁，倾听了一阵，只因邻房两人，语声极轻，虽只一板之隔，还是听得不大真切。

好像一个称呼另一个香主，又说什么四大门派的，晚辈因他们提到四大门派，更觉可疑，匍身在板壁底上戳了个洞，凑着耳朵，凝神听去。

第五十章 闻道掌门在龙门

只听后来那人说道‘教主认为龙门坳不但地势隐秘，而且地点适中，所以把他们一块送到那里，暂时安顿，再听夫人后命。’那姓赵的问道：‘教主还有什么吩咐’？

后来那人连应了两声“是”，才道：‘教主得知香主落在朱雀旗这般人手里，才派木香主前来营救，如今木香主已经赶回去了，教主因四大门派的人，已在四出查询，龙门坳虽然不虞被人发现，但怕人手不够，所以要香主立即赶去接应。’晚辈听到这里，才知这姓赵的原来还是西妖罗髻夫人手下，只不知他们口中的教主是谁？而且听他们口气，好像江湖上传说的四位掌门人失踪，竟然和他们有关，尤其后来那人说的那句“暂时安顿在龙门坳”之言，当属四位掌门人的下落无疑。晚辈心念方动，只听那姓赵的应了声“好”，道：“那么兄弟这就赶去。”话声出口，只听后面“格”的一声，敢情他已由窗中飞了出去。

晚辈心中一急，慌忙站起身子，悄悄闪近窗下，跟着纵出，掠上屋面，已不见两人踪影，客店后面，和民房相连，这时华灯初上、正当晚餐时分，晚辈不敢在屋上停留，只好废然回到屋中。那时晚辈还不知四位掌门人失踪之事，是否确实？暗想：如果四位掌门人真要被人劫持的话，只要有了着落，也就不怕了，第二天，晚辈正待赶上少林寺报讯，就在路上遇到了十槃大师。”大家都在用心谛听，是以没人中途插嘴，直等虞平一口气把话说完。

孟守乾回头问道：“龙门坳在什么地方？”

虞平摇摇头道：“晚辈不知道。”

一苇子接道：“由青苔关进去一处山中，地名就叫龙门坳，哦！”

说到这里，突然双目一睁，面向赵南珩道：“赵小施主无意间闯去的‘东华山庄’，不是在天柱山附近吗？龙门坳就在大别山和霍山之间，和小施主说的，极为吻合。而且无论从峨嵋、华山、少林、武当四处来说，地点果然最适中也没有了，那么……四应掌门人当真为西妖劫持，暂时安顿在东华山庄？”十住大师合十道：“四位掌门人既然有了下落，听虞施主说来，西妖本人并未赶去，而且四方教教主都不在那里。他们如非自恃地势隐僻，和布置着机关埋伏，不虞有他，就是人手分散，一时调度不及，咱们最好趁对方人手不齐之时赶去，当可事半功倍，不知三位前辈有何高见？”

一苇子心急掌门人安危，立即附和道：“大师说的极是，四位掌门人不仅关系一门一派荣辱，也关连整个武林安危，既已有了着落，自宜尽速赶去才好。”

孟守乾掌理形意门门户，在北五省算得是首屈一指的领袖人物，平日和江湖上人接触多了，江湖阅历，自然要比长年难得出门的大行大师、一苇子、十住大师等人丰富得多。他总觉华山门下的虞平，眼神闪烁，眸子不正，只是一个浮猾少年，尤其在他述说当时情形，一口气说来，有如背熟了的一般，丝毫不经思索，心中不禁微生疑念：但因四派掌门人遭四方教劫持，自己未便多说，不禁回头朝大行大师望去。大行大师双眉低垂，合十道：“掌门人安危所系，何等重大，两位主张立即赶上龙门坳去，老僧自无异议，只是咱们赶赴龙门坳之事，兵贵神速，人手不宜太多。此地

已成各派联络中心，也须留人主持；至于如何调配，一苇道兄主持全局，已有多日，不如仍由道兄全权处理为是。”

一苇子连称不敢，接着经大家讨论结果，为了避免引起对方警觉。决定：由武当一苇子率门下玄明、玄清、赵南珩和华山门下的虞平为第一拨。

形意门孟守乾率门人候剑英，峨嵋大行大师，率悟果、悟法为第二拨。

少林十住大师和师弟十善、十信，为第三拨，俟第一拨人下山之后，依次上路，在青苔关附近会合。

从观音寺至龙门坳沿途，由十槃大师和玄修道人率同少林十八护法罗汉，担任联络接应工作，其余四派门人，仍留此地，由十志大师主持。

计议定当，大厅上开上两席素斋，饱餐一顿，三拨人各自改换装束，连夜相继下山。

这是第三天午牌时光。

离麻城不远的中馆驿大路旁，一家酒馆边上，正有一大堆村童、妇女，好奇的围成一圈。

墙上挂着一方三尺来长，色呈灰黄的白布，布上画着一个八卦，白布下一人席地盘膝而坐。

此人看去年约六旬，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一头短发，乱蓬蓬满是尘垢，穿一件半长不短的旧黑葛衫。地上散放着卦筒金钱之类，是个卖卜的老人。

尽管村童妇女，围了一堆，敢情没人问津，他没精打采地垂着眼皮在那里打盹。

这时大路上，传来一阵马蹄鸾玲之声，五匹健马由远而近，在酒馆前面停了下来。

前面两匹马上，是两名劲装紧扣，腰跨单刀的汉子，看去像是镖局的趟子手。

后面三骑，两个是青年镖师，一个长得唇红齿白，背负长剑，雪白的剑穗，临风飘忽，另一个紫膛脸的，背负长形布囊，足有四尺开外，当然也是随身兵刃。

最后面是一个六旬开外的老镖头，头戴风巾，身穿团花蓝袍，脸上黄中透黑，双目奕奕有光，额下长髯飘忽，腰挂着一柄黄穗长剑。

这一行五骑，才到酒楼前面。

那席地而坐的卖卦老人突然精神一振，翻动滚豆似的双睛，咳的一声，拉大嗓门，叫道：“诸位达官，出门人间祸不问福，可要问上一卦，看看前途是否平安？”

两个趟子手堪堪跳下马背，机警的回头朝卖卦老人望去。

卖卦老人连忙点头招呼，口中接着说道：“老汉文王神课，断人体咎，最是灵验不过，诸如找寻失物，行人消息，只须拆上一字，就可指点迷津……尤其今天日神带煞，利在南方，东有陷阱……”

他唠叨说着，目的似乎在招揽生意。

这时后面三人也相继下马，那英俊青年双目一瞪，愤然道：

“真是胡说八道。”

卖卦老人眼看自己说了一大套，不但没有人问津，还被人家斥自己胡说八道，心中不禁有气！豆眼一翻，大声道：“小哥，你才胡说八道！”

老镖头有意瞧了卖卦老人一眼，双眉微微一皱，口中低声道：“虞老弟，咱们进去！”

说着，当先朝酒楼大门走去，英俊青年没再作声，悻悻的跟着老镖头身后走入大门。

一行五人鱼贯登楼，因此处地当豫皖交通孔道，又是晌午时光，正是过往旅客打尖的时候。

楼上楼下，已接近五六成座头，他们就在靠近楼梯的中间一张方桌落坐，点过酒菜，容得堂倌退下。

那英俊青年忽然向老镖头轻声说道：“老前辈，门口那个卖卦的老头，可能是……”

老镖头没等他再往下说，连忙使个眼色，道：“虞老弟，有人来了！”

英俊青年转头望去，果见楼梯口有一人背着手缓缓走来！这人身穿一袭灰布长衫，头戴文士巾，看去约在四十上下，一张瘦削脸，白中透黄冷冰冰的没有一丝血色，也没有一丝表情，昂首徐行，一付目中无人的神气。

紫膛脸青年瞧了一眼，立即偏头向老镖头好奇的问道：“老前辈仔细瞧瞧，这人脸色，是天生的，还是易了容？”老镖头不期而然的用手摸了摸脸颊，微微摇头，低声道：“看不出来，咦，赵兄弟，你不是也精于此道吗？”单听他们这短短的几句，诸位想来已可猜出他们是谁了！是的，他们就是赶赴龙门坳的第一拨，老镖头当然是武当一苇子所改装。

赵南珩怕被东华山庄的人认出，脸上涂了易容药物，虞平是个爱俊俏的人，依然本来面目，两名趟子手，则是蓝袍八剑中的玄明、玄清。

因为一苇子脸上用的是赵南珩的易容药物，所以他这般说法。

赵南珩脸上一热，低声答道：“晚辈只略知用法，哪里谈得上精于此道？”

一苇子捋须道：“不过照理说，一个人的气色，应该不会这个样子。”

说到这里，倏然住口，随手合起茶盅，呷了一口茶。正好堂倌送酒菜，大家也就住口不言。

那灰衣文士已缓步从他们桌边经过，仅瞥了他们一眼，继续朝前走去，在右角一张空桌上坐了下来。

这时候，楼梯下又有人上来了，那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和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

老婆婆穿一身干净青布衫裤，右手提着一个“朝山进香”的黄布袋，走路都颤巍巍的。

少女面貌娟秀，穿了一套紫花布衣衫，肩头垂着两条辫子，左手挽了一只香篮，右手搀扶着老婆婆，垂着头，缓缓走近靠壁一张桌子坐下。

看样子，她们敢情是祖孙两人，刚从乡下来的，老婆婆坐下之后，不住的东张西望。

那少女始终低垂粉颈，连头也不敢抬一下，但她的坐位，和赵南珩恰好斜斜相对。

就在她坐下之时，赵南珩心头微微一怔，只觉这少女十分面熟，自己好像在哪里见过？不觉多看了一眼。虞平灼灼目光，更是不住的朝她瞟去。

就在此时，楼梯上又有一个人，大步跨入厅中。走进来的是一个六旬左右的瘦小老者，头盘小辫，一身粗布褂裤，腰束板带，斜插一把铁锈斑剥的小斧，连柄只有一尺来长。一苇子神色蓦地一变，回顾左右，徐徐说道：“咱们得赶快一点，黄昏时候，也许还可以赶到定城县。”

定城县即今之广川县，在河南境内，正是由麻城北去的官道大路，他

这话当然是故意说的。

那瘦小老者此时已在不远处坐定，口中沉哼了声。正好酒保赶着过去，遮住视线，虞平目光流动，低声问道：“老前辈认识他？”

一苇子若无其事的道：“此地不宜多说，我们赶快吃吧！”说着目光一抬，面对玄明道人，嘴皮微动，玄明道人暗暗点了点头。

赵南珩瞧出一苇子是以“传音入密”向玄明道人指示机宜，但因他曾有“此地不宜多说”之言，心知必有事故，一时不好再问。

匆匆吃罢，由玄清道人付过饭账，大家相继下楼。赵南珩忍不住回头瞧了少女一眼，只觉自己分明在哪里见过此女，只是苦于想不起来。

走出酒楼，小厮替五人牵过马匹。

虞平回头瞧去，那卖卦老者业已走了。大家跨上马匹，玄明道人忽然拨转马头，独自朝来路驰奔而去。

赵南珩、虞平和玄清道人方觉奇怪，一苇子一带缰绳，回头笑道：“我们先走吧，他就会赶来的。”

话声刚落，突听一声凄厉惨呼，从后面传了过来。一苇子身躯一震，骇然道：“玄明……”

赵南珩、虞平、玄清亦都耸然变色，急急转头瞧去。那不是玄明是谁？此时已由马上滚下，扑卧在七八丈外，一动不动，不知是生是死？敢情他奔出没有多远，就中人暗算。一苇子腾身飞落马背，双目精光暴射，向四面一扫，沉声道：“此时四外并无行人，更无搏斗，玄明显然被暗器所伤？”他缓缓走近，俯下身去，伸手一探胸口，只觉触手冰冷，玄明道人业已断气，不禁呆得一呆。

玄清道人扶起玄明尸体，忍不住流下泪来。

赵南珩趋前一步，悄声问道：“老前辈，这是什么暗器所伤？”一苇子默默地摇摇头，向玄清吩咐道：“掀起衣衫！”玄清撕开玄明衣襟，前胸一无伤痕，但背后却有一点极小的紫红影子，浸入肉内。

虞平目光一直，倒抽一口凉气，失惊道：“老前辈，这是……”一苇子咳了一声，忽然低喝道：“快快掩起！”玄清赶忙掩上衣襟，此时酒楼中的食客，和路上行人，都已赶了过来。

一苇子长叹一声，转脸朝玄清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料得到你的兄弟会突患急症，坠马而死！”这时围观的人，已越来越多，一苇子目光一转，瞥见十槃大师杂在人群中，两道目光正向自己瞧来。

心知接应的人，已经赶到，这就接着说道：“好在咱们已快到地头了，何老四，你就留下来吧，好好替你兄弟料理后事吧，丧葬费用，统由咱们镖局开支就是。”

玄清道人连连叩头，含泪道：“多谢老镖头。”一苇子趁机向十槃大师用“传音入密”说了几句话，才回头吩咐道：“赵老弟、虞老弟，这里有何老四料理，咱们上路吧！”三人相继上马匹，默默上路。

赵南珩心里想着许多疑问，诸如酒楼上遇到的似曾相识的少女，和面无人色的灰衣文士，腰插小斧的瘦小老人。以及一苇子为什么要玄明道人回去？玄明道人背心上那点紫红影子，究竟是什么暗器？

马行迅速，一会工夫，离中馆驿已有数里路程。赵南珩再也忍不住，抬头问道：“老前辈，玄明道兄究竟是什么暗器所伤？”

一苇子黯然道：“搜魂针！”

赵南珩吃惊的道：“会是南魔的‘搜魂针’？哦，老前辈，那方才酒楼上……”

他心中灰衣文士、瘦小老人，甚至连白发老妪和梳着两条辫子的少女，都觉可疑，是以一时说不上来。

一苇子摇摇头道：“不可能，烂柯樵子和冷面秀士，都是成名多年的人物，决不会使用南魔的‘搜魂针’，而且酒楼前窗，位在大门右方，玄明去的方向，是在酒楼左方，不说相距已在十丈之外，就是以位置而论，怎么也打不到他的身上了。即使从窗口打下，针头创口，该由上而下，但玄明后心创口，只是平直射中，是以据贫道估计，该是有人在酒楼门口，出手暗算无疑。”

说到这里，回头道：“虞小施主华山高弟，华山派素以‘太白神针’驰誉武林，不知贫道说的可对？”

虞平坐在马上的身躯，似乎微微一震，忙道：“晚辈才疏学浅，虽曾跟随大师兄练过针法，会而不精，尤以飞针一类暗器，体积细小，通常不出三丈，即以家师来说，只怕难以打到十丈，方才晚辈走得最后，如果有人门口出手偷袭，晚辈断无不觉之理。”一苇子微微一笑，道：“搜魂针乃南魔独门绝学，发针无声无形，伤人于不知不觉之间，此人虽非南世侯本人，但既能伪制‘搜魂针’，以伪乱真，指上功力，自非等闲，打出十丈距离，想来也并非难事。

不过据贫道估计，此人发针当在五六丈左右，因马匹正在奔行之中，中针之后，仍可把他带出数丈之远，才行跌落马背，而那声惨呼，正是坠马时所发，唉，别说小施主了，就是连贫道也一无所觉……”

他仰头向天，叹了口气，就不再说话。

赵南珩道：“道长方才说烂柯樵子、冷面秀士，可就是酒楼上最后上来的瘦小老头，和那个灰衣文士吗？”一苇子道：“贫道先前也只觉那灰衣文士面无血色，使人不无可疑，只是设想到会是南天七宿中的冷面秀士秦紫贵，但后来烂柯樵子断眉老五突然现身，才使贫道联想起来。中馆驿偏僻小站，南天七宿中人，会在此地出现，当非偶然经过，自可想见。因此贫道命玄明去通知后面的人，加以注意，不料竟遭毒手，由此看来，咱们这一行人的行藏，只怕全已落在人家眼中了！”

第五十一章 龙坳门深夜色昏

赵南珩奇道：“晚辈那日听木宇真的口气，好像西妖门下，也有人落在南天七宿之手，他们之间也该是敌非友。”一苇子点头道：“不错，贫道曾听小施主说过，而且此人当是姓辛的香主无疑，再证以虞施主遇上的辛香主而言，烂柯樵子和冷面秀士，也许就是追踪姓辛的而来，咱们的人，倒不能落在他们之后哩！”

说话之间，业已绕过麻城县，舍了大路，直向东首一条小路上奔去。

傍晚时分，业已赶到青苔关附近，这一带，地势荒凉，三匹马奔了一二十里，都没遇上一处村落。

杂林连绵，草长过人，一苇子打量四周形势，首先一跃下马，牵着马匹，往林中走去。

赵南珩、虞平也同时跳下马背，跟着走入。

一苇子要两人把马匹在林中藏好，回头大笑道：“他们只怕还要一两个小时，才能赶到，咱们趁这段时光，先歇歇脚再说。”他不待两人回答，已在草丛中坐下，然后从肩头取下长剑，搁在身边，缓缓阖上眼睛，不再说话。

赵南珩眼看一苇子瞑目调息，不敢惊动，心知此处离东华山庄已是不远，随时随地可能遇上敌人，也悄悄从肩头取下剑囊，褪去青布，正待佩到身边。

虞平目光斜视，瞧他这柄四尺来长的古剑，似乎引起好奇，脚下移近两步，目注长剑，低声道：“赵兄此剑，形式奇古，比普通宝剑，长出甚多，想来定非凡品？”

赵南珩道：“虞兄说得极是，兄弟此剑，正是先师祖遗留的倚天剑。”

“倚天剑！”

虞平脸上不期闪过一丝诧异之色，接着说道：“这是峨嵋派镇山之宝，原来传到了赵兄手上，可喜可贺，不知赵兄能否赐借一阅，让兄弟一开眼界？”

赵南珩双手递过，笑道：“虞兄只管请看。”虞平接过长剑，随手一按吞口，掣出长剑，只听铮的一声，眼前青光流动，吟声不绝，立时有一股森森寒气，逼人肌肤。虞平目光一霎不霎地瞧着手中长剑，直有盏茶工夫，脸上神色，瞬息万变，阴晴不定，好像在想着什么心事一般。赵南珩知道使剑的人，谁都会对名剑倍加赏鉴，爱不忍释，自然也不以为意。

虞平瞧了一会，才返剑入匣，星目转动，双手递还，一面朗声道：“兄弟曾听家师说过，倚天剑不仅是几柄仅存古剑中最为锋利的一柄，尤其因剑身特长，如非内功剑术均臻上乘，极难施展，即此一点，可见赵兄剑术造诣，非同凡响，兄弟今后，还得多多叨教。”

赵南珩道：“虞兄好说，兄弟愧不敢当。”说话之间，刚把倚天剑佩好，突然扬手道：“虞兄，有人来了！”

虞平身形一蹲，隐入丛草之间，凝神倾听，哪有什么声息？心中方自暗哼，这小子真是活见鬼，哪知就在此时，陡听左侧不远处，响起一阵细微脚步之声，正向自己这边走来。此时暮霭渐深，林深草长，更觉幽暗，尚未辩出来人是谁，迅速掣剑在手，长身而起，大喝一声道：“什么人？还不给我站住？”只听赵南珩的声音暗叫道：“虞兄不可造次，来的是孟

老前辈！”

声音入耳，果然，听到尺八指孟守乾接道：“不错，正是老朽。”虞平心头暗暗一楞，忖道：“这小子耳目之灵，果然强过自己许多！一面连忙收剑入匣，抱拳道：“孟老前辈来得好快！”话声中，孟守乾和他门人侯剑英，业已走了过来。一苇子也已自地上站起，一眼瞧到两人，不由咦道：“孟大侠不是和大行大师一路来的吗”

孟守乾摸摸胡子，笑道：“大师就在后面，也快到了。”一苇子吃惊道：“大师可是遇到了敌人？”

孟守乾大笑道：“老和尚要是遇到了敌人，老朽哪会临阵先跑？”

“阿弥陀佛，孟大侠撇下老衲，和临阵先跑，又有什么不同？”随着话声，大行大师已缓步走入林来。

孟守乾目射奇光，问道：“大师可曾追上那人？”大行大师摇摇头道：“老衲方才发现他遥遥尾随咱们，才故意落后，那人也突然停下步来，朝老衲招招手，返身就跑。老衲自然不肯放过，随后追了下去，说来惭愧，老衲和他在前山追逐了一圈，忽然失去此人所在……”

孟守乾道：“这人可能地形较熟，被他躲了起来。”大行大师道：“孟大侠毋须替老衲解嘲，平心而论，此人轻功之高，远非老衲所能望其项背……唉，老衲既然发现追丢了人，不愿多耗时间，匆匆赶来，哪知就在前面林边，突然听到有人低喝了一声：‘打’，一道白光，直向老衲打来，老衲一时趋避不及，只好运功相抗，挥袖拂去，这道白光，劲力奇强，一震之下，竟把老衲带退了两步！”说到这里，忽然呵呵一笑，问道：“两位猜猜，此人打出的一道白光，究是何物？”

一苇子道：“他使的是什么暗器？”

大行大师伸手从袖中取出一张白纸，递了过去，道：“你们瞧瞧这是什么？”

孟守乾吃惊道：“此人一张白纸，居然把大师震退了两步？”大行大师道：“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确是如此！”这时候剑英已从身边掏出火摺子，随手晃亮，擎到孟守乾身边。

大家都因这么一张白纸，居然会把峨嵋派监寺大行大师震退两步，感到无比惊奇，是以趁着火光，不约而同的伸长脖子，朝纸上瞧去。

那只是一张普通素笺，但上面却歪歪斜斜的写着两行字迹：

“你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此时不入地狱，更待何时？”

孟守乾江湖经验纵然老道？但瞧着这两句似偈非偈，无法解释的句子，也不禁皱眉头道：“这是什么意思？”

一苇子心中一动，问道：“大师可瞧清此人衣着容貌？”

大行大师沉吟道：“此人一路遥遥尾随，因相隔过远，看不清切，望去个子瘦小，身上穿的，好像是一件长仅及膝的黑色长衫……”

一苇子道：“果然是他……”

大行大师奇道：“道兄一行，也遇上了此人？”

一苇子就把自己一行，在中馆驿酒楼边上，遇到卖卦老人之事说了一遍。

大行大师道：“如此说来，他倒似有示警之意？”

虞平插口道：“晚辈愚鲁之见，却是和老前辈有些不同。”

大行大师道：“小施主有何高见？只管请说。”

虞平道：“晚辈之见，此人故示神秘，不足采信，但如果诸位老前辈认为他是一种暗中示警之意，那么这几句话，也可作为要咱在行动上须要及时之解释。

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正是譬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四方教的龙门坳分堂，比之地狱，也并不为过。四位掌门人既在此地，咱们生为门人子弟，自当竭力以赴，下面两句，此时不入更待何时？已是极为明显不言，不知诸位老前辈以为如何？”孟守乾瞧他说得振振有词，心中不禁暗生警惕，忖道：此子口才敏捷，但说话之时，眼神闪烁，分明是个城府极深之人！他因第一面见到虞平之时，就对他印象不佳，总觉一个人眼神不正，心术决不会正。

这也许是心有成见，也许是他阅人较多，得来的宝贵经验，因此虞平说的话，他有另有居心之感！

一苇子手捋长须，说道：“虞小施主说的不无理由，即使此人果有示警之意，其实咱们来此，明知龙门坳是龙潭虎穴，也非闯不可。

何况南天七宿中的烂柯樵子和冷面秀士，都在中馆驿出现，综合赵、虞两位小施主所闻所见，他们就是追踪西妖手下那个姓辛的香主来的，咱们更不能在人后。”

大行大师低诵佛号道：“阿弥陀佛，老衲说的此人有示警之意，也只是促大家多加注意罢了，四位掌门人安危所系，咱们自然义无反顾。此处离他们巢穴已近，今晚一场激战，当属不可避免。而且也关系咱们四大门派兴衰命运，在十住大师一行，未到之前，诸位好好的休息一会才好。”

正说之间，只听悟果的声音在林外喝道：“来的是什么人？”原来悟果、悟法两人，守在林外，见到有人行近，立即出声喝阻。

“秀挹嵩云胜觉场。”

来人唱出口号，接着陆续走近七名大汉，那是负责沿路接应的少林十槃大师亲率的六名护法罗汉，替大家送来干粮，接着十住、十善、十信三位大师，也自赶到。

此时已是初更时分，三拨人全已到齐，便自起程向龙门坳进发。

十槃大师率领十八护法罗汉，留在青苔关，担任接应。这是月黑风高之夜！

荒山深夜，一行人施展轻功，奔了将近顿饭工夫，一苇子领先翻上一座山岭，便自住足，回头向赵南珩道：“前面山岭重叠之间，就是龙门坳，小施主来过一次，可还记得东华山庄的方向？”赵南珩凝足目力，向四周瞧去，哪想辨认得出？这就摇摇头道：“晚辈当日只是任由马匹认路，已经是想不起来了，只记得翻岭越涧，一路没有路径可循，后来马匹忽然走向一条黄泥道路，沿着一座插天高峰脚下，往右侧转去。

一苇子沉吟道：“那可能已接近西岭坳了，走，咱们寻过去再说。”

赵南珩跟在一苇子身后，施展轻功，一路朝前奔去，但他目光却不时地向四外扫视，竭力从记忆中辨认路径。其余的人，业已分散，遥遥跟着两人。

又翻过两重山岭，一苇子回头一瞧，赵南珩跟在自己身后，丝毫没有落后，黑暗之中，两道眼神，炯炯有光，心头有感诧异。暗想：这青年人哪有如此深湛内功？不禁低声赞道：小施主一身轻功，真还不弱！”

赵南珩道：“道长过奖，晚辈……哦……”

突然话声中断，口中轻哦一声，顾不得说话，双脚顿处，身形蓦地向对崖飞扑出去。

这一下如大鹏敛翼，去势奇快，凌空飞跃二十来丈，往一处山谷中落去。

一苇子先是一惊，及见赵南珩朝对崖一座谷口飞落，已知他有所发现，立即跟着下去，一连两个起落，掠下山腰。眼前果然呈现一条黄泥山路，因自己一行，只是在山岭上翻越，这条道路，隐蔽在树林之间，不易被人发现。如非两边山峰，形成峡谷，只怕赵南珩也不会注视到它！

这一瞬工夫，已不见赵南珩的踪影，目光一瞥，谷口右侧，赫然立着一座石碑，那不是“东华山庄”几个大字，还有什么？这时虞平和孟守乾师徒也相继飞落，虞平悄声道：“老前辈可到地头了？”

一苇子因赵南珩已只身进入谷去，来不及回答，只微一点头，就匆匆朝谷中奔去。

这是一条两山之间可容两骑并辔的甬道，直贯谷内。一苇子刚奔入谷口，只见赵南珩怔怔的站在路旁，好像正在等候自己。

他身边不远，地上直挺挺躺着两具尸体，这两人身材矮小，穿着一身青布劲装，敢情是“东华山庄”手下之人。一苇子瞧得修眉微微一皱，暗想：这青年人出手当真又快又辣，自己和他先后只差一步，就连伤了两人！心中想着，目光一瞥，口中低诵一声道号，问道：“善哉善哉，这两人可是他们守山之人？”

赵南珩点点头，道：“他们好像已经死了一会。”一苇子听得一怔，急急问道：“这两人不是小施主杀的？”赵南珩道：“不是，晚辈原想瞧瞧他们伤在哪里……”孟守乾道：“他们如何死的？”

赵南珩道：“晚辈发现她们是女的，就没有再看。”一苇子、孟守乾同时默然不语，凭他们的身份，当然不能要赵南珩去撕开两个女子的衣襟，查看伤势。但其实察看她们的伤势，对自己一行人可以说是极为重要之事。虞平一个箭步，落到两具尸体边上，伸手一揭，从左边一具尸体脸上，揭下一张人皮面具，口中轻嘿道：“果然是女的，她们都戴着人皮面具呢！”

话声中，已把另一具尸体的面具也揭了下来，揣入怀中，站起身道：“这两个妖女，看去只有二十出头。”一苇子低声道：“两女被杀，可见已有人先咱们入口，咱们还得赶快进去才好。”

说毕，一打手式，当先朝甬道中奔去。

孟守乾故意落后一步，才回头朝侯剑英吩咐道：“英儿，华山门下心术不正，你记着少和他交往。”

侯剑英道：“弟子自当谨记。”

这两句话的功夫，前面三人业已奔出甬道，一闪而没，孟守乾不敢怠慢，脚下一紧，跟着追去。

这一段路，并不太长，瞬息工夫，便已进入山谷。孟守乾向徒儿打了个手势，一下闪入树丛之中，举目瞧去，只见谷中地形宽敞，中间果然矗立着一座高大庄院，望去一片漆黑，不见一丝灯光。

一苇子等三人早已不知去向，敢情也已隐蔽身子，这就低喝一声：“英儿随我来。”

师徒两人，藉树林掩护，鹭伏鸕行，缓缓朝庄右移去。当然在他们后面，大行大师和十住大师等人，也已先后赶到，只是为了隐蔽行藏，无形

之中，已分成四起，大家都在悄悄的向庄前逼近。

一苇子、赵南珩、虞平三人早已掠近庄院左侧，他们因自己三人，业已深入谷中，自然深具戒心，行动也特别谨慎。一苇子功运全身，右手紧靠前胸，只要稍微遇警，立时可以最快速度从肩头掣出长剑，两道目光，更是一瞬不瞬游目四顾，堪察四周情形！

第五十二章 不见掌门见掌痕

东华山庄三丈来高的青石围墙，矗立在高大黝黑的山影之下，宛如一座无人的死城一般，听不到半丝声音，看不到半丝灯火。除了在谷口发现两具尸体之外，这一路都不曾遭遇到丝毫阻碍。

这种静寂如死的情景，可比强敌围攻，更为阴森可怖！一苇子武当名宿，在剑术上浸淫数十年，不仅是武当派，就是在四大门派中，也算得上顶尖高手，但身处此境，掌心也不觉沁着冷汗。

他率领两人，当先悄悄从左侧树丛绕近庄前，只见高大围墙中间，大门敞开，里面院落黑沉沉，厅堂深远，望去一片漆黑，只是相隔尚远，瞧不真切。

赵南珩忽然细声道：“道长，这里情形，好像和以前大是不同了！”

一苇子愕然停步，问道：“如何不同？”

赵南珩道：“晚辈上次是以他们香主的身份前来，记得奔近墙下，两扇大门才自动移开，里面是一条深长甬道，地势逐渐朝下，所有的房屋，全在地底，如今这围墙里面，多出许多房屋来了！”

一苇子微微点头道：“这座房屋之中，定然有着厉害埋伏，否则也不会把四位掌门人送到这里来了。”

他口中虽在说话，两道眼神，却只是盯着大门里面。他们隐身之处，离大门少说还有二十余丈，此处正和大门斜斜相对，还可以看到里面，如果再往前走，离围墙虽近，但瞧不到里面的情形了！

三人籍着树身隐住身形，等了半晌，庄中依然不见丝毫动静，好像这里已是久无人住的废宅。

虞平等得有点沉不住气，低低说道：“老前辈，咱们这样耗到什么时候去？依晚辈之见，不如干脆闯进去瞧瞧，反正迟早总得和他们见个高下。”

一苇子心里何尝不急？他默默计算，后面的人，都该到齐了。

敌暗我明，形势虽然不利，但这样耗下去，确也不是办法，总得有人打个头阵，心念一转，立即回头：“两位小施主请在此等候，贫道进去瞧瞧虚实。”

赵南珩道：“晚辈以前来过，也许可以找出一点端倪，还是由晚辈和道长同去。”

虞平接口道：“晚辈也去。”

一苇子还想劝阻，但看两人词意坚决，点点头道：“同去无妨，只是敌暗我明，两位务必跟在贫道身后，不可轻举妄动。”虞平道：“晚辈理会的。”

一苇子不再多说，身如飘风，穿越树林，绕到围墙左侧，相隔还有两三丈远，提吸一口真气，身形冲天而起，有如离弦劲矢，轻轻落到墙下。

赵南珩自从由鬼手仙翁替他打通奇经八脉以来，体内真气，悉化己用，一身功力，较之一苇子已是毫不逊色，也依样葫芦，跟着腾身而起。

一前一后，像两点流星，快得令人目不暇接。虞平跟在两人身后，自然不肯示弱，脚下猛地一蹬，平空拔起三丈五尺来高，双臂在空中一划，翻上墙头，只见一苇子和赵南珩已在墙上等候，脸上不由一红。

一苇子在这一瞬之间，双目如电，向墙内环扫一眼，偌大一片院落，

确实像死去一般，不见有何动静，心中虽觉奇怪，一时也无暇顾虑，身形一沉，轻轻飘落地面。

忍不住又运足目力向四周仔细打量，依然瞧不出半点异样，只觉此种阴森的气氛，委实令人憋得难受。饶他身为武当一代名宿，一身功力，不同凡俗，却也禁不住心头发寒！只见他修眉一剔，蓦地从肩头抽出长剑，朗笑一声道：“贫道不相信这会是一座死宅，两位小施主，随贫道进去瞧瞧！”说话之间，当先举步朝阶上跨去。

赵南珩、虞平两人，眼看一苇子掣出长剑，也同时拔剑在手，跟着朝厅上走去。

深山夜静，万籁无声，三声呛呛拔剑之声，和一苇子的一声朗笑，自然传出老远。

就在这一瞬之间，右边围墙上，疾如飞鸟，飘落两条人影，那是尺八指孟守乾师徒，跟着朝阶前走来。

同时大门前面，也现出六条人影，缓步进入大门，这一行人是大行大师为首，接着是三位少林高僧十住、十善、十信，和峨嵋门下的悟果、悟法。

一行人跨登石阶，大行大师挥手示意，悟果、悟法便自一左一右在廊前站定。

这时，里面业已有人燃亮火摺子。但见那是一座圆形大厅，左右各有四道门户，门上画着赤发獠牙，面貌狰狞的画像。火摺子熊熊火焰，照到这广阔的厅上，已显得幽暗微弱，而这四尊凶神恶煞般的画像，却在暗影之中，大有迎人逼来之感。整座大厅鬼影幢幢，阴风森森，更显得异样阴沉！圆形大厅上，空荡荡的什么摆设也没有，上面是一个圆形拱顶，离地极高，四周地方宽广，但只是一座客厅。一行九人置身其中，宛如到了一片空旷的荒野一般，区区九人，就显得甚是孤单。

一苇子走在最先，手仗长剑，两道炯炯目光，随着脚步，不住的向左右移动，这位堂堂武当派一代高手，生平何等场面不曾见过，此刻却神色凝重，缓步深入。

他身后一左一右，紧跟着赵南珩、虞平两人，虞平手上，高举火摺子，赵南珩的倚天剑，在火光照射之下，反映出一圈青影，缓缓在地上移动。

大厅后面，拦着一道屏风，直通后进，一苇子才一转过屏风，瞥见屏后圆洞门两侧，站着四个面如黄腊的青衣汉子，手仗兵刃，卓然而立！

一苇子右手仗剑，左手袍袖挥处，口中冷喝一声：“还不给我让开？”

要知他进入围墙之后，早已提聚真力，功凝双腕，这一拂，潜力潮涌，声势何等威猛？

但听砰然轻震，站在圆洞门两侧四个青衣汉子，一声不哼，随着他袖风拂过，身子一歪，同时倒了下去，手中兵刃，呛啷堕地，响起一片金铁之声！

一苇子心头一怔，立时发觉情形有异，这四人敢情早已死去多时，只是有人把他们尸体紧靠墙上站立，又因脸上戴有面具，乍看之下，不易发觉罢了。

想起方才谷口发现的两具尸体，分明已有人先自己一行，进入东华山庄来了！

一念及此，再也顾不得许多，蓦地跨前一步，俯下身去，伸手从青衣

汉人脸上，揭下人皮面具。

火光之下，登时露出一张双目紧闭，脸如白纸的面孔，尽管此人业已死去多时，但眉目娟秀，分明是女子乔装，而且年龄不大，最多也不过二十左右。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厅上诸人听到一苇子的喝声，和兵刃堕地之声，同时闻警赶来，眼看地上躺着四具尸体，一苇子正好从一具尸体脸上，揭下面具，不禁齐齐一怔！

大行大师低诵一声佛号，问道：“道兄，她们都是女的？”一苇子仰头向天，口中低低说道：“无量寿佛，贫道说不得只好无礼了！”

他并没回答大行大师的讯问，左手倏落，“嗤”的一声，撕开少女胸前衣襟！

一苇子武当派一代名宿，在武林中何等身份之人，如在平时，决不肯亲自动手，去撕开一个已经气绝多时的少女胸前亵衣。

但此刻查看对方伤势，实在太重要了，除了自己动手之外，也不便叫赵南珩或虞平出手。

八个人十六道眼光，随着他撕开少女胸前的刹那之间，孟守乾身躯陡然一震，忍不住轻“咦”一声。

大行大师和十住、十善、十信等四位高僧，口中同时连诵佛号不止！

原来撕开少女衣襟，只见一对鼓腾腾的双峰之间，斜印着一个淡青掌印，五指宛然，渗透肌肤！

一苇子迅速替尸体掩上衣襟，方自直起腰来，望着大行大师道：“大师可瞧出来了？”

大行大师双手合十，垂眉答道：“天下只有‘玄阴掌’力所伤，才色呈淡青……”

虞平目光闪烁，骇异的道：“玄阴掌不是罗髻派独门武功？”赵南珩也听化名诸文齐的文判诸葛忌说过，“玄阴掌”乃是西妖独门功夫，心中方自惊奇。

只听大行大师接着说道：“只是罗髻夫人怎会对她手下之人，遽尔出手？这倒令老僧百思不得其解！”孟守乾沉吟道：“老朽记得曾听先师说过，‘玄阴掌’不到五成功力，色呈灰黑，如练到十成火候，伤人无形。此人所留掌印，青色甚淡，功力少说也在八成以上，虽非西妖本人，却不是门下弟子所能修炼得到……”

他说到这里，忽然脸色一正，回头道：“英儿，你去把其他三人的衣襟，一齐撕开来瞧瞧！”

侯剑英应了声是，立即走上前去，动手撕开两具尸体胸前衣襟，虞平也帮着撕开另一具少女胸衣。

三具尸体上，赫然印着一个同样淡青掌印，甚至连部位都丝毫不差！

十住大师叹息道：“阿弥陀佛，此人出手之快，下手之狠，当真世罕其匹！”

孟守乾突然低喝一声道：“诸位道兄，咱们赶快进去，这东华山庄之中，只怕全都遭了毒手了。”

一苇子想到掌门师兄的安危，身躯不期陡然一振，急道：“不错，咱们快走！”

话声未落，人已当前向圆洞门中跨去，身后众人，自然也鱼贯跟进。

那是一条通向后院的狭长甬道，照说在大厅与后院之间的通路，该是露天的，但这条甬道上面，却盖着屋顶，不见天光。一苇子手仗长剑，领先走在前面，方自走了十来步路，目光瞥处，只见甬道两侧，各自倒着一个青衣汉子的尸体。这两人同样面色焦黄，分明也戴了人皮面具，腰间短剑，方自抽出一半，身上瞧不出明显伤痕，好像是闻警奔出，连抽剑都来不及，就遭了来人毒手。

一苇子心中微微一凛，这已无须多看，就可想到准是丧在“玄阴掌”下的，是以只瞧了一眼，依然朝前走去。就在此时，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两声惨呼。

那声音犹如空谷迴响，起自远处，遥遥传来，大家身在阴森死寂的旷宅之中，听来分外刺耳！

大行大师身为峨嵋伏虎寺监寺，禅功定力极为深厚，但此刻惨呼入耳，禁不住身躯一震，立即住步道：“是悟果，悟法……诸位道兄，前面有变……”

十行大师走在最后，闻言接口道：“不错，这两声惨呼正是从厅前……”

他说话声中，迅速转过身去，正待赶去接应，哪知目光抬处，只见身后圆洞门上，两扇石门，正在无声无息的缓缓朝中间合拢。

话没说完，不禁骇然大呼道：“这……这门……他人比话声还快，数丈距离，一掠而至，全力一掌，拍在门上，只听“砰”的一声大震，两扇石门，依然纹风不动。十信大师怔得一怔，后退半步，猛地开声吐气，双掌并发，紧接着朝前推出！

要知“十”字辈的僧人，在少林寺除了方丈，已可算是顶尖高手，他第一掌发出，没有震得开石门，深觉脸上无光，这双掌并发，几乎聚集了他毕生功力，劲道之强，何止千斤？但听一声虎吼般大喝，和石门的蓬然巨响，震得四下回应，有如雷鸣，但两扇石门却依然紧阖如故，丝毫不动！十信大师瞧了石门一眼，皱皱眉头，拦道：“师弟，这两扇石门，坚厚逾恒，只怕不是人力所能开启。”

十信大师满脸通红，喘了口气，道：“咱们归路已断，不把此门弄开，如何出得去？”

一苇子想起中馆驿那个卖卦老人，曾说“东有陷阱”之言，心中不禁一动，再想自己一行，如果从中馆驿算来，果然是一路朝东，这就叹了口气道：“咱们只怕早就在人家预先布置的陷阱中了！”

虞平一手拿着火摺子，大声道：“诸位老前辈，咱们身陷绝地，退既无望，不如索性往里闯去，好歹也瞧个究竟。”孟守乾望了他一眼，才徐徐的道：“依老朽的看法，此中情形，似极复杂，加上一路上所发现的死尸看来，显然有人在咱们之前，进入此屋，但来人使的手法，竟会是西妖的独门武功‘玄阴掌’。

四方教的人，一连串以东怪‘血影掌’，南魔‘搜魂针’、北鬼‘归元指’伤人，如今居然有人用‘玄阴掌’连伤西妖手下，这一点，实在使人难以猜测。

至于咱们进来之时，一路无阻，显然此间的人，已全遭毒手，此时留在厅外的两位峨嵋师傅，遭遇变故，和这道石门的突然关闭，可能是东华山庄的援手，业已赶到……”他总究经验老到，分析事理，有条不紊。

大行大师因随着自己来的两个门人，只叫了一声，就不再听到声息，

想来已遭惨死，心头甚感沉重，只是默诵经文，一直没有作声，闻言抬目道：“孟大侠说的极是，老衲也是这般想法。”孟守乾目光一转，落到虞平身上，接着说道：“虞老弟说得也对，咱们退既不及，除了往里闯，实在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何况四位掌门人，目前下落不明，纵然他们援手赶到，咱们这些人也未必落败，只是大家务必保持警觉，也就是了！”一苇子长剑一振，应声道：“不错，贫道替大家开路！”话声一落，当先笔直走去！

这条甬道，并不太长，眨眼工夫，已到尽头，只见石阶两旁，倒卧着四具青衣汉子的尸体。

有的手执长剑，有的兵刃业已脱手，光看他们死状，和先前所见几人一样，当然也是“玄阴掌”所伤。

一苇子目光一扫，一步掠上石级，停身瞧去，里面是一间六角形厅堂，幽暗之中，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正待举步跨入，猛觉一阵劲风，扑面拂到。

一苇子久经大敌，何况早有戒备，冷嘿一声，当胸左掌，立即迎着拂出，哪知掌力拂出，对方力道，忽然消失。同时只听虞平惊啊一声，火摺子突告熄灭，眼前顿觉一暗！一苇子心头一惊，脚下往后退出半步，双目一闭乍睁。他这一闭再睁，就是火光突然熄灭，由亮到暗，怕看不清楚，遭人暗中偷袭，才默运功力，凝聚目力。

这原是电光石火，一瞬间事，陡听赵南珩大喝一声，黑暗中划起一道青虹，向身前撩去，“”的一声，似有东西坠落地上！此时也正好是一苇子凝足神光，双目乍睁之际，只见一条绿惨惨的人影，在屋中左方闪出，向右隐没，一闪而逝，奇快无比！赵南珩已在此时，随着划出剑光，追了过去。一时怕他有失，口中低喝一声：“赵小施主快请留步！”人随身发，跟着往里掠入！

第五十三章 妖烧教主出西方

身后孟守乾师徒也已同时晃亮火摺子。

赵南珩总究迟了一步，追到屋中，石门业已闭上。一苇子暗暗感到惭愧，自己数十年修为，居然还及不上人家峨嵋派一个记名弟子，光瞧他挥剑击落暗器，出手之快，当真自叹勿如，目光一扫，瞧清这间六角形的屋中，原来共有六道门户，赵南珩站在右首第二道石门面前，这就问道：“小施主可曾瞧清是什么人吗？”

赵南珩长剑一收，回身道：“方才火摺骤熄之时，晚辈只见到一个绿衣女子从左边石门闪出，扬手发出一块小小铁牌，她已经掠入此门，追赶不及，这人一身衣服，闪闪发光，看去约摸有三十来岁光景。”

一苇子听得大是惊惶，暗想：方才火摺骤熄之时，连自己都没瞧得清楚，听他说来，这年轻人的目力，竟然强过自己许多？心中想着，孟守乾已从地上拾起两片铁牌，用衣袖裹着走了过来，脸上神色显得异常沉重，徐徐抬头道：“道兄可认得这是什么？”

一苇子低头一瞧，只见那是一面色呈暗灰的小铁牌，牌上镌着一条人首蛇身的怪蛇，人首面貌姣好，宫髻堆鸦，雕刻得栩栩如生，只是已被倚天剑截作两半。

赵南珩瞧得失声道：“啊，方才那个女的，就是这般相貌！”一苇子听得脸色大变，吃惊道：“这是二十年前威震苗疆，号称天下第一奇毒蛇蝎夫人牌到人到的‘神蛇令’，只是她已有多多年没听人说起，‘神蛇令’突然在此出现，难道方才赵小施主见到的会是她？”

大行大师缓缓走来，说道：“这女魔头少说也在五十以上，南珩见到的，只怕不是她本人。”

话声刚落，只听石门中传出一阵格格娇笑，一个女子声音，娇脆的道：“老和尚，你乱嚼舌根，好没来由？我年纪大小，和你有什么相干？难道大了几岁，就该和你一样，长得又老又丑？大行大师抬目道：“女施主何人，怎不请出来一见？”那女子娇笑道：“咦，你方才不是就在说我女魔头吗？”一苇子退后一步，道：“无量寿佛，那么女施主真是‘神蛇令’的主人蛇蝎夫人了？”

那女子声音道：“那还用问？”

孟守乾暗暗示意侯剑英，退到自己身后，打了个哈哈道：“夫人一直定居苗疆，很少到中原来，老朽久闻大名，无缘拜识，不想夫人也投到罗髻门下，赶来此地，怎不现身相见？”蛇蝎夫人道：“谁说我投到罗髻门下？”接着娇笑道：“我是怕这些六根不净，一大把年纪还要还俗的和尚道士看了动心，才没和你们相见，免得又叫我魔头……”

她明明在对面石门中说话，话声才落，突然从众人身后传来“嗤”的一声轻笑，道：“我不是已经出来了吗？”这一下，听得大行大师等人，莫不大吃一惊！因为这间六角形的房屋，纵然门户相通，但中间少说也有七八丈见方，她明明在右边第二道石门中说话，但这边话声刚落，倏忽之间，就到了左边，这份快速，简直使人难以置信！大家急急转过身去，只见左首第一道石门，不知何时，业已无声无息的开启，门前俏生生站着一个长衣曳地，身材苗条的丽人！

只见她宫髻堆鸦，娇艳胜花，眉目传情，盈盈流睇，加之在火光照耀

之中，一身绿色长衣，闪闪发光，越发增加了她的神秘美感！

在她左右两边，侍立一对垂髻女童，一个手捧绿玉葫芦，一个手捧一柄三尺来长银色钢叉，看去不过十二三岁，一身苗装，生得甚是娟秀。

远远望去，当真有如画像中的观音大士和善才龙女！大行大师乍然瞧到蛇蝎夫人，心头不期一楞，这女魔头年过半百，望之犹如三十许人，修炼功深，已可想见。而且此刻大家都在严神戒备之下，她说来就来，悄然在她身后出现，来得无声无息，丝毫不觉，仅此一点，只怕在场诸人，显然已棋输一着。

何况蛇蝎夫人在二十年前，就有天下第一奇毒之称，如论武功，大家或可和她一拼，但如果使起毒来，那就叫人防不胜防了！孟守乾方才出言试探，如今听她否认是罗髻门门下，不禁大是惊奇，暗想：莫非这一路上发现的“玄阴掌”，和她有关？心念转动，脸上却丝毫不露，呵呵一笑，拱拱手道：“夫人既非罗髻门下，那么咱们到成了是友非敌。”

他当真不愧为老江湖，明明是讯问对方的话，说来不落痕迹，却使对方有不得不答之妙。

蛇蝎夫人嫣然一笑，道：“那也不然，因为我滥竽充数，忝为西方教主。”

“西方教主”这四个字，听得大家又是一怔！西妖罗髻夫人为了掩饰行动，创立了一个四方教，如今蛇蝎夫人又弄出一个西方教来！

孟守乾口中连“噢”了两声，抱拳道：“原来夫人创教立宗，已是一教之主，老朽失敬之至！”

蛇蝎夫人微哂道：“诸位大概听到过四方教这个名称了吧？我是四方教的西方教主。”

大家听她一说，登时恍然大悟，原来四方教，竟然还分作东西南北四个教主！

由此看来，西妖罗髻夫人当真野心不小，她不仅创立四方教，而且还把蛇蝎夫人拉去，当上了西方教主。以此类推，其他东南北三方教主，至少也是和蛇蝎夫人份量相等的人，才有资格担任。

先前大家只当四方教不过是西妖用作掩蔽江湖上人耳目的幌子罢了，但听蛇蝎夫人这么一说，四方教的声势，显然非同小可！

一苇子打了个稽首，道：“贫道有一事请教，不知教主可肯见告？”

蛇蝎夫人瞧他一身俗家装束，却打着稽首，口称“贫道”，不觉“嗤”的笑出声来，说道：“你这位老相公，有话只管请说。”一苇子不禁老脸一红，掀须笑道：“贫道武当一苇子，不怕教主见笑，这般装束，只是为了避免在路上引人注目，当然瞒不过教主眼法。”

蛇蝎夫人道：“道长倒是爽快的很！”

一苇子道：“贫道久仰夫人盛名，四方教西方教主，既由夫人担任，其他三位教主，想必也是武林中盛名久著的人物了？”蛇蝎夫人淡淡说道：“道长日后见到了，自会知道。”她说到这里，目光落到孟守乾身上，问道：“这位想是形意门的孟大侠了？”

孟守乾连忙拱手道：“不敢，老朽正是孟某。”蛇蝎夫人忽然冷哼一声，道：“这么说来，你们四派一门的人，倒全到齐了？”

“嗯！”她目光倏然又转到赵南珩身边佩着的倚天剑上，眼皮轻轻一抬，流露出柔和光彩，娇笑道：“小兄弟方才那一手，当真俐落快捷，身

手不凡，你是峨嵋门下？”

赵南珩昂然道：“教主过奖，在下赵南珩，正是峨嵋门下。”蛇蝎夫人目光盯着赵南珩一阵打量，忽然侧过脸去，朝大行大师轻笑道：“我和赵小兄弟说几句话，大师毋须担心！”原来大行大师因蛇蝎夫人一向心毒手辣，方才赵南珩无意之中，剑劈“神蛇令”，触忤她忌讳，深恐骤下杀手，是以在她和赵南珩说话之际，双腕提聚功力，暗作戒备。

此时经蛇蝎夫人轻描淡写的揭穿心事，禁不住老脸一红，连忙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老衲明知教主不会向后辈出手，但在江湖上走动，防人之心不可无，教主幸勿见怪。”蛇蝎夫人冷笑道：“大师把我看作了何等样人？哼，本教主真要出手，只怕你们一个也阻拦不住！”

她说话之时，早已别过头去，倏忽之间，脸上又换了一副笑容，向赵南珩说道：“小兄弟，你可知道毁我‘神蛇令’，该当如何？”

赵南珩道：“这个在下倒不知道。”

蛇蝎夫人徐徐的道：“三十年来‘神蛇令’一直代表着我的标记，令到人到，江湖上从没有人敢碰它一下。第一、当然是为了令上涂有剧毒，其二，却是我曾经说过，凡是触忤令牌之人，就得受蛇蝎啮心而死。三十年来触忤我令牌的，先后共有五个，都没有逃过蛇蝎啮心之厄，但一举毁去我令牌的，小兄弟倒还是第一人。”

她脸含甜笑，美目盼兮，把蛇蝎啮心，那种惨酷之刑，娓娓说来，好像是理该如此，丝毫不觉残忍。

厅上诸人，听她口气不善，全都暗自准备。

赵南珩手握剑柄，剑眉一轩，朗笑道：“教主如此说来，在下自然要见识见识。”

蛇蝎夫人眼波瞟动，格格一笑，摇手道：“小兄弟误会了，我说的是触忤我令牌之人，触忤令牌，就是触忤我蛇蝎夫人，但小兄弟是用剑劈了我令牌，难道这也等于你用剑劈了我吗？此中当然有着差别，触忤令牌乃是有心之举，自然罪无可逭，你剑劈令牌出于无心，冲着你峨嵋门下，我也不好与你计较……”大家正在剑拔弩张之际，听蛇蝎夫人忽然自找台阶，全都深感意外，不知这女魔头又耍什么花样？

蛇蝎夫人两道森寒目光，环室一扫，又道：“今晚进入东华山庄之人，除了你小兄弟之外，一个也别想再走！”说到最后一句，笑容尽敛，语气突转冷厉！

孟守乾仰天长笑一声，道：“教主说了半天，老朽们听了半天，总算这句话，才转到正题上来了。”

蛇蝎夫人媚笑道：“这也不能怪我，你们一向都以名门正派自居，试问今晚所作所为，是名门正派中人的行径吗？”一苇子道：“教主何所指而言？”

蛇蝎夫人冷笑道：“那还用说吗？少林、武当、峨嵋、华山，嗯，这里还找不到华山派的人……”

她随着话声，目光向众人微微一扫，虞平不自禁的后退了一步。

蛇蝎夫人又道：“就凭你们这些和尚道士，改容易装而来，行径已不够光明，趁人不备，夜袭山庄，居然还假冒慈圣宫独门武功‘玄阴掌’，杀戮无辜，难道这就是名门正派的手段？今晚要是我迟来一步，等诸位一走，这十几条人命，岂不就成了无头公案？”

这倒好，一场黑锅，一下全背到四派一门头上！“阿弥陀佛！”

大行大师双手合十，低喧一声佛号，道：“教主请容老衲一言！”

蛇蝎夫人格格笑道：“老和尚少假慈悲了，峨嵋派一年之前，业已宣布封山，退出江湖，没想到堂堂伏虎寺的监寺大师，换上了俗家装束，依然可以横行江湖……”

“住口！”

赵南珩星目之中，暴射出两道棱棱神光，手按剑柄，厉声道：“你怎好如此含血喷人？”

蛇蝎夫人横目道：

“怎么，我话说错了吗？”

赵南珩道：“峨嵋派退出江湖，已有一年，你们为什么还要劫持掌门老师傅？不仅峨嵋一派，至少少林、武当、华山三派掌门，也同时被你们劫持而来……”

蛇蝎夫人脆笑连声，打断他话头，摇摇手道：“不用说了，四派掌门人神秘失踪，于是你们就疑心上四方教，于是就找上东华山庄，于是就含愤杀人，对吗？”

赵南珩怒道：

“胡说，这里的人，不是我们杀的！”

蛇蝎夫人道：“是了，那是四派一门约来的帮手杀的，小兄弟，我瞧在一个人的面上，答应不难为你，其余的人莫想离开东华山庄一步……”

“哈哈！”

孟守乾大笑一声，用手敲敲旱烟管，目射精芒，回头道：“诸位道兄，人家硬要把罪名派到四派一门头上，多说倒显得咱们气馁，教主既不见信，使用‘玄阴掌’杀人之事，暂且不提，凭咱们四派一门，迟早总会有个交代。教主口口声声说咱们莫想走得东华山庄一步，孟某偏不信邪，说不得只好向教主讨教讨教。”蛇蝎夫人冷冷地用手朝右边上首石门一指，说道：“孟大侠要是不信，对面石室中，还有比孟大侠强过十倍之人……”她这句比孟大侠强过十倍之人，确实使人心头震动，不自禁地随着她纤指所指，移目瞧去！

第五十四章 独具机心欠隐藏

但就在这微一分神之间，只听十住大师大喝一声：“妖妇哪里走？”身形疾上，挥手一掌，劈面打去！

“砰”！掌风撞上石门，发出一声大震。

蛇蝎夫人和她身边两个女童，早已走得无影无踪！孟守乾叹息道：“此女来去如风，一身轻功，已达化境，咱们被困石室，怕也追不上她！”

大行大师沉吟道：“她说对面石室中，也有人被困，倒不像有假，不知是何等人物？”

一苇子道：“会不会是四位掌门人中的哪一位？十住大师道：“咱们何不集众人之力，试试能否破去此门？”孟守乾摇摇头道：“东华山庄，覆盖极广，门户重重，她们要把咱们引到这里来，可见这座院落，所有石门，必然特别坚固，破门之举，徒费气力，否则蛇蝎夫人也不会说出咱们莫想离开一步的话来。”

一苇子道：“难道咱们当真就这样被困在石室中了？”孟守乾捋须道：“任何机关，必有枢纽，咱们如能找到这间石室开启的枢纽，或可走得出去……唉，这也不妥，即使开启了石门，也定是秘道千百，错综复杂，咱们不识路径，可能愈走愈深，反而陷入绝地……”

话声未落，只听蛇蝎夫人的声音，远远传来，道：“孟大侠不愧形意门一派掌门，凭你这几句话，就比几个和尚道士高明多了！”

十善大师怒吼道：“妖女，你有本领，就和咱们见见高低，何用鬼鬼祟祟的躲着说话？”

十行大师道：“她已经去远了！”

十信大师道：“孟大侠说得极是，任何机关，必有枢纽，依贫僧之见，咱们与其被困，倒不如先找找石门启闭枢纽，出了此室，再作计较，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大行大师点头道：“看来咱们也只好如此！”于是，大家立即分散开去，各自在这间六角形的敞厅上，分头搜索起来。

孟守乾只是仰头望着屋顶出神，他发现这座六角敞厅，屋顶上画栋雕梁，也呈六角形，一节一节地往上缩小，到了屋顶，已只有桌面大小一块。

中间好像画有图画，只是离地太高，仅凭火摺子的光焰，瞧不清上面画着些什么？心中怀疑这间敞厅所有门户的总枢纽，可能就在上面，正待纵身上去瞧瞧究竟。

瞥见虞平手执火摺子，堪堪寻到右边上首那道石门之时，脸上突然浮起惊喜之容！

这原是一瞬的事，但孟守乾目光何等锐利，再加他江湖经验丰富，一瞥之下，业已发现虞平的目光，是瞧到石门狰狞画像上凸出眼珠之时，才流露的喜容，而且目光还停注了一下，方始移开。

这情形，不禁瞧得孟守乾心头大疑。

他方才从蛇蝎夫人口中，隐约听出四大门派掌门人，似乎并非四方教所劫持，当然她没有说，自己也不好遽下断语，这不过是一种推测而已！

但从自己一行人之前，有人潜入东华山庄，以“玄阴掌”连续伤人一事看来，其中似乎另有阴谋。

进而推究自己一行人，赶来东华山庄，原是凭赵南珩和虞平两人报告

而决定，尤其四位掌门人被人安顿在龙门坳的消息，是虞平在汉阳客店中听来的。那么如果不是虞平言有不实，就是他根本受了人家有计划的愚弄。

而此人当然也就是以“玄阴掌”残杀东华山庄许多爪牙的人，他的目的，显然是利用四大门派掌门人的失踪，把大家引上东华山庄，好让四方教和各大门派构成不解之仇。此人是谁？自己一时真还想不出来，虞平到底是被人愚弄？还是受他指使？也难以确定，但他身上有着重大嫌疑，已是不假的了！孟守乾本来对虞平印象不佳，认为他眸子不正，心术也定然不正，这会瞧到他面上闪过喜容，更觉其人可疑。原想纵上屋顶上瞧瞧的动机，也因之打消，举步朝右边上首那道石门走去，口中嘿道：“孟某不相信这间石室中，困着一个强过孟某十倍之人！”

他这一走近，顿时发现石门上有一道极细的指甲痕，一直划到画像左目，这条细痕，如非留神察看，极难发觉。心中不禁暗嘿一声，笑道：“虞老弟，你可曾发现什么了吗？”虞平正在石门上下仔细察看，闻言立即直起身子，答道：“晚辈总觉每扇石门上，画上这些形状奇怪的画像，使人无不可疑，尤其画像上的眼珠，微呈凸出，可能就是开启石门的枢纽。但晚辈连按了几下，石门依然丝毫不动，晚辈实在看不出道理来，只是除了这门上画像，四周墙上，更没有碍眼之处了。”他一边说话，一边伸手在画像凸出的眼珠上，又接连按了几下，果然那石门动也没动。

孟守乾听他这般说法，不由疑念渐消，暗想：原来只是自己多疑，错怪了他！

但目光瞥处，发现虞平伸手按动眼珠之时，手掌托动，不知他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总之，画像左颊上那条指甲痕，已被他手掌轻轻抹去！

这一下，当真是欲盖弥章！这条指甲痕，如果和他无关，他何须趁机抹去？

孟守乾是何等样人，要想在他面前耍什么花样，岂非班门弄斧？但他脸上依然丝毫不露，呵呵一笑道：“老弟说得不错，凭常情推理，这对凸出的眼珠，倒确有可疑之处……”

说话声中，突然跨上一步，伸手朝画像左眼按去，他出手奇快，在快要按上眼珠之际，目光一闪，暗暗留神虞平脸上。那虞平看他突如其来的举动，神色不禁微变，但瞬即平复，后退半步淡淡一笑道：“老前辈经验丰硕，想必可以瞧出端倪，也未可知。”

孟守乾手触到凸出的眼珠之上，发觉那眼珠果然活动，心头方自一喜，立即手指转动，朝左右旋转，哪知眼珠虽然活动，但任你如何转法，石门还是纹风不动，休想打得开来？不禁暗暗骂了一声：“好狡猾的小子！”

手指一停，摇摇头道：“老朽对机关消息十足外行，咳，就是这对眼珠，真是枢纽所在，咱们不知开启之法，也是徒然……”话声才落，依稀听到石门之中，隐隐传出叱喝之声。

敢情这扇石门，异常坚厚，是以室中传出的声音，细如蚊蚋，如非自己这般内功火候的人，极难发觉。心中不由又是一动，忖道：莫非室中此人，就是用指甲留下记号之人？

果然如此，他也可能就是以“玄阴掌”残杀东华山庄爪牙的那人，他用指甲留下暗记，定是指示他的同党，由此门退走。那么此人被困石室，只怕是出于伪装罢了！心念疾转，一时只作不闻，缓步走了开去。

侯剑英跟在他师傅身后，心中暗觉奇怪，师傅平日为人精细，既然发

觉画上眼珠可疑，怎会不顾而去？但又不敢多问。孟守乾才一退下，虞平就接口道：“只要真是枢纽，晚辈不相信打不开它。”

说着又跨上一步，伸手旋转着眼珠。

孟守乾当然是故意走开的，因为此时大家分散四周，仔细勘测着室中每一角落，虞平左右，并无旁人，如果他知道石门开启之法，想要撇开众人逃走，这时候是最好的时机。孟守乾脚下走得极缓，渐渐走得五六丈外，一面不住的用旱烟管试叩石壁，装出寻找模样。

其实他一直在留心着虞平，只要他有什举动，数丈距离，仍可一掠而至。是以只是弯腰俯身，缓缓移动脚步。刚一走到八丈左右，忽听身后“喀”的一声，石门顿开，虞平身子一弓，快疾无伦的朝门外窜了出去！

这一着，早在孟守乾意料之中，声音才一入耳，人已如影随形，施展出形意门“缩地成寸”之术，一个箭步，抢到门前。哪知就在这一瞬间之间，猛听有人大喝一声，一团黑影从门外迎面撞到！

这一下事出仓猝，何况两下来势都快，急疾之间，连多瞧一眼都来不及，立即一提真气，身躯硬行的向左闪开。同时也已瞧清那团电射而来的竟是一条人影！他没防到自己以极快身法让开来势，但徒儿侯剑英，却在此时跟在身后纵到，再待出声招呼，已是不及，只听“砰”的一声，两人撞个正着，一齐跌倒地上。

那从门外飞撞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先闪出去的虞平。此时早已闭过气去，已由十善大师拍了他几处穴道，扶着坐起，侯剑英也已从地上爬起，坐着调息运功。石门开启之后，并没立即关闭，想系无人掣动机钮之故！门外那间石室，地形略小，只不过是两丈见方，但此刻正有两个人打得异常激烈，掌风呼啸。迴旋生风，笼罩着整间石室，几乎没有一丝空隙。

虞平敢情就是被那激荡成风的内家罡气弹出来的。门内诸人手上虽有火摺子，但只要接近门口数步之遥，火摺子就会被门外卷来的掌风熄灭。

尤其两人都是身法奇快，攻退俄顷，是以更无法瞧清楚两人面貌，幽暗之中，仅可约略瞧出两个都是老头，一个穿灰衣的身材较为瘦小，另一个穿蓝袍的却是修伟老人。灰衣老人身法轻灵，迴旋起落，快捷无比，随着他身法变化，连续点出的指风，尖锐劲厉，刺耳惊心。

蓝袍老人却是兀立不动，如临大敌，黑暗之中，双目流转，隐隐可见精光，双掌开阖，迅快发掌劈击。

他的掌势，挟起阵阵震耳呼啸声，罡风激荡，把两丈见方的石室，震得“洪”“洪”作响，声威之盛，武林罕观！但他却好像对灰衣老人的那路指法神功，甚是忌惮，每一掌都严密封闭住对方指力，攻拒之间，丝毫不苟。两人各以数十年功力，苦苦相拼，只是在斗室中激荡流转的内力余劲，此时因石门开启，有了宣泄之处，一阵又一阵像潮水般向门内涌来，吹得众人身上袍袖不住飘动。孟守乾凝目瞧了一阵，依然无法瞧清两人面貌，心头着实感到惊凛。

凭两人的功力，在武林中可说已是一流顶尖高手，除了近二十年已极少在江湖走动的“五奇世家”第二代人物，自己实在想不出是谁来？心中想着，只听一苇子低声问道：“道兄可曾瞧出这两人是谁吗？”

孟守乾微微摇头道：“咱们点燃着几支火摺子，他们里面却是一片漆黑，以明观暗，除非练成‘天眼通’一类功夫的人，才能瞧得清楚……”

大行大师低声道：“老衲从掌风上听来，莫非是钟老施主赶来了？”

赵南珩忽然趋上一步，说道：“大师傅，那一个穿灰色道袍的，就是替弟子疗伤的鬼手仙翁苏道长！”

大行大师听得不由一怔，他哪会知道赵南珩连获奇遇，不仅大觉大师在宣布封山之日，输给他的三十年内家功力，已由鬼手仙翁打通奇经八脉，悉化己用。

而且少林方丈百愚上人赐传的“达摩易筋经”，乃武学上乘宝典，少林寺七十二艺，莫不从此书而来，相传只有方丈一人，能得修习此经，赵南珩能蒙百愚上人赐借“易筋经”，当然另有因果。

他虽只练了短短一年，但玄关一通，体内三十年真力，一旦悉为己用，内功精进，目力增强，黑夜视物，自然无足为奇。大行大师这几日虽已发现赵南珩神光内敛，精气充沛，但也没想到他内功深湛到已达目能夜视的境界，闻言奇道：“孩子，你瞧清楚他是苏仙翁？”

赵南珩应了声“是”，道：“弟子瞧清楚他是苏道长，不会有错，和苏道长动手的一位，是红面虬髯的老者……”他话声未落，只听灰衣老者呵呵笑道：“钟皓，那是和你一伙的吧？还不叫他们一起上？”

大行大师低噫道：“果然是钟老施主赶来了，他怎会和苏仙翁舍命相拼？”

蓝袍老者面上微微冷笑，一面封拆劈掌，一面洪声道：“苏如晦，老夫早就认出是你，嘿嘿，‘归元指’，老夫也领教了。”灰衣老人大笑道：“你要为罗髻夫人作说客，自然早就知道老道困在这里了，怎么样，是不是认为老道打发不了你？”他突然凌虚一指，遥遥点去！

蓝袍老人面上神色微凛，怒喝道：“胡说，你们西妖、北鬼，才会沆瀣一气，互相勾结，老夫是何等样人？”

双掌搓合，掌力出处，蓬然有声，两股劲力乍然一接，各自震退了一步。

大行大师听出两人口风，似有误会，连忙合十高叫道：“阿弥陀佛，两位老施主快请住手！”

这一瞬之间，大行大师、一苇子、孟守乾、暨十住大师等人，都已陆续跨进石门。

一苇子朝鬼手仙翁打了个稽首道：“苏老施主二十年不见，怎么也换上了道装，不知可还认得贫道否？”鬼手仙翁目射奇光，道：“老道只是假道士罢了，道兄……是武当一苇子道长吗？”

一苇子忙替大行大师、孟守乾、十住大师等人引见，并将自己一行经过，简扼说了一遍。

鬼手仙翁呵呵大笑道：“巧极，巧极，老道就是为了查访有人假冒‘归元指’，才一路找来，没想到竟把老道困在这里，方才罗髻夫人叫人传话，就以此威胁，要我老道答应，担任什么他们四方教的北方教主，后来钟进士又摸了进来，老道只当他是替西妖作说客来的。”

赵南珩想起玄修道人几日前引自己进入进士府之事，不由朝红脸老人多看了几眼，只觉这位老人虬髯如戟，气宇不凡，腰间悬着一柄绿鲨皮套雁翎刀，看去甚是威猛。此时他听鬼手仙翁话声一落，不由洪声笑道：“这真叫做钟进士被鬼迷，老夫是听到四位掌门人有了消息，诸位道兄已上龙门坳来了，才匆匆赶来。没想到此地机关重重，误打误撞的碰上苏仙翁，一语不发，就赏了老夫一指，哈哈，咱们这一场，打得虽然过瘾，却也惊

险！”

大行大师合掌道：“钟老施主义薄云天，老衲这里谢了。”钟进士环目一顾，道：“大师可知四位掌门人是否被困在此？”

大行大师摇头道：“老衲一行，说来惭愧，直到此刻，还不知此间虚实。”

钟进士洪声道：“走，咱们就闯进去瞧个明白。”鬼手仙翁道：“不错，不错，老道士正要找他们主儿算账！”说话之间，忽然噫下一声，回头道：“进士老爷，你倒瞧瞧这道小门，几时开的？”

大家急忙回头瞧去，只见众人进来的那扇石门，不知何时，业已无声无息地关紧，右首另一道门户，却又悄然自动开启！钟进士大笑道：“好，好，咱们正要进去，这么一来，倒着实省了一番周折。”

鬼手仙翁哼道：“你倒说得容易，不是它自己开了，这周折可大呢，你不瞧瞧墙上，被我老道扎了多少石孔，兀自无法破壁而出。”

大家朝墙上一看，四周石壁，果然像蜂巢似的凿了无数指孔，每孔都有二寸来深，敢情他被困在石室之中，找不到出路，就拿石壁出气，这手“归元指”力，当真惊人，不愧是第二代北鬼！钟进士晒道：“你难道不想进去？”

边说，当先举步行去。

鬼手仙翁嚷道：“老道几时说过不进去？”

身形一闪，抢着往门里奔入。

孟守乾本待出声劝阻，此门无故自开，必然是对方诱敌之计，但话未出口，两人业已进入小门，大行大师和一苇子也跟着过去。

一时只好把话咽下，回头一瞧，虞平目光闪烁，只是朝四周乱转，不禁暗哼一声。

十住大师因孟守乾身为一派掌门，是以走了几步，便停身相让。

孟守乾连忙拱手道：“三位大师只管请先，还是让老朽断后吧！”

第五十五章 争道画像多怪异

十住大师见他这般说法，就合掌道：“如此，小僧有僭。”说着便率同十善、十信，鱼贯走入，虞平也跟在少林三僧之后，默然走去。

孟守乾带着侯剑英一面以“传音入密”向徒儿吩咐道：“孩子，这姓虞的怕是奸细，待会如果遇上敌人，你跟住他，别让他逃走。”

侯剑英不期一愣，他知道师傅为人精细，什么事都瞒不过他，虽觉怀疑，但还是悄悄点了点头。

师徒两人刚一跨进小门，似乎有人暗中操纵一般，突然砰的一声，关了起来。

孟守乾皱皱眉道：“果然是诱敌之计！”

口中说着，一手拉起侯剑英，脚下却加速向前奔行。原来门内又是一间方形石室，此时少林三僧和虞平的影子，正向右首一道小门中进去。

孟守乾脚下加速，很快赶上四人，进入门中，身后石门，又砰然关上。

孟守乾知道对方为了诱自己一行深入，身后石门，重重关闭，原也是意料中事，举目一瞧，这间石室和前面两间，大小形式，完全一样，右壁一道小门，敞开无阻。

但大行大师和一苇子等人却在室中停了下来。走在众人前面的钟进士和鬼手仙翁两人，却已经不知去向？石室中依然只剩下自己一行九人。

孟守乾吃惊道：“钟大侠，苏道长，可是已进去了？”大行大师微微摇头道：“老衲进入此室之时，比钟、苏两位，稍迟一步，眼看他们从左壁小门进去，但等老衲和一苇道长赶到之时，左壁小门，忽然关上。同时右首这道门却自动开启，孟大侠见多识广，老衲只有等你来了，再作计议。”孟守乾沉吟道：“他们故意诱敌深入，再把钟、苏两位分开，无非是分散咱们实力，老朽浅见，目前咱们已入腹地，既然打开此门，要咱们进去，不如将计就计，好歹也只有闯到底，只是咱们必须严加防范，莫要再被他们隔断，分散实力才好。”一苇子道：“孟大侠说得极是，咱们只要一个接一个走去，中途即使有变，也来得及互相照应。”

大行大师蓦地抽出长剑，回头道：“不错，老衲走第一个，南珩，你跟在我身后，不可落后。”

赵南珩答应一声，跟着大行大师走去，紧接着一苇子、虞平、十住、十善、十信、侯剑英，由孟守乾断后，鱼贯相随，大步前行。大家脚下不停，片刻工夫，已经一连穿行了七八间石室。每一间都形式相同，或左或右，都留着一道门户，但始终不见有人。

当大家跨出最后一道小门，只觉眼前一宽，业已走进一座宽敞大厅。

大家先前只是逢门就走，没加注意，此时脚下一停，各自擎着火摺子，向四周一阵打量，不禁瞧得目瞪口呆！原来这里又是一间六角形的敞厅，大小形式，和前面那间竟然完全相同，四周六道小门上，用彩漆画的狰狞画像，也完全和前厅一样！

十信大师从地上拾起一段火摺子烧剩的余烬，那正是在自己前厅丢弃的东西，自然认识，不由失惊道：“咱们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了？”

孟守乾仰天大笑道：“一点不错，咱们半天奔波，仍然回到老地方了。”

一苇子回头朝虞平问道：“小施主方才如何打开石门的？”虞平道：“晚辈记不清了，刚才孟老前辈退下之后，晚辈原也没抱多大希望，只是

随手左右旋了一会，不想石门果然突告开启……”

孟守乾没等他说完，摇摇头叹气道：“没用啦，即使虞老弟记清方才旋动次数，只怕这会也没用了！”

虞平道：“晚辈再去试试！”

话声一落，自告奋勇的往前奔去。

孟守乾看他仍然朝右首的那道小门走去，不由微微一笑，没有多说。

十住大师道：“既然门上眼珠，就是开启门钮，咱们也不妨去试试。”转身就向左首小门转去。

赵南珩、侯剑英，和十住、十善两位大师也各自分头奔向其他四道小门。

此时，虞平业已奔近右首小门，伸手转了几下，突然叫道：“孟老前辈，这眼珠怎会转不动了？方……方才明明会动的啊！”口中说着，手上使劲扭转，但眼珠好像生了根一样，任他如何用力，依然丝毫不动。

虞平脸上渐渐绽出汗水，双手也起了颤抖，回身道：“诸位老前辈，咱……咱……真被困住了，这该怎么办……”十住大师低喧佛号，道：“孟大侠说得不错，如此看来，此屋总掣想已关闭无疑。”

孟守乾笑道：“这还用说，方才虞老弟无意打开石门，已使他们吃惊不小，再度把咱们引来此地，自然已下了总掣。”虞平满脸沮丧，忽然目光一转，投在赵南珩脸上，道：“方才那……西方教主还说赵兄一人可以例外，如今连赵兄也困在这里了！”

一苇子经他一语提醒，心中一动，立即回过头去，朝赵南珩道：“小施主倚天剑，削铁发泥，这石壁虽然坚硬，决难受得住宝刃锋利，小施主请把剑借给贫道一用……”

虞平突然眼睛一亮，喜道：“不错，咱们可以破壁而出！”赵南珩连忙抽出长剑，双手递过。

一苇子接过宝剑笑道：“贫道前去试试！”

说罢，缓步朝左首一道小门走去，厅上众人，也同时跟了过去。

一苇子走近门前，缓缓举起手中倚天剑，正待朝石门刺去，突然回首低喝一声道：“诸位请退！”

话才出口，人已倒退一丈开外，向左闪开！

众人只当有警，也纷纷退后，屏息而立，等了良久，仍然不见有什么动静。

孟守乾问道：“道兄可是发现了什么？”

一苇子手仗倚天剑，目光盯着狰狞画像，徐徐吁了口气，说道：“贫道方才瞧到画像眼珠，无故眨动，只怕其中暗藏什么歹毒暗器……”

听他如此一说，大家目光不期齐向画像眼珠瞧去，那是一幅青面獠牙的神像，眼珠凸出，狰狞可怖。

如果这六角大厅上，只有一个人的话，会看得毛发直竖，不寒而栗，但此时站着的，都是四派一门的高手，自然不会害怕。大家只是注视着画像眼珠，哪知过了一会，那凸出的眼珠，依然并无异状。

十善大师道：“让贫僧试他一拳！”

扬手一记拳风，遥遥击去，但听蓬然一声，发出的拳劲，激散成风。不，那画像眼珠，果然在这一击之后，转动了一下！孟守乾道：“诸位留神！”

说话之时，只见那眼珠又接连眨动了几下。

渐渐，眼珠里面好像有了光彩！

渐渐，那凸出凶睛，变成一双黑白分明的俏眼！狰狞面貌，也逐渐消失，露出一张媚秀的脸孔！大家几乎怀疑自己的眼睛看花了，但摆在面前的，确是一张少女的脸型，眉眼盈盈，笑容未敛！

十信大师怒喝一声：“好妖女！”右拳一扬，正待击出！孟守乾连忙道：“大师且慢！”

大行大师道：“阿弥陀佛，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且瞧瞧他究竟有什么花样？”

大家遥遥围着，但各人都已暗自戒备。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大家只是注视着狰狞神像的面部，其实画像身体上，此刻也渐渐现出一个苗条人影，肩披流苏，一身宫装！

那确是一个人！一个宫装少女！

她好像会“穿墙术”似的，整个人已经在石门上现出身来了！赵南珩突然脱口叫道：“是琼仙……”

宫装少女翩然从门上飘落，朝赵南珩衿衽为礼，抬头嫣然笑道：“少侠总算是还认识小婢。”

原来她正是伺候罗髻夫人的使女琼仙，赵南珩在罗髻山身负重伤，多蒙她服侍，是以一眼就认出来了。

赵南珩瞧到琼仙，陡然脑中闪过一丝灵光。

想起中午在中馆驿酒楼上遇到的那个白发婆婆和青衣少女来，当时自己只觉那少女十分面善，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如今因瞧到琼仙，使他猛然想起那个青衣少女，正是一线谷“夫人”身边两个伺婢之一！想到这里，口中不由低哦一声，道：“是了，她就是一线谷那个夫人的伺婢！”

琼仙目露奇光，瞧着他问道：“赵少侠说什么呀？”

赵南珩并没回答，转脸朝一苇子道：“道长，晚辈刚才想起，中午在中馆驿酒楼上遇到的老婆婆祖孙两人，那青衣少女，就是一线谷那个夫人的伺婢，据晚辈想来，老婆婆可能就是那个夫人乔装的。”

一苇子听得一怔，道：“一线谷那个夫人……唔，江湖上称夫人的，从前倒却有几位……”

他目光缓缓朝孟守乾瞧去，底下的话，倏然住口。

琼仙睁着一双大眼，听赵南珩说出什么一线谷那个夫人，忍不住又问道：“赵少侠，你说的是什么夫人呢？”

赵南珩回头道：“姑娘来了，想必你们夫人也到了吧？”琼仙螭首微摇，轻声道：“夫人没有来……”

孟守乾干咳一声，道：“姑娘此来，有什么事吗？”

琼仙朝他点点头，然后瞄了赵南珩一眼，又道：“小宫主来了。”

赵南珩冷冷的道：“小宫主来了，和在下有什么相干？”琼仙抿嘴一笑，道：“小宫主打发小婢前来，就是请少侠前去一晤。”

赵南珩没想到西妖门下那个小宫主，会打发使女来叫自己前去一晤，此刻当着大行大师和许多老前辈面前，不禁脸上一热，怒声道：“我不去。”

琼仙瞧着他怔得一怔，才道：“小宫主有很重要的话，要和少侠说呢！”

赵南珩道：“有话，她不会到这里来说？”

琼仙为难的道：“小宫主说……”

赵南珩摆手道：“姑娘不用说了，在下说过不去，就是不去。”虞平突然大声道：“是了，赵兄，这是西方教主有意放你去咯。”

琼仙瞪了他一眼，叫道：“你知道什么？”

虞平被她当面斥叱，不禁剑眉剔动，正待发作。孟守乾向他摇摇手，一面朝琼仙问道：“姑娘可知你们小宫主请赵老弟前去，有什么事吗？”

琼仙偏头想了一想，道：“小婢听小宫主的口气，请赵少侠前去，是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当面和他说，究竟是什么事情，小婢也弄不清楚，好像……和你们此行有关。”

孟守乾沉吟了下，朝大行大师说道：“老朽之意，赵老弟不妨去见见她。”

大行大师憬然抬目，望了孟守乾一眼，点点头道：“孟大侠说得极是，南珩，你就去一趟吧！”

赵南珩听得一怔，但大师傅既然这么说了，自己不得不遵，这就躬身道：“弟子遵命。”

琼仙喜道：“老伯伯，你真好！”

她看大行大师一身俗家打扮，才以老伯伯相称。赵南珩道：“姑娘走吧！”

一苇子道：“小施主请带了剑去。”

缓缓把手中宝剑递了过去。

虞平急道：

“老前辈且慢，赵兄此去，毋须使剑，不如把剑留在这里，万一赵兄给他们困起来了，咱们有倚天剑在手，也可破壁而出。”赵南珩道：“道长，虞兄这话说得不错，宝剑还是留在这里吧！”

琼仙白了虞平一眼，撇撇嘴道：“赵少侠，别听他的，小宫主请你前去，你就是小宫主客人，谁敢把你困起来？”赵南珩道：

“在下也不是怕事的人。”

虞平大笑：

“赵兄既是你们小宫主的客人，就毋须用剑了。琼仙扭扭头道：“我不和你说。”

一苇子依然把长剑递过，说道：

“她们请小施主前去，既和咱们此行有关，大家自然要等你回来之后，听听情形再作决定，还是把剑带去吧！”赵南珩只好接过长剑，收入剑匣，随在琼仙身后，朝左首那一扇大门走去。

两人刚一走近，石门便自行开启，里面是一间方形石室，和先前大家经过的完全一样。

琼仙走在前面，低声笑道：

“赵少侠，方才你们就在这几间石室里兜了一个圈子呢！”赵南珩没有作声，琼仙走近另一道侧门，伸手在门上按了两下，等石门开启，侧身跨入，一面回头说道：

“这条甬道，没有灯火，岔道又多，按五行奇正布置，少侠请靠近小婢，免得走错了路。”

赵南珩道：“姑娘只管走吧，在下目能黑夜视物，还看得清楚。”

琼仙眨眨眼睛，吃惊道：

“啊！赵少侠原来目能夜视，那你内功一定很好，夫人门下五位小姐，

夫人说她们内功都修到了七八成火候，但黑夜视物，还要凭藉些微天光，才能瞧得清楚，像这样没有一丝光亮的地方，就不成啦，你可真棒！”

赵南珩道：

“你们夫人门下，原来有五位小姐。”琼仙自知一时说漏了嘴，口中轻“嗯”一声，低头向前奔去。赵南珩随在她身后，留神四周，果然岔道极多，琼仙东转西转的脚下丝毫没停。

一会工夫，业已到了尽头，已为一道石壁所阻。

第五十六章 是情是恨困红妆

琼仙停下脚步，回身笑道：“到啦！”

说话间，伸手在壁角上轻轻一按，但听一阵轧轧轻震，壁间忽然裂现一道暗门，眼前突然一亮！

只见门内又是一条甬道，宽敞光亮，两边石壁光滑如镜，甬道上点着一排宫灯。

自己是从甬道右侧石壁中走出，前面不远，是一个圆洞门，两扇朱漆大门，配着白铜兽环，中间只开了仅容一人进出的门缝。

赵南珩跨出石壁暗门，不期瞧得一怔，眼前情形，自己已是十分熟悉，这不是上次到过的地底石室，木香主的书房吗？自己明明只在地面上走动，几时走到地下来了？琼仙瞧他站着出神，不禁嫣然笑道：“赵少侠，你不是来过吗，怎么不记得了？”

赵南珩点点头道：“是了，这大概就是木香主住的地方了，只是咱们这一路行来，并没走下地底，怎会到了这里了？”琼仙低声道：“少侠可是觉得奇怪吗？其实，你们停身的六角大厅，只要按动机关，六道门户一闭，整座大厅，就跟着下沉，只是你们没注意罢了。”

赵南珩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

琼仙偷偷朝里面望了一眼，轻声催道：“小宫主就在里面，快走吧！”

说到这里，脸颊微微一红，欲言又止，终于幽幽的道：“待会不可拂逆了她……”

说毕，朝圆洞门走去。

赵南珩明知她是一番好意，但听得还是甚感气愤，恨不得掉头而去，但想到自己来此，可能会有四位掌门人的消息，只好捺着胸头气愤，举步跟去。

走近圆洞门，赵南珩已经瞧到那张紫檀雕花书案面前，端坐一个红衣少女，一手支颐，低着头正在看书。

虽然她背着身子，银烛掩映，那件熟悉的银红衫子，纤小背影，赵南珩一眼就可看出她正是在罗髻山后园和自己拼得两败俱伤的小宫主！

赵南珩及门而止，琼仙抢前几步，俏生生走近红衣少女旁边，低声道：“小宫主，赵少侠来了。”

红衣少女连头也没抬，冷冷的道：“他来了，不会自己进来？”琼仙转过身子，向赵南珩使了个眼色，娇声道：“赵少侠，小宫主有请。”

赵南珩瞧得心头大是气愤，暗想：此女好大的架子！一面举步跨进书房。

红衣少女虽然听到赵南珩的脚步声，依然并没回过身来，口中冷冷的道：“琼仙，这里不用你侍候了。”

琼仙应了声“是”，低头朝赵南珩回眸一笑，转身朝门外走去。

“喀！”圆洞门中两扇石门，随着琼仙跨出，同时阖上！赵南珩瞧得暗暗冷笑，忖道：难道自己还怕你不成？心中想着，当下重重咳了一声，说道：“姑娘约在下前来，不知有什么事吗？”

红衣少女缓缓抬起头来，说道：“是啊，我急着赶来，就是为了……”

她声音忽然间变得十分温柔，目光抬处，下面的话，还没出口，忽的脸色一板，冷哼道：“我知道你不愿意见我，我又没勉强你来，那你为什

么要来？”

她说话之时，狠力的把书本掷到地上，星目之中，已隐蕴泪光，使性别过身去。

赵南珩听得不禁一怔，说：“姑娘此话怎说？在下如果不愿和你相见，怎会应约而来？”

红衣少女道：“你不是不愿意见我，为什么要戴着这副鬼面罩进来？”

赵南珩往脸上一摸，不由恍然大悟，原来她当自己不愿意见她，故意戴着面罩进来，这就笑道：“姑娘误会了，四大门派掌门人失踪，为了避免引人注目，差不多都改装易容，不是在下一人如此。”

红衣少女转过身子，嘴角间泛着微微笑意，歉然道：“那是我错怪你了……嗯……你把易容药物洗去了好吗？让我瞧瞧你……”

说到最后几个字，晕生双颊，声音轻得只有她自己方能听到！

赵南珩心头一凛，只听她继续幽幽说道：“那是……因为……你和辛香主生得很像，所以我想瞧瞧……”

这显然是她掩饰之辞，两道目光之中，含着羞涩、幽怨，而又流露出希冀之色！

赵南珩释然道：“不错，在下没见过辛香主，但可能和他生得极像。”

红衣少女眨眨眼睛，道：“你是不是很想见见他？”赵南珩摇摇头，正色道：“姑娘要在下来此，究竟有何见教？”红衣少女俏皮的笑道：“只要你洗去易容药物，我马上就告诉你了，你们找上东华山庄来，不是为了四大门派的掌门人吗？”赵南珩心头咚地一跳，抬头道：“姑娘这算是交换条件了？”红衣少女披披嘴道：“那也随便你，哼，谁希罕你非洗去易容药物不可……”接着瞧了赵南珩一眼，嗤的笑道：“我又无求于你，也好，就算是条件吧！”

赵南珩只觉这位姑娘，童心未退，当真刁蛮得紧，但想到她也许真的知道四大门派掌门人的下落，这就从身边取出易容药物，说道：“在下遵命。”

红衣少女脸上有了喜容，轻声道：“不敢当！”赵南珩把易容药物，涂到掌心，在脸上抹了一转，登时恢复了他原来英俊的脸孔！剑眉星目，唇红齿白！

红衣少女一双盈盈秋水，盯在他脸上，流露出异样光彩！赵南珩和他目光乍接，只觉她晕生双颊，含情脉脉，好像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骤然相逢，另有一种说不出的惊喜成份，同时也看清红衣少女似乎和在罗髻山初见之时，消瘦了许多，脸色显得略带苍白！

赵南珩快快避开目光，脸上还热烘烘的，轻咳一声，拱手道：“在下尚有人在厅上等候，姑娘有什么见教，就请告赐。”红衣少女忽然幽幽一叹，侧过脸去。

赵南珩依稀瞧到她那双灵活的大眼睛中，隐含泪光，不由呆了一呆。

暗想：此女怎的和在罗髻山初见之时，好像变了许多？在自己印象之中，她是个冷漠倨傲的人，如今却好像满怀委屈，不胜幽怨！

红衣少女低低的道：“是的，我应该告诉你了！我也不怕你见笑，我就是为了你，才赶来的！”

赵南珩心头又是“咚”的一跳，但没有作声。

红衣少女续道：“这是半月以前，我听西宁山的报告，说峨嵋派不知

怎的，突然有几批和尚，易装下山，而且下山的人中，居然还有伏虎寺长老在内。师傅听得很是生气，说你们宣布封山，乃是两派约定之事，何以又自毁信诺？立时要老令公查明真相。”赵南珩听得剑眉微微一轩，但又忍了下去。

只听红衣少女说道：“我和姥姥刚赶到山边，就接到二师姐的飞鸽传书，说在江陵附近，一条船中，发现一人，极像峨嵋方丈大行大师……”

赵南珩不待她说完，急着问道：“你二师姐可曾看到船上还有什么人？”

红衣少女摇摇头道：“不知道，二师姐只说那条船好像是朝南去的，后来忽然失去踪影。”前天……哦，你不是在巴东见到过他……木香主吗？我是听他说的。”

赵南珩暗暗“哦”了一声，木宇真果然就是东华庄的木香主！红衣少女接着说道：“方才这里马管事发出紧急救援信号，说有强敌来犯，而且来人熟悉庄中布置，所有机关，都无法阻拦得住，姥姥因另有要事，一时无法分身，要我们随同西方教主先行赶来，这才知道来的是四大门派的人，你也来了。”赵南珩道：“我们得到消息，四位掌门人被安置在这里，才行赶来，不料我们事前，已经有人来了，使用‘玄阴掌’伤人的，并不是我们。”

红衣少女点头道：“是啊，西方教主先前怀疑你们是一伙的，后来冯管事醒过来了，据她说，出手伤人的是一个白发老姬，另外还有几个人，她都没瞧清，才知道这是一场误会。”她眼角瞟了赵南珩一下，又道：“我请你来，是为了四大门派掌门人，不是罗髻派或西方教劫持的，这一点，西方教主特别的要我告诉你，转告四大门派。姥姥在天亮以前，也会赶到这里。西方教主因这里死伤了许多人，她也作不了主，你们大伙进入东华山庄，罗髻派这个台，也是塌不起。姥姥脾气不好，等她到了，你们一个也休想离开，所以西方教主的意思，是希望你们留下一个人来，当面和姥姥解释清楚，免得双方伤了和气。”赵南珩瞧她说得不像有假，想了一想，道：“贵派耳目遍江湖，可知四位掌门人下落？”

红衣少女咬着下唇，说道：“我们也在查，只是目前还没有消息，等我知道了，一定会设法通知你的。”

赵南珩拱拱手道：“姑娘如无别要事，在下失陪了。”红衣少女望着他，沉默有顷，忽然抬眼道：“你和姥姥在山上见过一面，你们中间，由你留下来，最为适当。”赵南珩道：“这个自有几位老前辈决定，在下不能作主。”红衣少女嫣然一笑道：“只要你同意，西方教主自会和你们说的。”

赵南珩犹豫了一下，还没开口。

红衣少女欲言又止，终于羞涩的道：“为什么你留下来最为适当，你知道吗？”

赵南珩心头一凛，冷冷的道：“在下不知道，而且在下也不愿看到石龙婆。”

红衣少女笑容倏敛，站起身来，挥手道：“好，你可以走了。”赵南珩拱拱手道：“多谢姑娘盛情，在下这就告辞。”红衣少女娇躯微微颤动，气道：“我以后再也不要看到你了，你快走吧！”

赵南珩呆得一呆，转身朝圆洞门走去，两扇朱门，好像有人操纵一般，

自动向左右推开。

刚一跨出门口，只听红衣少女的声音，从身后幽幽传来：“赵南珩，我心里恨死你了……”

“砰！”石门重又阖上，赵南珩心头不期起了一阵说不出的怅惘，一时只作不闻，举步向甬道中走出。

琼仙已在前面相候，瞧到赵南珩，连忙轻轻问道：“你和小宫主谈好了？”

赵南珩不愿多说，含糊的答应了声。

琼仙抿抿嘴，神秘一笑，柳腰扭动，转身道：“小婢这就送少侠出去。”六角厅上，大家正在焦急，见到赵南珩从左边门中出来，纷纷围了上去。

赵南珩立即把经过情形，详细说了一遍。

大行大师听说她们半月以前，曾在江陵附近船上，见到掌门师兄，不禁修眉微皱，沉吟道：“掌门人既在江陵附近出现，那么百愚上人和一尘道长，极可能也在船上无疑，只是荆州北带襄阳，南通全楚，又是长江水道要冲，四通八达，真要被人劫持，不但已事隔半月，而且去向不明，真是一件棘手之事！”赵南珩忽然想起当日在归州客店中，曾听木宇真说过：“长江一带，也出现了一个秘密帮会，叫做朱雀旗，专门掳人勒索，无恶不作，据说主持这朱雀旗的是几个凶名久著，久已不在江湖走动的厉害人物，四大门派掌门人，莫非就是朱雀旗掳去的，也未可知。”

木宇真在当时也许只是推测之辞，但如今想来，四位掌门人莫非真是被朱雀旗掳去了？

心念方动，只见一苇子捋须道：

“大师可是相信这四位掌门人，确非西妖所掳？”虞平目光流动，说道：

“各位老前辈，西妖门下之言，未必可信。”

孟守乾吸了口旱烟管，点头道：

“老朽认为她们小宫主说的，并没有假。”

一苇子道：

“孟大侠见多识广，必有所见。”孟守乾炯炯目光，瞧着虞平，嘿嘿干笑两声，沉声道：“虞老弟……”

虞平听他喊声有异，同时和他目光一对，心头不由“咚”地一跳，身不由己后退一步，勉强笑道：

“孟……老前辈有何指教。”

孟守乾瞧他这一步后退，显见心虚，但只是微微一笑，道：“如果老朽推想不错，老弟你……该是……”他故意拖长语气，底下的话，还没说出。

但虞平已是脸色剧变，左手笼在袖中，惊惶的道：“晚辈如何？”

第五十七章 有意安排纵鹤归

孟守乾道：“受了人家的愚弄！”

虞平暗暗松了口气，道：“孟老前辈此话怎说？”孟守乾哈哈一笑道：“老弟在汉阳听来的消息，只是人家故意安排的陷阱，这叫反间之计，老弟扮演了一次三国中的蒋干，听来的全是假话！”

虞平惶恐的道：“这……怎么会呢！”

孟守乾心中暗暗冷笑，接着说道：“此人故意要老弟把话传到咱们耳中，让咱们大伙赶上龙门坳来，他却走在咱们之前，以‘玄阴掌’杀伤多人，一手制造咱们和西妖之间的误会，如果四方教后援适时赶到，也许会掀起一场更大的互拼……”虞平道：“这人又会是谁？”

孟守乾道：“此人是谁，老朽一时也说不出来，不过此人也就是劫掳四位掌门人的人了！”

大行大师手中持着念珠，连连点头道：“孟大侠说得极是，咱们可说是棋错一步，满盘皆输，只是目前该当如何，不知孟大侠可有成竹？”

孟守乾敲敲旱烟管，磕去烟灰，侧目四顾，笑道：“有咱们这许多老骨头在这里，总不能要赵老弟一个人留下来。”一苇子稽首道：“善哉、善哉，贫道正是此意！”十住大师在三人前面，总究是个晚辈，是以极少插嘴，这时连忙合十道：“贫衲师兄弟，追随三位前辈而来，要留，咱们自然一起留下来。”

突听左壁上首门中，传出蛇蝎夫人娇脆的声音，说道：“要赵小兄弟单独留下来，是我出的主意，原来是一番好意，可惜现在已经迟了，你们即使要走，只怕也走不了啦！”孟守乾大笑道：“听教主口气，想是石龙婆到了，老朽正想见识见识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三头六臂的人物？”

话声甫落，只听一个老妇声音，冷冷的道：“孟守乾，你自问比北海神驼如何？”

要知“北海神驼”原是形意门的掌门人，二十多年前突然神秘失踪，从此就一直没有消息。

此刻孟守乾骤然听到石龙婆提起“北海神驼”四字，当真如闻焦雷，身躯猛震，双目神光暴射，厉声喝道：“我大师兄可是被你害了？”

苍老声音冷嘿道：“放心，他还没死！”

孟守乾急急问道：“我大师兄现在哪里？”

但苍老声音却寂然不再理会。

大行大师目光扫过赵南珩、虞平、侯剑英三人，低低叮嘱道：“待会万一动上了手，你们三人，如有机会，务必夺门先行，不可逞强恋战。”

孟守乾瞧瞧他徒儿，颌首道：“大师说得极是，强敌当前，你们如能脱身，尽管先走，在青苔关会合……”

“喀”右壁上首石门突然开启，走出一个身穿黄衣脸情冷漠的汉子，躬身道：“姥姥请诸位到里面相见。”孟守乾暗暗注意虞平举动，只见他在这一瞬间，目光连闪，不由暗“哦”一声，他老谋深算，心中一动，立即以“传音入密”朝侯剑英吩咐道：“英儿注意，华山门下姓虞的如有行动，你和赵老弟两人，务必跟住他才好！”

侯剑英不懂师傅在这个时候，何以要自己和赵南珩两人，注意虞平的行动？但师傅既然如此吩咐，就暗暗点了点头。大行大师手持念珠，面上

依然微带笑容，徐步朝门中走去，敢情他因这座东华山庄到处都是机关，不好谦让，是以领头先行。一苇子脚下微停，让孟守乾走在前面，自己跟在他后面，接着是十住、十信、十善也鱼贯跨入。

赵南珩还待客气，虞平淡淡一笑，举手笑道：“赵兄、侯兄请啊！”

赵南珩因少林三僧都已进去，自己只好跟着进去。哪知脚步堪堪跨到门口，身后被人猛力一拉，耳中听侯剑英的声音，低喝一声：“赵兄快追……”

原来虞平在众人鱼贯跨进门去之时，突然身形倒掠，迅速朝左壁上首石门扑去，右手按处，石门顿开，一下子窜了出去！要知道这座六角敞厅，六道门户，各有启闭的枢钮，自从大家重又回到大厅上之时，总枢钮被关上了，是以画像上的眼珠，也无法转动。

后来赵南珩由琼仙带路，去而复回，此刻黄衣汉子又奉石龙婆之命，请大家进去，可见此厅总掣，从那时起，已经打开了。这一点，虞平想到了，孟守乾也早已想到，是以才会叮嘱侯剑英，暗中注意虞平行动。

孟守乾老谋深算，经验老到，他想到自己一行人，是否能在石龙婆和蛇蝎夫人的对手，丝毫没有制胜把握。虞平要是能够开启石门，只要自己徒儿和赵南珩两人机警一点，足可跟在他身后，离开虎穴。是以明明发现虞平可疑，而始终没有揭穿他，就是为此，闲言表过。

却说赵南珩突然被侯剑英猛力一拉，转身瞧去，只见虞平以极快身法，窜出门去，不禁奇道：“侯兄，他……”侯剑英急道：“赵兄快来，师傅要我们盯住他，别让他逃脱”话声中，人已相继纵起，朝左首石门追出。

赵南珩略一迟疑，只好朝侯剑英跟去！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敢情虞平走得匆忙，来不及关上石门，也许他只知开启之法，根本不知如何关法？

等赵南珩赶出，那间方形石屋，左首一道石门，也已敞开无阻，只是虞平和侯剑英两人，都已不见。

他无暇多想，穿出石门，仗着目能夜视，掣剑在手，一连穿过几间石室，前面一条甬道尽头，抬眼已可看到出口处透入的天光！

猛听侯剑英的声音喝道：“赵兄，你疯了，怎么和小弟动起手来？”

另一个声音大笑道：“兄弟一点也不疯，姓虞的逃不了，你也别想出去。”

侯剑英怒声喝道：“好哇，原来你是奸细！”那人笑道：“你这时候知道也不迟呀！”赵南珩心头一凛，双足点处，纵身飞出洞口，略一打量。此处已在东华山庄高墙外面，只见月光底下，侯剑英已和一个劲装青年打在一起。不由朗笑一声，直向两人掠去，口中喝道：“侯兄请退，此人假冒兄弟之名，还是让兄弟会会他！”侯剑英听到身后有人发话，心头一惊，刷刷两招，把对方逼开一步，自己也立刻向旁跃退，回头瞧到赵南珩，不禁连退两步，口中“咦”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赵南珩早已瞧清那人一身天蓝劲装，剑眉朗目，唇红齿白，不仅面貌和自己生得一模一样。就是那一身装束，也极相近似，只是左胸绣着一朵白花，这一点，在黑夜之中，侯剑英当然瞧不清楚！

当下长剑一收，朝前跨上两步，拱拱手道：“朋友想来是西宁山辛香主了？兄弟幸会！”

那人朝赵南珩一阵打量，点头还礼道：“兄台是赵南珩……”话声未

落，只听有人闷哼一声，一条人影，从左边树木中飞出。

落到地上，似乎拿不住桩，接连后退了几步，脚下一软，仰面跌倒。

辛舒平惊得尖“啊”一声，来不及和赵南珩说话，腰身一扭，慌忙抢了过去，一把扶住那人，叫道：“大……师兄……你怎么了？”

赵南珩目光何等锐利，一眼之下，已认出从林中飞出那人，正是和自己在巴东论交的青衫文士木宇真！

他敢情伤得极重，口中断续的道：“是……翻翻……天……印……”

辛舒平不再多说，抱起木宇真，匆匆往里奔去。这原是一瞬间的事，赵南珩瞧得一怔，侯剑英已低声说道：“赵兄，我们快追，家师要我们盯住姓虞的，别让他跑了！”两条人影，迅疾朝林中投去。

却说大行大师等人，由着黄衣汉子领路，穿过一间方形石室，刚一跨入甬道。

只听身后十善大师大喝一声，随手拍出一掌，内力山涌，硬把那扇正在移动的石门给生生抵住，口中急道：“三位前辈请留步，赵小施主他们，怎么没有跟来？”

原来他走在最后，听到侯剑英的喝声，回头一瞧，不见赵南珩三人跟来，石门却在缓缓移动，眼看就要关闭，才出掌硬挡。孟守乾微微一笑，道：“这是老朽的意思，他们另外有事，咱们只管走好了。”

十善大师听他这般说法，心知必有缘故，立即收回抵住石门的右掌，石门喀的一声，自动阖起。

众人穿过一条四五丈长的甬道，眼前景物忽然一变，只见一座圆洞门中，两扇红门，敞开无阻，里面是一间广大的厅堂，灯火辉煌。

厅上空荡荡一无陈设，只有上首摆着两把椅子上，左首坐着一个满头白发身形佝偻的老妪，一手握着龙头拐，敢情是石龙婆了。

她身侧立一个身穿银红衫裤的美丽少女，长得有如天仙一般，此时睁着一双大眼，只是朝众人身后瞧来，好像是在找人。右首椅上坐的正是西方教主蛇蝎夫人，她身后侍立一对女童，依然各自捧着玉葫芦和一柄银色钢叉，目不斜视，状极恭谨。大行大师一行六人鱼贯进入大厅，眼看石龙婆连动也没动一下。直待众人走到相距两丈左右，她水泡眼一抬，冷冷喝问道：“你们哪一个是峨嵋伏虎寺的大行和尚？”

大行大师双手合十道：“贫衲便是，老施主有何见教？”石龙婆双目精光陡射，冷嘿道：“你身为峨嵋一派长老，总该知道当年开谛和尚和咱们约定的誓言，那是如何说的？”大行大师低喧一声佛号，道：“贫衲自然知道，敝派弟子如在封山期中，擅自在江湖走动，听凭贵派处置。”石龙婆厉笑道：“不错，大和尚算不算峨嵋弟子？”大行大师道：“贫衲自然是峨嵋弟子。”

石龙婆道：“你既是峨嵋弟子，就该听凭我老婆子处置。”她词锋咄咄逼人，大行大师一代高僧，平日很少在江湖走动，不由被她说得呆得一呆。一时竟然答不上话去，口中说道：“这个……”

孟守乾哈哈一笑，道：“峨嵋派在一年之前宣布封山，正是恪遵上代掌门人的遗训，但峨嵋派在封山之后，掌门人突告失踪，这是特殊变故，岂能以常理相衡？”

石龙婆怒喝道：“你们找上此地，一定认为四派掌门是东华山庄掳来的了？”

孟守乾点点头道：“先前我们得到的消息，确是如此，方才蒙蛇蝎夫人坦诚见告，四位掌门人并非四方教所劫，夫人身为西方教主，说的话自然可信。”

石龙婆回头朝大行大师冷冷的道：

“峨眉派破坏封山之约，为了大觉和尚失踪，还情有可原，但你们无故闯入东华山庄，该如何说去？”

她冷冷说来，一派气指颐使，倨傲无比！

孟守乾忽然大声笑道：

“四大门派掌门人虽非罗髻派所劫持，但形意门掌门人，为你们所劫持，方才你已亲口承认！”

石龙婆双腮鼓动，冷嘿道：“北海神驼自恃武功，乘我大师姐闭关之日，潜入慈圣宫，结果败在我大师姐手里，他遵守诺言，替慈圣宫守山二十五年，谁劫持了他？”

孟守乾双目耸动，奇道：

“大师兄为什么要找上罗髻山去？”

石龙婆瘪嘴一披，冷声道：

“还不是为了绿玉金莲千手如来？”

一苇子听得全身一震，大声道：

“千手如来落到你们罗髻派手里了？”

要知绿玉金莲千手如来，乃是六十年前四大门派掌门人花了三年时光，融合各派武功精华，研创的一套绝世武功。其最大目的，就是为了南魔南公靖和西妖罗髻夫人，当年在江湖上气焰万丈，仅凭一门一派，可说谁也不是他们对手，于是集思广益针对他们的武功而创，据说连当年号称武林第一高手的“中飞龙”赵士元，也曾应邀参与其事。

但千手如来雕成之日，四派掌门人都先后谢世，这尊集四派武功精华的绿玉如来，也在那时候失落。如今听石龙婆说出绿玉如来落在罗髻派手中，这消息，当真比四派掌门失踪，同样使人震惊！

石龙婆不屑的道：

“就是真的，罗髻派也不会放在眼里，何况那只是一尊假的！”

她平日火气虽大，说话却是丝毫不假。一苇子低头道：

“假的……”

心中在暗忖，那么真的会到哪里去了呢？

第五十八章 拼将剑杖合重围

石龙婆突然厉声道：“老婆子无暇和你们多说，你们既敢找上东华山庄来，自然没把石龙婆放在眼里，老婆子要是让你们安然离去，岂不是太便宜了？”

十信大师忍不住道：“石老施主只管划下道来！”石龙婆厉笑道：“这个简单，只要你们接得住我手中百拐，今日之事，一笔勾消，要是接不住我百拐，就要委屈你们留在这里，让四大门派四位掌门，亲自把你们接回去了。”

孟守乾一掂旱烟管，拱手道：“孟某敬先候教！”石龙婆身子动也不动，冷嘿一声，目光环视，冷冷说道：“我是叫你们一起上，接不接得住我百拐，还难说呢！”一苇子敞笑道：“只怕未必见得。”立在石龙婆身侧的红衣少女，忽然娇声道：“慢着！姥姥，你问问他们咯，还有几个人呢？”

孟守乾淡淡一笑道：“他们留在前厅上，没有进来。”话声才落，只见蓝影闪动，一个劲装青年，手上抱着一人，飞也似的跑了进来！

大行大师等人，瞧得凛然一惊，那不是赵南珩吗？他怎会在这里出现？手中抱着又不知是谁？

正当大家一怔之际，他已经笔直走到石龙婆面前，急着说道：“姥姥快救救大师兄，他……被‘翻天印’掌力所伤！”孟守乾低哦一声，回头道：“他大概就是姓辛的香主了。”石龙婆从辛舒平手中，接过木宇真身子，把把腕脉，双腮鼓动，松了口气，道：“幸好我早一步赶到这里，真儿还不至于无救……哼，伤人的可是单光斗？”

她一边说话，双手互搓了一阵，向木宇真身上不停的按摩，好像把眼前众人，视若无睹。

辛舒平摇摇头道：“方才大师兄发现华山门下由秘道逃出，追入林中，就中人暗算，弟子不知道伤人的是不是单光斗？”石龙婆水泡眼眨了两眨，怒嘿道：“除了姓单的老贼，还有谁会这种霸道的硬门功夫？什么？华山门下，从秘道逃了出去？”大行大师听说虞平已从秘道逃了出去，登时想起方才孟守乾说过，虞平等三人，没有跟来，是他的意思，“他们另外有事”。不由目露惊奇，朝孟守乾瞧去，只见孟守乾面含笑容，微微点头。辛舒平道：“他们一共有三个人，弟子因大师兄伤势极重，只好把大师兄抱来，请姥姥急救……”

“好哇！”

石龙婆突然抬头，凌厉目光，扫过大行大师等六人，怒声道：“原来你们和朱雀旗早有勾结……”

她双手还在替木宇真不住的按摩，迅速回头去，朝蛇蝎夫人道：“有劳教主，快去截住他们，今晚进入东华山庄的人，不论死活，一个也不能让他们漏网！”

蛇蝎夫人盈盈起立，点头道：“好，我就去！”孟守乾突然一摆旱烟管，拦在她面前，大笑道：“教主且慢，小徒等三人，是老朽叫他们退出东华山庄去的，有咱们几个老骨头，留在这里了，还不够吗？”

大行大师等人，业已听清赵南珩、虞平、侯剑英三人，果然已逃出东华山庄，大家心中都深感奇怪，不知孟守乾用的什么妙计，能使三人安然

脱险。

此时眼看孟守乾拦住蛇蝎夫人，不让她出去，也立刻各自暗作戒备。

蛇蝎夫人冷冷一笑道：“唷，孟大侠没有听到姥姥说的话吗？我得把三个小兄弟追回来呀，你还是快让开的好！”扬手一掌，劈了过来。

她劈出的掌势，既无破空之风，亦无激荡潜力，只是随手推出，轻描淡写！

孟守乾面情凝重，嘿然道：“老朽正想领教！”暗运内力，蓄劲掌心，硬接对方的掌势。

蛇蝎夫人好像不愿自己的手势，和孟守乾手掌相触，轻笑道：“孟大侠可别忘了我浑身都有剧毒！”

玉腕一挫，掌势突然收了回去。

孟守乾听得方自一凛，突觉一股阴柔暗劲，直向自己逼来，心头不禁大惊。暗想：这女魔头当真不可轻视，竟能把沉猛内力，蕴蓄掌心，留而不发，直待掌势收回，内力才暗中涌出。心念疾转，右掌略向后收，紧接着朝前推去。要知他一收再推，已把掌力加强到十成左右，但觉对方涌来的暗劲，撞击在掌心之上，势道强猛无比，不自禁的向后退了一步！但却硬把蛇蝎夫人这一掌接了下来。

那知他这一掌虽然接住，耳中只听一声脆笑，蛇蝎夫人身如幽灵，趁孟守乾后退一步之际，早已一下闪到右侧一道门前！这原是电光石火事，蛇蝎夫人身形才动，猛然两声大喝，两支精钢禅杖划起两道凛烈劲风，交叉封住去路。那是十善、十信两位大师，同时出手，拦在门前。不！在这电光石火一瞬之间，但见红影一闪，另一个娇脆声音喝道：“哼，凭你们两人，也想拦得住阿姨！”这说话的人，正是站在石龙婆身侧的红衣女郎，她两手伸屈，施展的正是少林寺绝技“十三擒龙手”。赤手空拳，居然在一招之间，把十善十信两位大师的杖势化解开去。

她要是不出手，蛇蝎夫人哪会把两个少林和尚放在眼内，说不定举手之劳，化解开两人杖势，身子早已闪了出去。但红衣女郎这一出手，虽然也同样化解开两人杖法，只是有红衣女郎挡在中间，反而阻住了蛇蝎夫人的去路！却说孟守乾被震得后退了一步之后，眼看蛇蝎夫人身形闪动，朝门外掠去，方自一急。

瞥见十善十信两支禅杖交叉封路，红衣女郎化解开两人杖势，却依然拦在门口，一时大感奇怪。急忙举目瞧去，红衣女郎两眼望着蛇蝎夫人，目光之中，似有乞怜之色，心中不由恍然大悟。暗暗“哦”了一声：是了，她明是帮她出手，暗中也是想阻延蛇蝎夫人前去追人！

心念方动，只见蛇蝎夫人面含笑容，朝红衣女郎使了个眼色，嘴皮微动。

红衣女郎脸上忽然泛起一层红晕，偏身相让，蛇蝎夫人身如灵蛇，一下闪了出去。

这一段话，说来较慢，其实只红衣女郎出手化解开十善十信两位大师杖势的一瞬间事。

十善十信眼看红衣女郎忽然偏身让过蛇蝎夫人，又挡在门首，不由齐声喝道：“你还不让开？”

他们因对方使的正是少林绝技“擒龙手”，惊惶之下，正待出手！

孟守乾心中有数，连忙摇手道：“两位大师且慢，小徒他们已经走了

一会，谅她也追不上了，随她去吧！”

说完，朝红衣女郎微微一笑，点了点头，意思似在向她打着招呼。

十善、十信不知孟守乾心意，两人同时怔得一怔！那垂首替木宇真疗伤的石龙婆，此刻突然抬起头来，冷冷喝道：“慧丫头，你过来！”

手腕挥处，斜里推来一掌，拍在门上，那道石门，立即“砰”然阖拢，口中呶呶怪笑道：“你们一个也休想出去了！”大行大师等人一代名宿，自然不肯趁石龙婆替木宇真疗伤之际出手，只是静静的站在她对面相距两丈之处。这时听她说出一个也休想出去，迥目一瞧，果然大厅四周门户，业已悉数关闭。

大行大师双手合十，低喧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老衲等人，既然来了，自非怕事之徒，老施主方才已经划下道来，但等这位小施主掌伤痊愈，老衲不自量力，也要向老施主领教。”石龙婆厉笑道：“你们可是后悔失去了机会？你们方才趁我替他疗伤之际，群起围攻，虽也未必伤得了我，却足以使我老婆子大费手脚。”

一苇子道：“石龙婆，你把咱们看作何等样人？”大行大师道：“老施主只管替这位小施主疗伤，咱们等一会无妨。”

石龙婆厉笑道：“不碍事，真儿已经好了。”

她话声方落，只见横卧不动的木宇真突然挺身坐了起来。石龙婆回头向身边站着的辛舒平和红衣女郎吩咐道：“真儿还须调息运功，你们两人好好看守他，老婆子要伸量伸量他们四派一门的高手，敢闯上东华山庄来，是不是真有惊人之艺？一顿手中钢拐，喝道：“接得住老婆子百拐，东华山庄自当恭送诸位出去，你们给我一起上就是！”

大行大师道：“老施主如此说法，想必自恃武功，老朽不自量力，倒想先领教几手高招。”

孟守乾一抡旱烟管，正待抢出。

十住大师虎的跨前一步，单掌打讯，行了一礼道：“大师且慢，大师赤手空拳，接她铁拐，未免太吃亏了，还是由贫僧，接她几拐试试！”

一面回头以传音入密说道：“石龙婆乃西妖同门师妹，既敢口出狂言，武功自非小可，让贫僧先试她几招，三位前辈可从旁默查她的路子，贫僧如有不敌，三位再出手不迟。”大行大师知道少林寺“伏魔杖法”，威力极强，十住大师又是“十”字辈中有数高手，他既然这般说法。就点点头，也以传音入密说道：“罗髻一派，武功怪异，大师和她动手，不可大意。”石龙婆双腮鼓动，早已等得不耐，厉笑道：“你们商量好了没有？叫你们一齐上，免得老婆子多费手脚，哪有这般噜嗦？”十住大师手提禅杖，陡然向前欺进一步，打讯道：“老施主要以钢杖赐招，自然是贫僧领教。”

石龙婆冷冷的道：“你要一个人上，只怕接不住我五杖！”十住大师慈眉耸动沉声道：“贫僧练武数十年，真要接不住老施主五招，就算我枉为少林僧人！”

他说话的声音，虽然十分和平，但字字铿锵，有如斩钉削铁一般。显然这位少林高僧，也动了真火，才有接不住她五招，枉为“少林僧人”之言。

只见他话声出口，缓步向前迎去，每一举步，身躯就微微颤动一下，直到离石龙婆七尺左右，才行站停。在场的人都是大行家，当然看得出十住大师在这一瞬之间，业已运起他毕生的功力，大有和石龙婆尽力一搏之

慨！石龙婆连瞧也没有向他多瞧一眼，淡然道：“其实我老婆子五招已经多说了。”

右腕一抬，龙头拐呼的一声，随手挑起，朝十住大师身前送去。

这一招出手平实，看去根本不成章法，只须普通招术，即可把它封出，哪知事实上却大谬不然。

十住大师虎吼一声，禅杖幻起一片杖影，左劈右打，总觉每式未及施展到一半，仍然封不住对方杖头，逼得只好半途变招。但改招之后，仍然封架不住，只好再次变招，接连变换了几个方位，才勉强化解开去。在他已用足了十成功力，这连续变招，当真有如风雷迸发，但人家却只是普普通通举拐一送而已！仅此一招，直把大行大师等人，瞧得凜然变色，心头大震。十住大师更是胆战心惊，看来她说一个人上，只怕接不住五招之言，果非虚言！

他自幼剃度出家，在少林寺精研武学数十年，可说连作梦也没想到凭自己所学，接住人家一招都会有如此困难，一时不由激起他强烈怒火。禅杖疾抡，不待对方第二招出手，一跃而上，少林镇山绝学“伏魔杖法”，业已滚滚使出！

石龙婆冷笑一声，龙头拐依然只是不成章法的随手一挥动，但这漫不经意的随手挥动之间，似是含蕴着极为神奇的招术。无论十住大师“伏魔杖法”如何奇奥，杖势迅猛，均被石龙婆的平凡招数，破解无遗，接连后退。

当真只不过五招工夫，石龙婆龙头杖，似乎愈出愈奇，迫得十住大师已在她一片拐影之下，完全失去了主动。不但无法发挥“伏魔杖法”至大至刚的威猛招术，甚至连一支禅杖，都被束缚得施展不开。

只好手握禅杖中间，当作两柄短棒使用，来封拆石龙婆的诡异拐头，只要他变化稍慢，就立刻被迫得手忙脚乱。只听石龙婆的声音，冷嘿道：“瞧不出你还接得住老婆子五招以上，少林寺里，倒也可算得数一数二的了！”语声出口，铁拐骤然一紧，但见重重拐影，直劈而下。十善大师眼看师兄危急，立即向十信大师低声道：“这老妖婆果然厉害，师弟，咱们快去助师兄一臂之力！”他因师兄业已接下对方五招以上，自己两人此时上去，在师兄面子上，也已不算难堪了。大喝一声，抡动禅杖，冲了上去。十善大师同时扑上，举杖就劈。

两人这一挥杖助战，乘势逼进，十住大师有一瞬空隙，给他缓过手脚，后退一步，镇铁禅杖立即弃短复长，源源抢攻。三位“十”字辈的大师，艺出一门，心意相通，这一联手合击，有如山崩海啸，威力惊人。

石龙婆却是丝毫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手上铁拐，随势挑拨，从从容容，依然似有余暇。

第五十九章 此行岂为传言误

不到片刻工夫，三位少林高僧，渐渐又落了下风，三条灰影，在不知不觉之中，自动进入石龙婆拐势圈中。他们生似走进了八阵图一般，不但再也联不上手，连脚步也凌乱了，左冲右突，再也无法脱身。

这情形直瞧得大行大师等三人，心弦大震。

拐影杖风之中，还夹杂着石龙婆的呶呶怪笑，道：“你们三个和尚，合起来也只有三十年前百愚上人的七成功力，如何是老婆子的对手？还不叫他们一起上？”

一苇子忽然修眉一皱，低声道：“大师可曾看出她自称石龙婆，出手路数，和三十年前找上咱们四大门派的那个姓石的，完全相同，莫非……”

大行大师愕然道：“道兄怀疑那姓石的就是此人？”一苇子从肩头掣出长剑，点点头道：“贫道记忆所及，当年那姓石的就是精擅各派武功，明明是一招普通招术，在他手中施展出来，就威力大增，和今天的情形，完全一样，看来咱们说不得当真只好一起上了？”

大行大师还没答话。

只听孟守乾大笑一声道：“石龙婆，你就是不出声招呼，孟某也等得不耐烦了！”

话声甫落，身形一侧，倏然朝一片拐影中冲去。

使的是形意门“缩地成寸”，身形奇快，一下就欺近石龙婆身侧，烟管伸缩，白铜烟斗，幻起无数点银星，飞向对方袭去。石龙婆厉笑道：“姓孟的，多加你一个，只怕还不够老婆子打发呢！”

“叮”“叮”“叮”“叮”！

一阵急骤的金铁相击声中，孟守乾突然倒跃而退。

他精擅打穴之术，敢情方才洒出的一串烟斗，每一下，都被石龙婆接住，对方拐势沉重，不得不倒跃回来！

哪知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际，石龙婆接着暴声喝道：“形意门的‘流星打穴’，也不过如此，你也接我一拐试试！”圈住少林三位高僧的一片拐影中，突然“呼”的飞出一道拐影，随着孟守乾倒跃而退的身形，直捣过来。

大行大师和一苇子瞧得大惊，右腕抬处，剑光飞旋，两柄长剑，交叉而起，同时朝拐上架去！

凌厉金风，划起盈耳啸声。这一招拼搏，大行大师和一苇子都使出了八成功力，又是一声金铁大震，半空中激射起一串火花。

石龙婆臂力再强，经这峨嵋、武当两大高手合力一架，拐势也不禁一滞！

孟守乾身为形意门一派掌门，形意门以打穴之术，驰誉武林，凡是精擅打穴之人，都讲究避重就轻，乘隙蹈虚。他刚才的一触即退，当然并非失手，石龙婆如影随形的捣出一拐，可说其快无比，哪知孟守乾就趁她拐势，早烟管轻轻搭上龙头拐，缘着拐身向上滑去，白铜烟斗，比闪电还快，朝石龙婆握拐右手虎口点到，口中笑道：“咱们有得一阵好打，一拐何足为奇？”

这是一着奇招，不架不接，居然会随拐滑进，石龙婆心头为之一凛。

她拐势出手，刚和大行大师、一苇子两柄长剑接实，再待撤招，已是

不及，只好怒嘿一声，左手一掌迎着孟守乾劈去！”“好家伙，‘玄阴掌’！”

孟守乾旱烟管在拐上一点，人已随着笑声，闪了开去。这段话，说来较长，其实三方动作，全在同一时候。石龙婆在这一瞬间之间，不仅和大行大师、一苇子硬拼一招，同时挥掌逼退孟守乾，而且十住大师等三人，依旧被她圈在拐影之中，丝毫不觉松懈！

大行大师心神一震，暗自惊道：“这老妖婆已有如此厉害，只怕罗髻夫人的武功，还在她之上。看来峨嵋派要想赢得她们“罗髻三剑”，实是大难之事……”

大厅上这一场搏斗，当真是武林中罕见的场面，剑光杖影，有如风雷交击，波涛汹涌。

石龙婆一支龙头拐，独战三派一门六位武林高手，一片两丈来宽的拐影，挡在她身前，宛如一道用钢拐砌成的围墙。前面尽管劲风呼啸，但丝毫吹不到她身后席地而坐正在运功的木宇真身上。

站着替木宇真护法的辛舒平及红衣女郎，也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们搏斗，脸上也并没有丝毫惊诧之色，好像信得过石龙婆，决不会落败似的。

双方恶战，愈来愈见凌厉。

片刻工夫，差不多已有五六十个回合，石龙婆固然没有占到上风，大行大师等六位高手，也休想胜得过她一招半式。孟守乾忽然侧望了大行大师一眼，施展传音入密，道：“大师留神，这老妖婆似在存心诱敌！”

大行大师点点头，也似传音入密说道：“不错，她突然攻少守多，其技决不止此。”

孟守乾大笑一声，喝道：“咱们合六人之力，还斗不过一个石龙婆，传出江湖，四派一门，也砸定了！”

这一声大喝，无异是一个暗号，他随着喝声，招法突变凌厉，右手旱烟管，发出骤雨，左手忽掌忽指，交相击出。大行大师、一苇子两柄长剑，也同时骤然加紧，剑光飞旋，寒芒电掣，少林三僧，同样精神一振，奋起全力，挥杖抢攻。石龙婆脸色一变，嘿然笑道：“你们倒有自知之明！”她在六大高手凌厉剑杖逼近之际，佝偻的身子，陡然高出数寸，白发飞扬，口中一阵桀桀怪笑。右臂伸缩，拐势随着一变，用出奇奥招数。

但见拐影参差，刹那之间，化为八九十支龙头拐，叫人无法看出孰虚孰实，劈、打、挑、捣，极尽诡异。从四面八方，参差攻到的拐影，无一不是压力奇重。

六大高手全力发动的猛恶攻势，登时受到阻碍！不，谁都有被她迫的施展不开之感……

“砰”！大厅突然起了一阵震撼，四周业已关闭的石门，同时豁然开启！

“住手！”

有人冷冷的喝了一声，声音并不太响，但在风雷迸发的激斗之中，人人都听得十分清楚，人人都感到心弦一震，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石龙婆拐势一缓，大行大师等六人也同时收住，回头瞧去。只见厅前那座圆洞门中两扇朱门，业已大开，门口负手站着一个人身穿青袍的中年文士！

这人年约四旬，面貌清瘦，两道冷厉的目光，扫过众人，傲然问道：“谁是东华山庄的主人？”

大行大师和孟守乾不识来的是谁？方自一怔。一苇子立即低声说道：“是鼠狼湖山的商施主到了！”石龙婆手持龙头拐，面带戾色，接口道：“就算是我老婆子，你一下打开东华山庄所有门户，谅来也不是无名之辈”。要知商绶从没在江湖走动，是以石龙婆不识其人。商绶冷笑道：“区区机关，在商绶眼里，视同无物。”石龙婆听他报出名号，不由暗吃一惊，怎么今晚会有许多人找上东华山庄来的？一面呷呷怪笑道：“老婆子还当是谁？什么风把商少庄主也吹上东华山庄来了，当年商老庄主在日，老婆子到过宝山，少庄主还认得我石龙婆吗？”

她倚老卖老，把商绶当作后辈看待，但“石龙婆”这三个字，听到商绶耳中，也不期楞了一下。

他找上东华山庄，是因为听到江湖传说，此处是四方教的秘密巢窟，四方教偷学了东怪、南魔、西妖、北鬼的独门武功，才以四方二字作为教名，教下共有四座山头，也以东南西北作为名称，设立在龙门坳的东华山庄，学的就是自己的“血影掌”。如今听说此间主人，居然会是西妖罗髻夫人的师妹石龙婆，自然也深感意外。

但商绶乃是生性倨傲的人，石龙婆倚老卖老的口气，听得不大顺耳，略一抱拳，冷冷说道：“商某是找四方教来的，原来这里是罗髻派的分支所在，这倒是商某找错了地方。”石龙婆问道：“商少庄主要找四方教，可有什么事吗？”商绶是何等人物，目光一转，反问道：“听你婆婆的口气，倒似和四方教有关？”

石龙婆点点头道：“也可以这么说。”

商绶脸上飞过一丝青气，也点点头道：“这样就好，商某是查究江湖上有人连续假冒‘血影掌’伤人之事来的，商某调查所得，假冒‘血影掌’的人，就是四方教……”

“呷、呷、呷、呷！”

石龙婆没待他说完，突然一阵呷呷怪笑，打断商绶话题，说道：“四大门派找上东华山庄，说是四方教掳了他们掌门人，鬼手仙翁苏如晦方才也说四方教的人假冒他‘归元指’，如今商少庄主又说四方教假冒你们鼠狼湖山的‘血影掌’，你们究竟是听谁说的？”

商绶冷嘿道：“江湖上到处都是这般说法，难道是商某捏造的吗？”

石龙婆双腮鼓动，气愤的道：“有人假冒你们的‘血影掌’、‘归元指’，你们就找到东华山庄来，但今晚有人假冒咱们罗髻山的‘玄阴掌’，连丧东华山庄十几条人命，我老婆子又去找谁？”商绶听得又是一怔，皱皱眉头，沉吟道：“有人假冒‘玄阴掌’……”

石龙婆阴笑一声，用手指指大行大师等人，道：“这是他们亲眼目睹之事，难道还是老婆子捏造的？”

商绶方才进来之时，只是要找东华山庄的主持人，是以对大行大师等六人，瞥过一眼，也没多加注意，此时经石龙婆一指，不由迴眼瞧去。

一苇子连忙稽首道：“商施主请了。”

商绶虽觉此人声音极熟，但一苇子不仅脸上涂有易容药物，而且也改了装束，一时自然认不出来，闻言迟疑道：“尊驾是谁，恕商某眼拙。”

一苇子敞笑道：“贫道武当一苇子，因敝派等四位掌门人，半月前同时失踪，贫道等人为了便于查访，全部换成俗家装束，商施主自然认不出来了。”

说到这里，忙替大行大师、孟守乾、十住大师等人引见。商绶平日就瞧不起四大门派，说他们一代不如一代，只是些徒有虚名之徒，是以只淡淡的打过招呼，就抬目问道：“诸位方才见到那假冒‘玄阴掌’的，不知究是何等人？”孟守乾见他神色倨傲，立即别过头去，装了筒旱烟，自顾自打着火石，不加理睬。

当然另一原因是为了石龙婆此举，是想自己等人，替她证明有人假冒“玄阴掌”，杀伤了她们东华山庄多人之事。因为只要证明有人假冒西妖的“玄阴掌”，连丧东华山庄多人，就可证明假冒东怪“血影掌”的也另有其人，四方教就可以脱却干系，是以只作不闻。

一苇子和商绶有过数面之雅，自然不能不说，这就把自己一行人抵达之前，发现有人以“玄阴掌”伤人之事，约略说了一遍。商绶沉吟道：“如此说来，当真另有其人了。”石龙婆得意笑道：“江湖传言，岂足徵信，商少庄主这会总该相信了吧？”

话声刚落，只听右侧一道门中，哈哈一笑，同时奔出两条人影。

其中一个大声说道：“好哇！石龙婆，原来是你在暗中捣鬼，老道正要找这里的主儿！”

振腕一指，遥遥朝石龙婆当面点去！

石龙婆挥手拍出一掌，沉声喝道：“苏如晦，你这算什么？”两股劲气，在空中乍接，发出波的一声轻响！原来这两人正是鬼手仙翁苏如晦和钟进士钟皓。鬼手仙翁怒笑道：“这算什么？你们东华山庄冤得我老道好苦，这一指，出出我一肚子鬼气罢了。”

说到这里，忽然瞧到商绶，连忙抢前两步，打了个稽首道：“商兄多年不见，什么风把你也吹来了，啊，啊，对了，商兄来意，敢情也和老道一样，老道是为了有人假冒‘归元指’。哈哈，江湖上大家都在说，这是四方教捣的鬼……”

他口沫横飞，一见面，就说个没完，根本不让别人有说话的机会。

商绶皱皱眉，还没开口，石龙婆已厉声道：“苏如晦，我大师姐主张成立四方教，原是为了联络武林同道感情，目前也只是交换意见，发起筹备之中。不想江湖朋友，居然企图从中破坏，造谣生事，你鬼手仙翁也算得一号人物，岂能轻信人言？如今大家全在这里，老婆子不妨向你们声明，四大门派掌门人失踪，决非四方教所掳，假冒‘血影掌’，‘归元指’的，也并不是四方教的人。老婆子良言尽此，诸位如果不想和罗髻派无端启衅，这就请吧！”

鬼手仙翁抓抓头皮，道：“我老道被你们囚了半夜，难道就此算了？”

石龙婆呷呷怪笑道：“你自己闯进石屋，走不出去，又怨得了谁？我大师姐为了四方教之事，正想敦请你一谈……”鬼手仙翁听得大惊失色，连连抱拳道：“这个不敢当，我……我老道疏懒惯了，当不得这劳什子的教主……”他不待话落，急匆匆朝门外就跑！

这一瞬工夫，东怪商绶也不知何时，早已走了。大行大师低喧一声佛号，朝众人合十道：“阿弥陀佛，咱们也走吧！”

却说赵南珩和侯剑英两人，匆匆追入林中，他们因目睹木宇真被掌风震出，心中有了戒备，自然不肯孟浪。进入树林之后，侯剑英为人机智，向赵南珩打了个手势，两人立即分开，一左一右，朝林中抄去。这片树林，乃是东华山庄左侧，占地并不太大，两人耳目并用，藉着树身掩护，悄悄

深入。何消片刻，便已在林中踩了一圈，哪里还有虞平的影子？侯剑英突然跺脚道：

“赵兄，我们上了他的当啦！”

赵南珩道：

“侯兄想必发现了什么？”

侯剑英道：“方才那姓辛的武功，已是不弱，但被掌风震出来的那人，还是他大师兄，武功至少也要比姓辛的高些，试想凭华山门下虞平，哪有如此功力？”

赵南珩点点头道：

“侯兄说得不错。”

侯剑英道：

“所以小弟认为虞平逃出林中，必然有人替他接应，而接应他的人，武功一定极高，他放过虞平，让他悄悄先行出谷，自己却留在林中断后。咱们入林之后，只顾在地面搜索，忽略了头上，此人武功既高，自可踏着林梢从容退走。”

赵南珩道：

“那么我们还是回入庄去，和大家会合了再说。”侯剑英道：“不，师傅怀疑姓虞的是奸细，可能和四位掌门人失踪之事有关，才要咱们盯住他，别让他逃走。这里是个死谷，只有一条出口，谅他也不会走得太远，咱们还是先追上去要紧。”赵南珩想了想，道：“孟老前辈既然这样吩咐，那么我们就得快追！”

第六十章 芳草斜阳双燕飞

两人话声一落，立即退出树林，施展轻功，一路朝谷外奔去。赵南珩内功深厚，这一全力施为，片刻工夫，已把侯剑英丢落老远，回头一瞧，不见侯剑英跟来。只好停住脚步，回身等候。这一停步，他顿时认出此处，正是上次游老乞倚着树大骂自己的地方，再出去该是中界岭了，西首另有一条小径，是自己一行人的来路青苔关。

一阵打量，侯剑英也已赶到，拭拭脸，好生羡慕的道：“赵兄绝顶轻功，小弟望尘莫及！”

赵南珩笑道：“侯兄好说，小弟小时候，整天追逐猿猴，在山上跑惯了。”

侯剑英道：“赵兄可曾发现姓虞的吗？”

赵南珩摇摇头道：“这里共有两条山路，西首一条直通青苔关，这条却是出中界岭去的，小弟之意，侯兄朝青苔关方向追去，顺便通知十槃大师等人，沿途注意虞平行踪。小弟从前和一位姓游的老前辈，就是从中界岭出去的，这条路较为熟悉，我们就分头行事。如果虞平没经青苔关那条路，小弟当在罗田等候，如果这一路上发现敌踪，小弟也会沿途留下记号，侯兄可以跟踪寻来，不知侯兄意下如何？”

侯剑英方才目睹赵南珩轻功，几乎已不在自己师傅之下，心头对他甚是钦佩，此刻再听赵南珩一说，觉得自己和他同行，反正也跟不上人家。

虽然虞平朝青苔关方向逃去的机会不多，因为他知道那一条路，沿途都有武当门人接应，但也确有通知十槃大师，和玄修道人的必要。这就点头应好，互相约定暗号，便自纵身朝西奔去。

赵南珩和他别过，立即直奔中界岭而去。这一带山岭已不太高，路径起伏，只是沿山而行。正在奔行之间，偶一抬头，瞥见岭上似有人影闪动！

赵南珩这一发现，岂肯轻易放过，绕过正面，接连几个起落，飞快跃上山顶，提气蹶足，掩到树身后面，凝目瞧去。那是一个身穿淡绿衣裤的少女，垂着两条发辫，独自蹲在地上，丢石子玩！

“三颗、四颗、五颗……”

她口中喊着，一面从地上陆续把石子丢起空中，瞧她只是低着头随手丢起，没向石子看上一眼。

但丢起的石子，却是第二颗打上第一颗，第三颗打上第二颗，在空中发出连声轻响，一颗接一颗越打越高。然后，第一颗先落下来，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接着落下，这时她平伸出尖尖食指，只用一个指头去接，但每一颗石子，都不偏不倚，一颗叠一颗，落在她指上。

少女嘻的一笑，手掌一摊，全数握在手中。

这原是一瞬间之事，赵南珩目能夜视，刚一瞧清少女是谁。正待出声叫“好！”

那少女忽然回头道：“哼，你当姑娘不知道？”玉手扬处，五颗小石子，电射飞来，朝赵南珩打来！这一下出手奇快，赵南珩不妨她有此一着，赶紧躲闪，左肩已被打中了一颗，一阵火辣辣的生痛，口中忙道：“琪儿，是我……”

喊声甫出，那少女已经手握一柄银短剑，一阵风似的追了过来。

她，正是第二代东怪商绶的女儿琪儿！

只见她脸露惊讶，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朝赵南珩瞧来。

不，刹那之间，她脸上绽出一团欢愉之色，口中啊了一声，丢下短剑，蓦地扑入赵南珩怀里，说道：“南哥哥，是你……嗯，你吓我，我不来了！”

赵南珩没防到琪儿会纵体入怀，朝自己扑来。耳中听到她出谷黄莺般声音，鼻孔闻到令人陶醉的幽香，一个软绵绵的娇躯，已像扭糖似的，扑到怀中。这下，当真把赵南珩窘得手脚无措！一时只觉心头狂跳，呼吸几乎窒息！但这时不便把她推开，只好扶住她身子，胀红脸孔，嚅嚅的道：“琪……琪……儿，你……你……你……站好，你……怎会……一个人……在这里的？”

琪儿是个天真无邪的少女，平时在她爹面前，撒娇惯了，和赵南珩分别快两个多月，这骤一见面，恍如见到了亲人，一时惊喜交集，真情流露，没想到他是个大男人，就一下扑到赵南珩怀里。

哪知这一扑，她也顿时感到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感觉，听到他的心在狂跳，连自己心头小鹿也卜卜跳个不停，根本就没听清楚南哥哥说些什么？只觉一股热烘烘的气流，从心口冲上脸颊！

她被他扶着站住身子，掠掠鬓发，羞涩的道：“南哥哥，真对不起，石子打痛你了没有？”

赵南珩定定神，摇头道：“还好，不太痛了，我想也没有想到，你会在这里。”

他摸着肩膀，其实她这一下出手又准又重，肩头还有些隐隐作痛，一面又道：“琪儿，你武功又精进了不少！”琪儿甜笑道：“这是爹最近才教我的飞蝗石，专打敌人穴道，爹到龙门坳去了，不准我跟着去，要我在这里等他，我也没想到你会来呢！”

赵南珩听说第二代东怪商绶也赶上龙门坳来了，心中一动，连忙问道：“商老前辈赶来龙门坳，可有什么事吗？”琪儿白了他一眼，吐吐舌道：“还好，爹没在这里，他最讨厌人家叫他老前辈，否则你准给他臭骂一顿。‘嘿，谁是你老前辈？商某难道老了？’前几天有一个武当道士，就是被爹问得说不出话来。”

哦，南哥哥，你是问爹干什么到龙门坳的？噢，你不是也知道？有人假冒咱们的‘血影掌’吗？据说那是四方教的人干的，爹就是为这件事赶来的。”

赵南珩心头踏实了，他目睹过商绶的武功，当日仙女庙武当一瓢子，少林十善、十行两位大师，和两派门人列下“联合剑阵”，还打不过他。

有他赶去，再加上鬼手仙翁和大师傅，一苇道长，孟老前辈等人，石龙婆武功再高，也抵不住这许多武林顶尖高手。琪儿不知他忽然不语，在想些什么，独自走到附近一块大石上坐下，用手拍拍身边空位，仰脸道：“南哥哥，你也坐下来咯！”赵南珩摇摇头道：“不，我还有事去。”

琪儿双眸一转，蹦的跳了起来，急急问道：“南哥哥，你要到哪里去？我跟你去好不？”

赵南珩连忙摇手道：“不成，商老前辈不是要你在这里等他？”

琪儿道：“不要紧，我本来就想偷偷的跑了呢！”赵南珩道：“那为什么？”

琪儿一本正经的道：“跟着爹，最没有意思了，一会儿要我练内功，一会又要我练掌法，烦死啦！我就是想找你去。”“找我？”

赵南珩心头不期“咚”的一跳！

琪儿点点头道：“是啊，我一直想去找你，南哥哥，你知道吗？这两个月来，我天天都在怀念着那几天日子……”赵南珩道：“你说是哪几天？”

琪儿咬着下唇，挑挑眉毛，做出回忆模样，幽幽的道：“自然是和你到扬州去的那几天咯，那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赵南珩瞧着她说话，只觉她双目之中，忽然泛起奇异的光彩，好像她一提起那几天日子，就显得异样兴奋，笑得异样美好！一时不觉望着她娇稚美丽的脸孔呆了，心头同时升起一丝荡漾！

很自然的想起西妖门下的那个“小公主”，也很自然的想起“小玫儿”，她们三个人，有一点共同相似之处，就是都带着几分娇稚……

琪儿看他目不转睛的盯着自己，不由脸上一红，伸手推了他一把，嗔道：“瞧你，一句话也不说，直勾勾地看我干么呀？”赵南珩俊脸一红，呐呐的道：“我想……你还是……”琪儿抿抿嘴，笑道：“不用想，我们这就走吧！”赵南珩沉吟道：“琪儿，你不能这样就走，商老前辈叫你在哪里等他，他找不到你，岂不着急？”

琪儿咕的笑道：“不会的，我早已告诉爹了。”赵南珩不相信道：“你几时……”

琪儿跺跺脚道：“真是的，你不会瞧瞧这石头上，我不是已经和爹说好了吗？”

赵南珩目光一瞥，果然瞧到石上有木炭写的字迹：“爹，我一个人去玩了，不用等我了。”

琪儿早已一把拉着他的手，低低说道：“好啦，我们快走吧，爹如果知道我和你在一起，他会不让我走的，哦，南哥哥，你到底到哪里去？”

她一边说话，一边拉着赵南珩，往山下就跑！赵南珩心中一动，忙道：“对了，你们方才是从哪里来的？”琪儿偏头道：“你问这个干么？我们就是从这条路来的咯！”赵南珩道：“那你可曾瞧到有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从山里出来？这人穿的是一套青绸劲装，背负长剑，剑穗白色的……”琪儿嗤的笑道：“你好像在唱戏！”

“唱戏？”

赵南珩没有听懂。

琪儿笑着道：“你一口气说来，好像追韩信的萧何！其实那时爹拉着我，跑得比飞还快，我哪里看得清楚？”赵南珩眼睛一亮，说道：“那你是看到有人下山的了？”琪儿道：“好像有两个人，他们也跑得很快，只是打我身边一闪而过，哦，我想起来了，有一个生得又瘦又高，这人比我要高出半个人呢！”

赵南珩道：“还有一个呢？”

琪儿道：“我不是说他们只在我身边一闪而过吗，我只看到那个又瘦又高的，另外一个，就来不及看了。”赵南珩想起方才木宇真被掌风震出林外，曾说出“翻天印”三字，莫非那瘦高个子，就是南天七宿中的翻天印单光斗？心中想着，一面说道：“可能就是他们！”

琪儿奇道：“你不认识他，要找他们干什么？”赵南珩道：“不，我是追他们来的。”

琪儿埋怨道：“你怎不早说？那人跑得很快，我们要快追才好！”

两人口中说话，脚下可丝毫没停，一会工夫，出了中界岭，前面已是

平坦的道路，两人脚下加紧，一路朝西急奔，天色黎明，他们已经赶到罗田了。

这时城门初开，许多挑着蔬菜鸡鸭的小贩，纷纷往城中进去。

赵南珩略一踟躇，暗想：这里离青苔关并不太远，虞平如果真是奸细，那么他作贼心虚，急于逃走，就不可能会进城去。心念一转，立即俯身从地上拾了一块红色碎砖，趁人没注意的时候，在城墙上画了个记号，绕城走去。

琪儿跟在他后面，低声道：“南哥哥你方才画的什么？”赵南珩回道：“我们快走，那是记号，我和形意门下的侯剑英约好了的，他看到记号，就会追下来。”

琪儿喜道：“真好玩，南哥哥，以后我帮你画好啦！”她话声出口，忽然好像想起了什么，停步问道：“侯剑英，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赵南珩瞧着她笑了笑道：“当然是男的，你问这个干么？！”琪儿双颊飞红，啐了一口，急促朝前奔去。

中午稍过，赶到薪水，两人已有大半天没进饮食，琪儿沿途帮着赵南珩画了许多记号，腹中早已饥饿。眼看大路边上，正有一家饭馆，忍不住停步道：“南哥哥，我们先去吃饭好吗？我肚子饿死啦！”

赵南珩内功精深，自然不会觉得十分饥饿，经她一提，不由歉然道：“对不起，我们早该歇歇脚了。”

两人走入饭馆，叫了酒菜，琪儿低声问他两个月来的别后情形。

赵南珩就把自己经历，约略说了一遍。

琪儿边吃边听，但赵南珩说到被南魔打伤，南玖云抱着他求医，不禁的停下筷来，没等他说完，就偏头问道：“南哥，那南玖云是不是生得很美？哦，你和她早已认识了？对不？”赵南珩道：“南姊姊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把她当作姊姊看待。”

琪儿披披嘴道：“瞧你一口一声姊姊，叫得好不亲热？哼，我问你，她长得美不美？你什么时候认识她的？”赵南珩耸耸肩，说出自己和南玖云相识经过。琪儿板着面孔，哼道：“你们早就认识了，你干么一直瞒着我？”

她话声说得渐大，眼圈红红的，显然心中很是气苦！赵南珩尴尬的道：“琪儿，别大声说话，我……”琪儿眸中泪光闪动，依然大声说道：“你怕人家听见，我偏要大声说话！”

话声一落，迅速站起身子，转身往楼下跑去。楼上许多食客听到两小口子拌嘴，纷纷回头瞧来。赵南珩心头大窘，连忙叫道：“琪儿……你别跑呀！”慌忙掏出一锭银子，丢在桌上，飞步追下楼去，琪儿早已夺门而出！

“琪儿……”

赵南珩刚一追到门口，恰好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女郎，低着头跨进门来，两人几乎撞个满怀！

赵南珩赶紧停步，那女郎身法极灵，及时刹住身形，柳眉一挑，盛气叱道：“你走路没长眼睛……”

两人同时停步，相隔不到两尺。

赵南珩一瞧之下，心头陡然一震，惊喜叫道：“小玫儿，是你。”

不错，这俏丽女郎，正是二代南魔南世侯的幼女小玫儿。她身上穿一

袭紫红薄袄，和以前一模一样，只是俏丽的脸上，薄怒之间，还隐隐笼罩着一层忧郁，好像怀着什么心事一般！不，她在这一瞬之间，怒气全消，愁容也一扫而空，春花般脸上，登时绽出笑容，睁着大眼，喜道：“啊，是你……南……南哥哥，我正在到处找你！”

赵南珩暗暗叫糟，情急之下，连忙说道：“小玫儿，你还没吃东西吧？快上楼，我……马上就来！”

话声一落，急匆匆朝门外奔去！

小玫儿瞧着赵南珩情形，忽然想起方才有一个绿衣女子夺门而去，后面追出来的，不就是南哥哥吗？她心头一阵怀疑，立即紧随赵南珩身后，问道：“喂，南……哥哥，她是谁呀？”

第六十一章 言来胡乱亦天机

琪儿负气下楼，奔出大门，她从小娇纵惯了，其实也只是闹闹小性而已，哪知偷眼一瞧，南哥哥跑到门口，竟站住和一个俏丽女郎攀谈起来！

不，那小妖精居然也“南哥哥”叫得怪亲热的！心头一股悲愤，自己心里骂道：“骗子，骗子，哼，什么南哥哥，完全是骗子！”脚下也立即停了下来。

赵南珩赶到琪儿身边，叫道：“琪儿，你快回来，我替你介绍一个朋友。”

琪儿气得满脸通红，愤愤说道：“我都听见了，我知道，她就是南魔的女儿，难怪要一路画着记号，原来你早已和小妖精约好了的。我……我……我瞎了眼睛，还帮你画呢，你这骗子……”她说到后来，珠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赵南珩道：“琪儿，你别误会，你听我解释……”小玫儿可不是省油的灯，听到琪儿居然骂自己“小妖精”，哪还忍耐得住，一手推开赵南珩，气鼓鼓的说道：“南哥哥，你走开，我要问问她，谁是小妖精？谁约了暗号？”

赵南珩连连搓手道：“你们这是何苦？”

琪儿一把拭去泪水，戟指着小玫儿道：“小妖精就是你，我问你，你是不是南魔的女儿？你是不是到处找他？不要脸！”小玫儿气得发抖，骂道：“你才是小妖精，你是他什么人？我找南哥哥管你什么事？你才不要脸！”

琪儿一下冲到小玫儿的面前，冷笑道：“别人怕你南魔的女儿，鼠狼湖山姓商的可是怕！”

话声出口，抡掌便打。

小玫儿哪肯示弱，尖声叫道：“难道姑娘怕了你们鼠狼湖山？”

柳腰一搦，闪开琪儿掌势，双掌同时反击过去。粉拳绣腿，你来我往，顿时打作一团！

酒楼上的人，先前听到两个天仙般的小妞儿在大街上争风吃醋，打起架来，登时纷纷围了上来。

但一听两女口气，一个是二代东怪的娇生女儿，一个是二代南魔的掌上明珠，这可听得众人倒抽一口凉气，一阵交头接耳之后，就纷纷溜开，刹时走得一个不剩。

两位小姑娘平日里稚气未脱，天真娇憨，这回却生似遇上了杀父仇人一般，各自搬出看家本领，出手攻敌，着着不离要害，招招都是致命，恨不得一招就把对方致之死地而后快！赵南珩满头大汗，喊道：“你们快快停手，这是误会，大家有话好说。”

但这时候，两位姑娘哪里肯听？琪儿使的是一套“落英掌”，身法轻灵之极，但见点点掌影，漫天飘洒！小玫儿使出南魔得意绝学“七星指”，一样东纵西跃，指影参差，丝丝生风。一红一绿两条人影，迴旋往复，当真像一只紫燕，一只彩雀，翩翩共舞，看得人眼花缭乱，香风四溢！

赵南珩眼看两人越打越凶，心头一急，再也顾不得厉害，蓦地大喝一声：“你们还不住手？”

奋身往两女中间穿入，双掌一分，硬生生把她们架开！不，他因不识

两女所使的掌法指法，看去打得异常惨烈，丝毫无法破解，是以这一出手拦架，也只是冒险一试。其实以他此时功力，比两女何止高出数倍，这双臂一分，无形中，使出了全力，真气潮涌，两女如何能挡？只听两声惊呼，琪儿、玫儿两个娇躯，登时被震得倒飞出去，几乎摔倒地上，差幸他只是出手拦架，没有什么招式，还不致伤人。

这一下，连自己也大感意外，猛吃一惊，急忙叫道：“你们快运功试试，可曾摔伤了？我……我是无心的。”琪儿、玫儿被他震出一丈开外，站住身子，怔得一怔，两人都好像受了莫大委屈似的，眼圈一红，含着满眶泪水，谁也没有说话。

琪儿转身往来路奔去，小玫儿也同时顿足狂奔，朝南跑去！赵南珩只急得手足无措，一时不知该追哪个好？只得大声叫道：“琪儿……小玫儿……你们快回来呀……”琪儿和小玫儿哪会理他，只是低头疾奔，转眼工夫，已越去越远，只剩下两点影子，渐渐消失！

赵南珩眼看两人去远，心头不免升起一丝迷惘，这两位姑娘对自己可说一往情深，只是娇纵惯了，太以任性……”唉，她们走了也好，自己尚有要事待办，和她们同行，实在也是一种累赘，自己还是追踪虞平，才是正经！想到这里，方觉胸怀一宽，正待动身，忽听身后有人轻咳一声！

赵南珩心中一惊，这是什么人？欺到身后，自己居然会丝毫不觉？急忙转过身去！

嗨！你当是谁？这人就是中馆驿酒楼门前卖卦的老者。他此时依然穿了那件半长不短的黑色葛衫，一手提一幅画有八卦的白布，一手捧一个卦筒，眯着眼睛，一脸谄笑！赵南珩突然想起大行大师赶到青苔关附近之时，曾被一个穿黑色半截长衫的瘦小个子，以一张白纸，震退两步，当时一苇子怀疑那投柬示警的，就是此人！这会既在此地遇上了，岂肯当面错过？心念一动，立即抱拳道：“老丈请了。”卖卦老者豆眼滚动，连连点头，口中“噢”了两声，才道：“小哥请了，小哥要测字相面？还是算命问卦？”赵南珩暗暗一哼，心想：你倒做作得真像！一面说道：“在下确实有一件疑问，要向老丈请教。”

卖卦老者咂咂舌头，谄笑道：“这就对了！老汉就是专门替人解决疑难之事，直断休咎，指点迷津，来来，小哥，咱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谈。”

他敢情几天没做到生意，此刻好不容易碰上一个主顾，精神百倍，伸出干瘪手爪，一把拖着赵南珩，走近林边。在路旁一块大石上坐下，然后指指对面一块比较平整的大石，让给赵南珩，巴结的道：“请坐，请坐，小哥有什么疑难，只管请说，哈哈，不是有缘之人，哪会碰得上老汉？”他咧着黄板牙一阵嘻嘻低笑，从怀中掏出一个摺子，随手打开，送到赵南珩面前，接着又道：“小哥，这是老汉相金润例，嘻嘻，小意思，小意思！”

赵南珩知道他故意在装模作样，但也只好接过摺子，目光一瞥，只见上面写着：“测字相面：黄金十两。文王神课：黄金二十两。细批终身：黄金一百两。”

边上一行小字，注明“相金先惠。”

我的天！这真是狮子大开口，一个走江湖的穷老头，相金居然要以黄金计算！

测字相面，普通不过几文制钱，他却要十两黄金，别说黄金了，就是十两银子，走遍天下，也不会有人请教。卖卦老者不待他开口，低笑道：

“老汉相人，共分上中下三等，小哥正当鸿运当头，所以……所以老汉取出来的是上等人的润例。老汉早就知道小哥这点黄金，并不在乎，嘻嘻，小哥瞧瞧是测字相面？还是演一卦文王神课？”

赵南珩听得又好气，又好笑，相金居然还分上中下三等人，因人而异，他倒真把自己当成了冤大头，不过目前的赵南珩在江湖上经历得多了，经验自然也随着老到。心中暗想：自己倒要瞧瞧你耍些什么花样？这就不假思索，伸手往怀中掏去。这一掏，他登时想起游老乞临别分给自己的黄金，全在包裹之中，而这次赶赴龙门坳，是为了驰救四派掌门人，包裹携带不便，就留在观音寺中，身边只剩下几两碎银子。卖卦老者不愧是个老江湖，鉴貌辨色，豆眼一转，连忙低声笑道：“没关系，老汉早已说过，小哥是有缘人，黄金不方便，银子也无妨，小哥身边带了多少？好商量，嘻嘻，好商量！”赵南珩摸出两锭银子，估计约有三两六七钱重，抬眼道：“在下身边总共只有这些，老丈意下如何？”

卖卦老者狡黠的瞧瞧赵南珩怀中，笑道：“没关系，小哥加点儿，也差不多了，嘻嘻，小哥怀里总还留着二三两吧？老汉存心交你这个朋友，凭小哥的为人，黄金散尽还复来，咳，你瞧，你脸上红光焕发，前途就有贵人！”

他说的一点没错，赵南珩取出两锭银子，怀中果然留了一锭，足有三两来重。

此时听他这么一说，心头大奇，俊脸不禁一红，囁囁说道：“在下身边确实还有三两银子，只是在下……”卖卦老者摇摇手道：“老汉铁口论相，决不会错，小哥前途就有贵人，要是说得不准，十倍奉还，来，来，小哥，咱们长话短说，交足银子，就谈正经啦！”

赵南珩心中一动，果然把仅存的一锭银子，也递了过去。卖卦老者连忙一手抢过，塞入怀中，正色道：“小哥相金，一共是六两六钱三分，起个文王神课，价钱差得太远，老汉朋友要交，蚀老本可也不成，小哥，你还是测个字吧！”赵南珩这一阵工夫，一直仔细打量着卖卦老者的一举一动，凭自己的眼力，怎么也瞧不出他是个身怀绝技，深藏不露之人！但自己知道，自己江湖经验，总究还差，以前游老乞一路同行，自己又何尝瞧出他是位武林异人？

他志在觑探这卖卦老人，究竟是友是敌？是否和四位掌门神秘失踪有关，当然并不在乎测字问卦，点点头道：“测字就测字吧！”

卖卦老人干咳一声，抬头道：“小哥随口报个字来……”赵南珩因自己名字，有个南字，就不加思索的道：“南！”卖卦老者道：“小哥今年几岁？”

赵南珩道：“十七！”

卖卦老者一本正经的扳着指头，算了一会，呵呵一笑，摇头晃脑的道：“十七属龙，哈哈，小哥，龙在南，利见大人。”赵南珩几乎笑出声来，暗想：真是胡说八道，易经上有龙在田，利见大人，哪有什么龙在南，利见大人的？

卖卦老者滔滔的道：“测字者，拆字也，照字面拆来，‘南’字去了左边一直，右边一勾，中间是个‘幸’运儿。但加了这一直一勾，就像个门，目前小哥好比还在门外，但‘南’字幸福已经出头，小哥只要打开此门，就是‘龙在南，利见大人’了。哈哈，只要遇见大人，小哥可真是幸

运儿了！”

赵南珩听他满口胡诌，不禁皱皱眉头，忍不住道：“老丈，你说得不对！”

卖卦老者豆眼一翻，粗声道：“怎么不对？”

赵南珩道：“在下方才说过，是有一件疑难之事……”卖卦老者不耐的道：“那你问的什么？”

赵南珩道：“寻人……寻四个人……”

他故意拖长语气，想藉此观察对方神色。

卖卦老者听得连连点头道：“不错，不错，南北东西，以南为首，你寻的四个人，倒是首脑人物……”

赵南珩心头猛地一惊，他这句“首脑人物”，岂非话出有因？

第六十二章 冷面冰心一紫衣

卖卦老者微微一顿，抬头道：“老汉说的首脑人物，就是年纪比你大辈份比你高的人！哈哈，这还不是龙在南，利见大人，小哥，你寻的四人，可是你长辈？譬如你的伯伯、叔叔？”赵南珩道：“在下找的就是四位伯父。”

卖卦老者道：“你只要一路朝南，自然就会见到。”赵南珩暗想：不错，他在中馆驿酒楼门口，就曾说过：“利在南方，东有陷阱”之言，莫非他早已知道自己来意？一面故意问道：“在下是问四位伯伯，目前情形如何？”

卖卦老者颤巍巍伸出手指，在地上写了一个“南”字，瞧了半晌，“唔”道：“小哥，你瞧，这‘南’字抹去了上面‘十’字，不就像扇大门？大门似开非开，似关非关，既不是开门揖客，又不是关在门内，这就是自己送上门去，又被人留住了之象，咳，好在南字上面还有个‘十’字，看来也快出头了。”

赵南珩心头塌实，目光向四下迅速一扫，连忙拱拱手，低声问道：“多承老前辈指点，只不知朝南去，该到什么地方，才能见到四位老人家？”

卖卦老者听得似懂非懂，瞠目道：“老汉只是依字论字，怎知什么地方？哈哈，小哥，你只花了六两六钱三分银子，问得太多，日头快到未甲之交了，老汉不瞒你说，还没吃中饭呢！”说着站起身子，拱拱手，就要离去！

赵南珩堪堪听出眉目，哪里肯放？追上一步，道：“老前辈请留步！”

卖卦老者不耐的回过头来，拍拍他肩膀，低声笑道：“小哥虽然只付了测字的钱，老汉破例奉送一相，小哥目前正在交着桃花运，诸事留意！”

赵南珩被他说得脸上一热，卖卦老者已大笑一声，健步而去！

这倒好，自己罄其所有，听到的结果，只是装疯卖傻，胡吹一顿，但有一点，自己可以断言，就是卖卦老者，决非常人！那么自己就依他指点，一路朝南？

可是虞平呢？孟老前辈认为他有奸细之嫌，要自己和侯剑英盯住他，如今追了半天，依然不见虞平的影子，究竟他是不是打这条路来的，还有疑问。

万一虞平不走这条路，自己听了卖卦老者之言，朝南下去，侯剑英势必跟着照自己所留记号寻来，岂非两人都扑了空？他心中一阵迟疑，下意识地伸手朝怀中摸去，他不摸倒也罢了，这一摸口中登时轻噫出声！

原来他竟然摸到了银子，急忙掏将出来，那不是方才已付给卖卦老者的三锭银子，还是什么？

赵南珩瞧得目瞪口呆，不知他在什么时候，把银子还给自己的？凭自己的身手，卖卦老者在身上做了手脚，还一无所觉！哦，银子中间，还夹着一个纸团！

他慌忙打开纸团，只见上面写着一行潦草字迹：“小哥，这些银子，你还是自己留着吃饭吧，晚餐后可去横车桥附近，等候一个穿紫衣的小伙子，盯住他，就错不到哪里了。”赵南珩眼睛陡然一亮，心头一阵惊喜，忍不住低呼道：“会是他老人家！”

是的，这一行歪歪倒倒的字体，他一看就认出来了，那极像是游老乞

的笔迹！

这位老人家也真够古怪的了，干么不和自己明说，要扮成卖卦老人，兜着圈子说话？

他要自己跟住穿紫衣的小伙子，那会是谁？横车桥不知在什么地方？他既说晚餐后，可去横车桥，想来不会离此太远！心中想着，迅速把字条撕碎，丢入草丛，抬头看看天色，向路人一问，原来此地离横车桥还有五十来里光景，这就不敢怠慢，加紧脚步，沿着大路，朝南奔去！

横车桥原是一个小镇，等赵南珩赶到，已快是上灯时候。他因游老乞字条上，没有指明什么时间，只要自己晚餐之后，到桥边附近，等候一个穿紫衣的人，看看天色已黑，就在镇上找了一家饭馆，胡乱填饱肚肚，步出镇外。

果见江上有一座拱形石桥，此刻夜幕四垂，一钩新月，斜挂树梢，乡人习惯早睡，路上早已不见行人。

赵南珩在一片小林之间，负手蹉跎，耐着性子，静静等待！哪知等了一阵，依然不见有人前来，心中渐渐动了怀疑，暗想：游老前辈要自己在这里等候穿紫衣的人，其中必有深意，莫非自己来迟一步，那人已经过去了不成？

正当他心念转动之际，依稀听到一声微弱呻吟声，隐隐传来！

赵南珩怔得一怔，只是这声呻吟太过低弱，一时分辨不出发自何处？急忙转身过去，目光向四外一转，凝神静听！但过了半晌，没再听到半点声息，仿佛那人病势极重，连呻吟之声，都已发不出口！

赵南珩天生侠骨，既然发现林中有人病势垂危，哪肯袖手不问，当下凝足目力，举步朝里走去！

这片树林，占地不广，后面紧接一座小小土山，他缓步寻去，走了不到二十来步，果见坡下不远，正有一团黑影，全身卷曲，一动不动！

赵南珩目光锐利，虽是相隔还有数丈来远，仍然看得十分清晰！

这一瞧清，他只觉心头猛地一紧，原来那倒卧土坡下的人，身上赫然穿着一袭深紫长衫！

莫非游老前辈要自己等的，就是此人？

赵南珩哪还怠慢，脚下轻轻一点，快如飘风，一下掠近土坡，俯身一瞧，只觉此人年纪不大，一身书生打扮，腰间挂着一口长剑，想系猝然中人暗算，连拔剑都来不及。此时虽已失去知觉，差幸还没气绝。

打量一阵，兀自瞧不出他伤在哪里？这就暗中运气，伸出右掌，按在那人背心之上，真气源源渡入。

那重伤的紫衣书生早已气若游丝，但得到赵南珩输入真气，催动心脉，紧闭的双目，渐渐睁了开来！

赵南珩低声说道：“兄台如若还能提聚真气，快和在下贯输的真气相合。”

紫衣书生眨眨眼睛，口齿启动，吐出一股微弱的声音道：“是……三妹吗？我……中的……‘搜魂针’，伤……在左股，怀中……磁石……”

他断续说来，甚是吃力。

又是“搜魂针”

“三妹”？他把自己当作他三妹？

赵南珩轻轻叹息一声，安慰道：“你伤势不轻，不可说话！”一边收

回右手，依言朝他怀中探去，哪知才一伸入紫衣书生内衣，触到手的竟然是一对软绵绵鼓腾腾的肉球！赵南珩心头大骇，慌忙不迭把手缩了回来，他没想到紫衣书生竟然是个女子！

难怪她方才叫自己“三妹！”

“搜魂针”针心中空，中人立断，如不及时吸出，循血攻心，就无法救治，她人已昏迷，命危旦夕，此地除了自己，再无别人，说不得只好从权。

想到这里，再也顾不得许多，再次伸过手去，从紫衣书生怀中，取出一块磁石，正待动手替她吸取断针……忽然，想起紫衣书生曾说伤在左股，难怪方才看不出伤口。但如要吸针，必先撕开中衣，对方是个女孩儿家，这等所在，岂容外人所能窥看碰触？教自己如何下手？

赵南珩剑眉深蹙，手中拿着磁石，只是踌躇莫决！终于他下了决心，暗想：此时此地，除了自己，又有谁能救他？无论如何，还是救人要紧。

心念一决，立即把紫衣书生翻了个身，用手轻轻的撕开裤管，注目瞧去，果然细腻滑润的皮肤上，有着几点极细红影。心知就是“搜魂针”的伤口了，当下就把磁石按到针孔上，一面缓缓移动。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赵南珩只觉自己脸上，渐渐有了汗水。

陡然，那紫衣书生仿佛全身一震，口中同时“嚤”了一声！赵南珩赶紧低头瞧去，磁石上面，果已黏着七八段比头发略粗的断针，伤口随着流出血来！心中大喜，连忙用拇指在伤口揉摩了一阵，止住流血，然后从身边取出手帕，撕成两条替她细加包扎。

紫衣书生被吸出断针的一阵疼痛，人已清醒过来，声音微弱的道：

“三妹，你把针取出来了吗？”

赵南珩见她起出断针，还是虚弱无力模样，心中暗暗叫了声：“厉害”，看来南魔的搜魂针，当真名副其实，歹毒无比！一面低声说道：

“你此时针刚吸出，真元大伤，快闭上眼睛，我帮你运一会气，再说不迟。”

不待紫衣书生回答，伸手把她扶起，右掌抵住她后心，默运功力，把本身真气源源透入对方体内。

要知赵南珩体内，有大觉大师传给他的三十年内家真元，功力之深，可列入当今武林一流高手。此刻默运内功，替紫衣书生疗伤，何消片刻，紫衣书生已能提聚元气，和他涌入的真气相合，导行十二重楼，全身血气，登时畅通无阻。

赵南珩缓缓收回右掌，紫衣书生迅速睁开眼睛，望着他问道：

“你不是三妹？”

赵南珩和她目光一对，便觉脸上烘地一热，心头跟着跳动，连忙抱拳道：“在下赵南珩……”

“赵南珩？”

紫衣书生身躯微微一震，但瞬息平复，点点头道：“你是峨嵋门下……”

说出话之时，用手摸了摸左股伤口，觉得业已包扎好了，她目注赵南珩，接着说道：

“是你替我吸出断针，包扎的了？”

赵南珩想起对方一个女孩儿家，自己替她裂衣见肉，吸针包扎，不禁俊脸飞红，点点头道：“在下因救人要紧，事出从权，姑娘不介意才好。”

紫衣书生眼中忽然泪水盈眶，幽幽一叹，生似含着万分感激，欲语还休，瞥了赵南珩一眼。伸手一揭，从脸上揭下一张面罩，低声道：“赵相公，你替我吸出断针，不惜耗损元气，救我于危，此恩此德，叫我没齿不忘……”

她这一揭下面具，登时露出一张秀丽绝俗，宜嗔宜喜的少女俏脸，只是脸上业已滚下两行晶莹珠泪！

赵南珩心头一震，忙道：“姑娘快不可如此说法，江湖上患难相助，理所当然，这点小事，姑娘不必放在心上，在下……尚有要事，恕我告辞了！”

他虽然并没忘记游老乞要自己盯住紫衣人的话，但此时此地，实在已有不得不走之势，话声一落，正待转身！只听紫衣少女叫道：“赵相公请留步！”

赵南珩心头暗暗焦急，但只好停下步来，问道：“姑娘还有什么吩咐？”

紫衣少女徐徐摘下头巾，理理鬓发，神色略带幽怨，抬目道：“赵相公正人君子，义侠肝肠，只是今晚之事，和普通救伤不同，因为我是女儿之身……”

赵南珩心头腾的一跳，试想对方一个黄花少女，在这等见不得人的股上，被一个陌生男人撕开裤管，抚摩吸针，设身处地，她说出这种意在言外的话，自是有理，但……

他一张俊脸，红一阵，白一阵，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望着她嚅嚅说道：“这个……”

紫衣少女一双俏眼，含着莹莹泪光，似怨似爱的凝注着他，忽然嗤的一声，破涕为笑，接着说道：“赵相公，你不用说了，我知道……我一往冷面冰心，今晚……唉，今晚我才知道丁允方强煞也终是个女子。

我不会使你为难，我此生此世，永远不会忘记你相救之情，我们再见之日，也许丁允方还给你的是一腔热血，一身清白，好了，赵相公，你……你珍重……”

话声说完，陡然一跃而起，人如巧燕，一条紫影穿林踏月，如飞而去！松林之下，只剩下赵南珩一个人怔怔而立。

他对着一钩新月，回味这位自称丁允方的奇女子，刚才说的一番话，有许多地方，含糊不清，好像别具深意，这位姑娘当真有一种婀娜刚健的气概！

他出了会神，想起游老前辈改装卖卦老人，指点自己前来，结果自己虽然救了她的性命，但也眼睁睁的瞧她远去，不便再盯了！

时间已快近三更，回到镇上，差幸还有一家小客栈可以投宿。

翌日一早，赵南珩才一起床下地，店中伙计已推门而入，手上拿着一封书信，陪笑道：“相公，这是你的信。”赵南珩伸手接过，果见信封上写着：“赵相公亲拆”几个大字，心中暗自奇怪，自己在这里并无熟人，这是谁的信呢？等伙计退出，急忙拆开封套，抽出一张素笺，娟秀的笔迹，半草半楷，写的是：

“书奉赵相公英鉴：匆促言别，情非得已，止水之心，未尝不依依于左右。窃思相公此行，或系为四派掌门而来，据妾连日所得消息，四位掌教极可能为人诱迫，当在衡岳之间，妾即因追踪贼人，险罹不测。至幕后之人，究为何等人物？劫持四派掌门企图何在？至目前为止，仍一无所获，

惟彼辈党羽似不在少数，身手亦迥非寻常，相公一人，千切不可犯险。归途一念及此，深为君危，循踪赶抵逆旅，君已就寝，夜深不敢惊动，匆此留字，诸希珍重。”

下面具名，是一个草书“方”字，当然就是丁允方了！赵南珩看完这封信，真是又惊又喜，又是感激，他想起游老乞要自己盯住她，果然没有错，只有她知道四派掌门人的下落，自己差点误了大事。

这位姑娘的智谋武功，都算得上是一流的，不知究竟是哪一派的人？如果她不是四大门派门下，为何也在追查四位掌教的去向？

瞧她信上口气，四位掌门人是受人诱迫，就在衡岳之间，而且贼人们人数不少，武功不弱，会不会是朱雀旗呢？目前最感为难的，就是四大门派门下弟子，虽然遍布江湖，只是自己不知约定传递消息的方法，如果赶返观音渡报讯，一则往返需时，二则可能贼人们怕消息泄漏，转移地方。好在自己和侯剑英分手之时，曾约有暗号，自己一路赶赴衡岳，只要沿途留下记号，侯剑英自会寻来。

他是奉孟老前辈之命行事，在他赶来之前，当会报告孟老前辈，以此类推，孟老前辈、大行大师傅、一苇子等人，也许都会赶来，也说不定。

想到这里，决定赶赴衡山，以期在大家未到之前，能够先查出些眉目来。

凭自己的武功，明枪交战，纵或不是贼人敌手，暗中行事，想来还不致有失，当下把信笺揣入怀中，付过店帐，匆匆出门。走到镇外，他目光迅速朝四外一瞥，身如电射，突地朝林中掠入！

约摸过了半盏热茶时光，树林右侧，悄悄走出一个年约三旬上下的汉子，此人身穿褐色对襟短打，黝黑的脸上，相貌平庸，背着青布长囊，扬长朝南首大路奔去。

这种装束的人，在江湖上可说最是普通，也最容易见到的一类人物——武师和镖客！

赵南珩如此打扮，就是为了避免引人注目，他由横车桥动身，经蕲春、阳新，一连两天，都没遇上什么岔事。这天下午，赶到辛潭铺，已是黄昏时分。

跨进路旁一间面馆，刚一落坐，忽见左边桌上，站起一人，迎着走来，目光对着自己，口中低低说道：“北斗七星高。”赵南珩自小念过唐诗，听他吟的是西鄙人的“哥舒歌”起句，但目光一瞥，发现那人身上穿的和自己一样，也是一套褐色劲装，肩头同样背着布袱，面貌黝黑，分明是个武人，哪会吟什么诗？

啊！“北斗七星高”，他说的是江湖切口！

“北斗七星高”，他是南天七宿朱雀旗手下？对了，他把自己看作同党。

褐衣汉子见他答不上话，不由冷笑一声，问道：“朋友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赵南珩瞧他虽然会武，身手似乎并不高明，也没把他放在眼里，只轻笑了声道：“在下哪里来，到哪里去，也会和兄台有关？”褐衣汉子目射凶光，狞笑道：“只怪你来得不是时候，走，跟我见卜总管去。”

第六十三章 纵有三湘合北斗

“来的不是时候？你们卜总管是谁？”

赵南珩话声未落！

褐衣汉子嘿然笑道：“叫你走就走，不用多问！”左手五指如钩，一下子搭上赵南珩右腕，半推半拉朝门外走去。

面店伙计早已瞧得脸色发白，不迭后退。

赵南珩暗暗好笑，但故意嚷道：“啊……朋友快请放手，你要我到哪里去？”

褐衣汉子自以为手把上功夫不弱，洋洋得意的道：“不远，就在街尾老福升栈！”

赵南珩道：“我不想去。”

褐衣汉子手上一紧，冷嘿道：“这还由……啊……啊……你……”。

他本来想说：“这还由你？”但“你”字还没出口，突然脸色惨白，青筋齐绽，口中痛苦的连“啊”了两声，最后一个“你”字，已经成了惊惶口吻。

原来他连自己也弄不清怎会反被人家扣住左腕的，人家只是轻轻的搭着，自己一条左臂，已经一直麻上肩头，全身力道尽失。

赵南珩朝他笑笑，低声道：“好死不如恶活，朋友大概懂得我的意思吧？”

褐衣汉子额上汗出如浆，苦着脸，连连点头。赵南珩颌首道：“好，那么你乖乖的跟我走！”这爿面馆，就在小镇口上，几句话工夫，已走出镇外。赵南珩手底略松，开始问道：“朋友先说说海底。”褐衣汉子道：“朱雀旗总堂。”

赵南珩暗想果然不出所料，接着问道：“总堂在什么地方？”褐衣汉子道：“君山。”

赵南珩道：“主持人可是南天七宿？”

褐衣汉子点点头。

赵南珩又道：“你们今晚有何举动？”

褐衣汉子道：“我们是随卜总管到九宫分堂提人。”“提人”这两个字，听得赵南珩心头一震，但脸上不露声色，接着问道：“什么人落到你们手里？”

褐衣汉子道：“好像是武当派的一瓢子，他暗中跟踪夫人，被夫人识破，交九宫分堂暂时收押，这次吩咐卜总管前去把他解回总堂。”

“夫人？”

赵南珩心头又是一震，忙道：“你们夫人是谁？”褐衣汉子依乎甚感惊奇，他知道南天七宿，居然不知夫人是谁？一面说道：“夫人就是慕容三娘。”

“慕容三娘……”

赵南珩还是不知慕容三娘是谁？但他因一瓢子落到他们手里，自己遇上了岂能袖手不管，接着又道：“你们卜总管叫什么名字，九宫分堂由何人负责？”

褐衣汉子犹豫了一下，道：“卜总管叫卜三胜，九宫分堂堂主是骆长庆。”

赵南珩点点头道：“你是总堂什么身份，平日同辈如何称呼？”

褐衣汉子身子一震，张目道：“朋友想混进去？”赵南珩脸色一沉，道：“这是唯一的活命条件，只要你说得诚实，也许连终身残废都可免了。”

褐衣汉子瞧着他双目中锐利的神光，不禁打了个冷噤，无可奈何的道：“我是总堂执事，湘字十五号，堂中平日就以番号相称。”

赵南珩道：“见面时的暗号，可是你方才说的‘北斗七星高’么，接下去怎么说？”

褐衣汉子道：“那是我们总堂的暗号，这次出发，还有一句叫做‘楚塞三湘接’。”

赵南珩点点头，暗想这两句都出唐诗，一而目光一注，缓缓说道：“你说的话，如果有不尽不实之处，现在马上更正，还来得及，否则……”

褐衣汉子急道：“我说的句句是实。”

赵南珩瞧他神色不像有假，遂道：“好，那么你把号牌交出来。”

褐衣汉子无可奈何交出一面铜牌，赵南珩手指倏落，点了他昏穴。

心想自己和他虽是同样一套褐色短靠，也许他们另有道理，穿上他们的服装，总究较为妥当。心念一转，立即把他拖进林中，然后脱下对方风帽外衣、鞋子，一一换好，拉低帽沿，急急朝镇上奔去。

街尾，老福升栈前面，昏暗的灯光下，正有一群褐衣汉子，各自牵了马匹，似在等候着什么？看去约有二十来名。赵南珩目光一掠，悄悄走近后面。

只见其中一个褐衣汉子，向自己打了个手势，一手塞过马缰，低声埋怨道：“瞧你，又是什么地方灌了黄汤回来，这是什么时候？你……”

“嘘！”前面另一个汉子回头轻嘘了声，意似警告！赵南珩赶忙接过马匹，暗自庆幸自己和湘字十五号身材面貌，都有点相似，而且敢情也来得正是时候。一面故意摸摸下巴，朝同伴点点头，表示感激之意。就在前面那人轻嘘出口，客店大门中，已昂然走出一个紫膛脸的汉子。

这人中等身材，穿一袭古铜色长衫，约有四十五六，面目隐含棱威，太阳穴也鼓得老高，看去是位内外兼修的高手！客栈前面，本来已经没有声音，这人出现之后，大家好像连呼吸都屏住了，一个个肃然躬下身去。

赵南珩暗暗哦了一声，心想：这大概就是朱雀旗总堂总管卜三胜了，好大的气派！

卜三胜目光一瞥，接着抬了抬手，意思是说：大家免礼。前面早已有有人牵过马匹，卜三胜端着姿态，缓缓跨上马背，一带缰绳，坐下马匹，马首一昂，口中发出希聿聿一声长鸣，立即撒开四蹄，得得朝前奔去。

这一刹那，门前二十名褐衣汉子，差不多以同样速度，一跃上马，随在卜三胜马后，蜂拥而去。

浩荡的行列，但听一片马蹄声，衔枚疾走，正是向九宫山方向进发。不到半个时辰，赶到一处山脚，卜三胜向后一摆手，马匹停了下来。

后面二十骑壮汉，也同时勒住马头，纷纷下马，只有卜三胜一人，依然昂首坐在马上。

接着有人放起一道火箭，直升高空，蓬然一声，爆散出一片银花！

不到片刻工夫，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从山道驰出五匹健马。

前面一骑坐着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劲装青年，一眼瞧到卜三胜，立即翻身下马，躬了下去，说道：“卜大叔好，小侄迎迓来迟，家师正在分堂恭

候。”

卜三胜嗯了一声，皮笑肉不笑的道：“骆老大好？”说话之时，抬抬手，又道：“贤侄请上马。”

劲装青年恭敬的应着“是”，重又跃上马背，扬臂一挥，身后四骑立即后转，在前面引路。

劲装青年却让卜三胜先行，自己跟在他后面作陪。卜三胜后面的二十名骑士，也跟着上马前进。

山道盘曲，愈走愈见崎岖，约莫走了四五里光景，进入一座僻谷，才停顿下来。赵南珩一路上暗暗打量四周山势，心中默记着路径。

谷中，依山势建有一座高大庄院，此时大门敞开，里面灯火辉煌，门前站着两排八个褐衣武士。

看去，朱雀旗这座九宫分堂，气势着实不小！卜三胜由劲装青年陪同，在门前下马。

大门中迎出一个身穿赭色团花长袍的瘦高老者，呵呵笑道：“卜老弟怎么此时才来，老夫已等候多时！”赵南珩随着大家在门前一片广场上落马，纵目瞧去，只见那老者年约五旬以上，鸷目如电，颧骨横露，笑得甚是阴森！是他……赵南珩心头不期一震，朱雀旗九宫分堂的堂主骆长庆，原来竟是佟家庄的那位骆总管，南魔手下之人！他在这一瞬之间，登时明白朱雀旗帮，原来还和南魔有关。卜三胜一改方才倨傲神色，慌忙抢前一步，打拱道：“小弟替骆老大请安，老大荣膺堂主，小弟还没向你老道贺。”论地位，他以朱雀旗总堂总管的身份，比起分堂堂主，原来也平起平坐，但听他口气，这位分堂主骆长庆，敢情在资格上，比他要老得多。

骆长庆没等卜三胜说完，一手挽着他胳膊，呵呵笑道：“自己兄弟，毋须客气，卜老弟，快到里面奉茶。”一面回头道：“坚儿，吩咐厨下准备酒席。”

两条人影，相偕进入大厅。

一会工夫，厅上已摆上酒席，随行二十名总堂执事，也由分堂派人接待。

赵南珩怕走到亮处，被同伴认出面貌，正好有人出来接待，他故意揉揉肚子，朝接待的人耳边低低说了两句。那人立即领着他朝后面走去，同行的人，只当他内急，自然不疑有他。

赵南珩跟着接待的汉子穿出左侧小门，前面是一条狭长弄道。

那汉子停步回头，用手指了指，正待说话，突觉腰间一麻，全身力道骤失，同时一只钢铁般的手掌，业已搭上右肩。心头大吃一惊，要想张口，哪还叫得出声来。

只听耳边沉声喝道：“朋友，只要你出声叫喊，在下掌力一吐，震断心脉，该是轻而易举的事，你想死？还是想活？”那汉子被人制住穴道，只得连连点头。

赵南珩一手拍开他的哑穴，一手微微加劲，拖着他朝前走去，低喝道：“你边走边说，武当一瓢子关在哪里？”那汉子被他手上一紧，疼得眼泪汪汪，额上绽出汗水，低声央求道“你……你大侠快快快放手，我……说我说！”赵南珩手底略松，道：“快说！”

那汉子小声道：“武当道长就在后面小山狭谷之中。”赵南珩道：“看守很严？”

那汉子点点头道：“是由堂下兄弟轮流看守。”赵南珩道：“你们进出有什么口号？”

那汉子道：“今天比平时不同，堂主新颁发的口号是‘楚塞三湘接’。”

赵南珩知道那湘字十五号说的不假，鼻中轻哼一声，落指点了他穴道，随手挟起。

四顾无人，长身飞上围墙，一下掠出庄外。

此处正当庄院左侧，地势隐僻，他迅速把肋下挟的人藏到树林之中，猛提真气，身如轻烟，直向后院小山扑去。这是一条杂草丛生的小径，高低盘曲，约摸走了盏茶时光，前面狭谷入口，装有木棚，谷中高悬着四盏气死风灯，两边站着两个值班汉子。

人临棚口，其中一个值班的高声喝道：“什么人？”赵南珩早有准备，脸一仰，挺挺帽沿，念道：“北斗七星高，楚塞三湘接。”手中铜牌一亮，接着说道：“兄弟湘字十五号，奉卜总管之命，巡查来的，兄弟们辛苦了！”

那两个值班汉子听说是总堂来的，连忙抱拳还礼，说了声“请”。

赵南珩昂然大步，朝里走去。

进入木棚，是一条两面削壁的甬道，甬道中正有四名劲装汉子，手持钢刀，来回走着。

赵南珩似样葫芦，手托铜牌，大踏步穿了过去。甬道尽头，已是一堵石壁，壁上有一道铁门，铁门里面敢情就是囚人的石洞了。

铁门右首，有一座石砌碉堡，里面站着一个劲装汉子，听到脚步声，立即探出头来。

赵南珩目光一瞥，心知此人该是负责掌管铁门锁匙之人，脚下一停，亮出铜牌，一面点点头道：“兄弟奉总堂卜总管之命，今晚提人之前，先要入内检查，老哥请打开铁门。”古时有一句话，叫做钦差见官大三级，那汉子听说赵南珩是总堂来的，要在提人之前，先作检查，自然不会有假，只是觉得何以分堂没派人陪着同来？

那汉子心头虽然闪过一丝疑惑，侧目打量了赵南珩一眼，但口中还是连声应是，打开铁锁，拉开棚门，然后躬腰入洞，点起风灯。

赵南珩跟着进去，目光迅速向四周一掠。

只觉这座石洞入口虽小，里面却是相当宽阔，靠右首壁下，一堆稻草中间，盘膝坐着一个灰衣长髯老道，正是武当三子中的一瓢子！

在他手足之间，似乎还锁着一条粗重的铁链，但他却瞑目垂帘，端坐如故，对铁门开启和进来的是什么人？都恍如不闻！赵南珩心中不由暗暗钦佩，一瓢子总究是一派名宿，光瞧他这份镇定功夫，就非等闲。

这原是他跨进石窟，目光一瞥间的事，此刻时光宝贵，既已瞧清被囚的果是一瓢子立即采取行动，出指如电，点上那汉子穴道。

同时一个箭步，掠过一瓢子身边，低声喊道：“道长！”一瓢子浑如不闻，连动也没动一下，赵南珩又喊道：“道长，你怎么了？”

一瓢子还是瞑目如故，这下赵南珩可急了，轻轻摇了摇一瓢子肩头，道：“道长，晚辈是救你来的。”

一瓢子目光一抬，瞧着赵南珩，疑惑的道：“你是谁？你怎知贫道……”

赵南珩不待他说完，急急说道：“晚辈是峨嵋门下赵南珩。”一瓢子敢情听出果是赵南珩的口音，不禁瞠目道：“你……真是赵小施主？不成，贫道手上脚下，都是缚铁锁链，小施主冒险前来，贫道极感盛意，小施主

还是快走吧！”赵南珩迅速接道：“不要紧，晚辈身边倚天剑，削铁如泥，足可应付缅甸铁。”

说着，迅速解下布囊，轻轻抽出倚天剑。

一瓢子口中低喧一声道号，倏地站起身子，举手道：“小施主请动手吧！”

赵南珩不敢怠慢，举剑一挥，先削落一瓢子手上铁铐，然后再削脚下铁练。

一瓢子搓搓双手，目光扫动，俯身从那汉子腰间，抽出单刀，随手掂了一掂，低声道：“小施主，咱们走吧！”赵南珩道：

“道长怎不先调息一会再走？”

一瓢子道：“不妨事，贫道就是被这副缅甸铁铐链所困，小施主想是混进来的，时间一长，难保不被他们发觉，还是先离开此地再说。”

第六十四章 山前早已设重围

赵南珩好似想起了什么，连忙回头道：“道长最好把这刀藏起，跟在晚辈身后出去。”

说到这里，从地上拾起一段较长的铁链，迅速递到一瓢子手上，低声道：“道长还是作个样儿，外面这几个人，由晚辈对付好了。”

一瓢子微微一笑，果然把钢刀收起，接过铁链，在手腕上绕了一匝，仍似锁着铐链一般。一面故意大声喝道：“贫道是何等人物？你叫骆长庆、卜三胜前来见我。”

赵南珩也故意央求道：“道长何苦和在下为难，卜总管骆堂主已在厅上恭候，在下奉上面差遣，上面没有交待，替道长开锁，在下实在难以作主，道长就委屈点吧！”

一瓢子沉声道：“好，贫道就随你去见见他们……”两人这几句话，原是故意要让外面守护的人听到。因为赵南珩先前委称奉命检查来的，此刻忽然带着一瓢子出去，虽是先后不符，但他算定守护的人，瞧到一瓢子跟着他走出，定会上前查讯。

等到他们走到身边，再行出手，总比老远就发出求援讯号要好得多，何况甬道上四个汉子，武功并不高明，自信足可一举把他们制伏。

哪知就在一瓢子话声刚落，洞外突然响起一个阴恻恻的声音，接口道：“不用了，骆某和卜总管已经亲自来了！”那是骆长庆的声音！

赵南珩心头方自一紧，急忙转过身去，但听“砰”然巨响，洞外铁栅业已随着阖上！接着只听卜三胜的声音在洞外说道：“嘿嘿，兄弟没想到武当派的人，胆子真还不小！”赵南珩听得心头大凛，事已至此，除了硬拼，只怕无法闯得出去，一个箭步，窜出洞口，大喝一声：“区区铁栅，只怕困不住在下！”

喝声出口，功运右臂，倚天剑抖起斗大一个剑花，往铁栅门上猛力斫去！但见剑光错落，一阵金铁交鸣，铁栅门迎锋而断。赵南珩一鼓作气，剑先人后，宛如猛虎出柙，由石窟中冲出。一瓢子也并不怠慢，手操单刀，同时纵了出来！骆长庆、卜三胜做梦也想不到赵南珩手上居然是一柄削铁如泥的宝剑，两人相顾失色，急忙向后掠退几步。骆长庆目光如炬，瞧清赵南珩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不由心头一宽，嘿嘿阴笑道：“你这柄剑倒是不错！”他言下之意，自然是说：“你虽能斫断栅门，但也逃不出老夫手下。”赵南珩一手仗剑，双目神光暴射，朗声道：“骆总管别来无恙？”

骆长庆听得一怔，注目道：“小子，你是何人？”赵南珩一手摘下风帽，丢到地上，大笑道：“骆总管还记得在佟家庄打扫大门的赵某吗？”

骆长庆脸上飞过一丝惊诧，大笑道：“小子，原来你就是那个姓赵的小厮？好哇，这么说来，武当派对咱们倒是早就用上了心机，嘿嘿，今晚你自己送上门来，可怪不得骆某辣手！”话声甫落，右掌缓缓举起，正待拍出！

赵南珩左手朝前一拦，喝道：“且慢！”

骆长庆自恃甚高，闻言果然停下手不发，厉笑道：“小子，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赵南珩还没答话，一瓢子低声道：“小施主且退，这姓骆的昔年人称

奔雷手，掌上功夫，不可小觑，还是由贫道对付他吧！”骆长庆道：“不错，老夫久闻武当三子之名，正想领教。”赵南珩知道一瓢子的心意，是怕自己不是对方敌手，但年轻人谁不好强，闻言回头低声道：“道长，这里地势狭窄，不好动手，等出了狭谷，再由道长对付他好了。”说完，仰脸一声大笑，道：“骆总管，在下方才叫你住手，并非怕你”。骆长庆道：“那你为什么？”

赵南珩一扬手中长剑，微笑道：“在下是说，骆总管如想动手，且等在下收了长剑，免得……”

骆长庆脸色一沉，厉笑道：“好小子，你手上宝剑虽利，老夫却视同无物，你就使剑好了！”

右手呼的一掌，直向赵南珩身前劈来！

赵南珩朗笑一声：“来得好！”

身形一侧，左臂抡动，五指倏张，迎着掌风击出！他居然舍弃宝剑，单掌迎敌，不禁瞧得一瓢子大惊失色，暗叫声“糟！”但这条甬道又并不宽敞，赵南珩挡在前面，就是要待出手，都无法插得上手！

骆长庆外号奔雷手，掌上功夫，何等凌厉，眼看赵南珩单掌迎击，也自暗嘿一声：“这小子当真找死……”但他心念才动，陡然觉出不对，对方抖臂一振，立时幻起了一片指影，挟着丝丝轻啸，破空袭至，劲力之强，几乎突破自己掌风！

这一下，真把骆长庆惊得凛然变色，忖道：想不到这小子轻轻年纪，竟有这等武功，尤其这一手指法乃是自己生平所仅见！他虽然不识“千拂指法”，心知凡是指功，都具有惊人威势，觉得指风破空袭来，不由嘿然怒笑，道：“好小子，瞧不出你还有些名堂！”

长袍飘动，左手同时拍出两掌。

赵南珩在这一瞬之间，早已还剑入匣，上身俯仰之间，错落指影，源源出手。

骆长庆功力深厚，劈出掌力，又全是阳刚之劲，刹那间，掌风呼啸，夹道上劲力激荡，看去势道猛恶已极，但却无法把赵南珩迫退一步。

一瓢子身为武当名宿，看得几乎不敢相信，峨嵋门下居然会调教出这么一个青年高手？尤其峨嵋派以伏虎掌和剑法驰誉武林，也从没听说过擅长指法？

他哪里知道赵南珩使的这套指法，就是四大门派前代掌门人殚心竭虑，集四派武功精华研创出来的“千佛指”，雇请名匠精心雕刻在绿玉金莲千手如来上的武功！

此刻赵南珩和骆长庆已交手到十合以上，狭长的谷道，被两人指劲掌风，把整个谷口封住。

骆长庆初时只觉对方年纪不大，武功不弱，尚还觉不出什么，但激战到十几个回合之后，赵南珩逐渐放手抢攻，指力也愈来愈强，自己大有相形见绌之势，心头不禁大为凛骇，力求自保，更不得不放手还攻。

暗想：凭自己奔雷手的名望，如果连一个武当派门下弟子都收拾不了，传出江湖，就算栽倒了家！

心念转动，立即全力运掌，把数十年精修内功，贯注双掌，每招每式之中，都含蕴强劲绝伦的内力，果然掌势大盛！赵南珩总究对敌经验不丰，眼看对方掌上压力大增，每一掌之中，都似蕴藏了千斤神力，心中暗暗吃

惊，一面提聚真气，一套指法，反覆使用，把门户封守的十分精密。

骆长庆早已打出真火，口中不住嘿嘿阴笑，只把全部精神贯注在双掌之上，对方越是防守严密，他的掌势却愈攻愈猛，威力也愈战愈强。

赵南珩又支持了七八个照面，渐渐觉出不支，圈子也跟着缩小。

两人中间，先前还相隔有近丈距离，遥遥相击，赵南珩这一缩小圈子，骆长庆登时欺身直上，成了短兵相接。要知在此等狭小的山谷中动手，因受地形所限，纵跃闪避的身法，大受束缚，招式变化，也受了甚多限制。先前两人相隔较远，遥遥出手，各以内功发招，倒也不觉得什么，这一近身相搏，赵南珩就占了便宜。因为他这一套“千拂指法”，传自翟天成，他父亲翟迪，正是当年雕琢绿玉金莲千手如来的名匠。

指法虽然被他偷偷记住了十之七八，但无法参详施展指法时的身法，是以赵南珩随孙大娘乘船去鼠狼湖山之时，因风浪颠簸，领悟出这套指法，是随着上身俯仰摇摆，藉以变换身法的，双脚根本不须移动。

但骆长庆则不同了，他号称为奔雷手，掌法以大开大阖掌势纵横搏击见长，此时一旦近身相搏，就有受制之感！激斗中，忽听骆长庆威凛凛的大喝一声：“接老夫这一掌！”长臂一挥，直向赵南珩当头劈下！

这一掌势道极猛，掌势有如泰山压顶一般当头直落！赵南珩若不敢硬接这一招，只有后退一途，因为两边都是山壁，势难向左右闪让，处此情形之下，迫得他只有挥掌硬接！就在这一瞬间之间，赵南珩陡觉脑中灵光一闪，业已向上架起右臂，忽地一偏，五指平伸，迅速无比拂上骆长庆肘腕！这当真是电光石火般事，两人身形倏合乍分，各自后退一步。

赵南珩满头大汗，呼吸急促，似乎是被骆长庆掌力震动气血！

再看骆长庆却是满脸惊怒，瞧他右臂下垂，至少也被赵南珩拂中脉穴，正在运气活络，一时实在叫人难以分辨得出他们谁胜谁败？

一瓢子皱皱眉，低声问道：“小施主，可是受了伤么？”赵南珩道：“不要紧，晚辈只是被他掌力所震，没有什么。”骆长庆右臂活动了几下，目注赵南珩，点点头，嘿然道：“小兄弟一身武学，倒是骆某平生所仅遇的年轻高手，只是老夫有一不解之处，小兄弟能否见告？”

赵南珩经过一阵调息，浮动气血，也告平复，闻言拱拱手笑道：“骆总管过奖，尊驾有话请说。”

骆长庆道：“小兄弟方才使的，极似老子山向家的拂脉手法，向家武功，不传外人，你从何处学来的？”

赵南珩大笑道：“骆总管果然高明，在下方才使的，确是拂脉手法，在下从何处学来的，似乎和尊驾无关。”骆长庆脸色一沉，怒嘿道：“老夫昔年曾和神爪孙杰相识，你如是老子山向家一脉的传人，老夫还可网开一面……”赵南珩不待他说完，笑道：“盛情心领，在下峨嵋门下。”骆长庆阴森目光转动了一下，怒笑道：“走，这里地势逼仄，咱们到谷外去，骆某倒要伸量伸量峨嵋派的拂脉手法，到底如何？”

赵南珩道：“在下既然来了，当得奉陪。”

骆长庆回过身去，挥挥手道：“大家退到外面去！”他一声令下，身后的人纷纷向后退去，骆长庆偕同卜三胜迳自往谷外奔去。

等一瓢子、赵南珩两人，走出狭谷，只见小山四周，火炬通明，黑压压围上下百名劲装武士。

有的手举匣弩，有的怀抱兵刃，敢情他们九宫分堂，业已倾巢出动，

这许多人，虽在谷外布下重围，但却肃静得听不到一丝声音！

一瓢子瞧得暗暗皱眉，自己两人纵然胜了骆长庆、卜三胜，但如要突围而出，势非大开杀戒不可！

想到这里，不禁仰天打了个稽首道：“善哉、善哉、骆堂主、卜总管为了贫道一人，设下如此重围，不嫌小题大做吗？”卜三胜狂笑道：“道长可是胆怯了？”

一瓢子双目乍睁，从眼中射出两道棱棱寒光，敞笑道：“数十年来贫道也见过不少阵仗，区区百人，还不在贫道眼里。”卜三胜狞笑道：“武当三子，久负盛名，但兄弟此次奉夫人之命前来，四大门派中人，如敢在途中滋事，一体格杀勿论。道长且请看看四周，二十匣连珠匣弩，都经喂过剧毒，见血封喉，想要突围，那是自找死路！”

一瓢子叹息道：“慕容三娘二十年前已传说她放下屠刀，长斋礼佛，想不到二十年后，重出江湖，心思依然有这般毒辣！”赵南珩低声道：“道长，事已至此，看来只有硬拼一场了！”骆长庆沉声道：“正是如此，咱们多言无益，骆某要出手了。”赵南珩剑眉陡扬，身躯其疾无比的一旋，一片指影，抢前朝骆长庆攻出！

说他抢先，其实两人几乎是同一时间，采取了动作，骆长庆也以同样速度，朝赵南珩扑到。两人这一动手，登时指影错落，掌势开阖，展开了一场凶猛的搏斗。

一瓢子低喧一声佛号，大步走出，手上单刀一立，朝卜三胜稽首道：“贫道说不得也只好向卜总管讨教几手了。”卜三胜冷哼一声，翻腕掣出九合金丝棒，又是阴恻恻一阵怪笑，笑声宛如狼嚎，难听已极，笑声一落，沉喝道：“卜某有僭！”他说话之时，蓄势待发的金丝棒一振，一招“激浪排风”已向一瓢子拦腰点到。

不，他出手极快，棒端幻出三圈棒花，分袭一瓢子三处要害。一瓢子看他出手，便知此人武功，迥非泛泛，也立即单刀疾挥，洒出一片银光，封架开卜三胜攻势，随手还攻了两刀。卜三胜脱口道：“武当三子，果然不同凡俗！”九合金丝棒突趋紧密，立即展开速猛无匹的一轮疾攻，招招指袭一瓢子要害大穴，眨眼工夫，已连续攻出一十三招。一瓢子乃武当一派名宿，剑上造诣极深，他此刻手上，虽然只是一柄单刀，但武当“两仪剑法”，一经展开，挥洒之间前后左右，幻起一圈圈银虹。

卜三胜攻势虽厉，却无法把他迫退半步，而且均为随手挥动的刀势，化解开去。

两人打到二十回合后，卜三胜猛攻之势，似已稍遏，一瓢子一面挥刀封拆，一面却不时注视着赵南珩和骆长庆的搏斗。他方才虽然目睹赵南珩指法奇奥，但当心他年事总究太轻，功力有限，动手对象，又是跟随二代南魔南世侯多年的得力心腹，武功造诣极强的奔雷手骆长庆。凭自己的武功，是否是他对手，还不敢说，何况仅是初出道的峨嵋弟子？因此一瓢子虽然和卜三胜动上了手，施展“两仪剑法”之际，守多攻少，竭力保留着两成功力。

哪知道这一注意，只觉赵南珩比起方才狭谷之时，功力似乎在不断的增加，那套奇妙指法，也愈见纯熟。指法之中，同时夹杂着拂脉手法，和峨嵋“伏虎掌”，好像其中有几手，还是少林绝艺达摩“十二擒龙手”。

居然和骆长庆打得势均力敌，丝毫没有败象，心中暗暗惊异，这年轻

人武学当真博杂！这一瞧，不由精神大振，激战中，猛地剑招一紧，大喝一声：“撒手！”

力聚右腕，功凝刀身，朝卜三胜九合金丝鞭上磕去。卜三胜自视甚高，当着手下人，哪肯示弱？同样暴嘿道：“未必见得！”

第六十五章 白羽穿云拜下风

九合金丝鞭不避不让，反而迎着一瓢子单刀，全力扫到！这下，两人全都用上十成力道，刀鞭互撞，金铁大震。一瓢子在内功修为上总究较卜三胜高出许多！

这尽力一击，一瓢子固然被震得退了一步，但卜三胜却连退三步，九合金丝鞭被震弹得几乎脱手而出！

一瓢子似已动了杀机，口中发出一声朗朗长笑，道袍飘动，人已如影随形，直欺而上。手中一柄单刀，虽在这一击之下，刀锋尽卷，但他却使出武当派从不轻易施展的镇山三剑太极慧剑连环三招。

剑势如雷霆万钧一般，绵绵攻出！

要知“太极慧剑”，乃武当剑术之宗，不但变化精奇，而且讲求剑气合一，以柔克刚，借敌之力，强我之劲，看去缓慢，其实快愈闪电，乃是专门对付强劲敌人的绝学，为武当镇山绝艺，每代只传一人，除了掌门人之外，必须当上本门护法长老，才有资格参练。

一瓢子施出太极慧剑连环三招，卜三胜登时被逼的手忙脚乱，九合金丝鞭左挡右拦，节节后退。一瓢子的剑势却愈演愈快，单刀上满布剑气，嘶嘶有声。

就在此时，只听远处有人沉喝一声：“还不给我住手？”这声音好像来自远处，估计少说也在百丈之外，但传入耳中，如有人附着耳朵说话，清晰、低沉、有力！一瓢子、赵南珩同时一惊！骆长庆和卜三胜如奉纶音，迅即暴退出二丈来远，两人双手，不约而同的垂了下去，状极恭敬！一瓢子心头大震，暗想此人内力之强，远胜自己，再看骆长庆、卜三胜垂手肃立的情形，莫非来的是南世侯不成？赵南珩虽也怔得一怔，但只觉这声音十分熟悉，自己好像在哪里听到过一般，心念转动，不禁纵目向四处瞧去！这时已二更左右，空山沉寂，除了刚才这一声沉喝，根本不见有人！

四周百名褐衣武士，眼看骆堂主、卜总管这般模样，也全都屏息肃立，一动不动。小山前面，刹那间静得堕针可闻！这样约摸过了半盏热茶光景。

赵南珩一阵凝目细视之下，忽然轻声说道：“来了！”一瓢子奇道：“小施主瞧到了？来的是什么人？”赵南珩道：“正西方，有两人并肩走来，还瞧不清人影。”一瓢子几乎不敢相信，赵南珩这点年纪，这点修为，他的眼力，居然会强过自己，因为自己依言凝足目力，朝正西方瞧去，依然没看到什么？

但正当惊疑之间，渐渐果然发现有两点人影，朝这边走来！这两人纵跃如飞，身手之佳，当世罕见。等他发现，才一眨眼，来人已差不多到了三十丈左右。

这两人一个身穿蓝缎长袍，柳髯拂胸，貌相清癯，一副晋绅模样。

另一个瘦小老者，头盘小辫，一身蓝布粗衣，腰束板带，斜插一把铁锈斑剥的小斧，连柄只有一尺来长，那是十足的乡巴佬打扮，山上的老樵夫，两人走在一起，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一瓢子瞧清来人，清癯脸上，顿时神色大变！赵南珩对这两人，也并不陌生，柳髯老者正是他在巴东论交，化名诸文齐的文判诸葛忌。

另一个也在中馆驿酒楼上见过，听一苇子说，他是南天七宿中的老五，叫做烂柯樵子断眉老五！

于是他突然想起方才那一声沉喝，难怪十分耳熟，原来是文判诸葛忌的声音！

骆长庆、卜三胜瞧到两人，立即躬下身去，口中同声说道：“属下参见二帮主、五帮主。”

诸葛忌呵呵一笑，谦虚的拱拱手道：“骆兄、卜兄不可多礼。”烂柯樵子目光一斜，撇着一瓢子，不屑的问道：“这个道士就是夫人擒下来的武当一瓢子吧？他逃出来了？”卜三胜脸上一热，不敢作声，骆长庆连忙答道：“属下一时失察，致被峨嵋门下混入，放出来的。”

烂柯樵子断眉牵动，望了赵南珩一眼，看他果然穿着总堂执事的服装，不由哼道：“就是这小子？你们这许多人，还没把他拿下？”

一瓢子见他口气托大，一付目中无人的神态，涵养再好，也感到忍耐不住。

赵南珩更是剑眉一挑，正待发话！

那文判诸葛忌却是脸含微笑，拱拱手道：“武当三子，名重武林，兄弟幸会。”

一瓢子正在气愤头上，但人家先打招呼，只好还了一个稽首，大声道：“诸葛大侠好说，武当三子，徒有虚名，怎抵得上南天七宿威名久著。”

诸葛忌听得淡淡一笑，目光只是打量着赵南珩，因为他已从赵南珩眼神之中，看出这名青年，内功造诣，似乎还在武当三子一瓢子之上，心头不禁大感惊骇。

但目光一转之间，忽然瞧到赵南珩背上那个足有四尺来长的青布剑囊，不由一阵呵呵大笑，连连拱手道：“巧极，巧极，老朽如果老眼不花，这位小兄弟……哈哈，咱们该是老朋友了。”赵南珩心中暗暗一惊，自己在巴东之时，改扮成一个落魄秀士，如今却扮做走江湖的镖师模样，他居然一眼就瞧出来了。当下也就抱拳一揖，爽朗的笑道：“诸老神目如电，在下正是峨嵋门下赵南珩。”

诸葛忌脸上流露出欣然之色，跨前一步，掀髯笑道：“归州一别，想不到会在这里遇上老弟！”

他说甚是亲切，当真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叙旧一般。烂柯樵子奇道：“老二，你认识这小子？”

诸葛忌大笑道：“岂止认识，咱们还算得是忘年之交哩！”他此话一出，可把骆长庆、卜三胜，以及四周围的褐衣武士听得大是惊奇。

赵南珩神色一正，拱手道：“诸老高谊，在下感甚，只是今晚在下已和诸老已成敌对之局，大可不必顾念旧情。”诸葛忌瞧了他一眼，点头道：“小兄弟豪气干云，诸葛忌确没白交你这个小朋友，今晚之事……哈哈，凭咱们萍水论交一场，你就此退走，老夫保证没人敢阻拦于你，小兄弟，你快走吧！”赵南珩凛然道：“诸老盛情，在下心领。”

诸葛忌瞧了一瓢子一眼，面有难色，干咳了一声，道：“老朽这是好意，一瓢道长是夫人擒下的人，老朽也难以作主。”一瓢子眼看文判诸葛忌和烂柯樵子同时赶到，自知凭自己两人，决难脱困，此时听到诸葛忌有意放赵南珩离山，不由使了一个眼色，插口道：“诸葛大侠既然这般说法，小施主还是走吧！”赵南珩大笑道：“诸老总该知道四大门派，谊如一家，在下既敢找上九宫山来，除了放手一搏，在下岂是临阵退缩之人，诸老毋须为难。”

话声刚落，忽然听到耳边有一个细如蚊子的声音说道：“咳，小哥，你这不是自找麻烦？南天七宿，凭你这点武功，还差得远，快说，你是奉命来的。”

赵南珩听得蓦然一怔，继而大喜过望，因为他听出这声音，正是那个卖卦的老头——也就是游老乞到了！烂柯樵子重重哼了一声，不耐喝道：“小子，老二是放你一条生路，你莫要不识好歹？”

赵南珩耳边又响起卖卦老者的声音，急道：“小子，快说呀，你是奉命来的。”

奉命？奉谁之命？

赵南珩无暇多想，只好脸色一整，朗朗说道“在下只知奉命行事，生死在所不计。”

烂柯樵子回头朝诸葛忌看了一眼，嘿然笑道：“天下真有不要命的人！”

赵南珩大喝道：“在没有动手之前，鹿死谁手，尚未定局，焉知不要命的就是在下？”

烂柯樵子横目晒道：“小子，你这话是想和我老五动手了？”赵南珩大援在后，心头笃定，仰脸道：“也差不多！”烂柯樵子怒道：“你是找死……”

诸葛忌伸手一拦，目注赵南珩徐徐说道：“小兄弟究竟是奉何人之命来的？”

赵南珩心中暗想，你问我，我该问谁？

只听耳边卖卦老者又道：“对了，他入港了，喂，你就说：‘我也不知道’好了！”

赵南珩皱皱眉头，这是什么话，自己既奉命而来，哪好说不知道，这不是开玩笑？何况人家诸葛忌对自己……耳边卖卦老者催道：“喂，快说呀！”

赵南珩被他一催，灵光一动，觉得游老乞要自己这么说，必有用意，这就抬头道：“在下也不知道。”

他这句话，听得一瓢子不禁一呆！

诸葛忌清癯的脸色，果然倏地一沉，愠道：“小兄弟不知道是奉何人之命？又怎说奉命行事？”

赵南珩正色道：“在下真的不知道。”

烂柯樵子怒叱道：“这小子胡说！”

诸葛忌倒真有武侯之风，一生行事谨慎，闻言摇摇头道：“其中必有缘故！”双目精芒直闪，注视着赵南珩问道：“小兄弟此话怎说？”

赵南珩迟疑了一下，他生性忠厚，不惯说谎，再也说不下去。只听躲在暗处的卖卦老者又道：“傻小子，你真是聪明面孔笨肚肠，一点也弯不转，怎不把挂在裤带头上的大铜钱，让他们瞧瞧！”

一语把赵南珩提醒了！心头一喜，慌忙从裤带上解下乾坤金钱，摊在掌中，说道：“诸老请瞧瞧这个。”诸葛忌见他说得郑重，目光一接，脸色登时流露出惊诧之色，点点头道：“乾坤金钱？小兄弟是奉乾坤一丐之命来的，五弟，咱们走吧！”

烂柯樵子断眉牵动，侧目望着赵南珩掌中金钱，不信道：“这老鬼不是已经死了多年了吗？一面嘿嘿干笑，回头道：“小子，老鬼人呢？你在哪里见到他的……”

“嘶——”

遥空响起一丝破空之声，这声音听来很轻，但飞掠得极快，倏忽之间，已飞临大家头顶。

烂柯樵子话声未落，听出声音有异，抬头瞧去，只见一点白影，比殒星还快，垂直而下，凭烂柯樵子的武功，竟然来不及避让。眼睁睁看着那点白影，由上而下，不偏不倚，擦着自己鼻尖，往下落去。

心头又惊又怒，霍地后退三尺，定眼瞧去，方才垂直落下来的，赫然是一支白翎箭，笔直钉在自己先前站立之处！这一下，可把烂柯樵子断眉老五惊出一身冷汗，色厉内荏，纵声大笑道：“南天七宿几十年来，从没怕过事，小子，就烦你转告乾坤一丐，三月之后，咱们在君山候家湾候教。”

“糟糕！”

那卖卦老者的声音又道：“这会给他老人家找来了麻烦啦，这断眉老头真也可恶，咳，小哥，你就答应下来吧，告诉他，他既然划下道来，师傅他老人家即使不来，徒弟准会到场，喂，你别忘了替我把小箭取来，我在山前等你们。”

赵南珩等卖卦老者说完，立即朝烂柯樵子抱拳道：“尊驾既然划下道来，在下自当把尊意转告这枚金钱的主人，他老人家纵不亲自到场，门下弟子准会赴约。”

诸葛忌瞧了他一眼，皱皱眉头，没有多说，烂柯樵子却哼了两声，两道人影立即腾空飞起，瞬息不见。

赵南珩从地上捡起白翎小箭，一面低声道：“道长，咱们走吧！”

一瓢子不知道有人在暗中指点，只觉这个年轻人言行举止，甚是奇突，但也未便多问，随手仍下单刀，就和赵南珩朝山外奔去。

骆长庆、卜三胜自然不再阻拦，目送两人去远，也自回转分堂。

赵南珩、一瓢子刚一奔出谷口，只见一个黑衣人正在林前探头探脑的张望，一眼瞧到两人，立即奔了过来，大声喊道：“小哥，我在这里，箭呢？快还给我。”

赵南珩双手递过白翎小箭，连忙替一瓢子介绍道：“道长，这位老前辈就是乾坤一丐游老前辈。”

一瓢子久闻乾坤一丐大名，心头着实一惊，正待行礼。那卖卦老者豆眼滚动，耸耸肩嘻的笑道：“小哥，这会你弄错了，道长别听他的，乾坤一丐，是小老儿的师傅，小老儿因师傅叫乾坤一丐，所以就自称天地一卜，道长叫我卜老头也就是了。”

——请看下集——

